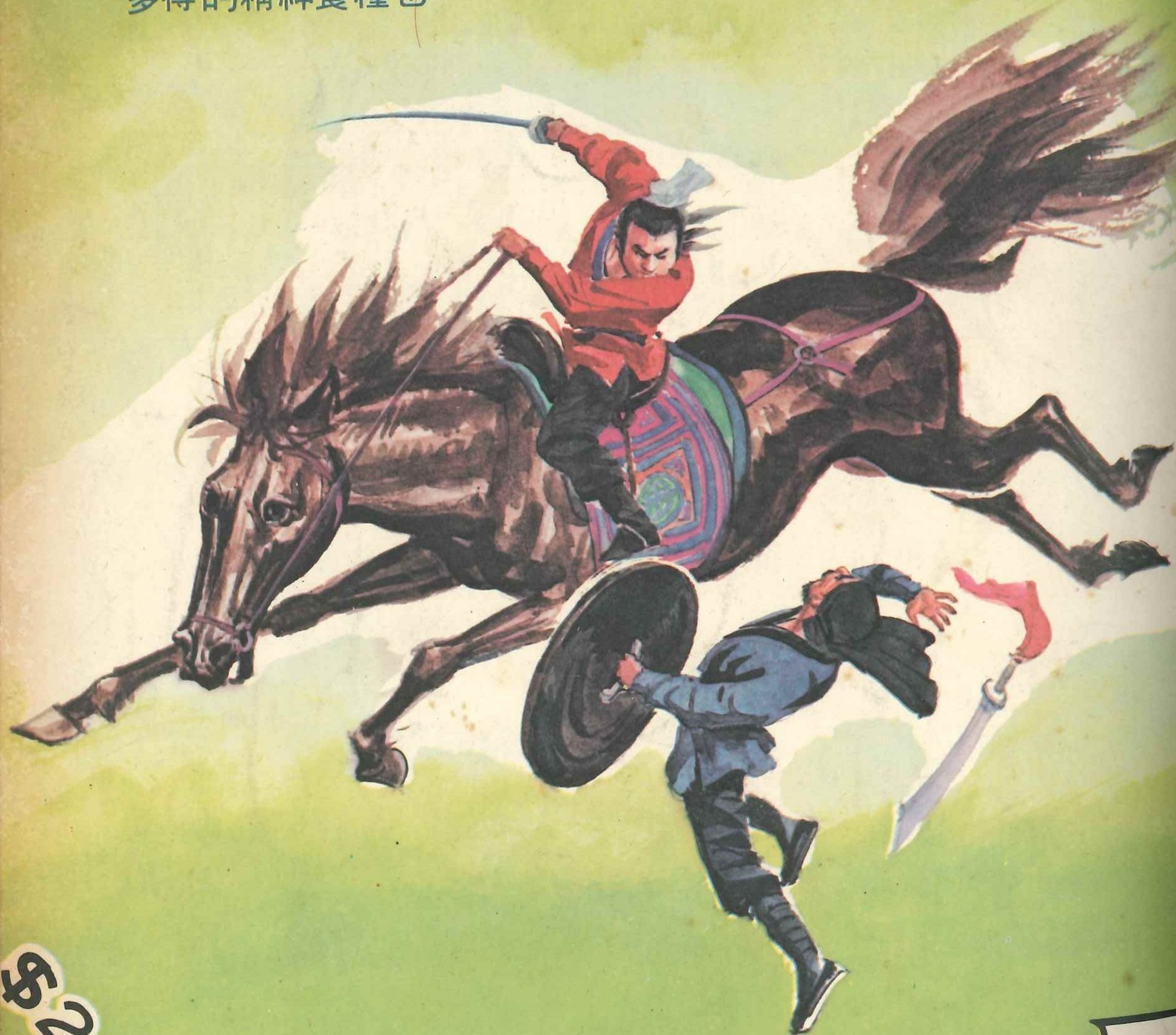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鬼谷恩仇（新穎奇情俠義小說）伴霞樓主，著

伴霞樓主著作，以筆力雄勁見稱於武壇，故事翔實寫作，本故事集江湖豪傑於一時，寫行俠仗義之事蹟，內容豐富，曲折離奇，見所未見，情節緊湊，刀光劍影人物凸出，誠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也……



$2.50

983

編後話

本刋創辦伊始，已臨廿載，在這段悠長的出版歲月中，我們不敢自言做得完滿妥善，但已竭盡棉力，對廣大讀者們的交代及所需求方面，時刻我們也以讀者的寶貴意見爲意見，使我們在這時代不斷進展中的社會上，時加改革，步向新境！這是全賴本刋的作者及廣大讀者們鼎力支持下，才能辦到，深表謝意。並盼今後我們海內外的作者與讀者再不斷的、隨時地給予我們支助擁護，使本刋做到一本每週給讀者們最佳精神食糧的刋物，謝謝！

**　　**　　**

本刋一直以來，每期都爲讀者們刋出一部最夠份量的巨型性超逾十萬言的小說，題材採自中外古今，風格新穎別創，務求達到滿足讀者閱讀興趣，今期推出的一部是以俠義、恩仇、倫理爲主幹的「鬼谷恩仇」，是篇充滿哀艷纏綿、兒女私情氣氛，過程曲折，賺人熱淚，保證令你閱讀之下，心曠神怡，愛不釋卷，幸勿錯過。

下期的特選精彩巨型小說是「奔雷手」，故事內容緊張刺激，打鬥兇狠，屆時請先睹爲快。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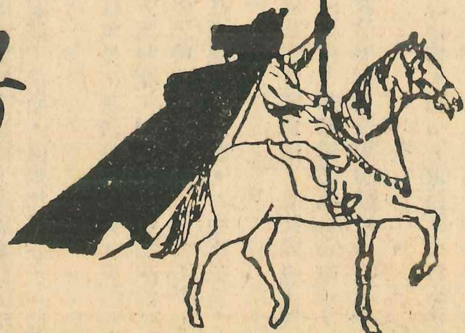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8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鬼谷恩仇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父續弦　孤女哭昏母墳前

「紅蝎子來啦！」海馬周三把歪戴的帽兒趕緊扶正了，向他那幾個穿魚尾鞋的哥兒一吆咀，眼睛斜着往上瞟，那頭可不自覺向下低。

「雪裏紅，喏！」年青的，有頭有臉的小夥子們擠了擠眼，把胸脯兒挺得更高了些，像是更英俊了些。

「紅姑娘，紅姑姑！」馬蹄咯噠咯噠，不徐不疾踏在石板街上的聲音才入耳，小孩兒們就拍着手奔跑，迎了上去，叫喊起來。

走出酒館的王老爹，却從咀裏拿出旱烟竿子，笑呵呵的說：「夥！紅姑娘打獵回來啦。」那伸出頭來的酒保，竟不自覺拿抹桌布向臉上抹，說：「王大爹，你可又有野味兒下酒啦。」

一匹胭脂大馬來得近了，但馬上却是三個樂得張大了咀的小孩兒，在一傍牽着馬，扶着馬上最小那個孩兒，她倒是一個姑娘，迎着西斜的太陽，笑臉如花，但身上沒一點紅，而是穿的一身白，但雪白的衣衫襯托出她紅紅的笑臉，可更紅了，紅得像玫瑰花兒。

這姑娘美得也像玫瑰花兒，那性情麼？可也眞像一朵有刺的玫瑰花兒。

她就是街上那些歪戴帽子斜穿衣的閒漢們口中的「紅蝎子」，誰要是敢欺壓善良，作歹爲非，被她撞見了，要不躺個三五七日，也會少塊頭皮。

她就是小夥子口裏的雪裏紅。說吧，打那邊走？往東？往西？還是往北？打從這狼山起，向任何一方走出百十里地，也找不出像她這麼美的美人兒來。

她，就是小孩兒們咀裏的紅姑姑，鎮上小孩兒的爹娘，而今的胆是嚇大了，而今才笑笑口，瞧見她在馬上一揮丈多長的馬鞭，倏地一兜一帶，他們的孩兒就像飛一樣落在她的鞍前，或是馬屁股上，也不再啊呀連天了。本來嘛，她也還是個大孩兒十八九歲的姑娘罷了，可也大不到那裏去。

她也是王老爹口上的紅姑娘，休道人家姑娘打獵不過是好玩兒，平日也最是敬老憐貧，人家本就富有嘛，她爹洪三強之一強，就是富甲一方，加上論武功，河南北界武林稱尊；更是一副鐵肩担道義，可不知是甚麼人首先叫的，總之，洪三強這名兒是响噹噹，叫開去了，眞名兒倒少有人知。

王老爹笑呵呵，衝着她叫了聲洪姑娘，一隻野兔立即飛了過去，姑娘說：「老爹，拿去下酒啦，大嬸好麼？」

王老爹說：「却是我那老伴兒要我送個信給你，姑娘有空的話，請姑娘過去坐一下。」

這王老爹是瞧着她長大的，但王大嬸却是抱着她長大的，若不是她娘死了，爹又娶了個後娘回來，只怕王大嬸還在她的家裏。

那雪裏紅的眼睛更明亮了，說：「我這就去。」

王老爹瞧着她把馬上的三個孩兒拖下馬來，怪？怎麼她似喜還羞？啊啊，呵呵呵……

他心眼兒也亮了，瞧着雪裏紅躍馬奔出鎮口，他才响起連聲呵呵，是他瞧着成長的這姑娘，是大了，怕不是去會情郎，心說：好哇，老伴兒瞞得我緊騰騰的，不行，我得回去問個明白。

但這洪姑娘可不是去他的家，出鎮口，一帶馬頭，就奔去狼山，霧鎖雲封的狼山，就她家莊子後面，但她抹過莊子，進了虎兒溝。

雪裏紅本是帶喜帶羞的臉兒，登時一沉，那馬一聲長嘶，因被林中竄出來的一個少年抓住了轡頭。

雪裏紅兩腿一夾馬腹，口中叱喝道：「放手！」

但那馬却只是踏前蹄，聲聲嘶鳴，那少年好大的勁道，嘻嘻笑道：「小妹子，你不來找我？怎麼？那可有緣啦，來，下來。」

他右手才伸，啊唷，雪裏紅亮起的一鞭，已抽在他手背上，現出一條血痕，啊唷唷！

少年拋手躍開，雪裏紅一抖轡，那馬一聲嘶鳴，立即奔進溝去了，但不過才十來丈，胭脂馬陡地人立起來，氣得發暈的雪裏紅那會防到，登時身子往後倒去，忙不迭拋蹬拳腿，翻落道旁，雪裏紅可變成雪裏青了，氣得她臉如鐵青。幸是身手一般俐落，脚未落地，已揪住了馬尾，那馬才沒驚竄出去。

雪裏紅點地一掠，抓住轡頭，却因身子這麼一側，恰見那追來的少年正待轉身，喝道：「站住！哼！別以爲我沒瞧見，滾出來！」

她那憤怒的眼睛從馬後迅速轉到馬前，適才是因馬受了驚，分明是一個人影打馬頭前掠過。

那虎兒溝入口處兩邊山崖環抱，崖如壁立，高有七八丈，但寬不逾兩丈，更兼崖下樹木密茂，是以便只能容得一人一騎了。

雪裏紅的一雙憤怒的眼睛，迅速變成驚疑了，皆因前面灌木叢中，轉出個女人來，身子兒俏，眼兒媚，分明是徐娘半老，但任誰的目光和她那媚眼兒一接觸，便毫不覺出她的半老來。

「是……是你！」雪裏紅的眼睛睜得更大了，是她的後母，江湖人一見就魄散魂飛的許媚娘。姓許是不假，但本來的名兒是否眞叫媚娘，可沒人曉得，皆因她令人銷魂蝕骨之時不但眼兒媚，連殺人之時眼兒也一般媚，當眞是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這媚娘心，却不料雪裏紅她爹，鐵錚錚的漢子洪三強竟會娶她爲妻。

雪裏紅驚疑的眼睛，不自覺飛快掃了馬後的少年一眼，當眞這兩人一個會是姑？另一個會是姪？她心眼兒裏早已生起的疑團，更闊大了些。

許媚娘的臉色迅速由白轉紅，林隙中透射進西斜的陽光，也替她添抹了些顏色，說：「楚卿，可是你也聽說啦，別往裏去了，八成兒是見着風兒當是雨，你進去也找不到他。」

雪裏紅一陣心跳，她的臉兒可由紅轉白，說：「找不到，他……你……你……你說……」

許媚娘說：「你不是聽說這虎兒溝出了虎兒，也趕來尋找麼？八成兒咱們被人家寃了。」

「寃了？」雪裏紅鬆了一口氣，原來他說的是虎兒。

人們都知道，狼山有狼，早年還很多，要不也不會叫狼山了，便是現下也時常在夜裏聽到狼嘷，可從沒聽說狼山有虎，但是這裏既稱虎兒溝，想來早年也出現過虎。

許媚娘媚笑的眼睛望着她，瞬也不瞬，因爲她任甚麼時候，也不論是喜是怒，那媚眼兒永遠是一般地媚，可就更不能看透她心上的七情六慾了，何况雪裏紅不過還是個黃毛丫頭。

「八成兒是被人家寃了。」許媚娘唇邊有了笑意，伸手掠了掠鬢髮邊的亂髮。山裏的風這麼大，自是易被吹亂的，她非但不以爲異，反倒心下寬鬆了，那心跳也不那麼厲害了。

許媚娘走了過來，說：「我知你還不信，那你就去找吧，眞要捉個虎兒回家來，那可好玩得緊，山裏風大，我可要回去啦。」雪裏紅側身把馬帶過一邊，讓她走過，那心裏也還迷迷惑惑。她這後娘眞沒對她有一點疑心？

一個怕人家疑心她的姑娘，豈會去疑心人家，那追來的少年在許媚娘現身之後，就不敢近前，許媚娘走近了他，說：「走吧，哼！」

可是她這後母見到這少年適才對她無理，所以不給他好顏色麼？只見他衝着許媚娘怪異地一笑，容得那媚娘走過，少年迅速轉面對她，擠眼一滋牙，雪裏紅登時又怒從心上起，十八九歲的姑娘啦，那邪笑怎會不令她心跳又臉紅，恨成她切齒咬牙，狠狠啐了一口。

這兩人已被樹林遮掩，走得不見影子了，但她兀自抓住轡頭，望着那兩人的去處，動也不動一下，馬却在一下一下踏着前蹄，林中的蚊蚋騷擾得牠的馬頭不住搖擺，鼻子裏也一下一下地噴氣，像不耐煩地催促她。

雪裏紅仍不動彈，她在想：她繼母和那……噢！那該死的胡天，怎麼來這裏？來這虎兒溝？他們到來想幹些什麼，實在耐人尋味。

虎兒溝不是狠山最險惡隱密的地方，後山的斷魂崖最險，但飛雲澗更奇險，要說隱密，可又都不及陀螺谷的地獄門。但這虎兒溝最接近狠山鎮，鎮口就能望見這兩座像門戶一樣的山崖，也只有這石崖上，才不生樹木，這裏和她家青雲莊，也不過相距不到兩里地。

這虎兒溝眞出現了虎？不，不會的，要是眞有人見到了，她適才打鎮上來，鎮上人怕不早爭相告訴她了。那麼？難道他們知道她和他？

怎麼又心跳起來了？當眞她怕甚麼？她去找楊虎哥，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只不過……不過怪羞人的。眞奇怪，怎麼鎮上的小夥們也常找她搭訕兩句，怎麼却不害臊？偏是去找楊虎哥她就……

她想到楊虎哥，臉兒就有些熱，心兒就會跳，但是，也甜甜的，像才喝了蜜糖兒。

原來她名叫洪楚卿，却非是洪與紅音同，人家才叫她雪裏紅，也不是她喜穿上下一身白，襯托得紅紅的臉兒更可愛，眞像雪地裏的一朵鮮花，而是她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只有怕她的那些歪戴帽子，斜穿衣的人才叫她紅蝎子，那才是因她姓洪之故。既然年少的兒郎們最常把雪裏紅這名兒掛在口邊，久而久之。連老爹大嬸也都這麼叫開了。

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啦，怎麼總是像雪地裏一樣，冷得像塊寒冰？難道就沒一個少年郎配得上她？不，這方圓百十里地內，要找個門當戶對的少年郎，那是難上難，誰家能像她家一樣富甲一方？誰又能像她爹一樣，大河南北武林稱尊不說，又傳給了她一身武功？但要選個人品出類拔萃的，可也不難，何況這方圓百十里內的少年郎，誰不爲了她魂牽夢縈，夜夜苦相思？但饒是媒人跑大了脚，她就總是一個勁兒搖頭，多說一句她就會惱，小心雪裏紅就會變成紅蝎子，於是，川流不斷的媒婆漸漸裹了脚，却是惱了洪三強：這丫頭，這不嫁，那不嫁，東不嫁，西不嫁，你要嫁個什麼？怪只怪她娘死得早，又教給她一身武功，把她給寵壞了。

其實姑娘心裏早有了情郎，遠在天邊，眞在天邊，說近麼，就近在眼前，就在這狠山之中。

這雪裏紅的洪楚卿把那韁繩向馬兒的頭上一搭，她可不怕馬兒跑了，只要一聲胡哨，就會跑回她身邊來。她在路邊的石頭上坐下來，她是恨不得奔進山裏去的，但且慢，她這繼母許媚娘和胡天，怎生會巧巧地此時在此地現身？難道是瞧出她鎖在心裏的秘密？有人傳了些有關她的風兒雨兒？要不然，先前許媚娘怎會躲躲閃閃？那該死的胡天怎會阻阻攔攔？

雪裏紅狠狠地，也恨恨地啐了一口，這胡天鎮日裏陰魂不散地纏住她，若是沒人瞧見，更斗胆，他那嘻皮笑臉上，捱過她多少個咀吧了，他身上又捱過她多少馬鞭子，但該死的這胡天，就是色心不死，就是纏着她陰魂般不散，雖說女孩兒羞得難開口，但終於連她爹也知道了，甚羞煞人，也氣煞人。她爹反而呵呵笑，明知她在身後，却對她繼母說：「呵，胡天麼？這孩子長得倒也白白淨淨，武功也和楚卿差不了多少，倒眞是一對兒。」

雪裏紅想起來就惱，不禁又狠狠地啐了一口，若不是怕傷了爹的心，斷了父女之情，她眞恨不得給那該死的胡天一刀子了。

誰知道她心裏早有了情郎？只有一個，那從小抱她長大的王大嬸，她沒有閨中的密友，心事只有向大嬸說過，何況要王大嬸傳遞音信，楊虎哥要是回了山，他就會找大嬸送個信兒來。

這就是老爹今天一說，她紅紅的臉兒更添紅，喜帶羞，立即奔馬往山裏來。可眞是楊虎哥回山了麼？不，她雖然恨不得立即飛進山裏去，但她的後母許媚娘，還有那該死的臭小子胡天，若眞是來跟踪她，若是還躲在外面沒走呢，豈不……

不，她可不上當。

雪裏紅站起身，又坐下，終於忍住沒打那聲胡哨，她那匹胭脂馬兒那去了？總不過在林子裏，她的手支起頤來，落日的餘暉悄悄從她身邊溜走了，林子裏漸漸暗下來了，薄霧却在靜悄悄昇起來，她心上的回憶之幕，也輕悄悄的，蜜蜜甜甜的掀了開來。

她，沉浸在甜甜蜜蜜的回憶中。

× × ×

三年，就是這個季節，也正是這般時候，雪裏紅不過還是洪姑娘，從小隨她爹爹練武功，雖然早已能潑刺刺在道上躍馬飛馳，可還沒人叫她紅蝎子，不過情竇才開，也還稱不上雪裏紅，鎮上的小孩兒們，誰敢去追逐一個野丫頭。

爹爹武林稱尊，富甲一方，她雖小小年紀，已練了一身武功，又從小被嬌縱了，如何會不野？馬仍是那匹胭脂馬，但馬蹄可忙了，狠山鎮上的人聽到那咯噠噠的奔蹄之聲，都得趕快躲，任誰都會心說：啊喲！野丫頭來啦！

野丫頭自不知人間有煩憂，但那一天，黃昏時候，野丫頭可傷心極啦，任那眼淚流得像斷綫的珍珠，一口氣跑進了狠山，跑上嶺頭，撲在一座墳上，放聲大哭起來，哭得多傷心啊。

教她怎麼不傷心，今而後，爹再不會寵愛她了，也再不會踏着晚霧，帶她到這墳上來了，今後，她還能向誰去撒嬌兒？因爲今晚，爹討了個後娘回來，爹有了後娘就冷落了她。

她嚷：不要，不要嘛。爹却不睬，她蹬脚，氣得把堂上的龍鳳喜燭，搶來擲在地上，用脚踏，想想看啊，她長了多大，十六歲啦，爹從來也沒碰過她一下，連罵也沒罵過一句、但打了她一巴掌，還當着那麼多……啊，那麼多人面前，敎她怎會不傷心啊。

她在她娘的墳上，哭得力竭聲嘶，眞是被她哭得地暗天愁麼？但天色是眞黑下來了，哭啊！哭啊！她咽哽得喚娘也不成聲了，哭啊！

就在哭得快要暈厥的時候，那絕壁上突然飛落一人，抱起她來，那一雙胳膊多麼强而有力啊，她原以爲她爹必然會隨後追來的，堂上的喜燭雖然高燒了起來，但她是爹的命根子，一定會追來的，是以她哭得雖然傷心，那模糊的淚眼已不自覺往來路五次三番瞄了又瞄。

可不是來啦，要不，誰有這樣强有力的胳膊？她的兩條腿兒亂蹬，掙扎啊，哭啊，但動不得分毫。

但……咦！回家要落下山崗，怎麼這是騰身？忽然，一個强有力的手伸過來，堵住了她的咀！

她嚇得忘了哭了，模糊的淚眼也睜大了，雖然在昏暗中，也看得明白，那半裸的胳膊上，披着的破舊的衣衫，那人抱着她騰身上絕壁，破舊的衣衫就拂到她臉上，如何會看不明白？

她嚇慌了，是誰？但堵住了的咀兒喊不出來？她的拳頭在那人頭上，肩上，胸上擂打，那人也不放開手來。

但那人突然放開手了，是他竄上一株大樹，他得挪出手來抓住樹枝，她吸了口氣，才喊了聲：「放開我……」她的咀却立即被那强有力的手掌堵住了。

耳邊，那人吐出低沉的聲音在叱喝：「別出聲，聽！」

聽！聽甚麼！她驚恐，也氣極了，霍地頭兒猛可裏一側，咀一脫出那人的手掌，便一口咬在他的臂上，拳頭打得他那麼兇，那人却一點也不怕，就只有用牙齒，她立即感到熱鹹鹹的，是血！

血！從她咀裏，順着頸子往下流！

那人仍不放開手，兀自在往高處竄。

血！更多的血，在往她喉嚨裏灌！

她非張開咀不可了，同時，她也聽到了，那是甚麼聲音？啊呀，是狼，而且好多好多隻狼！

她不怕狼，而且在山裏見過狼，也獵過一頭狼，但這是好多好多隻，從那嘷叫聲，她聽得出，是餓狼！要是手沒兵刃，也許不怕一兩隻狼，但武功再高的人，也會怕一羣飢餓的狼。

那人又從樹梢竄到崖上，又竄到樹上，是更高的另一株大樹，原來那人是抱着她竄逃，躲避狼羣！必是她在崗上墳前的哭喊，把這人引了去，可也引來山後的狼羣，這人適時救了她。

狼嘷聲漸漸拋在後面了，那人噴出來的熱氣，直拂在她臉上，這般騰躍逃竄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又抱着她，怎會不張大咀喘，但他的胳膊仍然强有力。

「放開我！」她喊：「我不怕！」

狼嘷之聲仍然在耳，但更遠了，這人必然不知她有一身功夫。哼！狼羣落到後面老遠了，她的驕傲又回來了，她原來就是這麼的一個驕傲的姑娘，從來沒有人敢小看她。

「放開我！」她又喊，但不拳打脚踢了，她再驕傲，也還知道人家是爲了救她，只不過不該小看她。

這是到了甚麼地方？有了火光？

她感到這人脚下停了，她猛可裏一掙，不料這人恰好鬆開手，啊喲！她用力太大，也跌得重了，但身下軟綿綿的，原來是跌在一堆獸皮。

她翻身坐了起來，只見那人迅速轉身，往火堆上添柴枝。火，一會就劈劈拍拍的，熊熊地燃燒得旺了。

饒是她再驕傲，也不禁有一會的好奇，端的這是甚麼地方？

不，不是山洞，也不算是屋子，不過是深不過丈許的天然岩洞前，搭出個簡陋的簷棚，她跌落——不，她不承認是被人家拋落在上面的，那一堆獸皮，顯然就是這人的床，傍邊一塊兩尺多方圓的平滑的大石，必然就是他的桌子了，一塊小圓石，當然就是櫈，哈！倒眞好玩兒。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再驕傲，也少不免有一片童心的，是不？

喂！眞氣人，這個人爲什麼把她擲在……不，不是擲，是她掙脫的，怎麼就不理他了，也不轉過身來？兀自低着頭，用半裸的背對着她？

「喂！」姑娘又喊，熊熊的火光照見那人的虬筋栗肉，難怪他的胳膊那麼强有力了。可也怪，火堆雖熊熊地燒得旺，但她並沒感到那熱力，怎生她的臉熱辣辣的？是因爲那虬筋栗肉是一個年青小夥子的，剛剛才抱了她這麼久，跑了這麼遠？看來一定好遠了，半個時辰怕都有了。

眞氣煞人，那人就是不轉過身來，這是甚麼地方？在那麼，她得明白。

她跳了起來。「喂！你敢是啞啦！」

她走去，啊啊！

原來他低着頭，把破衣撕下來，包扎那臂上的傷，但撕成一條條的破布，太短了，老是包扎不好，血，兀自在流。啊呀！仍然在流，火光照映下，好紅啊，半條胳膊都是血，也流到身上，滴到了地上。

是她先前不知人家是救她，她，咬的，噯喲！是她把人家咬成這樣的。

她迅速解下腰帶來，够寬，也够長了，忙忙把那人的胳膊拉過來，替他包紥好了。

她咬得人家多厲害啊，幾乎咬下人家一塊臂肉來，不怪流了那麼多鮮紅的血，奇怪這人怎會哼也沒哼一聲，那胳膊傷得這麼厲害，仍然强而有力？

「還痛不痛啊？我……我先前……不曉得。」驕傲的姑娘也難免生出了歉意，「啊啊……你……」

他抬起頭來了，她的心也劇跳起來了，那熊熊的火光照亮了的，不但是年青的臉，而且是一張英俊的臉。

「多謝你，」他低沉的聲音說，露出在火光下的牙齒，像她眼睛一樣的亮。不，眼睛更亮，她和他的眼睛一接觸，那心兒啊，可跳得更厲害了，他多英俊，多健壯啊！那麼，他沒惱她，把他咬傷得那麼厲害，流了那麼多血，何況又是好心好意救她，他一些兒不惱，倒多謝她。

他撫弄着她的綢帶，鮮血把他半截胳膊染紅了，也還沒乾，他也不擦拭。

以往從沒個少年郎令她這麼心跳過，可不是她情竇未開，因爲她已早有了夢中的情郎，難怪這張英俊的面孔，乍看便像那兒見過了，原來是在夢中。

她那雙以往驕驕傲傲看人，毫不畏縮的眼睛，現下不是望天，而是望地了。不，也不是，儘管她心兒跳，臉兒紅，羞赧赧地，却總要往他面上溜。

却是那少年避開了她的目光，說：「一會，等一會，等那狠羣去遠了，我就送你回家。」

「不不！」她使勁叫了起來：「不，我不回家！」

他的明亮的眼睛又望她了，帶着疑惑，好大好亮啊，也不避她了。

她心下一急，也就不那麼羞赧了，急得直蹬脚：「我不，你敢！」

那少年坐着並沒動彈，她却怕得直往後退，顯是怕他會像先前一樣，霍地抱起她來，送她回家，他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又驚，又奇。「小心！」他叫，霍地撲了過去，話出口，已縱身撲出，她可就只見到他撲來，不明白他的喊叫，啊唷，原來她已退到崖邊，黑沉沉的崖下，只見翻滾的雲霧，不見底。

啊！呀！幸是他撲來得快，一把抓住了她下墜的身子，硬生生拖了上來，她這才知道怕了，啊呀！

原來那岩洞是在半峯腰上，其上懸岩壁立，其下只見雲霧，深不見底，她那會曉得，火堆傍邊就是懸崖千仞。她幾乎嚇傻了，奔去岩邊，背脊貼在岩壁上，那心像要跳出口腔來！

那少年又救了她一次，從粉身碎骨的邊緣把她救回來。現在，他又回到火堆邊去了，熊熊的火光照見點點滴滴的鮮血，順着他的胳膊往下流，在滿是灰燼的火堆邊，滴出一個一個的小渦兒，灰燼在吞噬他鮮紅的血滴。

她一聲尖叫，雖然是在驚魂未定之頃，却已被另一種驚恐攫住了，她奔了過去，跪在他脚下，把他受傷的手臂捧了起來。是適才爲了救她，那才止住了的血流的傷口，現在又裂開了，又汩汩地流出了鮮血來。

他順從地坐了下來，她跪着挪近身去，她的手在發抖，但仍急忙地，輕輕柔柔地，解開那綢帶，又小心熨貼，重新替他包紮了一遍。

好了，她那雙以往只有驕傲的眼睛，現在只有感激，只有憐惜和愧咎。嗤的一聲響，她撕下了身上的一幅衣襟來，但擦去了新流出來的血，那乾了的血却擦不掉，潺潺的流水聲喊醒了她，却是岩上流下來的一股細小的山泉，她找到了一個木盆，忙忙取了水奔回去。

現在，那裸臂上的血污是擦乾淨了，「你，還痛不痛啊？」她憐惜地說。

他那雪白的牙又發出了閃光，是眞浮現出笑意，說：「不……要緊。」

他的話聲怎會那麼柔弱，啊呀！現下她看出來了，他的面色多麼蒼白！

想想看啊，他抱着她奔了半個時辰，那血也流了半個時辰，那是好多好多血啊，他的血實在流了不少。

快！快去躺下，他用微笑來拒絕她的攙扶，她稍稍放心了些，因爲他的步下仍然沉穩。她趕到前面，把獸皮堆疊成的床拂拭了一下，再不理會他拒絕，扶他躺了下來。

沒有加添柴枝的火堆，漸漸暗了下來，那岩洞裏也更暗了，他那顯現在暗裏的臉，更見蒼白了，像紙一樣白。

但她的臉却在發燒，想想，自己有生以來，連自己的床也沒拂拭過，連自己的娘在世時，也沒攙扶過，但今晚却不自覺地，搶前來替一個少年……

接觸到他那含笑的眼睛，也是黑中唯一能看得清楚的眼睛，她的臉羞紅了，忙轉過頭，走了出去。

「謝謝你，」他在她身後說：「最好在火上添點柴。」她聽人說過，在山裏生起一堆火來，野獸就不敢前來，火堆傍邊有個吊鍋，顯然火堆也就是他的爐灶，那可眞不能讓火熄了。

她把柴添了，但晚了些，不很乾的柴枝，倒把紅紅的火炭亮度掩蓋了，而且立即起了烟，不見火燃起來，烟在高山的勁風吹拂下，倒更濃了，她是個從小錦衣玉食的姑娘，就不知火是怎麼生的，總算瞧過人家鼓起腮幫子吹火，火就會燃起來，她吹啊吹，弄得滿頭滿臉是柴灰，那火却總是燃不起來，她賭氣不吹了。

一股股的濃烟，湧起，散開來，把她吞噬了。她的腦海裏也思潮洶湧，這個時候啊，後母一定已進了門，堂上的喜燭怕都快燒完了。

她想：爹多狠心啊，以往她使性子，總是追出來，但今兒連派個人來找找也不會，要不是他，他……要不是他救了我……眞可怕！好多狠啊！我又空着兩隻手。

奇怪，想起後娘，却不那麼煩憂了，她也不恨了，那濃濃的烟霧裏，像有無數無數的白白牙兒，無數的明亮的眼睛在幌動，在湧現。

她長到這麼大，可曾試過像今天一般傷心？今天流的眼淚只怕比她有生以來流的加起來還多，有生以來，她從不知有害怕的，但今夜却兩番魄散魂飛，迄今尚有餘悸。何況，這是甚麼時候了？必是午夜早過了，她那會不力竭精疲，漸漸，她心上也像散開來的茫茫烟霧，一切一切，都迷茫了，她又見到了堂前搖曳的高燒的紅燭。

她是在夢裏見到，蜷臥在火堆傍邊，她倦極睡着了，但她醒來時，却睡在那柔軟的獸皮上，她記起來了，霍地坐起來，她的眼睛睜大了，臉上又感到熱辣辣的。

天亮了，那洞口一片迷茫，却亮得很，顯得陽光就快把晨霧驅盡了，那洞裏的情景，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呢？她一眼就瞧見了，就在她傍邊地上，身下墊着一塊獸皮，仍然熟睡着。那麼，是他把她從火堆邊抱進來，把這獸皮疊成的床讓給她的，他却在床邊地上睡着了，要在睡夢裏也保護她。

要不是她太倦，睡得太熟了，豈會被人家抱進來也不醒，眞羞死人，她是個大姑娘啊，大姑娘被人家抱回來，又抱進來，有多羞人。

她忙不迭掉過頭去，但她的眼睛又溜回到他臉上，不怕，他是閉着眼，在熟睡。他多壯健，多英俊啊？只是面色蒼白些兒……陡然間，她心頭一震，因她目光一落在那血污的綢帶上，那眼前又幻現出昨晚那可怕的情景，他那可怕的血臂，他流了那麼多血，難怪他的臉色如此蒼白了，想到兩番誤會他，也就更增慚愧。

她心下一慌，少年並沒動彈，但咀唇却在動，那麼，他沒睡着，她却目不轉睛的望了人家這麼久，他若知道……他會知道嗎？那多難爲情，羞死人。

他在說甚麼？她忍不住又回頭去望，才知他在喃喃囈語，忽然，她明白了，跳下床去，伸手摸他的額頭，熱得像火一樣，果然是發着高燒，少年已在半昏迷中。

她嚇慌了，若說別一樣，她不懂事，但她從小就跟她爹爹練功夫，可知道受了傷的人，若不醫治即時，會有些甚麼現象，分明是他昨晚失血過多，傷口不但暴露太久，而且並無藥物敷治，只不過止了血而已。

她忙把他半抱半拖地放回床上，想到人家昨晚用傷得那麼重的胳膊，把她從風地裏抱進來，把床讓給她，不知他的傷口是否又裂了，又流了很多血，她便毫不顧忌了，她心中就只有驚惶，感激，關切，便忘了男女之別。

少年昏迷不醒，囈語不休，得趕快去找人來醫治，但這是甚麼地方？她連東西南北也不辨，昨晚少年抱着她逃避狠羣，奔得多快，但也奔了約半個時辰，那麼，必然也遠離狠山鎮了，別說路遠，她也找不出路來，只怕找到了出山的道路，請來大夫，他早已……

她不敢往下想，但怎麼辦？有了，武術名家都會自製傷藥的，她爹有好幾次帶她在這山裏行走，見到傷藥就順手採擷，日久她也認得了！

她奔出去，饒是她練了那麼多年的功夫，站在崖邊，也不禁吸了口涼氣，頭頂是雲霧籠罩，甚麼也看不見，下面的山崖雖非壁立，但極難尋到落脚之處，七八丈下，才見出一片林海，盈耳不僅松濤之聲，眞像有水聲，這高山之上，何來水聲？

救嬌娃　輕憐淺愛心相許

幸好這是白天，好不容易落到崖下，才知那是一個山澗，左面崖上匹練般掛下一個瀑布來，轟鳴之聲震耳欲聾，水花飛濺起老高，尤其是參天巨樹環抱中，結成了令人着體生寒的霧水，崖高林密，陽光照射不到，因是也倍增一種陰森之感。

她急忙忙，在澗邊崖脚，尋到了藥草，急忙忙爬上崖去，那少年兀自不醒，兀自囈語，但只見他唇在動，幾乎無聲，渾身更是火燙，唇也焦裂了。

總算那火堆尚有餘燼，好不容易，才把火生起來，在吊鍋上煎了藥，自又是弄得她灰頭灰臉，忙到日中時候，總算把藥煎好了。

少年昏迷不醒，只有灌他吞下，他會好麼？那草藥她沒有認錯麼？

她提心吊胆，一面又把採來敷治傷口的草藥，嚼爛來替他敷上，她爹曾說：要是在野地裏，受了傷，怎麼辦？她記清楚，爹把手中的草藥揚了揚，說：「嚼爛來敷在傷口上，傷口這就會發炎，若再煎服一些，發燒的也會退熱了。」她忘了這草藥的名兒，但盼沒認錯。

她眼巴巴地守候在床前，直到太陽落了山，少年的高熱眞退了些，他那燒得焦黑了的咀唇，也能發出呻吟來了！

「水！」她終於辨出他說甚麼了，忙奔去取水來，他會喝！啊！那麼藥沒錯，他會好，一定能好起來，只是少年的眼睛雖然也睜了開來，但顯得茫然，而且立即又閉上了，他的熱度不但退了，而且熟睡了，也不再囈語了。

他有救了，他會好，可以說，他一定會好的。

她多高興，他兩番救她，而今，她也救了他的命，心下不那麼歉咎了，自然該高興，也才知道餓了，她從壁上一個小洞裏，找到了乾糧，更多風乾了的醃肉，但她不知道怎麼弄來吃，那乾糧粗糲得很，她却吃得津津有味。饑餓加上高興，粗糲的乾糧也會變成美味了。

傍晚，少年的熱度退了不少，也醒來了，他要掙扎着起來，她可不許，他不聽話麼？她就蹬着脚發惱，不由他不聽話，把午後再去採來的草藥煎給他服了，也換了傷口的藥，也許藥用對了，也許他太健壯，她才去把火燒得旺了，他已坐在床上，吃完了大塊乾糧。

她多得意啊，昨兒夜裏薰得她眼淚直流，也燒不旺的火，現下輕輕易易就燃得熊熊的，熊熊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臉，不再麼蒼白了，不，就是不許，定要他躺下，現在，說吧，你是甚麼人？

她坐在他床邊，就是他昨晚睡的那塊獸皮上。那是甚麼床，不過是一張張疊起來的獸皮，有一兩呎高罷了，她挨得他那麼近，因是也嗅到了他健壯的身上散發出來的，令她心跳的氣息，說啊，你是甚麼人，怎生獨個兒在山裏？

原來少年姓楊，單名一個虎字，一個打獵人家的孩子，取名要不叫虎兒，也就是豹兒甚麼的，小時候他的小名叫虎兒，長大了，自然順理成章，既然姓楊，當然就叫楊虎，當眞是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中亡，幾年前，他爹在山裏打獵，不料撞到了一羣餓狠，雖然他殺了三隻，可是被第四隻和第五隻撲倒了，楊虎說：「我……只檢到他和地上一灘血漬，連一根骨頭也沒找到，從此，我就發誓，要殺盡山裏的野狠。」

面雖不蒼白，但仍少血色的臉冷得像石頭一樣，看似平靜，但眼中却像要噴出火來，她不自覺握着了他放在床邊的大手，沒出聲，但這麼一握，可比萬語千言還要強，他眼中那憤怒的火焰漸漸減退了。

姑娘說：「昨晚便是你跟踪那羣野狠，故爾才發現我有險，才……救了我？」她心中充滿了感謝之情，因是聲調也輕輕柔柔，她那脈脈的眼波，落在他臉上，就瞬也不瞬。

不料少年眼瞼一垂，轉過臉去，說：「不，狠很少到前山一帶去的，我當時是路過，聽到你的哭聲。」

這可用不着躲開她啊，總也是救了她

。雖然姑娘心下不禁想：「那山崗在她家莊子後面，不是入山之路，亦不是通往狼山鎮去的路，他，去那裏做甚麼？」忽然，她心下一動，昨晚他說送她回去，難道認識她，知她是誰？她正想問，但却迅速伸手過去，按住他肩頭，說：「我，不許你起來。」

他爲何突然要坐起來？

少年又乖乖躺下了，風裏的火堆，火舌在吞吐明滅，他的臉也半明乍暗。

姑娘說：「從那……那時起，你就獨個兒住在山裏了？是不是啊？」她不自覺又向四外掃了一眼，其實她也不用再問，裏面連多一件衣衫也沒有，碗也只得一個缺口子的破碗。

少年說：「那時，我才十四歲，爹要我練功夫，不讓我跟他去，這才出事，這幾年，我巳殺了好多狼了。」

他拍了拍那床，不，拍了拍那一疊獸皮，原來是狼皮，那麼，那麼多風乾了醃肉，一定也是狼的肉了，他恨極了狼，不怪他要食其肉，寢其皮。

姑娘却被他一句練功夫吸引住了，當眞他那像是個普通的獵人，昨晚抱着她在山崖上，在樹上竄行，如履平地一般，這可是獵人辦得到的麼？於是說：「你也會武功？你爹教你的麼？」

少年點了點頭，但令她迷惑的是他又搖了搖頭，那意思豈不是說：是，也不是麼？但她要知道的，急於要知道的，也更多，說：「你還沒告訴我，這裏就你一個人麼，那你娘呢？你住在山裏，我住山外，怎麼就沒見過你呢？」

少年說：「我，從小就沒見過娘，從小就跟爹來到這山裏，爹也不許我到鎮上去。」

姑娘奇道：「那你的……」少年除了身上的破衣外，連多一件衣服也沒有，眞不需要到鎮上去，但仍說：「那你乾糧呢？不是買的麼？」

「不。」少年說：「我缺少了甚麼，就獵些野味，去山那邊鎮上換來。」

「山那邊？」姑娘睜大了眼睛說。

山那邊要走七八十里地，才有個小鎮，狼山後把那鎮和狼山鎮分隔開來，隔一座山，也就分隔天涯，難怪她沒有見過他了，但奇怪的，他爹怎會不許他去狼山鎮呢？

她不自覺站起身來，別瞧她是個樂天不憂的小姑娘，但一夜的憂患，令她成熟了許多，也會用心思了，她越來越覺這少年太怪異了，他爹生前不許他去山脚下的狼山鎮，爲甚麼？可是要逃避甚麼？他爹早死了，這裏又別無人了，他的武功又跟甚麼人練的？昨晚，他又爲何要去她家莊後的山崗上？尤其是她才問得一句，他的面就避過一邊，躲避他的凝視，爲甚麼？

爲甚麼？太多爲甚麼？顯然他對她隱瞞了太多，避不答他，那就不該追問，因爲他不說的，追問得緊了，只怕他倒會更加小心謹愼，哼！她是個任性的姑娘，心說：「我一定要弄明白。」

她咀裏却說：「你該多休息，別……說了，睡啊。」

她把地上的獸皮挪開了些，躺了下去，火堆上吞吐的漸漸減弱下來的火舌，映得岩洞裏乍暗還明，她發現他在偷偷地瞧她。

當眞好笑得緊，她要不是也在偷偷地瞧人家，怎知人家在偷偷地瞧她。

× × ×

洪三強輕輕地把那隻放在他裸胸上的豐腴的手拿起來，輕輕地放落在床上，他也輕輕地下了床。

他向床上人望了一眼，那個香夢正甜的人，是他新婚的妻子，那個身子兒俏，眼兒媚的許媚娘，他那飄撒在胸前的長髯雖然尚不見白，甚至沒些兒花白，但巳是五十多歲的人了，誰不羡他艷福不淺，這個年紀，還娶了這麼個嬌媚的妻子。

但洪三強並沒多望她一眼，他惦念着他的女兒楚卿，若不是欵待了那麼多武林的朋友，喝了太多的酒，他必不會當着那麼多人面前，掌摑他的心肝寶貝女兒的，長到了這麼大，他從沒碰過她一下，何況是當着那麼多人面前掌摑她，嘆了口氣，急忙走出前廳。

「莊主。」竟然沒一個人向他道喜，而且大異往常，都不敢望他，叫得一聲，立即都低下頭去！

洪三強心頭一涼，而且着了慌，他有甚麼不明白的，必是還沒找到他的女兒，所以如此。

昨晚他的女兒楚卿跑走後，立即有家人追了去，新人就快到了，武林中來賀的朋友又那麼多，他怎可丟下不管，去追回他這個任性的女兒，而且還得裝做沒事人一般，他相信家人一定能把她追回來，天黑了，她又能跑到那裏去。

洪三強也着實有些煩惱，去追尋他女兒的家人回來？必然曾禀告過他，但他太醉了，甚麼也記不得。

「楚卿，她……」只有低下去的頭，沒一個回答，而且都避開他目光。

跟隨他多年的吳八刀，硬着頭皮，說：「回莊主，鎮上，山裏，找了一夜，今早又派出去了一撥人，小姐却踪跡不見，我在這裏等莊主吩咐。」

洪三強心下雖急，也還能沉得住氣，皺了皺眉頭，說：「這孩子，能跑到那裏去？」

吳八刀之所以叫吳八刀，是他的能耐就只得那麼八刀，但他武功和兵刃上雖然差勁，那咀頭上和瞧人眼色的本領，可高人一籌，要不然洪三強就不會命他管家了，但這時，他那臉上常見的諂笑，却不見了，只有惶恐。

洪三強忽然一挑眉，說：「她娘的墳上，你們去找過沒有？」

他忽然想起來，姑娘大了後，他有幾次話重了些，她就跑去娘的墳上一哭，所以認爲準是在那墳上。

本是他想起來的，知女莫若父，雖然在這個時候，也難免有些得意，那心也安了些，話也不那麼嚴厲了，不料他此言一出，面前那幾個家人的顏色大變，且都不自覺地退了一步。

洪三強一愕之下，倏地一伸手抓住了吳八刀，說：「快說！楚卿怎麼了？她……你們可是去墳上找過了，但不找到？」

吳八刀滋着牙，忍着痛，說：「可是不見小姐，只有……只有好多狼野的脚印

哩。」

洪三強拍的一巴掌，打得吳八刀摔了出去，摘下壁上的鋼刀，立即飛奔出莊，奔上山崗。楚卿的娘死了，就葬在那山崗上，風水先生說得天花亂墜：前青龍，後白虎，左朱雀，右玄武，去他媽的上上佳城，楚卿要有個好歹，老子砍他的頭。

留在家裏五七個家人，也隨後追了來，垂頭喪氣回莊來的人，也奔來會合。那些高一頭，矮一臂，來作賀客的江湖好漢，也曉得了，沒醒的也被喚起來，也隨後追了去。

洪三強却早奔上山崗，那心裏巳涼了半截，墳前疏鬆的泥土上，可不是他女兒的脚印，但更多更亂的，是狼的脚印。老江湖就是老江湖，心下雖着急而不亂，他迅速在墳的四週勘查了一遍，俯身更嗅遍了，不見有血漬，也嗅不出血腥味來。

當眞虎父無犬子，他洪三強的女兒也不是小羔羊兒，必發現野狼來襲，心慌之下，逃進山裏去了，心想：這丫頭臂上雖還差些勁兒，往常爺兒倆戲耍追逐，還眞不容易捉到她，說甚麼狼羣上樹可及不上這丫頭。

這工夫，那隨後奔來的不下三十多個人，也到了，洪三強拱了拱手，說：「各位高義，請容後謝。看來小女必是躲避狼羣，慌不擇路，入山去了。」

有人說：「洪爺，怎麼近着青雲莊，也有狼羣？」

洪三強道：「忒是作怪，這前山是甚少有狼出現的，偶爾竄來一兩隻，一發現就被殺了，看來昨晚竄來的還眞不少，難道後山出現了更兇惡的野獸，把狼羣趕過了前山？」便他也起了疑，當下，命家人分頭帶路，分作五起，作扇形向山裏搜去，那家下人等放開喉嚨，一時山裏呼喚之聲，此起彼落，林間谷底，回音更不絕於耳。

洪三強一夥人首先發現了石上樹上的血漬，自是嚇慌了，但隨同一道的老江湖都安慰他，說：「可連一片碎裂的布片也不見，姑娘便受了些傷，必也吉人天相，洪爺你說得不錯，必是姑娘慌不擇路，躲進山裏去了，倒休亂了方寸，姑娘保管沒事的。」

於是，大夥兒一路呼喚，把隱秘處所全搜尋遍了，倒是趕出了不少獐兔來，但姑娘仍然踪跡毫無。

江湖人各奔前程之時，總會拱手說，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這話在沒路徑的山裏，可用不上了，該改爲路不轉山轉才對。在山裏轉了一日，從日出轉到日落，這一批和另一批的人，會忽然之間碰了頭，才轉背，又會碰到又一夥，初時也還問上兩句，後來就只是見面就搖頭了！

吳八刀要不捧着胳膊，忍着痛，爬起來就吩咐厨下趕快備乾糧，他也不成其吳八刀，皆因憑他的那八刀闖不出萬兒來，但知道有洪三強這號人物的，多半都知道有這位吳爺吳八刀，別的不說，凡是前來拜會洪三強的江湖中人之所以賓至如歸，洪三強慷慨好客的聲名遠播，他得記下第一功，故爾人家抱拳拱手道別，誰也搭上一聲吳爺。

隨同乾糧送進山的，當然也少不了水壺，連洪三強也想不到的燈籠火把也送去了，但燈籠火把再次照亮了狼山的幽林隱谷之時，姑娘在遠遠的後山崖半的山洞中，却從一個更甜的睡夢中醒來，那岩洞外面的火堆，也熊熊的在燃燒，吐出了更高的火舌。

她一怔！坐起來，一覺巳睡醒來，火堆倒燒得更旺了，必是他，咦！啊！楊虎哥呢？那一疊狼皮，巳不見了少年郎，他才從高燒得昏迷中甦醒過來，臂上的傷又沒好，他怎可起床。

她跳起來，奔出去，但岩外不見人，崖下却有一朵朵的雲彩，原來巳是旭日東昇，潮霞滿天的黎明時候了，是以尙未趕走洞中的黑暗，也掩不了熊熊的火光。

「楊虎哥，楊……虎哥哥！」她呼叫，從這一頭跑到那一頭，但山洞前的石崖，不過兩三丈，右面崖縫裏盤伸展出來的一株古松，不但覆蓋了洞口，而且蔭蔽了右面，其實一眼就可望到了。

他……去了何處？太陽昇上來了，崖下的雲霧却漸漸散了開去，他來了，啊！他回來了，一個黑小點在由小漸漸變大，由遠而近，他，來啦。

她奔了過去，只見他放下一個大口袋，身上也換過了一件半新不舊但很乾淨的衣衫，她第一次見到他咀邊浮現的微笑，只不過靦覥得很，這麼個大個兒了，倒害臊。

「你去了那裏啊？」她把那口袋打開來，登時又啊了聲，裏而原來是鹽米，和一些家常物品，原來他去鎮上了。

他是去了鎮上，摸黑就起了身，那崖壁雖險，但他閉着眼睛也能上下，這些年來，他出賣獵物獸皮，也存下了十幾兩銀子，不知怎的，他突然想到該買件衣服了，舊的衣服因爲撕來包紮傷口，更破得不像話了！

他在天尙未大明時，巳敲開了鎮上那家故衣店的門，只有隻破碗，也不像話，當然還得買鹽米。

「這是買給我的麼？」姑娘的眼睛發亮了，拿出一大塊印花布來！

他低下去，而且側過去的臉，紅啦，比火光照紅的臉還要紅，粗大的手在摺弄着衣角，她呢，好不容易才沒笑出聲來，把那塊印花布翻來覆去瞧了瞧，比了又比，包頭麼？大了，做件衫兒倒是夠了，但沒針沒綫，她也不會，那麼買來做甚麼？

她不明白，其實他也不明白，只是迫切的感到該買點甚麼給她，他就買了，買來做甚麼，他可也不曉得，在回來的路上，他三番五次拿出這塊花布來，粗大的手指在布上撫摸，咀邊就綻開了笑，心裏就感到甜絲絲的滿足。

「我去獵隻兔兒來。」他紅着臉說，站起來，匆忙忙地走了。

「那麼，他不送我回去了？」望着他落下崖去的厚壯的背影，她想。

隨又想到他的年齡，算一下，他爹死時是十三四歲，死了幾年，那麼，比她大了兩三歲，而他，長得多高大强壯啊？可憐的虎哥哥，獨個兒，孤另另地，在這最高最高的狼山上，住了這麼多年，孤另另地長大起來。

「我要照顧他。」她想：就在那瞬間

，她也長大了，由姑娘變成了女人。當然，成長的不是她的年齡而是女人的本能。

遠遠地，隱隱約約的，傳來了聲呼喚。「楚卿，你在那裏啊？」

「楚卿，楚卿，楚卿。」山風送來的山谷回音聲聲低，又消散在山風裏，她却望着羣山上的彩雲飛翔，那心兒啊，就像在那彩雲上！

×　×　×

她竟會用吊鍋把飯煮熟了，雖然焦了些，但總是熟了，等他獵得野味回來，就好作菜了，但他爲何還不回來？她去崖邊探望了無數無數次了。

啊！他回來啦，崖下散不盡霧中，有人在往上爬，不是爬，是飛騰，好快啊！他的心兒也在飛騰。

「你，怎會的……你是誰啊！」

上來的不是楊虎哥，而是個陌生的女人，她的眼睛笑起來眞媚，說。「你不認識我，我却知道你，你叫楚卿。」

「你，你認得我，你是誰！」她閃身得快，才沒被這女人抓住。

「來啊。」那女人說：「可被我找到你了，你爹在下面找了你兩天，可被我找到你了，來，快跟我下去。」

「不。」楚卿直往後退，但這次她却沒躱過，那女人一幌肩，就抓住了她，她掙不脫，她叫：「不，不不，我不下去，我要等虎哥哥。」

那女人一怔，說：「誰是虎哥哥？」她那一雙媚眼迷惑起來，才發現火堆上的吊鍋，和那岩洞口上搭的簷棚，不很深的岩洞，在陽光下也容易看得清楚，「呵！」她說：「原來這裏還住得有人，原來你是被人拐到這裏來的，是甚麼人？」

「不，是他救我上來的，你胡說，放開我，放開我。」這女人好大的力道，她枉自練了那麼多年功夫，從小就練起，竟被抓住就脫不了身，「放開我！」她喊，右臂一圈，猛的一掌砍落，跟着上步，沉肘向那女人脇下撞去。

那女人避過了她那一掌，但躱不過那撞來的一肘，她矮小又近身，看不見，也萬想不到她變招這麼快，如何不被撞個正着。啊喲，那女人眉頭一皺，但抓住她的手却更緊了，說：「哼！你倒眞有兩手，當今天下，還沒人能逃得出我的手去，連你爹也不行。」

她痛得兩腿一軟，手腕像快要斷了，那女人霍地把她挾在脇下，如飛落下崖去，她的拳頭打在那女人背上，像擂鼓一樣，但竟會沒力道，她又急又怒，大喊大叫：「放開我，放開我。」

只聽有人叫道：「好了，找到了，莊主呢？快叫莊主來。」一時呼喚莊主之聲，此起彼落，漫山遍野，一會，她被那女人一拋，但未落地，已被人摟住了，摟得那麼緊，她不掙扎了，因爲摟着她的胳膊，像楊虎哥一樣强有力。

「楚卿，楚卿，心肝寶貝兒。」是她爹的聲音，那麼，不是楊虎哥。

「還是媚娘有本事。」有人說。

「可不是媚娘有本事，她一出馬，立即找到了。」另一個聲音說：「洪莊主，咱們眞慚愧，這麼多人，都不及嫂子夫人一個，當眞名不虛傳。」

都是些甚麼人？她能見，睜開眼就行，但他把眼睛閉得緊緊的，她不但失望，而且傷心，原來摟住她的，不是救她一命的楊虎哥。

她也知道那女人是誰了，原來是爹新討來的後娘，她恨，恨這個後娘，爹就是爲了這後娘才打她的，她也就是爲了這後娘才跑到山裏來，才會撞到狼羣的，她恨，好恨啊，而今又把她從楊虎哥那裏抓回去，她才不願睜開眼來哩！

只聽她爹的聲音不那麼顫抖了，說：「可憐的孩子，必是駭壞了。」

那女人的聲音說：「那還不快回去，害這麼多人，找了這麼多天，還不够！哼！」她說甚麼？害人精！

那女人眼兒媚，怎麼說話一點也不媚？都在想？

「媚娘說得是，說得是。」她爹的聲音却說：「有勞各位了，請，請……却是你在那裏找到她，她沒事吧？看樣子，她應該是沒事的。」

那女人顯是洪三强恁地關心他女兒，心下不快，冷冷地說．「她有甚麼事？你怎不問問我有事沒有，哼！」

洪三强說．「好端端的，問你做甚麼？沒事就好了，各位，請。」

那女人說．「怎麼沒事，我這脇下還痛哩，當眞父是好漢女也英雄，那麼陰陰險險地沉下肘一撞，可是你洪家的家傳武學？」

只聽她爹洪三强叫道．「媚娘，媚娘，你……等等……別惱啊。」

大夥兒一湧出山，出山可快，不到半個時辰，就都回了青雲莊，原來那作爲新娘子的許媚娘，見大夥兒在山裏尋了兩日也無踪影，有道是生不見人，死也得見屍，便被狼吃了，總該有破殘的衣衫，故爾不罷休，許媚娘駡聲晦氣，拜堂的第二天就冷冷清清，像守了活寡，這才脫下嫁衣，旣然巳找遍了前山，爲何不去後山找？低處沒有，爲何不往高處尋？果然給她一出馬就找到了。大夥兒一讚，洪三强自是又感激，又得意，老夫少妻，且還是個又美又媚的妻，當然也就愛極，自此以後，青雲莊上上下下，連洪三强也要瞧她的眼色行事了，久而久之，洪三强吩咐下去的事，家人也得等她點頭。

「好好，這不好麼？」楚卿一提起，那洪三强反而說：「功夫就像鐵，百練才能成鋼，我從幼就苦練，吃了多少辛苦，好不容易練成了，之後，在江湖上行走，風裏雨裏也罷了，簡直就是水裏火裏，好不容易才掙了這份家業，只道討了你娘，就不用操勞，安享幾年福了，不知她命短，還是我福薄，丢下咱們父女倆去了，今天你大了，爹更老了，有你後娘來操心咱們來享淸福，如何不好。」

洪楚卿賭氣不說了，十六歲的姑娘，豈有還不懂事的，那送嫁來的堂兄弟不走了，不到一月，倒又來了兩個，大的一個名叫許元化，近五十歲年紀，吊着一條胳膊，像來時途中受了傷，後來的兩人，一名許昆，一名許强，一個瘸了腿，一個吊眉毛，三角眼，見人皮笑肉不笑，誰也不信許媚娘這樣的美人兒，兄弟要不兇神惡煞，便像個吊死鬼。不多幾日，又來了三

個，說是許媚娘的師兄弟，哼！要是名門正派的俠義道中人，會叫藍無常，喪門神，年青的一個長相倒不令人討厭，但名兒可怕人，叫閻王帖！哼！哼！那些老家人背地裏誰都啐上幾口，閻王帖上門，而且還不走了，就憑這三人的名兒，就準知不是好東西。

却是洪楚卿反倒喜歡了，這般人來到，她爹便日夜都在醉鄉，那媚娘自不會管她，她就有更多時間往山裏跑，去找楊虎哥！

洪楚卿初時還臉嫩，但那少年的影子非但不因時間的消逝而淡忘，反倒對他想念得更强烈了，那火光下血染的胳膊，總會活現在她眼前，她如何能忘記，那是楊虎哥救她時，她咬傷他的，那鮮血不僅染紅了他的胳膊，由於她咬得那麼緊，換不過氣來，也把他的鮮血吞了幾口下肚。她更不能忘懷的是那最後的一面，她展開他買回來的那塊花布時，那不敢瞧她的那張臊得紅紅的笑臉。

眞該死，她被許媚娘挾着奔下崖來，和大夥兒會合之時，她爲何要閉着眼睛？方圓二三十里的狼山，這向那裏去尋找？她站在娘的墳前，不錯，楊虎哥是抱着她騰身上崖的，時而又竄上樹，總之，好一陣是越走越高。

雖說明知是後山，但後山之後又有山，主峯之後更有無數的峯，心想．那山上常被霧鎖雲封，只要找到那飛瀑，就能找到楊虎哥居住的岩洞，但那狼山之中，大大小小的飛瀑，竟有十數處，她每聽到那轟然水聲，那心兒就喜得狂跳，但待她狂奔前去，才知不是地方，全不似那日她探藥的山澗般幽森，那可是個不見陽光的山澗，在那飛瀑之側簡直分不出是霧氣還是水花。

她失望了，一天，又一天，而在陡峭的山崖之上，原始般的茂林中，馬又不能行，說眞的，她雖然帶了兵刄，還特地帶上了一筒弩箭，那是用强力彈簧來發射的勁弩，但要是遇到狼羣，像那晚遇到的一樣，可也不濟事。

據那個吳八刀說，以前這狼山的前山一帶，時時常有狼羣竄來，她爹才特地打造了這種强弩，後來才絕了跡，想是前山的狼絕了跡，山後的狼又蕃殖了不少，漸漸又向前山竄來，想到那一晚，她心上仍有餘悸。是以，太陽未落山，她就得趕快出山，是以，她一早溜進山去，天黑前就得出山，山路又陡峭難行，她又連方位也不辨，如何能輕易找到，是以日日滿懷希望入山，那希望也隨着日頭兒下落而幻滅。幌眼就過了半月，是她任性？還是對那少年的思念與時俱增？她就是非要找到他不可！

這一天，她提了久巳拾掇的包袱，又裹糧入山，不是一日之糧，而是够她在山中躭上幾天的，更帶備了火種，跨上爹新近替她買來的那匹胭脂小馬，才喚住吳八刀，說道．「爹要問起，你說我去了外婆家。」

吳八刀瞪了眼，說：「甚麼？姑娘，你一個人去洛陽？那可不成？」

她娘的娘家在洛陽，說遠不遠，不過三百里地，只不過她娘從來沒單獨出過門，爹討了後娘，疏遠了她，便想到外婆家，那也不奇，吳八刀道：「要去也得派人跟着，待我禀過莊主，妳才動身好嗎？」

待得那吳八刀慌忙把洪三强找來，洪楚卿早去得連影兒也沒了，他們這裏趕緊派人往北追趕，姑娘却瞧不見一帶馬頭，進了虎兒溝，用一條長長的轡繩，在隱秘處繫了馬匹，於是，她就悄悄地溜進了狼山。

狼山有狼，大羣大羣的狼，如何不怕？但這半月多來，她日日在山裏，只不過遠遠瞧到過一兩隻狼，那心中的餘悸，隨着對那楊虎的思念，也逐日減少。那晚的狼羣，多半是偶然聚到一起，偶然竄過來的，是以打定主意，不再一見夕陽尚未西下，便趕緊出山。

她要留在山中，在夜裏生起火來，燒起一個火堆，狼就不敢來，她找不到楊虎哥，但他在高處，却會見到她生的火，必會來和他相會。狼山只有他一人，見火如何會引不來楊虎哥？

隨着與時俱增的思念，也把對狼的恐懼拋在腦後了，她來到一個四面環山的小山崗，若然在那裏生起一堆火來，楊虎哥若是就在那四外高峯插雲的山崖上，必能見到火光。趕快，趁天色未晚，她去林子裏拾來了一大堆枯枝，那天色一黑下來，她巳把火生了起來。

他一定能見到，這山崗是個亂石崗，樹木都矮小，又叢生着一簇簇灌木，沒有高大的樹木遮掩。她累了，坐下來，盼望又等待。

但夜幕垂下來，谷底和崖脚的霧氣，却也在昇上來，她得把火燒得更旺些。原來那細小的枯枝是不耐燒的，不到一個時辰，她拾來的枯枝，巳燒去一半了，她趕快去再拾些來，也得去溪邊把水壳澆滿，那邊谷底，就有一條小溪，黃昏時才躍過小溪來的。

問了問腰間的劍，把弩筒取在手裏，走下山崗，今日整天也沒見過一隻狼，但得小心，這正是狼羣出沒的時候，狼也會去溪邊飲水的。

她小心翼翼去取了水，但人跡不到的原始般的林子，藤蔓虬結，密如蛛網，黑夜中更加鬼蜮，才一走近，那山夜的勁風飄起的藤蔓，拂到她臉上，巳嚇了她老大一跳，那還敢往裏走？而太陽早巳落到西邊山下，月亮又遲遲昇不上東方山頭，只求在林邊就地拾了些枯枝，陡然間，她怔住了！也吃了一驚！

原來有一個奇景出現，怎麼她眼前突然明亮了些？

她看見生在崗上的火堆，因爲久未添上枯枝，那火巳漸漸微弱下來了，竟會突然吐出高高的火舌，連那相隔得這麼遠的崗下的林邊，也照亮了。

是有人添了枯枝！她登時興奮得像要窒息，是他！一定是他，這狼山裏除了楊虎哥，再不會有第二個人。啊！他來啦，火光果然把他引來了。

她奔跑，總算她忘不了那恐怖之夜，她的哭聲曾引去狼羣，那麼喊聲當然也會的。是以，她沒呼喚，一口氣奔上山崗。

但尚隔着老遠，她突然縮步，也縮身，把身子躲在一叢灌木後面。

怎會是兩個人影，不差，眞是兩個人，面對着火堆，抱膝而坐，但她已瞧見一人肩上飄起來的劍，而另一個衣衫上發出藍色的閃光，顯然那衣衫若非綢，亦是緞，那麼，這兩個人就不會有楊虎哥。那麼，又是甚麼人？怎會深夜跑到狠山裏來？

她可不怕了，雖然失望，倒也又生出些希望來，若然也是住在山裏的人，只怕會知道楊虎哥，也曉得他住在何處。她轉出來，向崗上走去，但相距那個人還有兩丈多遠，那背劍的人一側身，可又嚇了她一跳，因爲她認出來了，是那個姓許的，說是她後娘的堂兄弟，來時受傷，吊着一隻胳膊，名叫許元化的。另一個更令她惱怒，是那個來得最晚，年紀最輕，綽號最醜惡的閻王帖，惱的却是他的態度佻㒓，每逢相遇而無人在傍時，對她不是擠眉就是弄眼，還叫她小美人兒，哼！

她忙不迭又躲入一叢灌木後邊，難道家裏人發現她不是去洛陽，是進山來了？這又尋了來？若然她藏在虎兒溝的馬被他們找到了，就會瞞不過他們，馬會叫的，馬嘶之聲，可以傳出老遠，她不是沒想到，但若不騎上馬出門，他們就不會相信她上洛陽，亦會猜到她入了山。

原來那許元化是側身對閻王帖說話，他道：「咱們現時坐在這裏，想想還是不妥。」

閻王帖說：「怎麼不妥了？」

許元化道：「這火是她生的，必要回來，咱們坐在這裏，他豈不是老遠就見到了，那麼他豈會前來？豈不是咱們尚未發現他，他已躲開去了。」

那閻王帖站起身，道：「說得是，還是你想得到，到底薑是老的辣，那就快退下崗去。」

兩人偏是向洪楚卿這面退下來，慌得她要躲也來不及了，皆因火光照射之下，相隔又這麼近，只有鑽入灌木叢中，還幸那叢灌木極是濃密，她身形又小巧，雖有搖晃，但強勁的夜風中，本就在起伏。

那兩人在她數尺之外停下步來，向四下裏望了望，閻王帖說：「奇怪，他生起火來，却又去了何處？」

她大氣也不敢出，心想：「可是巧哩，要不是我去取水的話，怕不就被他們找到了。」

她自然不怕，怕誰？不過被找到了，多難爲情，大姑娘私奔來找一個少年郎，說出口，多羞人？但楚卿忽然一怔，皆因那許元化接口道：「這堆火麼？我看來却大是不妙，怕的是咱們沒找到他，那小子却發現了咱們。」

怎麼是小子，難道這兩人入山，不是爲了尋她？楚卿大奇，既說是小子，這狠山之中又沒他人，難道便是爲楊虎哥而來？想到他從小就在這山裏長大的，最多去過那山下的小鎭，和這些江湖中人，豈會有恩怨牽纏？豈不大奇？

但閻王帖岔開話題道：「我眞不明白，媚娘爲何要來嫁那個姓洪的？」

許元化却打了個哈哈，兩人的說話都似耳語，這一聲哈哈，雖然忍不住打的，也輕微得很，只聽他說道：「其實你明白得很，爲了你，爲了我，也爲了咱們大夥兒，不過你捨不得你這個床頭人罷了。老弟，有甚麼捨不得的，將來你找十個八個，隨你高興不好，你要眞捨不得她，三五年後，還不是又回到你懷抱裏來？只怕那時你反而不要她了，人老珠黃嘛。」

楚卿聽得明明白白，眞眞大吃了一驚，原來她這後娘，要不是閻王帖的妻子，亦是情婦，這是怎麼回事？她狠狠地啐了一口，難道這許媚娘嫁給她爹，有甚麼圖謀？是圈套？詭計？

那閻王帖道：「我有甚麼捨不得，只有那姓洪的才把她當作寶貝兒，她不再纏我了，才高興哩，我是說，要在這狠山找個落脚之處，還不容易麼，何必費這麼大的勁。」

許元化道：「你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但你想想！找個落脚之處雖不難，但有這般現成的麼？何況咱們的人再多，作爲青雲莊的客人，也就不會被人家注意了。再說：洪三强那九環刀並非是浪得虛名，亦是一個大好帮手，他又有名望，地頭又熟，無論官面上，或河南地界的武林中人，誰不賣他的面子，有甚麼風浪，他也就能擋在前面了，要不是恁地，媚娘貪圖他甚麼，倒捨得離開你去嫁個老頭子。」

閻王帖道：「你說這些，我豈會不明白，但將來人家說起，咱們總是臉上無光。咦！你聽？」

楚卿正要聽個究竟，兩人却不往下說了，便她也聽出脚步聲，有人走上來，她心頭一緊，心下盼望是楊虎却又怕是他，若然這兩人眞的爲他而來，那可不得了。

那兩人向灌木裏縮進來了，她可不敢動彈，那枝葉直壓到她臉上來，枝上的刺，更刺痛了她也不敢哼一聲，幸是兩人都背對着她，而且只退得一步，就不再往裏縮身了。

脚步聲近了，打傍邊過去了，兩人迅速鑽出，且繞過樹叢，她也才急忙探頭去望，一時間，她連呼吸也停住了，她怕來的是楊虎，來是偏就是他！

不好，這兩個賊子呢？她端正弩筒，若然這兩人敢傷害楊虎哥，她就先要他們的命，她眞後悔，悔恨自己生這火堆來，若然兩人傷害了他，豈不是她誘他來送命麼？她咬緊了牙關。

但就這麼錯眼間，那兩人已不知去向了，只有那少年站在火堆傍邊，望望那火，又向四外望了望，只見他眉頭立即皺了起來，隨喃喃自語道：「奇怪，怎麼不見人？那麼，不會是她了。」

他似乎輕輕嘆了口氣，又自語道：「不，不會是她，她一定早忘了我啦，豈會來找我。」

她知道他說的是誰，激動得幾乎說出聲來，但如何敢叫出聲來？只能在心裏喊：我沒忘，楊虎哥，是我來找你，找得你好苦啊！我沒忘記你。

原來他也在想念她，她又喜，又憂，又害怕，那兩個賊子呢？那裏去了？

越是不見人，她越不敢動彈，弩筒端正在胸前，隨着她的眼珠子轉，要是他們敢傷害楊虎哥。哼！他們敢！那就先要他們的命。

只聽那少年又自語道：「是了，他們知道山裏出現了狠羣，又來捕殺了，是……一定是。」

只見他迅速轉身，從來路走下崗去，她可急了，那兩人端的藏身何處？是否爲他而來？好不容易才把他尋到，却又不敢現身相會，該死的……

忽然，少年的背後，現出了兩個人影，正是許元化和閻王帖，躲躲閃閃，不好，他們在跟踪他，落後三數丈遠，緊跟在他身後。那麼，二人眞是爲他而來的了。

她也忙不迭鑽出去，跟隨在兩人背後，她把牙關咬緊了，既然確知兩人爲了楊虎而來，這般掩掩藏藏，當然就是不懷好意，何況又知道這兩人與那許媚娘一夥，都是鬼蜮歹毒之徒，武功又高，那麼不先下手爲强，難道倒要等到遭殃了才下手？

那火堆的火光已減弱了，但因崗上多石，沒高大的樹木，因是也還能照出老遠，只見楊虎在前，身子一落，便不見了，顯然那是一個陡峭的懸岩。要不，也是一塊巨大的岩石。她更不怠慢，斜刺裏一掠，搶到兩人身側，那兩人一見楊虎倏忽不見了，恰也撲了過去，趕快的追跑，半步不也放鬆。

兩人的身子才縱起，嗤嗤連銳聲嘯中，兩聲噯喲，雙雙落地。那弩箭何等强勁，她那一筒五隻弩箭，又是近身發箭，兩人的武功再高，但身在空中如何躲得過。

不待兩人落地，她已飛身落下岩去，那下面雖是火光照射不到，也還能隱約見到楊虎正聞聲回頭。

楚卿早到他身側，低聲急呼：「楊虎哥，是我，快！快走！」

拖着他奔下崗，鑽入林子，不料她身子陡然一輕，雙脚忽然離了地，竟落在一株大樹上。

她不禁啊了一聲，霎時間，她醒悟過來了，那曉楊虎哥救她，不也抱着騰身上崖，又上樹麼？若不是有一身超凡絕世的功夫，豈能得够，先前豈不是白替他担驚害怕了麼。

現下這楊虎可不是又半摟半抱地，帶着她竄過密林，竄過小溪，上山，落下陡崖，又上了山。

在那山的高處，他停步了，也放開手，一時之間，兩人關對着面，都微張着咀，不發一言。

那麼，她沒忘記他，更夜入狠羣出沒的狠山來尋他，他還說甚麼？而她，經歷了萬苦千辛，終於找到他了，而且面對着面了，還用說甚麼，無言豈不勝有言，勝過萬語千言。

他默默地不自覺地抬起雙臂，但又驚覺地，垂下來，月亮原來早已爬上東邊山頭了，但那月光雖然皎潔，却都不能看出彼此的臉紅來，她知道他適才舉臂要想做甚麼，雖然他剛才已半摟半抱地帶着她奔馳，但現下可不同了，變爲怪害臊的。

他避開了她的目光，她也迅速地低下了頭兒。

還是她先說：「你臂上好了麼？」

他的胳膊又掄起來了，指着他的左臂，說：「瞧！」雖在月光下，也可見到他墳起的臂肌。

「那就好了。」她說：「我一直惦念着你，你不怪我麼？」

「不不！」楊虎急忙說：「我怎會怪妳？我怎會……」

「我是說，他們找到了我，想到你會怪我走也不說一聲，我啊，就……」

「不不！」楊虎直搖手說：「我都看見了，我回來撞見了，只是，我不敢現身出來而已。那女人……我該說……你那娘。」

「哼！」提起許媚娘，她立即聯想到適才在崗上聽到的言語：「不，不是娘，是後娘！」

楊虎說：「那麼多人，我只有躲得遠遠的，我也遠遠地跟在你們後面，我見到你一直閉着眼睛。」

楚卿蹬起脚來，說：「我恨她！」

忽然，眼前火光一閃，她啊呀一聲，叫道：「快，快走！」

但他安慰她，說：「不要緊，那是沒乾透的樹枝，爆開了，別怕，看來近，走起來也遠了，他們找不到我們。當眞那是誰啊，是你傷了他們麼？」

楚卿被他提醒了，把那空了的弩筒揚了揚，一面再裝上五支弩箭，一面說：「那麼，你還不知道，那兩個賊子也是來找你的，他們跟在你後面，你却不曉得。」

她隨即把那崗上之事說了一遍，雖然楊虎帶着她奔了好一陣子，下了山崗，越過一座山，又上了山，但因那山勢陡峭，那火堆照亮了的山崗，就像在脚下一般，她看得明白，也就放心了。

楊虎却凝眸着那火光照亮的山，口中說：「那麼，他們果然找來了？他們傷得厲害麼？」

楚卿只能見到他皺了皺眉頭，不像是怒，更沒一些兒害怕。

她說：「我也不瞧得，但都被我的弩箭打中了，楊虎哥，咱們還是快走吧，要是他們傷得不重，我眞怕……他們又會追來。」

他的肩頭揚了揚：「好吧。」

他又帶着她走了，越過山脊又落山，再上山後，却越走越高，跟着鑽入一個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山洞，他携着她的手，曲曲折折走了頓飯工夫，他像長了夜眼一般，上上下下，拐彎抹角，只聽他口說，脚下却不稍停。楚卿像入了迷宮一般，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他跑，忽然有了清風，隨則見了月色，原來那出口是在一個懸岩之下，一般有個飛瀑從高處掛下來，但絕不是那日她採藥的山澗，那是個幽深的山谷，但這裏却在無數山峯環抱之中，並無參天的大樹，夜風把崖壁上垂下來的長長的藤蔓，飄拂起老高。

楊虎在崖邊的藤蔓中，拉上長長的一根來，說道：「這崖壁上雖有些荊棘，其實沒着脚之處，抓住這條藤，這藤有十多丈長，結實得很，上來也得靠它。」

兩人緣着那老藤溜下山崖，仰面一望，天就只得一綫了，若不是月亮漸漸移近了中天，只怕甚麼也見不到，她向下一看，脚下竟是深不見底的斷崖，發出斷續凄厲的叫聲，令人毛骨悚然。

楚卿說：「怎麼，不是去你住的那你崖洞？」

楊虎說：「這不更隱秘麼？你後娘事後必猜到是我住的地方，還會不找去？」

洪楚卿不自覺挨近身去，那眼兒不住向四外瞄，楊虎笑了，輕輕把她拉近身邊，說：「你怕麼？」

可不是怕，生性好強驕傲的姑娘，咀裏不會說怕，但她的眼神和脚步，無不在透露她心下的害怕。

「這是甚麼地方啊？」楚卿說。

楊虎道：「你別怕，這是鬼門關裏的陀螺谷。」

楚卿道：「我不信，噯吆，原來你也壞，編出些名兒來嚇人。」

楊虎說：「不是我編的，眞的這就是鬼門關，風灌入那斷崖中，就發出現下你聽到的聲音，要是風再大些，就會像在耳邊厲叫一樣，初來時，我還小，也害怕得緊，你要明白那聲音何來，就不怕了。」

原來那山崖本已極陡峭了，經過不知多少千萬年的風化和大雨的冲刷，便形成了無數深溝和大大小小的洞穴，而且很多洞穴相連，故爾風一灌入，便會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響。

楊虎又道：「便是我們立身之處，不是像一座山峯中分裂開來的麼？其實亦的確因爲石質鬆軟，由一條小崖縫，風化成了這一綫天。」

楚卿說：「這叫一綫天？眞怪，我就在狠山下長大的，怎會都不知道有這些地名兒？楊虎哥別說無人會來了，要來，也找不到進來的路。」

楊虎說：「我們不是找到了路，也進來了麼？不是無人，而是少有人知而已，你來……」

那陡峭的岩壁上，那來道路，楊虎牽着她，鑽入一個山洞，又落另一個山洞，當眞那洞穴密如蛛網一般，越是往下落，那凄厲的叫聲更令人心悸，尤其是在山洞中聽來，更是可怖。

楚卿的牙關有些打戰了，不再是楊虎牽着她，而是她反手抓住了他。說：「我們這是到那去啊？」

楊虎說：「這就到了，你又見到月光麼？」果然月光就在眼前，就在數丈外，她也才看得明白，原來已是出口近了，那出口不是洞，而是一個寬有丈許的崖縫。

出去一看，那凄厲的呼叫聲雖然在耳，但眼前却出現一幅奇景，抬頭一望，簡直就像在一個井底一般，奇怪山中多霧，這裏面却一絲雲霧也沒有，只有數十丈高的崖壁上掛下來的藤蔓，在迴旋飄拂，原來是那從山面灌下來的山風，四面都被山崖所阻，在裏面迴旋起來。藤蔓隨風迴旋拂揚，便結成了天網一般，篩下來的月光，便像無數大大小小的光環，從井口拋落一般，是以那地上也明滅變幻不已。但那月色如是皎潔，眼前的景色，也看得清清楚楚，地上綠草如茵，林木葱翠，對面岩下怪石嵯峨中，在那岩上倒垂下來的有如華蓋的虬松之下，竟有幾個房舍，而且還有燈光射出。

楊虎道：「你說，這裏不好麼？」

楚卿喜道：「眞好，楊虎哥你住在那裏麼？可不怕他們找到了。」

楊虎道：「也許他們會找到上面的山洞。」却忽然嘆了口氣，才又說道：「但進入下面網洞中，可就沒命了。」

楚卿奇道：「爲甚麼？」

楊虎說：「你沒注意到麼，我們是從那些井口一樣的洞穴中落下的，而橫裏的岔洞又那麼多，裏面有如迷宮一般，一旦進入，就不能活着出來。」

楚卿哼了一聲，說：「那不好麼？那些人就沒有一個是好人，當眞……」

她想起那崗上兩人的談話，這楊虎也說「果然找來了」，可見眞是爲他而來，那麼，他也就絕不會是個平常獵人的孤兒了，先前她不問，但她正要問時，楊虎又挽住她的手，說：「你累了吧，進屋子去，可惜沒甚麼欵待你的，而且也聽不到這怪聲了。」

她簡直不能相信，走過了那綠草如茵的草地，進入亂石堆中，先前看來只有數丈遠的，不料在那亂石堆中轉了好一陣，才走到那房舍前面，原來不過是三間茅屋，回頭一望那草地，分明仍是在眼前！

楊虎道：「你奇怪麼，初時我也奇怪得很，摸索了好半天才走到這房舍來。」

楚卿道：「敢是甚麼仙陣不成？我小時候，爹給我說故事，後來會看書了，都有仙陣甚麼的？」

楊虎笑道：「我爹不可這麼說，他說：神鬼之說，不過是古人編造出來嚇人的，用意在勸善罷了，世間那有鬼神，但不信神可得敬神，因爲神所憑依在德，但不信鬼，便也不怕鬼了，這亂石堆不過是大智慧的人擺來愚人的，人在其間，看來堆堆都相同，又高得不見外面景物，故爾極易迷了方向，更是不知其中秘奥，三兩轉就會又身在亂石堆外了，你瞧，這亂石共有八十一堆之多，合九九之數。」

她的一雙眼睛越睜越大！他！端的是甚麼人？他這談吐，見識，比見過世面的她的爹，還要強好多好多。豈僅是強，他說的這些，爹說不出來，壓根兒就不曉得。那瞬間，他感到沒來由的喜，也感到無比驚奇。

楊虎笑笑又說：「一時也對你說不明白，但你必定明白，即使有人前來，我們瞧見他在脚下，就在面前，但我們對那來人，却即使不遠隔在天邊，也無異相隔老遠。若那來人咱們不想見的，便能早早躲開去了。」

她拍起手來，叫道：「妙啊，若是來了壞人，咱們不用躲，瞧着他們轉啊轉啊的，轉得滿頭大汗都找不到路子，那有多開心。」

楊虎道：「那麼，你不怕啦，你再聽聽，還有怪聲沒有？」

當眞她沒有注意到，不但沒有怪聲了，而且連一絲風也沒有，那蔓藤却在高高的崖上，飄拂不已，萬千個大大小小的光環，兀自幻滅不息，只把她驚奇得目瞪口呆，半晌才道：「難道也是這些石堆之故麼？」

楊虎笑道：「你聽聽，另外有甚麼聲響？可不是水聲麼？高山必有飛瀑，是水聲不大，你沒注意，但因山口灌下來的風被阻迴旋，傳達不到這下面來，那怪聲也就減弱了，水聲便掩蓋了它，但那石堆却也有關連。」

楚卿奇道：「這又怎說？」

楊虎道：「我正該告訴你，進出不可打那石堆上去，否則就會被浮沙埋葬了，不可不知。」

原來那石堆除了外面的一圈外，裏面的石堆全都中空，裏面塡滿了浮沙，人若

落在上面，脚下一軟，登時就會陷落，被浮沙埋葬。

楊虎道：「若不是恁地，這石堆也困不住人了，我說有關連，是因下面無風，那浮沙才能堆得起來，否則豈不被刮乾淨了？」

楚卿吐出來的舌頭，就縮不回去了，但也更驚奇，更喜，她驚喜什麼？她是替楊虎哥而驚喜。

原來許媚娘嫁給她爹，隨來了這麼多壞人，全是爲楊虎哥而來，現今他有了這個地方住，對頭再多，他也不用怕了，她也就不用担心了。

楊虎道：「進去吧，來。」她倒搶先進了屋，以爲不知有多少稀奇古怪的事物了，不料大失所望，裏面不過只得幾件簡陋的傢具，矮屋泥牆，裏面一間，也不過一床一案而已。床上舖的是獸皮，床頭的牆上，却掛着一把古色斑爛的寶劍。

楊虎哥呢？原來他已捧了個巨壺來，放在外間桌上，瞬時間，她又見到她初相遇時的楊虎哥了，靦靦覥覥，羞赧赧的，說：「我……可沒甚麼欵待你的，只有清泉。便這壺，也還是老人家留下來的。」

「你爹！」楚卿接過他遞過來的碗，喝了一口，說：「啊！眞好，眞好，這水眞甜。」

× × ×

楊虎也坐下來，搖了搖頭，說：「不，我爹可沒來過這裏，我們找了好多年，不幸直到他死，也沒找到。」

「啊！」楚卿說：「找這鬼門關，陀螺谷？」

「是。」楊虎說：「我爹帶我到這山裏來，就是要找這鬼門關。」他對她說出了他的故事。

上古有周一代，雖凡三十八主，歷八百六十七年，其實傳至幽王即爲犬戎所滅，是爲西周，鼎盛時期，不過二百餘年，西周末年已是天下大亂。封建之制始於周，亦種亂因。幽王之子平王遷都洛陽，是爲東周，天下雖仍奉周王爲天子，而其國勢之弱，尚不及小小諸侯，當眞是列國紛紛起，恰似一盤棋，後來互相攻伐吞併，弱亡强存而得七國，是東周而稱列國，那七個仍攻伐不已。秦之勢日强，便有蘇秦遊說六國，倡合縱之說，同盟以抗秦，便有張儀獻連橫之策於秦而破之，得以統一天下。故戰國春秋，合縱連橫而已，而那蘇秦張儀，竟皆師事於一人，便是縱横家之祖，奇才曠古今的鬼谷子。是則，操縱天下者，非秦，亦非那六國，實爲這鬼谷子。鬼谷子相傳爲楚人，無鄉里族氏，以其所居之鬼谷爲名，稱鬼谷先生，鬼谷何在？史書所記亦不詳，其實就是這狠山之中，鬼門關裏的陀螺谷。

那鬼谷先生豈僅是縱横之祖，術數兵法，亦曠古今，又豈僅蘇秦張儀爲其徒，那叱咤風雲的孫臏龐涓，亦從這鬼谷先生學兵法，孫臏何人？著孫子十三篇的孫武之後也。以一個兵家之祖的後代，竟也師事之，因而得叱咤風雲於戰國，名留於千古，鬼谷先生學貫天人，就可想而知了。

這可都是史實，古籍皆有記載，但所記者，自也是犖犖大者，那鬼谷先生百餘歲的高年，尚在山間健步如飛，其內外功已達通神境界，亦可想而知了。可惜傳於聞而未傳人，後人才神其說，說他成了仙。其實，世上那來神仙，不過是山中多霧，他施展陸地飛騰之術，看來就似騰雲駕霧一般，今世之人，修練內功者，皆以祖師推崇張三峯，却不知鬼谷先生更早於張三峯千餘年。

我中華文明古國，技藝之失傳者，又豈僅武藝而已，但既傳於聞，自有那醉心其術者，千方百計去搜索，鬼谷先生的事蹟既然史有記載，自也有綫索可循。約在七八年前，那齊魯之地，出現了一位奇人，武功之高絕，令人咋舌。先是黑道上的人物，突然歛跡了，後來漸漸傳出，乃是一個鬚眉皆白的老人，看似老態龍鍾，武功却莫測高深。原來那以孟良崮爲賊寨的一夥賊子，一日在黃河渡口打刦一夥客商，這老人亦在岸邊等候擺渡，突然大喝一聲，飛身入賊衆中，手中拐杖只是那麼指指點點，羣賊手中的兵刃，竟皆脫手，飛墜入河中，且胳膊被震得酸麻難擧，自也如飛逃走去了。後來另一夥賊，在泗水左近又遇到那老人，顯是因爲傷了幾個客商，老人更不寄情，七個賊子中，倒有六個賊人的腿，斷在老人的拐杖之下，老人的武功實在很高。

那賊人亦是來自孟良崮，而孟良崮的賊人又豈僅久已縱横齊魯，便是大河之北，大江之南，亦是其出沒之地。這一來，那還敢再出來做案。但徐州府的一個鏢師，聽得傳聞，却從床上一躍而起。這鏢師姓楊，名天雄，半年前被孟良崮的賊人刦了鏢，並受了重傷，雖然死裏逃生，但回到徐州，變賣了產業，失去的鏢銀是賠了，也傾家蕩產了，躺在床上養了半年，那傷才漸漸痊癒，聽得傳聞，那得不精神一振。

「可就是你爹爹？」楚鄉說。

楊虎黯然點了點頭，道：「你猜得不錯，我爹名叫楊天雄，那時我才十歲，也懂得事了，故爾記得清清楚楚。我爹那會甘休，但遍約師門的師兄和武林好友，那般人一聽說是孟良崮，非但不敢相助，反勸我爹不可去送命。

「我爹如何忍得下這口氣來，你想，聽得有這麼一個奇人，連番受懲的又都是孟良崮的賊子，那會不精神一振，登時也下得床了，立即去尋訪那位奇 ，帶着我，即日就上了道。」

「帶着你？」楚卿說。心想：那時你不過才十歲，怎會把你帶在身邊？

「帶着，」楊虎說：「我家雖還不是窮到無立錐之地，但家下已無人了，我爹張羅了一點盤纏，立即上了道，打從那老人家首次現身手的黃河渡口起，一路訪問，泗水旣在其北，可見那老人家乃是北上，但見過老人顯身手的，孟良崮的賊子口中自然無法打聽，親眼見到過的客商，又早四散東西，亦無從打聽起。這日，在一個小鎭上遇雨，整日不停，便在客棧中住下來，忽聽店家在隔壁房門口嘮叨說，悔氣，要是死了，賠棺材還得惹官非。我和爹探頭一瞧，恰聽那小二哥低聲道：「待天黑了，抬他出去，往關帝廟中一放不就得嗎？

「我爹過去一瞧，原來是個鬚眉皆白

的老人病倒床上，骨瘦如柴，貧困病老，好生可憐，要拿出錢來請醫生替他診治，不料老人家向爹和我瞧了瞧，說，難得你好心，看來你也不是富有，還是把銀子留着你自己用吧，我這不是病，是老將就木，仙丹也醫不好了。我爹却逕去請了大夫來，所說果然和那老人所說的一樣，不知怎麼，我覺得老人家和藹可親，不禁哭了，爹也淒然下淚，問那老人家下還有何人？家鄉何處？他顯然快死了，竟仍怡然莞爾道：難得你好心，那就替我拿筆硯來吧，爹以為他要寫家書遺言，不料我們再回去時，他在紙上寫的，却是這個。」

說着，楊虎從貼身的褲腰上的一個小袋中，取出一張包了數層的紙頭來，展開來時，只見上面並無文字，分明是一幅山水畫，峯巒疊嶂，上有一條黑綫，連接着無數小點。

楚卿愕然，因爲畫上的峯巒似曾相識。楊虎繼續道：「當時爹和我也奇怪，正愕然間，老人家已道：我聽你向店家打聽一人，感你好心，你這孩子心性亦好，因此指你一條明路，你尋到了圖中所在之處，可强過你要找的人百十倍，再說，找到了，可也晚了。」

楚卿啊了一聲，道：「那老人家必就是你們要找的人。」

楊虎點了點頭，道：「我爹也醒悟了，果然就是他，原來我們一路打聽，落店豈有不　店家打聽的，隔着個板壁，怎會不被他聽了去？他也直認不諱，就是我們要找尋的老人，問過我爹有何苦惱，便說這是有緣，他窮畢生之力，但雖尋到鬼谷，也找到了鬼谷先生留存下來的武功秘笈，他却已是緣盡之時，即將就木之日，故爾曾習得那秘笈的功夫十分一二。便趕緊出來，想找一個可傳之人，不料臨死之時，却是爹和我找到了他，因此他說有緣，趁他還有一口氣在，畫了這幅地圖，要我們自來尋找，但話未說完，已嚥了氣。」

楚卿把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向四外望了望，說：「難道就是這裏？這就是鬼谷？」

「鬼門關，陀螺谷，」楊虎指着畫上，說：「畫上寫得明明白白，可惜老人只說在這狠山中，尚未指明路徑，便死了，爹和我埋葬了他，　即尋了來，急急忙忙尋來，因爲老人臨終之言，店家夥計皆有所聞，而不僅我們在尋訪這老人家，那孟良崮的賊人，亦也尋訪，心願目的雖有異，人却是同一人，我們訪到了老人，是憑機緣，賊人却是暗裏跟踪，因跟踪的人雖知他落在那店中，但心有所懼，不敢報仇暗算，待得賊衆得報大聚，老人已死了，爹也發現了賊踪，故爾急忙連夜帶着我逃走。」

楚卿道：「你和你爹便來到了這一處狠山，對嗎？」

「是，」楊虎說：「我們帶的盤纏本就少，葬了老人所賸已無幾了，便靠打獵爲生，在那崖上住下來，爹一面教我武功識字，一面尋找這鬼谷，那料到死也沒尋到。」

楚　見他悽楚，也不禁黯然，道：「人死也不能復生，楊虎哥，你也不用難過了，總算你找到了，你爹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却是你怎麼找到了的？」

楊虎道：「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洪姑娘，看來有緣的是你。」

「是我，我有緣？」楚卿大奇。

楊虎說：「可不是麼，爹死後，我又尋找了這麼些年，也找不到的鬼谷，却因你而找到了，那日你被……被你的後娘擒了去　我就心中了了，早知他們是些甚麼人了……」

楊虎接着又說道：「我爹在生時，時刻提防，知道他們必會早晚尋來的，爹說，那店家不是好人，準與黑道上的人有往來，故爾那人臨終之言，自然也極明白，只怨我和爹全神貫注在老人　上，待老人嚥了氣，才發現他站在門口時可已晚了，不瞞你說，因你爹是江湖中人，故爾爹生前死後，生前是爹，死後是我，都常去你莊上暗中探查，那許媚娘嫁給你爹，我就知是爲我，也爲了鬼谷而來，你想，見到那批人，我那還不迴避。」

楚卿點了點頭，說道：「不怪你從來不去狠山鎭了，原來是這個緣故。」

楊虎續道：「但我……我爲了遠遠也要望得見你，就騰身跑上這鬼谷入口處的峯上來，不料無意中，想到那畫上的點與綫，既然這麼多年來，狠山尋遍了也找不到鬼谷，只怕這洞裏別有洞天也說不定，立即摸索着進來，果然就在這裏面，豈不是眞合了古語所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麼？既然因你而才找到，豈不是也與你有緣麼？」

楚卿亦是從小隨她練功夫的，既有這樣的曠世之緣，如何不興奮？她的臉兒紅紅，說：「你你……楊虎哥，找到了那秘笈？」

楊虎道：「原來是笑訣，不是甚麼秘笈，若然眞是甚麼笈，經歷了一兩千年，怕不是化灰了，原來鬼谷先生，運用指上功力，刻劃在石壁上的，今日太晚了，你且歇宿一會，到天明後，我帶你去，就在這屋後。」

楚卿自是喜極，她不但找到了楊虎哥，不料竟有這樣曠世奇遇，她才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這楊虎哥的爹爲了武功秘笈，把命送了也沒找到，那許媚娘與師動衆，不惜下嫁她爹，亦是爲這秘訣而來，而她，得來却是如此輕易。

不，她可不把甚麼鬼谷先生的神功放在心，至少也未看得十分重，現下，她和楊虎單獨住在這任誰也找不到的，與世人隔絕的地方，她就已滿心喜歡了，她長長的舒了口氣，從背上解下那一個包袱來。

她爲何苦尋了半月，對他的思念與日俱增？是她對這楊虎感恩？還是生了情？她沒想過，一個任性的姑娘，才不會去想哩，既然夢縈魂牽，她就定要找到他，她的心中就只有一個他。

既然想到的就只有一個他，當然就會想到，楊虎哥少了衣衫，眞不知他有多少年沒　過鞋襪了，而既然他健壯得和她爹一樣高大，那麼，她爹的衣服鞋襪，自然也合用了，　現成得很，自然，一套是不夠，而她爹的衣衫却太多了，想想看，還有甚麼是楊虎哥缺少的？一總兒早就收拾了一個大包袱。

這個包袱饒是包得緊緊的，仍然那麼長大，她入山來找了他半月，她也背在背上半月了，現下，她解下來了，她的臉色也脹紅了。

楚卿羞答答說：「楊虎哥，這些都是給你的，你試試看，可還合身麼？」

楊虎不去碰她推過來的包袱，抓起來的，却是她的手，一隻，又抓起了另一隻，自從他爹遭不幸，屍骨無存，這幾年，那是何其孤獨的山中歲月啊，而她，自從爹娶了後娘，但在那滿莊的家人中，她的心，又是何等的寂寞，那麼寂寞的人遇到了寂寞的心，何況恩比天高，情深似海，她，於是投到他强有力的臂彎裏了。

×　×　×

楚卿一早就醒來了，睜眼便見滿屋幽光，越是清醒，越感到怪異，要說天色未大明，眼前的景色却不朦朧，雖幽而清，那清幽，令人感到無比寧靜，她也立即記起來了，她是身在鬼門關，陀螺谷裏。

楊虎哥呢？她霍地坐起身來，昨晚楊虎哥把那唯一的一間臥房讓給她，她記得，她太興奮，也太倦了，終於一閉眼就睡着了，那麼？他睡在何處？可曾起身了？

她出去一瞧，外間地上有塊獸皮，却不見人。桌上有乾糧和一壺清泉，自是留給她的了，那麼，顯然他是出去了。她跑到門口一瞧，才知已不早了，陽光已斜照在半崖之上，山口上灌下來的風，沒夜裏勁疾，崖壁上的藤蔓也僅是輕拂欵擺，難怪這谷底這麼幽清了，那崖壁上若不是藤垂翠綠，亦長滿了厚厚的清苔，宛若碧茵，那崖縫中矢矯盤曲，更似綠色的雲朵一般。

楊虎哥去了那裏？如茵的草地就在眼前，屋外那八十一堆丈許高的石堆中，霧氣氤氳，却又不騰昇，眞怪，昨晚下來時那令她驚悸的悽厲嘯聲不絕於耳，却是水聲琤琮，若鳴天籟。

她從屋前尋到屋後，不見楊虎哥，却尋到了水聲所自，只見崖上掛下一片水幕，有兩丈多寬，近地面時却又化作點點滴滴，滴在無數大小各異的石板上，便發出了琤琮抑揚之聲，那水幕天然，但其下懸宮的無數大大小小的石板，却顯然是匠心獨具的人爲，令她驚奇得目瞪口呆，攀到崖上一瞧，原來山泉在崖壁上滙成了一個小池，從那平滑的邊緣上滿溢流下，因是成了個薄如輕紗般的水幕，却也因此，也才發現那水幕之後，隱藏着一個洞府。

她陡然記起了楊虎昨晚所說：鬼谷先生的留存武功秘訣，就在屋後，屋後，可就有這個水簾隱藏着的洞府最隱秘了。她看了當前的環境一番，一時好奇心起，立即鑽了進去。

當眞奇得令人難信，她穿過水幕，衣衫竟會不濕，但她已顧不得驚奇了，皆因她立即發現那洞壁之上，一排刻着無數人形，起始是坐式，後面或立或臥，一數竟有三十六個之多，她一看那形象，立即就明白了，這人像必然就是那鬼谷子留存的武功的秘訣，那鬼谷先生死了近二千年了，有甚麼東西暴露在地面之上，留存二千年的人的？除非恁的，刻在堅硬的石壁之上。

但可惜，她對內功雖非毫無所知，但從未習過，故爾雖明白那是修練內功的訣奧，却看來看去，總不明白，忽然，她背後一暗，啊！楊虎哥，楚卿說：「你嚇了我一跳。」

來的正是楊虎，他說道：「我回來不見你，就猜到你在這裏。」

他面上爲何變顏變色？這鬼谷的武功秘訣是屬於他的，那無名老人給了他父子，他們又尋了七八年才尋到，他爹也因此送了命。是了，經過了萬苦千辛，以性命換來的秘訣，豈會讓人分享，凡是練武功的，誰不想出人頭地，武林稱尊？那麼，她在他心中……登時，一陣哀怨，襲上心頭。

「你放心。」她一低頭，就往外走：「我，不懂，送我也沒用。」

楊虎道：「別走，別出去，上面……有人！」

啊，原來他是爲了這個變顏變色，慚愧，倒是她小心眼兒了，還好，他顯然沒注意她在說甚麼，在凝視着那水簾，從洞中看來，可眞像水簾！

她的目光才落在他身上了，眼睛也睜大了，啊呀，血！他的左肩下有血！也才明白他適才說的是甚麼？」

「你！受傷了？是……是誰？」她嚇壞了，不僅是因他受了傷，既說上面有人，那自是來人已進來了，怎麼可能呢？怎會進得來？

楊虎說：「這點傷不要緊，我閃身得快，那鏢只傷了表皮，只是……」他眉頭皺皺緊了。

她明白，楊虎哥的武功是他爹教的，他爹又死得早，現下他豈是那些人的敵手，可是那許元化和該死的閻王帖了？不，那兩人都傷在她弩箭之下了，那麼，難道來了更多人？急道：「他們眞進來了？」

楊虎說：「祇進了上面山洞，眞糟，我逃到洞口，才發現他們躡踪在後，又別無可躲之處，只有逃進來。」

楚卿說：「哼，我們和他們拼了，走！」她忙把弩箭端正手中。

楊虎道：「我們不出去，就不用担心，諒他們也尋不到路下來，但若見到了我們在下面，要下來可也難不倒他們，你不知道，上面的洞口，恰可看得見這崖脚，那房舍倒看不見。」

她昨晚進來，自是不知，但想到昨晚在那洞口，是借蔓藤之助，才溜得下那片壁立的陡崖，倒眞放心了些。

原來楊虎一早起來．想趕早去獵些野味來，他原先居住的岩洞中，也還有些風乾的獸肉，也該去取來，不料才落到山下，就被人截住了，有人叫道：「好小子，在這裏了。」

楊虎雖明知孟良崮的賊人找來了，但昨晚那入山的兩人皆已傷在楚卿的弩箭之下，原以爲便不死，帶傷逃出山去，再有人來也不會這麼快，他之所以要一早出來，是爲了小心之故，不料仍然撞上了，他新近才尋到鬼谷的武功秘訣，連那第一式也沒練完，憑他那點功夫，那會是這些賊子的敵手，他尚未見人，立即縮步，不料身後有人說道：「怎麼？只有小的？娃娃長大成人啦。」

左面人影一幌，倒最先現身出來，吊

眉毛，三角眼，是許強，那吊眉毛揚了揚，說：「有了小的，還怕找不到老的，娃娃，你姓楊？」

楊虎吸了口涼氣，急忙斜跨一步，只聽身後有人說道：「小哥兒，別怕，咱們不傷害你，你姓楊是不是？你老子呢？」他一側身，早見身後閃出一片藍色的光影，原來是個穿藍緞衣衫的中年人，從樹後轉出來。

楊虎忙不迭一上步，但又一人現身，攔阻在身前，道：「還用問麼？除了他父子，誰敢跑到狠山來居住。」

剎時間，四面全給人包圍住了，且都是先不見人，連影也見不到，全是突然現身的，那身法之快，令他惶急起來，只見那穿藍衫的倏地上前一步，伸手向他抓到！楊虎沉肩一滑步，但那人一怔之後，那抓出來的手臂，卻緩緩的垂了下來。

這人外號稱藍無常，當年在黃河渡口，被那無名老人第一個拋入河中的，就是他，但在孟艮崗他可是武功有數的人物，不在那許元化之下！

只聽他啊了一聲，說：「平常得很啊！難道……」適才他要是左脚隨即一上步，楊虎便躲不過，可一點不像那無名老人的功夫。

那四人對望了一眼，許強說：「小哥兒，你別怕，他是同你玩玩罷了，咱們和你爹是好朋友，告訴我們，你爹在那裏，怎麼咱們把狠山找遍了，也找不着你爺兒倆？」

當眞四人都沒亮出兵刃來，楊虎心裏哼了一聲，這些人爲何而來，他豈有不曉得，他明知不是這四人的敵手，登時心下有了主意，說：「好，我送你們到他那裏去，走吧？」

却聽左面樹後轉出來的那人冷笑一聲，道：「小子，你要在爺們面前賣弄狡獪，那是找死？」

原來楊虎目光向這面一溜時，那眼珠子一轉，被他瞧得清清楚楚，只見他探手入懷，掏出隻鏢來，在掌心裏掂了掂，口中說：「走吧。」

苦相思　箇郎三年藝未成

原來楊虎自知武功不及人家，何況，敵衆我寡，但想到他在這裏長大，地形熟，從小就在懸岩陡壁上奔跑，只要能夠脫身，不信這幾人能追得上他。

他爹雖然不是死在這些人手中，但若不是被這些賊子們刦了鏢，蕩產傾家，怎會跑到這狠山來？追源禍始，也無異死在他們手中，可惜早了些，若是他把那鬼谷武功秘訣練成了，他眞恨不得立即送他們到他爹那裏去。哼，送他們到陰曹地府。

藍無常在他左肩後，落後兩步，許昆在右，幌着手中鏢，說：「小子，快走，要命的，就別玩花樣。」

只聽身後有人小聲道：「眞怪，難道這麼多年，他們還沒找到，別是店伙兒田橫所說不實吧？」

另一個說道：「錯不了，要不是眞有這麼回事，這一老一少怎會跑到這狠山來，你忘了，田橫那小子自不量力，竟也想獨個兒獨佔這武功之秘，可不是強逼他說出來，而是他酒後失言，自己洩漏出來的，如何錯得了。」

那一個又道：「但你瞧，這小子武功可平常得很，可有六七年了，這又怎麼說，難道還沒找到？」

另一個又說：「田橫那小子不也溜來過麼？也尋了幾年，你忘了那小子死前怎麼說？說那老頭兒話未說完，便嚥了氣。總之這事是千眞萬確的，絕對不會假。」

楊虎故意引他們在險陡的山崖上走，也故意裝做步下艱難，聽得身後兩人談話，更不時裝做失足，搖幌着退回一步。那身後的兩人顯然不把他放在眼裏，是以毫不顧忌！

楊虎聽得明明白白，幾年前的一幕往事，便也湧上心頭，這兩人口中的店伙兒，必是那店家了，不怪這些人現下才得尋來，原來那店家當時對這些人有所隱瞞。

正行間，前面人影一晃，崖上一塊石後，一人現身立即飄落，是許媚娘。說：「找到了，只有……一個？果然我猜得不錯，那日那死丫頭就在這崖上的洞裏找到的，分明有人居住。」

原來她潛伏在這崖下，楊虎明白了，難怪這般人知道他姓楊了，那日楚卿被擒回去時，直呼他的名字，可是巧啦，幸喜他在這時發現了鬼谷，否則，他們要知道他爹死了，又沒發現鬼谷，怕不斬草除根殺了他才怪。

那藍無常道：「這小子倒沒寃咱們，眞帶我們回他住處了，這麼說，那老的仍不見人？」

許媚娘搖搖頭，那許昆哼了一聲，說：「既然抓住了這小子，還費那大的勁做甚麼？說！小子，你爹在那裏。」他右臂一伸，鏢尖就直抵他背上，刺破了衣衫。

楊虎雖然一陣劇痛，但他已打定了主意，掩藏着憤怒，向崖上一指，說：「在……洞……裏面。」

他強抑憤怒，聲調也就顫抖起來，倒像害怕得顫抖了，許媚娘啊了一聲說：「洞裏面！必是洞裏面又有暗洞，該死，我怎麼想不到！」

她話聲未落，一蹬脚，騰身竟有三丈高下，那麼陡的崖壁，只眨眼工夫，已翻上那岩洞的平台，瞬已無踪。

楊虎也不禁駭然，不怪他爹不是這般人的敵手了，無一不是武功超羣，這許媚娘顯然更加了得。

因許媚娘霍地騰身上岩，那四人不自覺也跟着搶上，竟把楊虎忘了一般，他沒料到這麼輕易脫了身，立即轉身飛奔，驀聽身後有人叫道：「那小子！站住！」

楊虎一斜身，正一頭鑽入一株參天古樹下，只要繞過那塊突出在崖邊的大石，他就能飛落在山澗中，可就不怕他們再抓住他了。不料說時遲，肩頭上一陣火辣辣的痛，一絲寒光打他面前掠過，那大石上登時閃出溜火星，然後才是噹的一聲响。

是鏢，他的肩頭傷了，他顧不得查看傷勢，飛落山澗中，在亂石堆中如飛竄行，果然被他逃脫了，咬着牙，忍住痛，一口氣奔回鬼谷。

那可是一座石山，雖有些灌木荊棘，但都矮小得很，他回頭一看，糟！相距不到五丈，那拿鏢打他的人已飛騰而來，左右兩面亦有兩個人影，楊虎別無可選擇的，若然那人再發一鏢，他不死也被擒了，只有鑽入鬼谷之中。

洪楚卿一面聽他述敍受傷的經過，一面替他查看傷勢，眞僥天之幸，果然只傷了一點表皮，血流得也不多，而且也止了。她於是說：「楊虎哥，你說，他們眞下不來麼？」

楊虎雖然皺了皺眉頭，却道：「我想不會，除非他們見到咱們在下面，但那洞口的岩壁那麼陡，他們一定想不到我會借助那籐蔓下來，洞中又有岔洞，多半還在那些岔洞中搜尋。」

楚卿說：「其實，他便落到那下面的洞口，也不會找到了下來的路，楊虎哥，當眞你怎會有胆從那些垂直得深不見底的洞中落來。」

楊虎在腰上拍了拍，說：「你忘了那老人家畫的途徑了，他死時來不及說出這鬼谷所在之地，裏面的途徑却畫得清楚，尤其那通到這谷底的直洞，更寫得明明白白。」

楚卿喜道：「那他們點上火把，尋一輩子也尋不到。」

楊虎却不這麼想，他想：那位無名老人不也找到了麼？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若然知道鬼谷就在下面，他們備了火把繩索，早晚亦會找到。

等了好一陣，楊虎才溜出去瞧了瞧，那時日已中天，已是陽光滿谷，但風已勁了些，崖懸上的籐蔓又已拂揚飄捲，倒把谷底掩蔽了，那洞口相距谷底有二十丈高下，可不怕被上面的人見到了，而且那上面的洞口，亦不見人影。這才把楚卿喚出去，但到日落時候，谷底已暗得像黑晚了，那崖上却還明亮，又見到那洞口有人影出現。顯然未尋到他，那些人仍不死心。

這一來可糟了，楚卿替他拾掇的那一包日用之物，火刀火石也齊全，當然，少不了油鹽，但那還敢生起火來。再說，谷底也無枯柴可拾，那楊虎還不會把他原先住的岩洞中的食物取來，楚卿倒是帶着一袋乾糧，但也只够一個人三數天之用，那原是作她自用的。

第二天，又一天，上面洞口都有人現身，看來是要不找到他絕不甘休。

他們怎會甘休？想到他們發現那面岩洞中並無甚麼裏洞，他又是在上面的洞中失去踪跡的，自會尋找不休。

楊虎苦着臉，急得在屋中轉了幾天，連屋後的石洞也不敢去，怕一出去就被發現，夜裏雖不怕，但又不敢擧火。到了第五天，乾糧已幾乎吃光了，那洞口却仍有人影出現，且不是一次。

這日天黑下來了，楊虎說：「洪姑娘，你別出屋，我……去去就來。」

但楚卿立即攔住了她，說：「你，不能去，楊虎哥，還是我出去，我替你送食物來，設法把那般人引開。」

「你？」楊虎非是願意冒險，但不去取食物來，他二人也會餓死，谷底又沒野獸可捕。

楚卿道：「我出去，我已想過了，那些人爲甚麼到狠山來？不就是爲了你們父子麼？只怕鬼谷先生的武功秘訣尚在其次，不過是怕你們得到了鬼谷子的武功，去找他們報仇，想想那無名老人一擧手，就把他們擲入河中，又傷了那麼多人，他們怎會安枕，那日沒殺你，那是因爲要從你身上找出你爹來，幸好他們不知你爹死了，但他們既然到過你們那岩洞了，若發現只是你一人居住，那些人何等狡獪，必然會發現的，那麼你出去，必然沒命了。」

楊虎何嘗想不到，但捨不得她走。

想想他伶丁孤苦，獨個兒在山裏與野獸爲伍，突然間，她來了，不是他把她抱回來，是她走入他的生命中，這麼美，又多情，那麼，他怎捨得她從他生命中離去。不不……

「不不……」他說，惶急起來。

她却冷靜得很，一個突然成熟的姑娘的反常冷靜，說：「楊虎哥，先前啊，要他們沒發現你，他們會以爲那店伙兒所言不眞，但現在，你眞在狠山出現了，他們找到了你了，當然那是眞的了，爲了絕世武學，爲了斬草除根，想想那許媚娘竟不惜爲此嫁給我爹，那麼找不到你，他們怎會甘休？你明知他們的武功有多麼的厲害，出去就是送死，不……聽我說，但我出去呢？我們都不會餓死，我會設法把他們引開去，等你趕快把武功練成了，那時，我們……永遠永遠……？」

永遠永遠在一起，他聽她說出口來了，親口說的，她的眼睛含情脈脈，共死與同生之間，他只能選擇其一，那麼，短暫的分離之後，他們既然就可以永遠永遠在一起，還用選擇麼？何況他要專心修練這絕世武功。

就這麼決定了，那麼得趕快，趁天色黑下來了，她得趕快走，只有黑夜才能掩護她，存下的一點乾糧，只够他一天吃的，她卽使趕快出去，一天之內能取得回乾糧來麼？何況還得避開這麼多人的耳目。

決定了，她倒更心急起來，就這麼匆匆走了，他緊緊地携着她的手，送她鑽出那密如蛛網般的山洞，否則，她也找不到出路。原來攀着那根千年藤蔓上去，毫不困難，那麼多的分枝，就像軟梯一樣，困難的却是才想起好多好多話忘了說，匆忙間，她忘記了下去的路徑，那麼，她怎麼下去相會呢？

現在，他們爬上那崖上的洞口了，她回頭下望，夜風中飄拂的藤蔓，就交織在她脚下一樣，掩蔽了谷底，誰會相信下面別有洞天？

「把送來的東西從這裏拋下去，你眞能得到嗎？」她在他耳邊說。

他匆忙點了點頭，把她攔腰一抱，飛快鑽入籐根下面，各自抓着一根粗藤，把身子貼着崖壁。

只聽脚步聲來得近了，有人說：「這不是邪門麼？分明鑽進來的人，却失了踪，你說，會不會躲在裏面崖下？」

楊虎和楚卿都駭了一跳，因爲有人接口說：「怎麼不會，我早就說過了，不過，不會是人，是那小子的魂。我說，八成那小子被咱們追得急了，失脚掉下去死了呢。」

另一個說：「那倒也可能，就憑咱們，也不敢下去，這崖壁上就找不出一個落脚的地方來，下面又這麼深不見底，但想想又不可能，你記得那天麼，我們幌着火

摺子走，也一脚高，一脚低，他摸黑走，怎會聽不出他的脚步聲來，我說，準是還匿在裏面，裏面岔洞多，又有那麼大大小小的岩縫。」

這邊一個又接口道：「那麼，再有兩天，他再躲着不出來，也會餓死了。你猜，我怎麼想？」

「你怎麼想？」那一個說。

這人道：「說不定這洞裏另有出路，那小子從岔洞中早溜出去了。總之，咱們多等幾天再說。」

沒聲音了，可是走了麼？但又沒聽到遠去的脚步聲。

幸是他們沒出去，好半晌，忽聽一人喂了一聲，說道：「我心裏有句話，早想問你了，藍無常，若是店伙兒田橫所說眞不假，你也找到了那絕世的武功秘訣，你會不會……會不會……」

原來另一個是藍無常，忽聽他啞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道：「會不會，你是說會不會有福同享，找到了，大夥兒一起來練麼？我倒不問你會不會，只問你，店伙兒田橫在山裏，不過是個打旗兒的角色，他知道，他會不會？何況你我，咱們練武功的，誰不想武林稱尊，自從老當家的死了後，咱們倒被許媚娘壓在頭上，你瞧得下這口氣，我可瞧不下來，喪門神，你可也是條硬漢。」

喪門神？是他，只聽他嘆了口氣，說道：「瞧不下又怎麼？瞧不下也得瞧，誰教人家的手段强，人家本就是壓寨夫人嘛，老公雖然死了，論武功，雖說鬥不過咱們哥兩個，但有那三個姓許的……哼，說是堂兄弟，你信不信？我瞧，她和那三個都不乾不淨。」

藍無常又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你今天才看出來，那是你蠢，那雌兒有一樣是咱們望塵莫及的，那雙迷眼兒勾魂攝魄，她更有一宗最厲害的武功——色相，正如她今天嫁給那洪三强一樣，當年她嫁給老當家的，原就早有圖謀的，許氏三雄原都是鐵錚錚的漢子，現今可全把她的媚眼兒當令箭了。」

喪門神說：「當眞她未嫁給姓洪的，就爲了那姓楊的父子，和甚麼鬼谷秘笈麼？我瞧，只怕還有更大的圖謀，你提起老當家的，倒提醒了我。」

藍無常道：「算你聰明了，那雌兒雖然凡事都不同我商量，但我多少明白一點，原來她心比天高，不甘僻處東海之濱，你想想，這狠山何其險要，要是在這裏安窰立寨，又有了洪三强爲助，這秦、晉、楚、豫各省，豈不由她獨霸了？豈不强過僻守孟艮崗，那時際，誰要上西京，豈不都得先問過她，得她點頭才行？」

喪門神啊了一聲，那藍無常又道：「但說她不是爲了那鬼谷秘笈，那也不對，要知她今天憑藉的，不過是手段，一雙媚眼，一副色相，但人老色衰了呢？你明白了吧，若是她得到了鬼谷秘笈，有了那個老頭兒一般的身手，豈不是脫胎換骨一般，强勁無比？」

喪門神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她有更大圖謀，眼下還是爲了那絕世武功，當眞這婆娘心比天高，不怪要費這麼大的勁了，我說呢，怎麼她山東道上稱王稱霸不痛快，倒跑來嫁給姓洪的作老婆。」

藍無常又道：「你明白了就好，也就該明白，孟艮崗不被她一雙媚眼迷住的就只咱哥兩個，她早知咱們心有不服，一旦她得到了絕世的武功秘訣，咱兩個……」

喪門神像是忽地站起身來，說道：「你，別說了，咱們從此心照不宣。這些日我本來在怨你，怎會偏要討這個苦差事，原來是……」

「住嘴！噤聲！」藍無常一聲低喝，一時就只有風聲灌耳了，因是有脚步聲到近處，楊虎和楚卿才聽到。只聽一人道

「怎麼？仍然不見那小子？」

楚卿可聽出來了，來的是許昆，許氏三雄中，數他最年輕，許媚的媚眼兒也對他溜得多些。

藍無常道：「只怕眞見了鬼，却是教人送燈籠火把來，怎麼好些天了，也不見送來？」

那許昆道：「你們有所不知，偏巧那個丫頭又不見了，本來已派了十多個人帶了燈籠火把進山的，偏巧在虎兒灘發現了那丫頭的馬，姓洪的一急，便命人又遍山尋找。」

藍無常道：「那不是更好麼？就假裝是尋那丫頭。」

許昆說：「你說得如何不是，但也得不着痕迹，由近而遠，才能到這裏來，那時說偶然發現這裏有個山洞的，就沒人生疑了，但也快了，明日天明時候，媚娘就會帶他們來了。」

這三人一說，那洪楚卿可急了，過了四五天，那馬豈能長久瞞得過人，幸是那三人向洞內走去了，聽得那許昆說道：「咱們也得快些出去，得假裝不知道這裏有個山洞。」

兩人聽不到脚步聲了，既然知道洞中無人，兩人就悄悄溜了出去。

那出口處亦不見人，顯然那三人已落下山去了，楊虎指明她繞過山腰的另一條路徑，楚卿便不許他多送一步。山裏的路徑，誰會比楊虎更熟，自能避過那些人，却又因知道有那麼多人進了山，她也不怕絕糧了。

想到他只得一日食用的乾糧，她，甚麼也不會怕，現下她可以輕易尋到出山的路了，當眞她見山林間的點點燈火，和那不斷傳來的隱隱呼喚聲。

× × ×

吳八刀怒吼一聲，從地上爬起來，但他才一瞪眼，聽得一聲姑娘回來了，也就連忙丟下撞倒他的那家人，往外便急疾的跑。

大門口燈火通明，那在門邊打盹兒的家人聽得脚步聲，抬頭一見是他家姑娘回來了，還沒清醒過來，已掉頭跑了。可憐吳八刀捱了一頓好罵，因他沒攔阻楚卿，洪三强把他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盤，已是兩日兩夜沒闔過眼了。聽得姑娘回來了，怎會不喜從天降，當眞像天上降下鳳凰來，迎着楚卿，說：「姑奶奶，你可回來了。」

拍的一聲响，一個嘴巴子打得他一個踉跟，人家是個大閨女，他喜得口不擇言，還不該打，又是拍拍兩聲，是他自己在臉上又自打了兩巴掌，楚卿倒笑了，說：

「吳八刀，快替我備一袋乾糧來，要大大一袋。」

吳八刀可嚇慌了，跳到她身後，伸開雙手，說：「姑……娘，你便殺了我，砍下我的頭來，我也不讓你走了。」

楚卿冷笑一聲，說：「我自去洛陽，誰說我進了山？害得爹又帶着人去亂找一通，倒不去請回來。好啊，我就不去，瞧爹回來不剝你的皮。」

吳八刀說：「派個人去就是了，姑娘，我給你叩個頭吧，別再出門。」

「好啊，我倒要瞧你派誰去。」

吳八刀說：「我親自去走一遭。」

楚卿說：「你找得到進山的路？去啊，這莊子也不用人看管了，你一走，我也可進了山。」她瞪了一眼，再說：「本就是你說得不清不楚，我啊，不過是怕馬兒累贅，坐大車在城裏逛倒便當些，才把馬兒留在虎兒灘，我跑到山裏去做什麼，你要是不怕狠，你去啊。」

當眞他前脚一走，她又溜了，便尋得莊主回來，也沒法交代，吳八刀說：「姑奶……不不，姑娘，我是跟定你的了，你定要入山，我也跟定了你。」

楚卿無法脫身，眼珠子一轉，說：「好吧，脚長在你身上，還不去備一袋，大大一袋乾糧來。」

莊裏的人全進了山，那會不備下乾糧，去的人今日不出來，咱兒也得派人送進去，當下忙去扛了一袋來，立即動了身，現下她路徑熟了，脚下功夫原就是吳八刀强，又空着身子走路，不過頓飯工夫，吳八刀已追趕得上氣不接下氣，追得渾身臭汗。又奔了一程，只聽遠遠傳來呼喚之聲，那山谷迴音也傳音，此落彼起，有時人在低處，可就像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呼喚；但山深林密，就是不見人，分明在左面隱隱傳來那呼喚聲，聽聽却又像來自右面。

爬上一個山坡，她倒嚷：「哎唷，累啦，歇歇再走，我可再走不動啦。」

吳八刀巴不得一聲，把那越扛越重，像重有千斤一樣的那一大袋乾糧往地上一掉，才坐下來張嘴喘氣，楚卿却跳起來，說：「瞧！就在這裏啦，吳八刀，快，快去喚住他們。」

吳八刀把流進眼裏的汗水抹了抹，可不是莊上的人，在遠遠的山坳裏出現了麼？一個，又一個，但隨又給樹木隱蔽着，不見了。

楚卿說：「快，快去啊，我可走不動啦。」

吳八刀說：「你可別走。」

她惱了，眼兒一瞪，說：「我爲何要走，我瞧見爹了，他就在，就在那裏……那裏……」

吳八刀跑下山坡，鑽入密林中不見了。那山地裏的一望之地，看來在眼前，走起來沒十里也有八里，皆因一下一上，比一望的直綫距離，遠了無數倍，要是中間再隔着三兩個不大不小的山崗，再要上〻落落，可眞會跑斷脚。

那吳八刀跑下山，她也扛起乾糧，打這面溜下了山，找個隱秘的小山洞，把乾糧藏好，翻過陡峭的一片山崖，落下去可就是那山澗了。

趕快，不見人也聽不到呼喚聲，她急忙溜到崖脚，上面便是楊虎先前居住的岩洞，許媚娘不會守候在這裏吧？她小心翼翼，向坡下草叢裏擲了塊石頭，亦未見引出人來。是了，那許媚娘等人要不洩漏此來的居心，自要躲開，何況那岩洞已不知被他們搜了多少遍了。

楚卿急忙溜了上去，現下她已老練了，迅速生起火來，匆忙把枯枝堆上，不待那火燃燒起烈焰，她已飛落下去，忙忙躲得遠遠的。

她藏乾糧的地方，本是在右面對山的山腰之處，身在高處，看得自然也遠了，不到頓飯工夫，只見那火堆邊已出現了幾個人影。

她和吳八刀天明時起身，此時太陽已昇起很高了，她看得清清楚楚，果如她所料，只有這些人才會時刻注意那崖上，是以雖在陽光之下，也立即發現了那洞口的火光，立即奔了去。

原來她想來想去，要把這幾人從那鬼谷的入口引開，別無更好的法兒，只有在那洞口生起一堆火來，那裏既是楊虎的居處，自然會想到是楊虎。是昨晚藍無常的一句話提醒了她，那賊子說：看來這麼的一個洞，會不會另有出路，那小子早溜走了？

哈！既是楊虎的舊居處生起火來，洪三强和他的家人早知有這個所在，火當然是楊虎生的了，許媚娘等人自然就不會再死守在鬼谷的入口。

她扛起乾粮，在密林中鑽行，繞過一座山脚，又爬上一個山腰，她心慌，氣喘，總算到了那入口處了。且慢，她躲着瞧了又瞧，確定不見有人，才急忙溜進去。

她正高一脚，低一脚地往裏跑，忽然臂上一緊，有一個聲音在她耳邊响起來：「是我！」

楚卿又喜又怨埋：「是你！楊虎哥，你怎麼……」

是楊虎，那洞口岔洞多，他擔心楚卿回來會不識路徑，而他却瞭如指掌，故爾楚卿一走，他就沒回身下去。非是他不知險，但楚卿一走，他對她的想念就如是强烈，也就戰勝了恐懼。

但她可嚇壞了，把乾糧向他手中一塞：「快，快走，他們就會來了。」

楊虎見她驚惶，雖然黑暗的洞中無物可見，但她那聲音是那麼惶急，只道是眞，道：「那你，也快出去，我，走啦，記住了，兩右一左，岔洞也小些。」

他退回去了，她雖然心下有些戀戀，但吳八刀找到她爹，回去不見她，那可不得了，她也忙忙退出洞去。

她一進一出，不過才盞茶工夫，一瞧沒人，便飛快地從原路回去，也不去理會那許媚娘了，遠遠繞道，翻過一座山又一座山，她必然遠遠離開那火堆，才不會疑心是她生的。

呼喚之聲又入耳了，不，且再走遠些，待轉到山的西面，才應聲現身。

洪三强終於把她摟在懷裏了，只道眞是一場誤會，是以只有高興的，對她連半句責備的話也沒說。

吳八刀瞧見了，不由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說：「姑……」

楚卿蹬脚一瞪眼，吳八刀忙改口道：

「我說：姑娘，你是怎麼啦，回去又不見你。」

楚卿說：「還說哩，我見那林子裏有甚麼東西在動，怕是狠，嚇得就跑了。爹，你怎會以爲我進了山，經過那晚一場驚嚇，我敢一人溜進山來麼？吳八刀，必是你胡說八道，害爹吃了一場辛苦，你眞可惡。」

吳八刀叫起撞天屈來，說：「要不是姑娘你把馬留在虎兒溝，誰會疑心你進了山？」

楚卿在洪三強懷裏仰面說：「爹，我都這麼大啦，有時悶得慌，出去走走罷了，往後三兩日不回來，那就去了外婆家，可別再瞎找。我啊，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狠，山裏這麼多狠，我來做什麼。」

洪三強一聲呵呵，這才放開女兒，說：「好好，你有了怕的，我倒放心了，孩兒，以後你要打獵，可要去西北面那些山裏，記得咱們爺兒們還獵過一隻梅花鹿麼，這山裏有狠，可千萬別進來，看來倒眞要再趕一次了，狠又多了起來，不趕怎麼成？」

他問起許媚娘，那許元化和許昆來了，一雙眼直盯着她瞧，瞬也不瞬。

楚卿忽然咬牙一聲，說：「吳八刀，咱們帶來的那一袋乾糧呢？我嚇得跑下來，連乾糧也忘了。」

洪三強說：「一點乾糧罷啦，還提它做甚麼？走吧。」

楚卿說：「誰說一點點，好大好大一袋，是我老遠從莊上替爹和娘送來的，丟了多可惜。」

只見許媚娘和許元化對瞧了一眼，顯然是說：「原來這丫頭打莊上來，那麼，那火不是她生的了？」

却是洪三強驀聽女兒第一遭喚許媚娘作娘，眞想得他笑瞇了眼，說：「好，好，可見孩兒的孝心，也不枉你娘辛苦找了你兩天兩夜的時光。走吧，大夥兒都辛苦了。」

一行人往外走，楚卿分明見到許媚娘鼻頭兒皺了皺，雖沒哼出聲來，可瞞不得人的，只有她樂得心裏開花的爹才沒瞧見。她一面傍着爹走，心下却想：我要常常溜進山裏來，說不得，眞要忍住性子多討好她些。

回到莊上，她暗中留神，許媚娘雖未再進山，但要不是許元化和許昆不見了一天，就是那許強突然回了來，過了幾天，連藍無常和喪門神兩人都在莊上出現了，說是去了開封府訪友。

忒是作怪，這丫頭的身影兒怎麼總在身邊幌來幌去？那許強和許昆私下裏越來越疑，忍不住要問，許媚娘更奇怪，無緣無故的，這丫頭會突然送盞兒甚麼來，要不是蓮子羹，就是一盞碧羅春，那武夷山相隔數千里，老遠來的茶，自然也成珍貴的物兒。

不過，她叫娘，越來越叫得親熱，要是有人在她屋裏，倒也不會撞來，是以雖覺怪，倒也不疑，十六七歲的小丫頭罷，有什麼好疑的。漸漸，也就言談無忌，說甚麼也不避她了。他們要進狠山去打獵，她要跟去，那也就自自然然，不拒絕她了。有時連洪三強高興起來，也帶幾個莊丁一道進山，那日回來後，收藏着不用已多年的弩筒，也再找了出來。怎會少了一個？他記得當年打造了整整十個，怎會只有九個？但他也不放在心上。

洪三強最高興的是，他的新夫人不但慫恿他去打獵，且還替他整理獵裝，還陪他進山，自然也帶同許氏兄弟和藍無常喪門神，他不是說要把山裏的狠殺盡嗎，有這麼多人，這麼多高手，何愁不把山裏的狠趕盡殺絕。

既然是大舉出動，當然就從前山抄向後山，再分途從兩面兜回來。這樣子一包一抄的，一次，又一次，先後殺了十多隻狠，那谷底澗中驚起來的獐兔，倒都不去獵了，皆因都已是滿載而歸，何必獵那小小的？

洪三強和他的家人，都歡天喜地，却是許媚娘等人不樂，但洪三強却對他們讚不絕口，皆因最險最隱秘的處所，總是那幾人當先。

只有一人明白，這些人越是不樂，那洪楚卿越是高興，她離開鬼谷，多久了？兩三個月了，他們不但不再在那山洞中枯守搜尋，非但沒發現那下面的鬼谷，而且死了心，要不然，怎會慫恿她爹進來狠山，這般大舉而來，獵狠是假，搜尋楊虎哥是眞。

「哼！」洪楚卿心裏說：「你們找得到他的，等楊虎哥的功夫練成了，你們不去找他，他也會來找你們。」

但她只有瞧着這些人不樂，她才樂的，更多時，她也不樂，因爲她不能下去見楊虎哥。

從小抱着她長大的王大嬸，被許媚娘罵了幾句，回家去了，她可有了主意，十天八天備辦一袋乾糧，少不免要抄些衣服鞋襪，日常用品，可就不用從家裏拿了，否則，不用多久，就會被人發覺，雖說有了銀子，可以去鎮上買，但一個大姑娘買男人衣衫，那謠言怕不立即滿天飛，飛到她家，飛到許媚娘等人的耳朶裏，那可糟了。現下可好了，有了王大嬸，她從家裏拿出去的，只是銀子，隨她花，不惹人注意。

「這婆娘怎麼總是做不完的衣衫？」王老爹要問嗎？王大嬸就臉一沉，說道：「要不日做夜做，做些針綫來帮補家用，你這死鬼喝西北？」可不是王老爹再不敢多問一句了，杯中只要酒不空，還問什麼？偌大年紀，老婆還養漢子不成，從此，連半句也不敢問了。

狠山裏落盡了葉子的枯枝，又長出了新芽，又一個春天過去，夏天又來了，草長鶯飛，野兔兒必定也更肥嫩了，楚卿這孩兒還是眞聽話，她對打獵起勁得很，可再不敢進狠山，遠遠去西北面那一帶山嶺，隨着年歲的增長，武功也在增長，洪三強更不用擔心了，倒逢人便讚女兒好孝心，十天八天，就獵些野物兒來給爹下酒。

那小子敢是被狠吃了，連屍骨也無存，若不是楊虎舊居的岩洞前發現了火堆，只怕許媚娘等人早死心了，但搜遍了狠山，何曾見到一個人影。那許氏三兄弟去了又來，藍無常和喪門神却一去不再來，但許媚娘顯然仍不死心。

一日，洪楚卿溜進狠山，可是遠遠繞



到東面，相距她家青雲莊有十多里地，那一帶荒涼得看不到一個人，她繫馬林間，嘶鳴之聲再大，也不愁被人發現了，不料她溜進山，可嚇了她一大跳，林中有人，一共有六個。

她小心翼翼走近一瞧，那晚傷在她弩箭下的閻王帖，又現身了，還有許氏三兄弟和她的後母許媚娘，另一個是個被磨折得半死不活的人，而且那五人仍把他磨折不休。尤其是閻王帖可惡，一鞭下去，那麼一帶，那人身上就出現了一條血槽。

洪楚卿咬緊了牙關，不敢瞧，用耳聽，才知那人就是那個甚麼店伙兒田橫，不用說，仍是追查鬼谷的武功秘笈，還是那許元化道：「算了，他要是找得到，還能任我們擺佈麼？」

閻王帖一翻眼，說：「憑他，哼！也配？只是惱他竟敢妄想獨佔，若是當年即刻稟告，他也還記得清楚些，只怕咱們早到手了，也不會被太湖帮和燕山派擠逼得躲到這裏來，你說，這樣的情形，可惱不可惱。」

原來孟艮崗這夥賊子躲到這裏來，還另有緣故，原來黑道上的人大火併，這就不怪許媚娘甘於雌伏了。

楚卿可不理會這些，只聽那許强道：「把他揪來，只怕到了地頭，他會記得更多些，忘了的，也會記起來，田橫，要命的，就好好想一想。」

說着，又踢得那田橫一個滾翻。

楚卿趕快退回去，敢情這些人並未死心，仍在千方百計尋找，她不敢久留，奔上山，鑽進洞，以往她把乾糧拋下去，總要停留好一陣子，她拋下去的布袋，天色好時，可以瞧得清清楚楚，是落在那片綠草如茵的草地上，楊虎哥在下面必然聽得到響聲，却總不見他出來拾取，但下次再來，那布袋又不見了。

她心裏何嘗不明白，楊虎哥是在加緊練功夫，在白天，那上面可以見到的地方，他也不敢現出身來。

既然知道他們仍不死心，仍然苦苦在山裏搜尋，她再不敢多停留了，以後也總是忙忙出去，快快回來。雖然她對於楊虎的想念在與日俱增，也曾起過留下鬼谷去的念頭，但可不敢久離青雲莊，生怕令那些人生疑，若然對她起了疑，跟踪她，那可壞了。

快三年了，那是個漫長的等待。

她等待了又等待，三年了，據楊虎哥說，三年之內，他一定能把鬼谷先生的功夫練成功。

他一定能夠，從小他在山裏受盡了折磨苦難，却也紮下了他極好的武功根基，他功夫上雖然不行，但騰躍的功夫，可不是已勝過他人多年的苦練麼。

該是時候了，她在送去的乾糧袋裏，詳細地寫下了王大嬸的地址，叫楊虎哥出來時去知會一聲，她就會立即曉得，就會和他相會。

他們相會何處？就是他們三年前相會的老地方，她死去的娘的墳頭。那崖邊的大樹上，足可隱身。

× × ×

天黑下來了，雪裏紅仍然以手支頭，在虎兒溝那崖下，坐着不動彈一下。

雪裏紅，是這兩年來鎮上人新近才替她取的美名兒，三年來，她更成熟，更美了，那是教年青夥子一見就打胡哨的成熟的美，但誰有這胆子？

三年來，狠山鎮更繁榮了，一個繁榮起來的市鎮，歪戴帽子斜穿衣的人也多起來，就像海馬周三這類的人物，呸！算什麼人物，不過是混混罷啦，但海馬周三可不是土混混，有意無意間，還露過眞功夫，這潑混混是那來的？狠山鎮的人不知道，但是却日漸多了起來，日常三五成羣在鎮上遊蕩，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怕紅蝎子。皆因別人不知道，她可曉得，他幾次在狠山的林子邊，見到海馬周三和那個許昆鬼鬼祟祟，交頭接耳，現下在青雲莊留下來的，只有許氏兄弟了，藍無常和喪門神一去不返，那該死的閻王帖偶然來住過一月半月就又走了，只有她一人才曉得店伙兒田橫，八成兒已成爲山裏的一堆白骨了。

她不是不覺得有些蹊蹺，這狠山鎮又非交通要道，亦不是甚麼富庶之區，怎會來了這麼多閒漢，任誰一瞧，都知不是好東西。但雪裏紅這個更成熟得更美了的姑娘，心裏只有她的情郎，她爹近年來多在醉鄉，她又有甚麼好擔心的，她家的財產麼？人家孟艮崗的金錢，要用大秤來秤，人家豈會把她家的這點山地放在眼裏。

只有一個人令她厭惡得了不得，就是半年前才來的那個小子胡天，她爹在外面一醉，他就鑽進她後娘的房裏，那房門還關了起來。啐！

想到這胡天，她就忍不住要狠狠啐了一口，既然知道許媚娘是甚麼來路，她也

不敢管，甚至不敢在爹面前揭穿她，否則，她爹和她……眞可怕，她不敢想，只盼楊虎哥趕快把功夫練成。

她霍地站起身來，右臂一揮，那皮鞭掃斷了的青草，就滿空飛舞，教她如何不恨，若是她也練成了鬼谷的武功，她首先就宰了胡天那小子。

三年來，她的功夫確實增進了，但幾次被那小子抓住，她就是解脫不開，尤其是被那小子扣住了脈門，半點勁道也使不出，啐！

想到幾番被那小子輕薄，有一次還在她腮上香了一下，她就氣得直蹬脚，狠狠地在臉上抹了一把，要是楊虎哥的武功練成了，就就……先宰了他，那該死的殺千刀的胡天。

她站起身來，但她却不移步。不，她可不能進山，若是楊虎哥的武功尚未練成，並未出鬼谷呢？若是那許媚娘和殺千刀的胡天，不是偶然在這裏現身，而是得到了甚麼信息，在此等候她呢？那麼，只怕仍在林子裏，那林子雖然已是山邊，但仍茂密得很。

她悔不該不先去王大嬸那裏，現下，她不但不敢進山，而且連王大嬸那裏也不敢去了。若然許媚娘對王大嬸一起疑，可就輕易查問出來了，那女魔歹毒得很，甚麼事做不出來？

天更夜了，不，她得快走，快出去，而且要回青雲莊去，裝得像沒事人兒一樣，才是道理。

她打了個胡哨，這兩年來，那胭脂馬也由小馬變成胭脂大馬了，一會，一團黑影出現在她身側，是她的胭脂馬，伸長了馬頸，向她身上挨挨擦擦。

雪裏紅抓住韁繩，牽着牠出了虎兒溝，既然不能再進山，又後悔不及，那就該頭也不回，他們會跟踪她麼？好啊，讓他們跟吧。

她氣悶得很，但心急也沒用，她把馬拉回馬廐，去裏面轉了一轉，她爹又醉了，是許元化在陪着他，莊客們都回了房，連吳八刀也不見人。

奇怪，她的後娘呢？胡天那殺千刀的也不見，他本想若在裏面見到她，那就是他們沒跟踪她，但却不見，她也不敢往外走了。

她賭氣回了房，砰的一聲，把房門關了，誰會來關心她，她還沒吃晚飯哩，但她爹醉了，她從來又是獨來獨往，也不要人管的，漸漸，誰也不來關心她的飲食了，不禁心裏一酸，想起了她死去的娘。

若是她娘仍在啊！

她陡然一怔，霍地從床上跳起來，她是怎麼知會楊虎哥的，眞該死，他要出了鬼谷，他們相會處，不是約好在他們相會的老地方麼？那就該是她娘的墳頭，她，怎麼鬼使神差，進了虎兒溝！

她開了門，奔了出去，午夜未到，但莊裏靜得不見人，亦不聞人聲，必是她爹醉了，家下人都樂得偷懶去了，若是她娘還在啊，莊中這時必然充滿了歡樂，到處燈火輝煌，但今晚，只有過道上黃昏的風燈在搖曳，她的後娘和那殺千刀的胡天，亦不見踪影。

不是她觸景生情，想起死去的娘來，而是想到她和楊虎初相遇的地方，那莊後山崗上，娘的墳上。

越過牆頭，她忽地一縮步，想起她把弩筒和劍，都留下在房中了，深夜入山，若遇意外，那還了得？但她怕回去撞見人，若被人發現她深夜入山，必又會引起驚擾和猜疑，攸爾再邁步，步下倒加快了。

咦！似乎有黑影一幌而沒，像有甚麼一掠入林，不，林中的夜鳥不會這麼大，莊園後面，不會有野獸出沒？但她一心在楊虎身上，脚下仍然不停，倒是入林之後，並無異狀。她奔到山崗下，她娘的墳墓就在上面，她等了三年，整整三年，現在，楊虎哥眞出了谷，在這裏等她麼？那心兒啊，跳得好厲害。

不料她正要騰身，驀聽身側風聲有異，啊呀！一團黑影悄沒聲撲出，總算先前她曾見到有黑影一掠而沒，心下存了戒備，忙不迭滑步旋身！

雖是黑夜，又在林中，但她也認出來了，是那該死的胡天，若不是她閃身得快，幾乎被他攔腰抱住了。

她恨得切齒咬牙，又羞又怒，偏又是在崗下，偏她又沒帶着劍和弩箭，想想看，要是楊虎哥眞到了墳上，就在上面。

胡天嘻嘻笑道：「小妹子，我們可有緣，我想了個這些日子，你也該可憐我些兒，這裏密林就是帳，青草就是床，嘻嘻，你不用躲，今晚你再也躲過啦！」

楚卿幾乎把胆也氣破了，以往這胡天雖然對她輕薄，可從不敢這麼露骨，不料他色胆包天，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她向腰間一摸，才想起沒帶劍，她氣得發抖，忙退了一步，又一步！因爲胡天向她逼進前去，一步又一步地逼近去，來勢洶洶。

楚卿霍地一矮身，她是以退爲進，閃電般撲去，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咀巴子，但翻腕却已拍了個空，胡天拋肩，上身一揚，便躲過了，別看他年紀沒多大，武功可不在許元化，和藍無常之下，那兩人可是許媚娘一夥人中頂尖兒的人物，他一時不小心，那還能打得中他。

胡天說：「啊喲！小妹子，打是心疼罵是愛，敢情你對我又疼又愛？」

那一巴掌雖然打得不輕，但他顯然一偏頭，便卸了她掌上的勁道，那響聲雖大，却傷得不重，楚卿氣得發昏了，而胡天咀角上黑色在擴大，分明流出了血來，竟敢……

她忙不迭滑步，疾旋身，繞過一棵樹，又閃入另一株樹後，這小子竟是話出口，身似風飄，向他拿到，她只繞過兩株大樹，已連番幾乎被他擒到了，這小子初來時，她後娘就對她說道：「別看這胡兒弟比你大不了幾歲，大小擒拿的功夫可都到了家，你要是高興，叫他教你幾招，將來出去在江湖上行走，大有用處。」她幾乎是一見這胡天的面，就厭惡得了不得，他那雙眼睛總令她心跳，她已是個成熟了的姑娘，豈有不明白那邪笑是甚麼意思的。

啐！若然她手中有劍，又有勁弩，倒也不懼，何況要被發現了，問她爲何夜半溜到這林子裏來，她怎麼答？說甚麼她也不能令人疑心到楊虎身上，許媚娘一夥人不是放鬆了他，而是來了更多更多人馬，狠山鎭上來的那些三山五岳的人馬，爲誰

而來，她豈有不明白，想到楊虎便眞練成了鬼谷子的武功，說甚麼也是敵衆我寡。

「不，不能讓他疑心到她楊虎有關連，楊虎哥眞來到了崗上，也不能讓他現身出來，那麼，也不能讓他知道她受辱遇險。」她心裏說。

乍驚喜　爲郎憔悴羞見郎

楚卿一陣陣窒息，在林中竄逃閃躲，不，不能出聲，雖然她連番與神出鬼沒的黑影幾乎撞個正着，因而嚇得她陣陣窒息，她也咬緊牙關不出聲，只盼逃出林子，只要到了莊後，諒他天胆也不敢再對她生出惡念。但只這麼一會工夫，楚卿猛吸了口涼氣，黑暗中，她衣衫似被樹枝勾住了，登時一個踉蹌！

胡天笑道：「小妹子，你還逃，早晚有這麼一天，你還是乖乖……」

原來是被胡天揪住了她的衣襟，急中生智，她不掙反退，胡天啊了一聲，才疾退一步，拿樁站穩了，楚卿一掌已拍到他胸膛上，而且借勢暴退，只聽嘩啦一聲響，她雖竄出去了，但大半幅衣襟却仍在胡天手上。

啊！她驚惶羞急，顧不得半裸，如飛向林外逃去，不料她眼前一黑，竟一頭撞入一人的脇下，完了，今番……落到了這個淫魔手中了！她被人扣住了手腕，動彈不得。

却聽一個冷冷但柔和的聲音，說道：「姑娘，別怕，是我。」

是許媚娘，她的後娘，那麼，她有救了，楚卿回頭一望，胡天竟沒現身追來，她豈有不曉得的，胡天這小子，就怕一個許媚娘。

她眞會不知是怎麼回事？許媚娘說：「嗳唷，姑娘，你這是怎麼回事？是了，你必是在林中遇到什麼野獸，受了驚。瞧，連衣衫也勾破了。」

她眞不知道麼？楚卿不怕了，却羞得直要哭。

許媚娘又道：「不是我要管你，你也是大姑娘了，怎好夜裏溜到林子裏來，你一定是碰到甚麼野獸了。」

可不是碰到野獸了，不，是連禽獸也不如的淫賊，今晚若不是遇到她這後娘，她必然逃不出胡天的魔掌。她對這後娘從沒好感的，但這一刻，她却眞想撲到許媚娘懷中，痛哭一場。

一件衣衫披在她肩頭了，她也眞哭了，一頭埋在她後娘懷裏，是許媚娘脫下外衣，披到她半裸的身上，突然間她感到有些歉咎，沒料這後娘還是關心她的，那麼，以往倒是她的不是，是她疏遠了後娘。

許媚娘撫着她的肩，輕拍了拍，說：「別哭了，這裏夜凉，回去吧。」

她把楚卿送回房中，而且親切關懷的，替她找出衣衫來換了，說：「姑娘，今晚你一定受了不小駭驚，可是還在心跳不寧麼，來，我有一種藥，最能寧神，我給你一些，好好睡一覺，明兒就沒事了。」

楚卿默默地點了點，她一直沒開口，她眞要寧一下神，她得好好想想，不僅是怎麼對付胡天那淫魔，還有楊虎哥之事。

想起來，楚卿就怨自己，爲何今日那麼心急，不先往王大嬸那裏問個明白，差點兒……差點兒她無顏……豈僅無顏見楊虎哥，也無顏再活在世上了。

一隻杯已遞到她面前，許媚娘說：「你快喝了，現今你知道啦，我是疼你的，這才是聽話的姑娘，你睡一覺，好好睡一覺。」

眞是再想不到的事，許媚娘把被子展開來替她蓋上，把燈蕊撥得只賸一股，但她心下寧靜不下來，她本是對她後娘投以感激的一瞥，不料她却碰到一雙異樣的眼睛，許媚娘的眼睛？那眼色是甚麼意思？

忽然她笑嘻嘻，在她蛋臉上拍了拍說：「姑娘，凡事想開些，別死心眼兒，要是有樂趣不享，那你才眞是個傻姑娘。」

這話是甚麼話意，她那臨出房時的一笑，又是甚麼意思？楚卿疑惑了，不由得提肝吊胆地。

但她立即明白了，她心下雖是越來越不寧靜，但夜更深，可更靜了，她聽到窗外有人在說話，因爲夜是那麼靜，那話聲雖低，但也能聽得清楚，她渾身血脈登時怒張起來，因爲是她後娘和胡天的聲音。

是她的娘其實已知一切，在責備胡天那淫魔麼？

只聽許媚娘說：「你，你這小子該死，你壞了我的大事，曉得不曉得？」她說得明明咬牙切齒，但那胡天却嘻嘻笑，說：「我不過逗她玩兒吧了，有甚不了，怎麼壞了大事？」

許媚娘恨聲說道：「哼，我會不知道你這野貓兒見不得腥，你早想把她弄上手了，你眞瞎了眼。」

胡天說：「嗳唷，聽你說，她眞是個三貞九烈的姑娘啦，我可從不信甚麼三貞九烈……」

許媚娘喝道：「住口！」顯然她已警覺聲音大了，隨又低聲說：「我夜夜陪着你，還不够，便是你還不滿足，鎭上那麼多妞兒不好去找，偏要撩惹這丫頭，你這不是存心壞我的大事麼？」

楚卿腦子裏像轟然响了個霹靂，雖然也早知道後娘不是甚麼貞節的女子，但聽她這麼親口說出來，也不禁震驚之極，原來她眞是這麼無恥。

那胡天道：「瞧你這個醋勁兒，再說，今晚我又沒把她弄上手，說眞的，我沒有騙你……」

許媚娘却不許他說下去，道：「你要把她弄上手，那倒沒事了，我問你，明日她要告訴了那老的，那末怎麼得了，別以爲他鎭日醉酒，甚麼也不問，他那一對招子可亮得很，你難道不曉得我爲何把藍無常打發走？閻王帖也在這裏存身不得？」

胡天說：「我怎會不曉得，他起了疑，我倒奇怪，你怎不教他一醉長眠，又不是沒藥物，包管連驗屍也驗不出來，你倒把他兩個打發走了。」

楚卿嚇得一身冷汗，但更令她驚嚇的是，她想坐起來，聽得清楚些，竟然兩手軟綿綿，一點力氣也沒有。

只聽許媚娘冷笑一聲，說道：「老娘倒要你來教麼？我告訴你，那老的我還有利用他之處，對小的也就只好忍讓她些，現下可不成了，明日那老的要曉得了，只怕我們就再在這裏呆不住了。」

胡天也冷笑道：「怎麼，他能要我的命不成？」

許媚娘道：「閉咀，我這是便宜你，你懂得多少？現今只有將錯就錯，我已給她服了藥，現今她已身軟如綿，你不但要得到她的身子，而且要得到她的心，我這是相信你那套輕憐蜜愛的功夫，我自會有法兒要那老的把她嫁給你，對咱們的事也許倒更方便了，快進去吧，便宜了你這小子。」

胡天噯唷一聲，跟着一聲嘻嘻的淫笑，只聽許媚娘罵道：「你這個見不得腥的野貓兒，誰稀罕你的虛情假意，倒是你給我小心，要是得了新的，忘了我這個舊的，瞧我不剝你的皮。」

楚卿瞪大了眼睛，那一雙恐懼的大眼，眞箇要奪眶而出，也只有她那對眼珠子，才能動彈！

燈火爲何突然熄了，若然她的生命也像那燈火一般，生命的火焰也熄滅了，那多好，聽說人咬舌也能自盡，但她軟弱只想咬緊牙關也不能啊！

當那黑影陡然出現在床前，那黑影也在擴大，擴大到甚麼也看不見了。

她失去了知覺。

×　×　×

黑暗，無邊無盡，黑暗中，她醒來了，爲何會醒來，爲何她沒死，不是長眠不醒啊？她一想起失去知覺前的情景，那惡毒的許媚娘，那萬惡的淫魔胡天……

啊呀，她咬在自己的舌頭上，好痛，那麼，她已能活動，不再身軟如綿了，但却不願動彈，雖然她是醒了，是活着，但這世界，對於她却已死了，現下她有知覺，她却非死不可，她還有臉見人，還有臉見楊虎哥麼？

身邊並沒人，她雖然已能動彈了，也沒伸手去摸，但却感覺得到，那麼趕快，趁在黑暗中人不見她，她也不見人，甚麼也不見的時候，就永恆的寂滅。

她只想到死，甚至也顧不得去憤怒了，她的劍呢？她記得，是掛在床頭的壁上，她下了床，奇怪麼？她既不憤怒，也不悲傷，却有勇氣去毀滅她自己的生命，但她怔住了，壁上沒有劍，劍呢？

是了，是了，必是那個毒婦防她羞憤而自盡，把劍取去了，哼！沒有劍，難道就不能死麼！她還有弩箭呢，床頭枕下還有一把匕首，却因此才發現，她已不在她自己的房中，那麼，這是甚麼地方呢？現下，她才着急起來了，她願永在黑暗中，但現下倒盼望有一綫亮光，爲了死，她需要一點亮光。

當眞這是甚麼地方？壁上的泥土怎會觸手就剝落下來？她竟連一張枱，一張桌也摸不到？

那竟是一間簡陋之極的房，她又摸回床上，床上也沒柔軟的被褥，是……咦！怎會鋪着獸皮？

陡然間，她扮望出現的一綫亮光，却在她心頭出現了，莫非……莫非……

莫非楊虎哥去救了她，而且把她救到鬼谷裏來？

不錯，這裏是鬼門關的陀螺谷，雖然那是三年前，她在谷中不過才住得兩三日，但這三年之中，她却無時無刻不出現在心中。不料她想死，却眞進了鬼門關，但不是生命的寂滅，而是她朝思暮想，盼望了三年的鬼門關。啊！

但她心上才昇起的喜悅，立即化作驚恐，突然，她發覺自己全身赤裸，忙不迭縮回床上，她抓起來掩在身上的，也是一塊獸皮，顯然用久了，那獸皮倒也柔軟，皮上的毛也不刺膚。

她的心在劇跳，拼命想，若然楊虎哥適時把她救了回來，她又怎會全身赤裸呢？難道她仍然……才想及胡天，她立即就咬牙切齒，不，她不能死，她先得把這個淫魔碎屍萬段，然後自己死也死得瞑目。

她拼命想，就是想不起來，是的，那時她不僅急怒得發昏，而且失了知覺，那麼怎會想得起來？但她漸漸冷靜下來了，雖然她全身赤裸，却並不覺得身子有何異樣，眞的，她還是能見得人的身子，眞的，一些兒也不錯。

她仍然心跳得很厲害，但現下是因爲喜悅，她的衣衫呢？趕快，趁這黑暗尚未消失，她得趕快找到衣衫。

但她把那房裏摸遍了，却摸不到衣衫，只在床裏摸到一條墊褥，她的觸覺知道是她床上的，是了，必是楊虎哥用這塊床褥，捲着她扛回來的。

她也忙把床褥掩住胸上，一時間，那黑暗中像有千百雙眼睛向她望着一般，雖不似先前羞憤欲死，但也羞得身上也發起熱來。

既然她身上不覺得有何異樣，既然楊虎哥救了她，但她怎會全身赤裸呢？

她又羞憤得驚恐起來，黑暗在消退，現在，連她在夢裏也常夢見的幽光，顯現出來了，她漸漸看得清楚了，她眞是在那千年古屋之中，在鬼門關下的陀螺谷裏。

但楊虎哥呢？眞個是爲郎憔悴却羞郎，她渴望見到他，却又怕見到他。

天光大亮了，楊虎哥始終沒出現，那清幽的光亮，令她漸漸寧靜起來，她也能聽得潺潺水聲了，那屋後看來像飛瀑一樣的水簾，竟會落地化作潺潺流泉，多奇妙，她多想出去瞧啊，隱隱的風聲也入耳了，那是像井洞一般的高處灌下來的勁風，在半山崖上迴旋的低嘯，那些藤蔓必也在迴旋的風裏舞蕩，但她出不去，甚至不敢落下床來。

她瑟縮在大床上，緊緊抱着床褥，現在，她看得見陽光了，是那像井洞樣的山口中，投下來的一綫陽光，那麼時已近午了，否則陽光就投射不下來。

就在那瞬間，驀聽撲通一聲，是甚麼倒地的聲響，她立即想到楊虎，除了他，誰能進得了鬼門關。

她跳下床來，啊喲，抓起床褥，半裸半披在身上，奔出洞去。

可不是楊虎麼？她嚇壞了，只見門口躺着個血人，身有一個包袱，還抓在他手中，也染滿了血！

她一眼就認出來了，是他，楊虎哥，是受傷了的他，像死了一樣，連回來的最後一道門檻也沒跨過，就倒地不起，那自是傷得很重，現在，她忘了她全身赤裸，忘了羞，奔到他身邊。

「楊虎哥，楊虎哥！」她連聲呼叫，但楊虎連動也不動一下，臉如淡金。那臉

上倒也沒有血，她查看他的傷，是傷在臂上，腿上，背上看不見，但肩下有血涔涔流出來，只這麼一會工夫，已成了一大灘的血！

她嚇壞了，披在她肩頭的床褥滑落下去，她也顧不得了，抱起他來，把他抱回床上。

她現下看到了，他背上的傷口怕不有一尺長，也有八九寸，斜斜地直到肩頭，血，仍在流。

他是流了太多血，昏厥了，她忙跑回去，把床褥拾回來，撕成長長的布條，她懂得，雖然沒藥物，但先得止血，止了血，楊虎哥也許還會有命。

血已止了，他全身上下怕不有十多處傷，眞是萬幸，沒一處是要害，否則不能奔回來，怕不早已沒命了，但他奔了多遠，流了多少血，他還能活，他能醒過來麼？於是，她哭着，叫着。「楊虎哥，楊虎哥！」

他聽到她的呼喚了，眞動彈了一下，他的眼皮子也在動彈，又靜止了。她又呼喚，終於，他嘆了口氣，雖然微弱得很，那眼睛也睜開了，雖然顯得有些茫然，但目光落在她身上的。

他醒來了，啊，楊虎哥！她輕輕地把他半擁半抱，在他耳邊說：「你會沒事的，你已回來了，也沒有人追來，你會沒事的！」

楚卿是在對楊虎說，其實也在對她自己說，安慰她自己倒更多些，因爲楊虎的眼睛又閉上了，她就不信他能聽清楚她在說甚麼。

眞正令她安慰的是，楊虎在呼吸，也不似先前那樣微弱了，只是急促些。但無論如何，他是醒來了，他沒死。

他的眼睛又睜開了，而且不似先前一樣茫然了，他像要抬起臂來，不，楚卿說：「你要甚麼，楊虎哥，你不能動，臂上的傷口才止了血。」

「包袱。」他說。

啊！她登時羞得滿面通紅，因爲他的無力的目光，仍落在她身上，而她，却是俯身在他頭上，他顯然要把目光避開，但却避不開，她才想到自己全身赤裸，忙奔了出去，那血染的包袱仍在門口，忙拾了回來。

裏面竟是她的衣衫，不是一身，而是一大包，她明白了，一面忙把衣衫穿上，一面想：「是了，必是楊虎哥匆忙中把我救回來，才發現我沒衣衫，便再又趕回去替我取來，必是莊中有了防備，天光也大亮了，他赤手空拳，豈是那麼多當今武功高手之敵，楊虎哥武功再高，又豈敵得過那般賊子們的狡獪！」

她匆匆把衣衫穿好，再回到楊虎身邊，他的眼睛又閉上了，令她稍稍安心的是，他的呼吸漸漸不那麼急促了，且不是減弱，而是在增強。

她現下能冷靜下來瞧瞧她別了三年，也想念了三年的楊虎哥了，他倒還像以往一般健壯，而且更白皙了些，這谷底不見陽光，有陽光也照射不到他身上來，但他仍是一身虯筋栗肉，在她眼中，雖然他臉上不見血色，但仍是更英俊了，是比以往更成熟了。

三年，她不也更成熟了麼，他當年面上總帶着靦覥的傻氣，現在連傻氣的影兒也找不到了。

楊虎哥，楊虎哥？她又在他身邊呼喚，但是低低的，輕聲呼喚，他像睡熟了一樣，不，是眞睡熟。

但盼他是眞睡熟了，能睡，那就有救了，他勻和的呼吸，令她安了心。

趁楊虎睡熟的空間，她把前後屋子都拾掇了，把血漬也抹淨了，這三年來，每隔三五日她就送來一包乾糧，竟然還有不少，她本就每次都送得多些，超過他一人的食用，因爲怕有意外，不能前來，但這三年中，也只有兩三次延誤，且不過一兩天。

她在那外間，發現她在三年給楊虎送來的衣物，大半都還是簇新的，她請王大嬸做的四季衣物，本就不少，他那能穿得許多，先前她怎會想不到，雖然她穿是太長大了，但却不會赤身露體了，奇怪，楊虎哥爲何不把衣物放在裏面的房中，而要放在外面呢？

楚卿只是略略一想，便即明白了，原來他保存着裏面的那一間房，那唯一的一張床，必是因她曾在裏面住過三日，他便保留下來不用，寧願睡在外間地上，她想，她在這裏時，楊虎鋪在地上的那塊獸皮，可不是仍在原處嗎？那獸皮上的毛，已脫落了很多了。

楚卿好生感動，這三年中，可見他也在想念她，而且尊重她，連她睡過的床，也不敢動一下。

她回到裏間，坐到床邊，瞬也不瞬地望着他，把他的大手輕輕地握在掌中，心憂如焚。三年前，她把他咬傷了，也流了很多血，却向何處去尋藥物呢？

忽然，她心中一動，楊虎回去替她取衣衫，既然傷在他們手中了，而且傷得這麼重，豈會讓他逃走而不追趕的？要知他可是許媚娘一夥人追尋了幾年的人，眼看已經絕望了，又忽然現了身，不用說，楊虎哥便沒練鬼谷子的武功，也必然功力大增，要不然又怎能逃得性命？那麼，許媚娘豈會放過他？

她忽然戰慄了，想到楊虎重傷之下，仍能逃得回來，會不會是他們故意放他逃走，以便跟踪他，尋找這鬼谷？若是，那夥賊子必已到了上面，只怕正在尋路下這陀螺谷來，那可不得了？

她奔了出去，外間壁上有把古色斑斕的寶劍，她取在手中，但她才一脚跨出門去，却又急忙縮回身來，人聲！她聽到了，上面有人聲。

三年前，楊虎就曾對她說過，日中時候不可出屋，因爲日中時候多半無風，崖壁上的蔓藤也就不會迴旋飛舞，陽光可以直射到下面來，上面也就看得清清楚楚，平時那上面勁風灌入洞中，發出怪異的音響，在下面倒聽來不大，日中無風之時，反而能聽到人聲。

果不出她所料，上面有人聲，顯然是因爲四外崖壁像井洞一般，故爾那人聲雖遠亦清晰可聞，原來是有人在高聲大叫，說：「你們瞧！下面！」

楚卿這一驚，非同小可，楊虎重傷，她便連一個胡天也不是敵手，若然這般人

尋着路下來了，她和楊虎可眞成甕中之鼈了！

她不敢出去，其實，她也出不去，坡下繞屋那八十一堆亂石，若無楊虎引路，她也出不去，更糟的是，這八十一堆亂石雖然困得住來人，但却只能困得一時，不能長久，尤其是陽光直射之下，中午時刻霧不生，若然她識得其中玄妙，她還可以在來人被困之時，利用那奇門掩護，對被困的人逐個襲擊，但她却也不識那奧秘。

那屋旁的古松有四五丈高，枝葉極茂，楚卿迅速竄上，不料到了上面，松枝倒被崖壁上垂下的蔓藤虬結起來，人在其上，更不易被人發現了。

楚卿連忙看看，可不是對面崖壁現出兩人，怎麼會是藍無常和那喪門神兩人？這兩人已將近一年未在青雲莊露面了？怎麼追下來的會是這兩個賊子？

是喪門神的手指着下面，藍無常顯是剛從上面溜下來，正探頭向下面，瞧說道：「快，縮回來。」

這是怎麼回事，兩人一縮身，把背脊貼在崖壁上，兩人的眼睛却在向上瞄，顯然是在躲避上面的人，不願被上面的人看見，楚卿可瞧不見上面，她頭頂的蔓藤太濃密了，但有人聲，不過只是隱隱可聞，連半句也聽不清楚。

好一會，兩人才站了出來，喪門神又指着下面，說：「你瞧，那下面可像有人居住麼？好平坦的草地？」

藍無常向崖壁，而向左右瞧了瞧，說道：「但怎麼下去呢？這是一塊懸空的崖石，上面還有藤蔓，這裏却沒有，你瞧，到下面不下二十丈……」

喪門神說：「這些洞，會不會……咦！你瞧！」

本來兩人已放低了聲音，顯是怕被上面的人聽到，但這一句可大得很，楚卿一怔！瞧甚麼？

藍無常迅速轉身，說：「血，血漬！不差，那小子留下一條血路，我們原就是發現那藤上有血，才下來的，那麼，要不是這山洞通到下面，那小子也必藏在洞裏面，走，咱們搜！」

兩人迅速鑽了進去，可把楚卿嚇壞了，正要溜下去，不料兩人又現身出來，藍無常彎着腰，原來在抹地上的血跡，抹不掉的，又找出劍來，把石上的血跡削去。

楚卿在下，雖在對面，本是瞧不見的，是藍無常在說：「喂！你上去，小心些，把那藤蔓上的血跡抹去，我們既能發現，他們也會早晚見到，但千萬要小心，休被他們發現了。」

這兩人早存了私心，楚卿早知道了，登時心下稍寬，若然只得這兩人發現楊虎的踪跡，只他們兩人下來，倒也不怕了，何況諒這兩人一時也尋不到下來的洞徑，而且這八十一堆亂石堆成的奇門，也能阻他們一天半日，倒是趕快下去治療楊虎哥要緊。

她溜下樹來，才誇進房，可嚇了她一大跳，那楊虎竟坐起床上，背靠着牆壁，他身上那麼傷口，而且那麼大，剛止了血，若又迸裂了，那還了得。但和他的目光一接觸，她登時滿面彤紅，那跨進去的脚步，不自覺縮了回來。

三年前，楊虎曾抱着她奔了半個時辰，這一番，可是抱着她全裸的身子，奔了不止半夜，而剛才在這大白天，她更赤裸裸站在他面前，雖然這是她無時不思念的楊虎哥，也難免羞愧無地，所以沒法子不畏縮起來。

那楊虎顯然亦是一般緣故，不敢瞧她，只是口中低聲說道：「洪姑娘，可是上面來了人？」

「不，不……」她怕他担憂，但又明知瞞不過他，說道：「不過你放心，只得兩個人，而且把你留下的血漬也抹去，不願被後來的人發現，楊虎哥，你的傷？」

楊虎勉強露出了笑容，顯然那是爲了安慰她，說道：「你忘了，我這一身，皮粗肉又厚，傷口雖多，倒也不是致命的，你千萬放心。」

楚卿面色一沉，走前去說：「你可知道？現今咱們兩人是死是活，可全在你一人身上了，你不好好躺下，趕快養傷，倒坐起身來作甚？」她輕輕扶他躺下，再說：「你難道不知，即使他們下來了，一兩日也絕尋不到這谷底，我們又怕什麼？」

她的埋怨，對楊虎可是更大的關切，說：「我見你不在屋中，生怕……」

楚卿臉兒紅紅，先前她扶住他，也是這麼俯身在他頭上，而她，却是全身赤裸，不由她不想起來，眞羞人，避開他的目光，說：「怕甚麼，你啊，眞健忘，屋前的那些甚麼奇門的石堆，人家進來不易，我可也出不去，正是呢，楊虎哥，剛才我在想，若是我在堆中尋得出路來，我雖然武功不及那上面的兩人，但若他們被那奇門困住了，我可有法兒打發他們，可惜我那弩箭沒帶來，未免失策一點。」

楊虎道：「你說得是，但誰說你的弩箭沒帶來，你去那包袱中找找看。」

楚卿大喜，適才她忙忙穿衣，又心急楊虎的傷，並沒查看，她跑出去一找，那弩筒可不是在衣衫中，還有一包不下二十多隻箭頭。

她登時胆氣壯了，弩筒中原就裝有五隻箭，有了這弩筒，倒比劍强得多了，皆因她自知在劍上的功夫還不是那般人的敵手。

她回到床，楊虎隨即把那奇門之數，對他解說，原來是按九宮八卦之數，其中又互爲生尅，那生尅之理，雖然一時也解說不明，但楊虎說道：「我早知你會前來，爲了便於你進出，我已在石堆上做了記號，你只要記住了，一瞧便識進退。」

楚卿心下又生感動，他竟連這一面也想到了，可見他也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她，道：「若然敵方也發現了呢？那豈不是弄巧成拙，倒便宜了敵人？」

楊虎道：「我早想到了，我在石堆上，你易於發現之處劃上了箭頭，但所指的，却是迷途，但亦不是反方向，因爲他們上過當，再發現時，也會想得到，你只要辨認那三角形箭頭拖長突出的一邊，所指處，即是通路。」

楚卿大喜，雖然她要知道的太多，也急於知道，但可急不過辨識屋前那奇門的道路，現今她有了弩箭，再識得路徑了，別說只得藍無常和喪門神，便再多兩個，她也不怕了。

她跑出去一瞧，那上面突出像平台一樣的崖石上，不見兩個賊子，忙進入亂石堆中，果見箭頭總有一邊拖長了些，因爲石上凹凸不平，刻劃的箭頭自然也不齊整，因是也就不會引人注意，她循着那暗記所指進退迴旋轉向，果然輕易便出了亂石堆，返身回來亦復如是。

谷底已不見有陽光了，太陽已偏了西，崖壁上的蔓藤又飛舞起來，她看不到上面的出口，更安心了些。

那麼，她能出得去了，可惜那下層的山洞，出去易，回來辨認却難，因爲洞中太黑暗了。

她再又回到楊虎的床前，她幾乎難以相信，楊虎的面色不再似淡金一般了，已現了些血色，但他雖不會致命了，若無藥物，何時才好得了？不，不能對他說，若說出她決心出谷去替他尋找藥物，他必會担心，一定不許。

她去盛了清泉，取來乾糧，陪他吃了些，她看得出來，他開朗的眉頭，是裝出來給她看的，只要她一掉頭，他的眉頭就皺了起來。

楚卿越更心痛，可眞難爲他了，那麼大的傷口，又那麼多，又流了那麼多血，他却還想裝出沒事人兒一般來安慰她，使她不要煩心。

說多了話，會傷神麼？也許說得輕聲些，倒可令他忘了痛苦，何况她那麼急於要知道；他怎會在那危急的關頭，去救了她，又怎會受傷的？

她坐在他頭前，隨着陽光的更偏西，谷底更幽暗了。

×　　×　　×

當眞他三年之內，楊虎能練得成鬼谷先生的上乘內家功夫嗎？若然他年紀更大些，從他爸得來的武功根基，更深厚些，也許會有所成就，可惜的是，他爹練了數十年功夫，也有限得很，要不然，就不會被孟艮崗的一夥賊人所敗了，何况他小小年紀，又多年遭受顚沛流離的過着，雖說武功是從小就練起的，但認眞練功夫，却沒有幾年。

他爹既然對內家功夫所知就有限得很，要他去理解，從鬼谷子留存下來的簡單圖式中，却悟出那上乘秘奥，可就更不易了。是以，楊虎雖然一絲雜念也不生，一年下來，竟連那最初的三個坐式亦不能完全領悟。不，他以爲已對第一個坐式領悟了，練來果然有了進境，由靜生了明，空靈而視，竟也能內視眞氣光灼灼，但等到他開始照那第一個坐式修練時，頓覺渾身奇熱難當，實在不容易抵受，煞不住的。

楊虎終於明白，是一開頭就錯，於是，再又重新練過，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三年下來，三十六個圖式，他已練完了十八個，已是過半了，以往他是憑着它在山崖陡壁之間奔騰跳躍，雖然已極矯捷，可是身不輕，現下可眞是身輕如燕了，只要一提氣，輕易就可騰身三丈高下，毫不費力。

更令他狂喜的是，他抓一把松針，竟能相隔丈餘遠，那打出的松針竟能釘在石上，雖然不深，但那可是堅硬的石頭，若然是血肉之軀，怕不洞腹穿胸。

但他也明白，在把後面的十八個圖式練完之前，他還不能融會貫通，用以對敵，也難敵高手。這一夜，他做完了晚課，正在屋前閒眺，驀見青草地上，萬千個大大小小的光圓乍現倏滅，隨滅又生，幻化出奇妙的景象來，他也驀然一驚，這是楚卿出谷之後，第三度顯現這奇異的景色了，而現在，已到了他與她相約見面之期。

原來這般景色，並非一年一度出現，月移中天之時，便會出現，月明景色也奇幻，但每年只有一個中秋，而說到月當頭，也只得十一月十五那一夜，是以，每年也只有這中秋的夜，他才能得見滿谷的光圜明滅。

想到楚卿，想到這些年來，三五日就到上面來送衣送食，風雨無阻，他怎不激動得坐立不安，雖然他尚未練成鬼谷先生的武功，他豈可失信於她，一想到她早已眼巴巴地在盼望，而且已盼望了整整三年，他豈不應出去與她會上一面，那時再回來繼續練也不遲。

他心下一動念，那還能忍耐，便連夜出了谷，天明前，他到了狠山鎮上，舊地重遊了。

他已有楚卿送去衣衫，穿戴起來，他已不是受人注目的野人了，不過陌生些而已，但狠山鎮上，近年來，陌生人越來越多。

他訪到了王大嬸家，等到王老爹啣着旱烟竿出了門，他才上門去。那王大嬸一見就認出他來了，雖然她從沒見過楊虎，但他身上的衣衫，可是她一手做的，何况近來楚卿對她千叮嚀萬叮嚀，日盼夜盼，簡直不待他開口，已把他拖進去，隨手把大門關上了。那個一手把楚卿抱大的老婆子，一見楊虎如此魁梧英俊，喜得眼笑眉開，即刻找人帶信她老伴兒，囑咐他務要尋到洪姑娘，請她來家一趟。

洪楚卿時常在他家出入，王老爹那知究竟，不過見到洪姑娘，總少不了他的好處，是以打聽出姑娘入山打獵去了，便一直守候那酒店門口。她這幾年來，爲了免得許媚娘等人生疑，總是三五日就出去打一次獵，可是到遠離狠山鎮左前面那一帶山嶺。

楚卿是眞去了，若許媚娘等人對她生了疑，暗裏跟踪，那麼必然證實不假，她爲了替楊虎送衣送食，可眞費了一番苦心，虛虛實實，那王老爹更是千信萬信，這幾年來，他得了姑娘多少的下酒菜，如何會疑。

却偏是她心急，明知王大嬸要不是有了楊虎的信息，絕不會去找她，因而天色近晚，便逕奔了虎兒溝，誰料竟生出這麼多事故，她幾乎無顏再活在世上，楊虎也因而幾乎送了命，她萬萬想不到，不敢到狠山鎮的楊虎，爲了她，不但去了，而且還留在王大嬸家中等她。

却是楊虎等到天色已晚，王老爹提着野兎回了家，仍不見楚卿前去，王大嬸埋怨他必是說得不明不白，王老爹却賭咒發誓，說姑娘不但聽明白了，而且已打前頭來了。

來了，怎會不見？等到二更天也過了，焦急的楊虎才決心潛入青雲莊，心想：若然楚卿不是有了意外，豈有不去相會的。那料他去得正是時候，那許媚娘和胡天

的談話，他聽得明明白白，就憑這兩人，他可不懼，但鬼谷武功他尚未練成，若現出身來，被許媚娘發現了，豈還有寧靜之日。

是以，楊虎趁許媚娘一轉身，那胡天才入楚卿的房，他立即飄身跟入，不料那胡天猴急，竟一把撕裂楚卿的衣衫，楊虎大怒，他因怕驚動了人，故爾出手遲了些，就在那瞬間，他已一掌印在胡天背上，那淫賊連哼也沒哼一聲，登時內臟震裂，一命嗚呼。

楚卿聽他說到這裏，才鬆了一口氣，也才敢看他了，道：「楊虎哥，我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

楊虎道：「我也恨極了他，他外身雖未碎屍，內臟却已碎成數段了。」

「楊虎哥，你的掌印在他背上，他的內臟眞就碎裂了？」

楊虎點頭道：「休道印在他背上了，若然我不怕驚動人，一丈之內，我一揚掌，也能把他立斃掌下。」

楚卿訝道：「但你……怎生……」那意思，顯然是說：這鬼谷功夫既然恁地神奇了得，怎會被他們傷成這個樣兒？

楊虎嘆了口氣，道：「你有所不知了，我發現你……後來二番回去，想去取你的衣物來，不料他們已猜到是我把你救走了，你家莊上竟聚了十多個孟良崗的賊子，正要入山來追尋，那時已天光大亮，我也心急了些，被他們發現了行藏，鬼谷功夫雖然高深莫測，但我自知憑我現下這點火候，要一舉而殲羣賊，却也不能，那時若有了漏網的，認出來我施展的是鬼谷武功，你想想，那時他們勢必大舉加緊搜尋，那麼，我豈還能再安靜下來，再練完那未練的功夫麼？是以……是以……」

「是以你在他們圍攻之下，也不出手，是不？」楚卿說。

楊虎點了點頭道：「我原以爲馭氣乘虛，能擺脫他們的追趕，不料這般人多半身有暗器，我赤手空拳，如何躲得過他們那打來如飛蝗般的暗器，我的腿上先中了一隻，慢得一慢，立即被他們追上了。」

楚卿撫着他的胳膊道：「楊虎哥，原來你還沒把那洞裏的功夫練完？」

楊虎道：「鬼谷先生的功夫神奧莫測，奪天地造化，憑我三年前那點淺薄的武功根基，豈易領悟其中秘奧。」當下他把三年練功經過，對楚卿說了，又道：「現下我雖已有了小成，只怕再有十年八年，亦難盡傳所學，便窮畢生之功，亦難領悟那窮奇的變化。」

楚卿早站了起來，那焦急形於顏色，道：「現今賊子們已追踪到了，那末怎麼好？」

楊虎閉眼一聲浩嘆，那眼睛再睜，却頓現奇光，說道：「雖然如此，我雖只練到第十八個圖式，那也說不得了，這鬼門關，也只好作爲他們眞正的鬼門關，這陀螺谷，就是他們的葬身之地，憑我這三年所學，自信已是他們無人能敵的了。」

「但是……你的傷……」

楊虎道：「你放心，我受傷之後，已自閉了脈穴，我是說任督二主脈，皮肉之傷，雖失血多些，過了幾天，便會沒事了。」他說得輕描淡寫，楚卿可不全信，眞要沒事，他也不會暈倒在門口中，唯一令她心安些的是，他的面色在迅速轉好，現下見了更多血色。

敵人已潛入了陀螺谷，更怕他話多傷神，忙道：「楊虎哥，你歇着，萬幸賊子們存了私心，下谷來的喪門神和藍無常，倒替我們阻擋了後面的大羣賊衆，有了這弩筒和屋前的奇門，我還不怕這兩個賊子哩。」

她跑了出去，又騰身上了那古松，崖洞中的風更勁了，那四壁盤旋飛舞的藤蔓，幾乎遮蔽了天光，太陽才偏西不久，谷底已更幽暗了，她一上了高處，那怪嘯之聲入耳也更淒厲了。

對面那崖頭不見人影，想來藍無常與喪門神兀自在洞中摸索，想到那下面的山洞錯雜得密如蛛網，她倒也安心了些，無論如何，他們便是發現了那個下來的眞洞，有胆敢從那看來深不見底的洞中溜下來，也得一天半日。

但往後呢？她只道三年中楊虎就能練成這鬼谷武功，原來才練得一半，便是他現今已無人能敵，可也敵不過賊子的狡獪。想想！昨晚，她不就輕易上了許媚娘的當麼，當眞是笑裏藏刀，她那關切中，竟藏着歹毒的禍心。一想起來，值恨得她把銀牙也咬碎了。

忽然間，楚卿驚恐得把眼睛睜大了，這谷中四壁上飛舞着那麼多藤蔓，若然賊子們抛下火把來，把枯枝乾柴抛到下面來，加上這些易着火的古藤，那時，她的楊虎便不被燒死，也會被薰死了。既然他們已確知她和楊虎在下面，若不出去，當然會的，那歹毒的許媚娘豈有想不到的？再說，賊子們守在上面，她和楊虎出不去，也會餓死，那存下乾糧，也不過够他們十天半月吃的！

她越想越怕，三年前，不也是爲了這同一個緣故，她冒險出去，才把賊子們引開麼？現下楊虎哥爲了她受重傷，又豈可眼看他功夫功敗垂成，與兩人被困死，燒死，餓死，她該如何？

別無選擇，她咬緊了牙想：雖然捨不得離開楊虎哥，除非決心葬身在這陀螺谷中，她就別無可選擇，何況他們死了不要緊，鬼谷的武功若然被許媚娘這夥賊子所得的話，那要造多大的孽，爲害多少人？

她打定了主意，再故技重施，再冒一次險，爲了楊虎哥，也爲了她自己，何況這別離，不過是短暫的別離而已，只待楊虎武功練成了，那就是永遠永遠在一起的了。

有了主意的人，就不會心亂了，她掃了對面一眼，她還沒殺過人，說不得也要開殺戒了，這喪門神和藍無常，可不能留下活口。

楊虎沉沉睡去了，那是他流血過多，太過虛弱之故，她好生心痛，他再健壯，肉厚皮粗，那腿臂上的傷還不要緊，背上的刀傷見了骨，若無藥物，如何痊癒得了？僅僅爲了這緣故，她也得趕快出去，爲了救楊虎哥。

不用等待日落，鬼谷上的山口，雖然仍可見青藍的天空，那谷底却黑下來了，崖上淒厲的怪嘯，也令谷底倍見陰森。暗中，她一雙耳朵內外併用，留心楊虎哥是否醒來，更留心着對面崖下是否有人聲。

對面崖下，便是那下來的直洞的出口之處。

她守候，半夜過去了，這兩天一夜之中，她受了多少驚恐，有過多大的悲憤，這半天，她的心神又多緊張，她隱身在樹下的暗處，背靠在那樹幹上，漸漸，那崖上的淒厲怪嘯漸漸遠去了，近處潺潺的水聲也漸漸隱去，迷迷茫茫的景色，在逐漸擴大。

她睡着了，頭垂在胸前，弩筒也端正在胸前。

是甚麼時候了？她茫然張開眼來，這樣的時候，任何一點異樣都會把她驚醒的，她跳了起來！

是人聲！只聽坡下有人說道：「這不是邪門麼？怎麼轉來轉去，前前後後都是一樣的石堆？」

是藍無常那賊子的聲音，楚卿暗叫聲慚愧，幸是她驚醒了，若被兩人摸了進來，那還了得！

但她甚麼也看不見，夜半的谷底，霧更濃了，那縹緲的霧氣中，石堆乍現還隱，她只能聞聲，不能見人。

還好，月正當頭，谷底並不十分黑暗，月色雖不皎潔，但仍投下無數個明滅的光圓，隱約可以視物。

隨聽喪門神的聲音說：「且慢，這句話可提醒了我，八成兒咱們已經找到地方了。」

那聲調極是興奮，楚卿和他們相處了一年多那會辨不出他們的聲音來，她可緊張極了，這兩人分明就在她腳下的近處，眞沒料到兩個賊子不但找到了下來的通路，而且已摸近坡前。那奇門雖然奇妙，但碰巧了，尤其是像在這樣的霧中，也就更有可能誤打誤撞地摸出來！

她忙不迭問了問弩筒的機簧，悄悄溜了下去，進入石堆中。她也鬆了口氣，因爲楊虎以前在石上做的記號，還可辨認得出來。

藍無常的聲音像在她耳邊响起來，嚇了老大一跳，她急忙一縮身，才知還隔着兩堆石頭，道：「你怎說？」

喪門神壓着嗓門兒，說：「不是都說鬼谷子是神仙麼，神仙自然會擺陣法，咱們要不進入了他擺下的陣中，豈有分明在眼前的房屋，轉來轉去就是走不到的。」

藍無常的話聲帶喜帶憂，說：「你說得是，那我們怎麼辦？若然在裏面轉一輩子也轉不出去，豈不困死在這裏了，找到了鬼谷，又有何用？」

只聽喪門神笑道：「藍無常，論功夫，我不及你，但心思上的功夫，看來你還得讓我，你沒瞧那房屋麼，說甚麼我們也越走越近了，看來也不眞是甚麼仙陣，多半是障眼法兒之類，我倒有了個法兒，咱們瞧着那房屋轉，不信就轉不出去。」

藍無常道：「說得是，我……我有法兒了，咱們眞蠢，爲何不跳上石堆去，豈不就能出困了。」

楚卿大喜，這兩個賊子眞要跳上石堆，她可省事了。喪門神忽然打了個呵呵，但也是壓着嗓門兒，說：「敢情你在心思上也勝我一籌，怎麼這樣簡單的道理，我也想不到，對，你上去瞧瞧，走上石堆便可瞧清楚了。」

楚卿聽他一聲哈哈，先還有些失望，聽他說罷，就更喜了，藍無常的功夫，在許媚娘一夥人中，是頂尖兒的角色，若是石中的浮沙先埋葬了他，賸下一個喪門神，可就更容易對付了。

才聽藍無常一聲好！跟着只啊了半聲，却聽喪門神又打起哈哈來，但迅即忍住了，也只打了半聲哈哈！

楚卿一怔！不敢再進了，隨即大喜，皆因喪門神在自言自語了，說：「藍無常，你可怨不得我呀，只怨你自己太蠢，這石堆上要沒蠱蜮，人家也不用費勁來堆砌這麼多石堆了，有道是一山不藏二虎，你比我武功强，若是得到了鬼谷武功，你豈不也强過我，這是你自要送死，可怨我不得。」

原來藍無常眞喪生在浮沙中了，雖然去了一個大敵，楚卿也不禁駭然，楊虎說得不錯，人一陷落，口鼻中一塞滿浮沙，陷落之頃必然張咀驚呼，也不能不吸氣，還怕不立即塞滿？那時腳下又不着力，武功再高的人也非喪命不可。這藍無常可不是葬身在浮沙中麼？同時心想：哼！賊子就沒有一個是好東西，要不爲利忘義，也不做賊了，難怪都爾虞我詐，全一般歹毒了。

現在只賸下一個喪門神了，趕快，別把楊虎哥驚醒過來。

啊！呀！她才轉過一個石堆，驀然眼前一黑，她幾乎撞正喪門神，兩人同時一聲驚呼，她的弩筒本已端正在胸前，她退身之頃，早一按機簧，嗤嗤兩聲，只見喪門神挫腰一旋身，兩人相距這麼近，不料那兩箭竟被他同時躲過了！

不是喪門神武功高絕，應變奇快，這就是武功得講歷練，老江湖遇警，不待退身拿樁站穩，就會立即變換方位，是以楚卿一連兩箭，盡皆落空。

喪門神一聲狂笑，說：「暗箭傷人，教你識得我喪門神的厲害！」

那話聲才入耳，一片寒濤已當頭下罩，她手中只有弩筒，並未帶劍，一襲不中，已有些心慌，嗳！饒是她的身滑步得快，但石堆阻住了去路，喪門神的劍已掃中了她的肩頭，登時衣破血流！

不料喪門神啊了一聲，說：「你！你你……是……」

原來她一聲嗳唷，喪門神又已欺近，已認出她來了，是賊子，豈會有好東西，一個念頭閃電般在他心上掠過，妙啊！若然他既得曠世武功，又得個小美人陪伴，豈不並皆佳妙！

楚卿左肩傷了，驀見喪門神劍停空，並不落下，右手拇指扣住的機簧連按，那弩箭何等强勁，又相距咫尺，那賸下的三隻弩箭，全穿入他心臟，只見喪門神連哼也沒哼一聲，身子一軟，斜斜地倒地，便不見動彈。

楚卿顧不得左肩劇痛，腳尖一挑，把喪門神掉在地上的劍抓在手中，她是怕他不死，手起劍落，幾乎把喪門神的頭也切了下來。

她跳了回去，轉過石堆，才倚在石上喘息，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若然是那該死的胡天，便把他碎屍萬段不會眨

下眼，這喪門神雖也是個惡賊，却沒犯過她，殺喪門神，是沒法兒，不殺他，她和楊虎哥就得死。

後母心　毒招頻施孤女身

楚卿棄了劍，尋找記號，轉出石堆，回到屋中，只楊虎兀自未醒，這才忙自查看傷勢，她不敢點燈，只覺傷口有些痲木，並不十分疼痛，才知傷得不重。驀然，她心中一動，繼而大喜。

這喪門神和藍無常不是循着血漬才找到這下面的麼？那崖上洞口以下的血漬，被兩人抹去了，但外面洞口和那山路上，自然血漬更多，她現今受了傷，豈不正可解說是她留下來麼？那麼，賊子們就不會疑心楊虎哥在下面了，沒有血漬指引，諒他們也發現不出這一處的神秘的鬼谷來。

她想到這裏，心下倒喜了，忙摸索到牀下的床褥，把肩傷厚厚地包紮起來，看來必然像是傷得極重，再把流在臂上的血，塗抹在外面。

忽聽楊虎在呼喚，只道他醒了，忙跑過去，說：「楊虎哥，我，在這裏，在你身邊。」

她抓起他的手來，握在掌中，却被他反手把她握着了，又連聲呼喚她的名字。他分明在夢中，夢中也沒忘她，令她登時忘了先前的驚恐，心裏甜甜的。

他抓得她那麼緊，睡眠對他是重要的，他越睡得熟也就證明他的傷不要緊了。她因不願驚醒他，也就索性不抽回手來。

但她的臉漸漸發起熱來，楊虎不出聲了，她才想到自己半身赤裸，適才脫下衫來裹傷，尚來不及取衣來更換，雖然黑得對面不見人，也是難免羞赧的。但當她一想到楊虎抱着她赤裸的身體，奔跑了半夜，今日白天，又裸露在他眼前，心想：「還有甚麼好害臊的，我，早晚是楊虎哥的人了。」

不料冷不防，楊虎在睡夢中一翻身，却仍緊握着她的手不放，她身子便也一倒，倒到了他的懷裏，她的臉登時像火燒一樣。不，不可驚醒他。

她不是脫身起來，眞奇怪，怎麼渾身軟綿綿，像連起身的力氣也沒有？

不久，就這般，她，在他懷中睡着了，他的懷中那麼溫暖，她也太倦了，無限的嬌慵，就這般，她裸着身子，在他懷中睡着了。

她翻了個身，醒了，啊！

天亮了，滿屋的幽光，尤其是晨早，鬼谷中的光亮最柔美，更清幽，而且清幽得甜蜜蜜的。

楊虎哥呢？驀然間，她不動彈了，但驀地翻身坐起，隨着一聲低呼，她不僅是又躺倒了，而且緊緊地縮在床頭裏角落上，緊緊抱着那塊柔軟的獸皮，因爲她驀然發現，她全身赤裸。

火一樣的熱從她臉上蔓延，熱遍了她那赤裸的全身，她完全清醒了，她也全起來了，可不是全裸。那麼，她的身子已給了楊虎哥。

雖然楚卿羞得把臉埋在獸皮上，抬不起頭來，但心裏是甜甜的，不過是早與晚罷了，早晚她這身子也要給他的，那麼，有何好驚恐，她其實非但不驚惶，而且是甜蜜蜜的滿足，這多羞人，幸好楊虎不在床上，也不在房中，噯呀！他，不是受了傷，傷得還不輕麼？那麼，他去了那裏？她想呼喚，却叫不出聲來。「楊虎哥，楊虎哥！」她只是在心中呼喚，終於喚出聲來了，羞得她又一頭埋在獸皮上。

他會聽到？會聽到嗎？聽聽看，有脚步聲沒有？

沒有，像是一夜之間，她才眞正成熟了，自從三年前，楊虎哥進入她生命的那一刻起，她一心一意就都在楊虎身上。現在，她是連整個身心都給了他了，毫無保留的。

既然要長相廝守，就得趕快走，她還會遲疑麼？捨不得暫別也許就是永別，就不能活着和楊虎廝守在人間的鬼門關裏。

她霍地一掉頭，毅然走了，不僅是楊虎需藥物來治傷，不僅是要吃的，現今那夥賊子們又已發現楊虎的踪迹，若不像幾年前一般，設法把賊子們的注意引開，楊虎就會功敗垂成，練不成鬼谷的武功，那麼，活在一起，又豈能長相廝守？走，趕快，引走賊子們要快，救傷更要快。

她毅然走了，趁楊虎未回，她穿過石堆，從密如蛛網的洞中穿出，她不但已是熟路，而且一路無阻。現在，她到了上面的洞中了。

血！她在那出口看到了血，楚卿霍地一縮步，心中一動，不是因爲那是楊虎的血，那石上的血早乾了，再也不是鮮紅的了，但她知道那是楊虎的血，那藍無常就是循着這條血路，才尋到鬼谷下面去的，自然會把許媚娘這些人引來，而且早就來了。

想想看，她爲何丟下楊虎，溜出谷來，不就是要把後面的賊子引開，不再疑心楊虎在下面麼？

她一咬牙，立即有了主意，除非她做成這條血路由她血洒成，豈能令許媚娘等人不疑。

忽然，洞口外面有了脚步聲，是賊子們又尋回頭來了，她得趕快，不能再絲毫的遲疑。

她咬着牙，退入洞中，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　×　×

「你聽！」閻王帖霍地一縮身，橫劍當胸，準備厮殺。

許强的吊眉毛更高高吊了起來，也忙往右邊一閃身，皆因他們身在黑洞中，聽到了異聲也就大大的震驚，怎敢不加倍小心，以免被敵所乘。

「是呻吟聲！在這裏了！好小子！」閻王帖原來並未離開狠山，只不過離開了青雲莊，得到了胡天的死訊，聽說姓楊的小子現了身，武功驚人了得，他立即與許强前來會合，循着血路，進入了這洞中。

「是他！」許强身形一錯，道：「我說呢？有了血路，還怕找不出人來嗎？搜！搜！」

閻王帖幌着了火摺子，那許强一聲狂笑，一掠而前，手中劍指着那倒地之人，不料兩人才出馬，就把人找到了，自是狂喜又得意，說：「小子，起來，要命，就聽話！」

却聽閻王帖咦了一聲，說：「不，不是他，不是，不是！」

誰說不是，地上的血人身上，不是穿的…但許强也瞧出這血人滿頭青絲了，分明是女人！閻王帖用劍鞘把血人的下顎抬起了些，咦！怎會是她？

兩人不禁愕然，對望了一眼，怎會洪家那丫頭！

血人竟是洪楚卿，她身上顯不僅一處有傷，臂上的血在流，腿上也有傷，血也在滴，難怪會滴出一條血路來了。

兩人好生失望，只道那胡天是姓楊的小子殺的，兩人得到的信息，也是這麼說的，怎麼這洪家丫頭躺在這洞裏，傷得這麼厲害？

怎麼會是她，兩人身後有聲，許昆和許元化舉着火把，隨在許媚娘身後趕了來，閻王帖熄了火摺子，道：「這是怎麼回事？」

許媚娘走近去，俯身瞧了瞧，可不是洪家丫頭，不由皺了眉頭，道：「不，不可能，那小子雖在黑暗中，但我們瞧不清他的面貌，可瞧得出身形，絕不會是這丫頭，而且……而且……」

閻王帖說：「你想淸楚，會不會是你們認錯人了，昨晚黑得很，連星光也沒有呀？」

許媚娘才搖了搖頭，驀聽脚步之聲雜沓，跟着火光大明，來了無事人，許媚娘一示意，立即拋了手中劍，才把洪楚卿抱起來，那洪三强爲首的一夥人，也趕到了。洪三强虎吼一聲，撲前把女兒接過懷抱中，不料他右掌一翻，只聽許媚娘一聲啊唷，她武功雖高，却沒躲得開，被洪三强一掌劈出，重重撞到崖壁上！

許强與閻王帖站得最近，同是一圈劍，已指正洪三强，却聽許媚娘叫道：「住手！」

洪三强已是在激怒之下，一見女兒成了血人，那眼睛怎會不紅，他一手抱過女兒，右掌却貼着許媚娘的身子一翻，許媚娘怎能躲得過，但也因此力道不大，是以許媚娘迅速爬了起來，對許强和閻王帖一揮手。

兩人見她沒事，這才收劍退後，洪三强已是心肝寶貝兒直叫，女兒是他的命根子，對這兩人的兩把劍，竟視而不見，迅速查看女兒的傷勢。

許媚娘道：「還不把火把拿近前來，誰帶着傷藥？」

閻王帖一遲疑，許媚娘接過，洪三强已把楚卿的傷口四外衣衫撕開，還好，那傷口雖大，不像傷了筋骨，但楚卿閉着眼，大聲呻吟。

許媚娘眼中的迷惑越來越多，這丫頭怎會傷倒在這洞中？又怎會穿着男人衣衫？但洪三强恨恨地瞪了她一眼，說：「哼！她要有甚好歹，我可要找你們算帳。」

那雙眼裏怒火不滅，抱起楚卿，大踏步往外走，他帶來的家人，怕不有七八個，擁着他出洞去了，火把只賸下許元化和許昆的兩枝，那洞中登時暗了下來，這五人却不移步。

外面的脚步聲聽不到了，閻王帖刷的一劍，恨恨地說道：「一劍殺了他不好，你爲何阻止！」

許强也哼了一聲，說道：「我就不信，今天是你未傷在他手中，否則，哼！」他手中劍一揮，也發出一聲破空的銳嘯，却是那許元化與許昆兩人不出聲，許元化也把眉頭緊鎖，說道：「這也怪洪三强不得，總是胡天那小子不爭氣，怎會做出這樣的事來？」

閻王帖一怔，莫名其妙的說：「那胡天做了甚麼？」

許媚娘轉過身去，許元化瞅了她一眼，說道：「那小子死在洪三强女兒房中，衣衫不整，作了甚麼，你去想吧，那老頭子性烈如火，那丫頭又是他的命根子。」

閻王帖和許强原不知究裏，聞言啊了一聲，那氣也消了些。閻王帖搖搖頭，說：「誰殺了胡天？要是洪三强，那丫頭也不會跑到這裏來，又受了傷？奇怪？憑那丫頭的那點能耐，豈是胡天的對手？」

許媚娘搖起頭來，她可不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麼，洪楚卿分明已服了她的迷藥，渾身軟如綿，豈能傷得了胡天，何況胡天是內臟被掌力震裂而死，更不會是這丫頭了。

許元化點着頭，道：「你說得不錯，且咱們今晚傷的，分明是一個小子，雖然黑暗中看不淸楚，但絕不會是這丫頭，却不是奇怪麼，現在傷的却又分明是她？」

許昆忽然插咀，說道：「會否是胡天今晚已得了手，她跑到這裏來自盡？」

火把光下，五人不自覺互望了一眼，都覺這說法倒合情合理，沒有什麼牽强之處，矛盾之處。

許媚娘心中有數，她認爲楚卿的衣衫已被她脫光了，不知從那裏抓到一套男人的衣衫就穿上，亦在情理之中，是以對楚卿穿着男人的衣衫，竟然絲毫也不疑。道：「咱們快走吧，現刻不能和洪三强翻臉，也就不能讓他生疑，要不快快跟去，倒令他愈加疑竇。」

五人追了出來，那洪三强已抱着楚卿，如飛回了青雲莊。許媚娘倒能趕得及，把洪三强取出來的傷藥，替楚卿換了，把傷口重新包紮。

這許媚娘是何等狡獪的女賊，她這麼匆忙趕來，其實另有深意，因爲她心中並未釋疑，而在洞中的火光下，又在洪三强的虎視之下，未曾仔細查看。果然，現下她發現了，洪楚卿的傷，分明是新傷，那傷口新，衣上的血亦未乾過，若是那晚傷，若然血流了一天不止，這丫頭豈還有命在，分明是才受的傷。

但她却不能解開心下的疑團，皆因就算是新傷，可也不能說她不是羞憤，跑去那洞中自盡。

要知這些年來，洪楚卿總是往狠山跑，青雲莊的人勞師動衆，就入山找過她幾次，那山洞隱秘，她本是知道的，唯一令她不釋疑的是：這丫頭眞是自盡，怎會不是抹頸子呢？傷的竟會是在臂與腿上？

許媚娘把她的傷包紮好，抹了一把汗，皺着眉，嘆了口氣，眞裝得像很是關心，說：「姑娘，你是怎麼傷了？端的是誰傷了你？」

洪三强驀地一拍桌子，怒道：「還用問麼？除了你帶來的那混帳小子，還會有誰？」

不料這一句話，倒把許媚娘提醒了，登時有了主意，也就把臉一沉，哼了一聲，說道：「我帶來的誰個混帳小子？說呀，說呀，你可不能血口噴人，得給我說個明白。」

洪三強怒道：「你你……你是明知……」他瞧了躺在身邊的女兒一眼，可就不能說下去了，皆因廳中的家人僕婦，圍了一大羣，要說是女兒被胡天所汚，豈不羞了女兒。

不料許媚娘像得了理，就不饒人，說道：「你的意思，不說出來，我也明白，我的人已死了，我倒沒追問，你若再寃枉他，我可不依。」

洪三强怒吼一聲，但許媚娘却不讓他說出口，搶先道：「你先別發脾氣，我且問你，你的女兒若是我的人傷的，我的人又是甚麼人殺死的？你倒說說？你這麼大的一把年紀，也在江湖中闖了這些年來，怎麼不問青紅皂白，你倒要還我一個公道來！」

許媚娘說得聲色俱厲，洪三强却像傻了一樣，許媚娘這麼一句話，就把他給問住了。

當眞許媚娘說得是，他的女兒若是傷在那小子手中，傷得這麼重，豈能殺得了那小子，何況他已看得明白，那胡天並非死在劍弩之下，而女兒的內家功力，便是沒受傷，亦不可能。那麼，是另有其人了？那麼會是誰？

許媚娘又氣呼呼，哼了兩聲，說道：「怎麼，你不說了？我問你，我是你的甚麼人？女兒是你的，還是我也有份？難道只有你才關心她？」

她越往下說，也越露出委屈的樣子，洪三強是個直性人，許媚娘這麼一做作，他的氣倒消了些，她的氣越大，他的氣也也越小了。要知這兩年來，他日日在醉鄉，女兒的事從來就不問，這一出了事，又在自己的家中，他怎會不生內咎，怎麼對得起她死去的娘，只怕打他幾下子，他的氣消得更快，更舒服些。

許媚娘如何不懂，對許元化一使眼色，當下說道：「你們都給我出去，你，也走。」

洪三强說：「我……怎麼啦？」女兒尙未醒過來，尙未問出個究竟，倒要他走。哼。

許媚娘叉腰一瞪媚眼，說：「姑娘大啦，我倒想留下你來帮手，可惜你不是她娘，還不快走，你要誤了事，咱們這閨女有甚好歹，我可要找你算帳，你不可視作等閒。」

洪三强一怔，倒像這才知道女兒大了，這麼個大閨女在他面前脫去衣衫，當眞不便，許元化已道：「莊主，請出去，我陪你喝一杯，待姑娘醒了，一切都可明白了。」

當眞那胡天死在楚卿房中，雖說裸着身子，但到底怎麼死的，爲何而死，尙未弄清楚，要發作，也發作不起來。

許媚娘在兩人身後說道：「大哥，我可把他交給你了。」許元化回頭，和許媚娘交換了一瞥，點頭道：「你放心，我會好生侍候莊主。」

許媚娘把僕婦也遣走了，楚卿可全聽得明白，現下房中只賸下她和後娘了，哼！甚麼後娘，這個無恥的賤人，若不是楊虎哥來得及時，她幾乎被胡天那賊子汚了清白，她也不要活了。

她恨這許媚娘入骨，但一時間，却也不便即刻睜開眼來，否則休想瞞得過這歹毒的女人。她不惜在身上做出那麼重的傷來，流了那麼多的血，顯然這狡獪的女人已生疑了，她要是睜開眼來，豈不是前功盡棄。

當眞瞞得過她，相信那條血路，是她的血洒成的麼？楚卿多想睜開眼來瞧瞧，她爲甚麼把滿屋人都遣走了？

楚卿聽到她把門關上，心下不由有些着慌，她是恨不得一劍刺死這惡毒的女人，但她豈是這許媚娘的敵手，何況她的臂腿傷得那麼重。

突然間，她聽到許媚娘冷冷地哼了一聲，雖然很輕，但相距她這麼近，她聽得清清楚楚。

難道被她看穿了，並未瞞過她？她原是個狡獪的女賊，楚卿就是這麼想着，心頭一陣劇跳。

不料許媚娘却柔聲說道：「眞可憐，誰把她傷得這麼重？姑娘，姑娘。」

她叫了兩聲，楚卿心安了些，不能出聲，她得裝做仍然暈迷不醒。而且她不願睜開眼，因爲和她面對面，必不能抑制得住心頭的憤怒。

楚卿聽到攪動杯子的聲音，難道這女人又在甚麼壞主意，想到那晚就是服了她的藥，幾乎上了當，登時心中又昇起了怒火。脚步聲響了，隨着那走近來的脚步聲，楚卿心頭也一陣陣緊。

許媚娘在扶她了，把她的頭抬起來，說：「姑娘，你失了那麼多血，快把這藥服下去，這是我們治傷的靈藥，這番你放心，再不會有人來打擾你了。」

放心？顯然是指胡天，當眞那小子已死了，她還怕甚麼，這女人的聲調這麼柔和，倒眞像沒歹意。

她把楚卿的咀托開，現在，便知道她有歹意，藥是歹藥，也不由她不吞下去。哼，爹就在莊中，諒她也不敢。

怎麼她才服下杯中的藥物，這女人的聲調登時就變了？也粗暴地縮回手去，以致楚卿重重地倒回枕上？

只聽許媚娘在她耳邊冷笑一聲，說道：「饒你奸似鬼，也吃了老娘的洗脚水，憑你這點鬼門道，也想瞞得老娘，那是太陽打西邊兒出來了。」

楚卿大駭，原來被她早識破了，那麼，這藥……

只聽許媚娘道：「你要裝死不是，老娘就成全你，你這丫頭有福不享，那也休要怨我，不要你的命已算你祖宗有德，哼，你就給我躺個三年五載吧。」

楚卿先還聽得清楚，又驚又怒，不料又着了她的道兒，這歹毒的女人給她服的，是甚藥物！

但她要睜眼也不行了，那皮子重有千鈞，也漸漸迷糊了，不，仍然心下明白，她聽到了有人推門進來，是那個吊眉毛許强的聲音，說道：「行了麼？」

許媚娘哼了一聲，說：「對付一個小妞兒，要是也要多費手脚，我許媚娘也不

用在江湖上闖了，却是那個老的呢？這三五日中，可不能讓他清醒。」

那許强笑道：「那還不容易？幾杯酒就成了。可惜我晚來了一步，如今這妞兒她……」

許媚娘冷笑道：「敢情你也是見不得腥的貓兒。」

楚卿幾乎又暈了過去，難道這歹毒的女人給她服的藥物，又是要作賤她，使她失掉貞操的不成？

却聽許强邪笑道：「既是貓兒，就見不得腥，不過麼，黃毛丫頭也不腥，我可不是胡天，那小子眞沒出息。我的意思是，明知那山上的血不是這妞兒洒的，就該拷問出個究竟來，咱們這麼多雙眼睛，難道全盲了，那晚分明是個漢子。我說，那洞中必有古怪。再說，誰能殺死胡天？」

許媚娘噓了一聲，示意他低聲，楚卿總算也曾練過一點內功，丹田那口氣，還能提得起來，是以雖然更覺頭腦昏昏，但仍可聽得清楚。只聽許媚娘道：「那還用你說麼，我已派人守在洞口，等那老的一躺下來，咱們就帶齊繩索火把，把那山洞裏外上下，徹底搜查，人若在裏面，再不怕他逃了，哼，想來想去，三年前一定是這丫頭作怪，把咱們都給騙過了。走吧，這丫頭從今以後，就是個白痴了。」

許强却道：「且慢，那老頭兒可不比得這小妞，這時必沒躺下，眞該死，閻王帖和我被他撞見了，他那一雙招子也亮得很，豈會不疑？還有胡天，死在他女兒房中，他豈會就這麼算了，你一出去，他必要追問，還是稍遲些吧，咱們在山裏辛苦了兩天，也該歇一歇。」

楚卿聽得魂散魄飛，她這麼自刺腿臂，就是要令這般人不疑楊虎哥在下面，爲了出來替他取藥和食物，好令他趕快把鬼谷的武功練成，這一來完了，這歹毒的女人說她會成爲白痴，那自是活死人了，她死也不要緊，但楊虎哥身受重傷，這麼多人下去尋搜，必會發現鬼谷，她豈不是弄巧反拙了！

她心下一急，那口眞氣一散，登時迷糊起來，耳邊仍聽到兩人在談話，但再也聽不出是在談甚麼了，她還能知道自己睜開了眼來，因爲她見到了光，也見到人影，但已是視如不見，聽如不聞，心下似明白，又似甚麼也不明白。

那許媚娘一見她睜開眼來，不禁冷笑一聲，對許强說道：「你看見了麼，她先前要是眞昏迷，就會醒來，更不會這麼快就睜開眼來了。」

許强一怔！道：「看來她和好人一樣，你那來的藥物？可是眞有效麼？休要藥不靈，又被他騙過了？」

許媚娘得意地一笑，說道：「告訴你也不要緊，這是老當家留下來的妙藥，你想：咱們是幹甚麼的？若是有人發現了咱們的秘密，又不能殺人滅口時，就給他服一些，那時，人分明好好的活着，却痴痴呆呆，甚麼也記不得了，只不過僅能管用三五年，這丫頭我給她服的份量多些，三五年後，老的咱們也用不着他了，這狠山那時也成了咱們的基業，她便回復記憶，那時咱們一刀殺了她，可就不用費手脚了，你瞧，她眼中可有神麼？」

許强俯身對楚卿瞧了瞧，這才信了，道：「這藥既然這樣妙，爲何不給那老的也服些。」

許媚娘哼了一聲，說道：「他要也成了白痴，太湖帮的人馬一到，還有誰出頭？別以爲去年咱們把燕山派的來人一個不留，但那燕山派老一代的還有兩手的人物，若然找了來，咱們也還得靠他出面。」

許强皺眉頭道：「這事也不怨我說你，當年你也太心急了些，若然不是把二當家迫走了，也不會在孟艮崗存身不得，事先又不同我們商量，否則也不會讓他活着離開孟艮崗。」

許媚娘在椅上坐了下來，那楚卿的一雙眼珠子眞的溜溜的轉動着，她也視如不見一般，顯然她這藥物，已不是一次運用了，認爲功效十足，是以把活着的楚卿當作死的一樣。

那許媚娘冷笑一聲，說道：「就憑你這句話，我還和你商量哩，那時老當家的剛死，你想想，他們的人，可是全都成了我們的心腹？要是走漏了風聲，那還了得？說甚麼孟艮崗上的人，大多都是跟隨他多年的，却不料那徐勝太以機警，竟被他逃回太湖去了。」

許强嘆了口氣，說道：「這一來可種下了禍根，孟艮崗一片大好基業。却因此也化爲烏有，咱們甚麼也得不到，眞奇怪，那徐勝怎會知道老當家的是死在你手中？這一來，燕山派的人自然不甘休了。」

奇怪，楚卿又似明白了些，對這兩人的談話，也明白是說的甚麼，但却不能集中心思。

許媚娘說道：「你明白了麼，那老的尙有用他之處，說不得，暫時仍得委屈些，我自有安排。却是現今過了好些日子，洛陽方面的人日前已又發現了燕山派的人查訪下來了，咱們雖沒留下活口，但人可是在這一帶失踪的，武林中人聲氣相通，小心早晚就會尋來，可要千萬小心，尤其是鎭上咱們的人，留下幾個較面生的就行了，餘外都撤到山裏去。」

許强愕然道：「你何不早說？」

許媚娘道：「還不是胡天那小子該死，惹出這場禍來，現下我得趕快對付這老的，你去吧。」

言尙未了，許昆已奔了來，道：「媚娘，快去，今兒不知怎的，那老頭竟連酒也不飲了，兀自在拍桌大罵。」

許媚娘一皺眉，道：「你兩人都走吧，留下你大哥一人在此就够了。」隨對許昆道：「那老不死是罵甚麼？」

許昆道：「還不是閻王帖和二哥突然在那山洞中現身，被他撞見了，那老兒起了疑。」

許媚娘忙站了起來，說道：「那你們更得快走，若被他跑來瞧見你們在他閨女房中，那可糟了。快走，一切小心，洛陽方面，也得加派一個人去。」

三人連忙出房，楚卿瞪着眼，這三人的話她句句聽得清楚，却沒一句明白的，心裏迷迷糊糊。山，她只知道山，她應該到山裏去，但她一點力氣也沒有，只有躺在床上，瞪大着眼。

那洪三强可不是兀自在發脾氣，一見許媚娘，那氣倒更大了，虎目圓睜，嚷道

：「那來的狐羣狗黨，你！帶來的人若是沒死，我要把他碎屍萬段！」

許媚娘見許元化把手中酒杯揣了一揣，皺着眉頭，就知洪三強關心他的閨女，連酒也不喝了，她眼珠子一轉，立即有了主意。作了三年的床頭人，她豈有不知洪三強的性子？她瞭解到對付不會拐彎的直性漢子，可軟弱不得，也把臉一沉，媚眼兒一瞪，叫道：「姓洪的，你可不是三歲的孩兒，我的人爲了救你的閨女回來，否則把命也送了，你倒不知好歹，你敢……你……」

洪三強一怔，說：「你，可是問明白了，我去……」

許媚娘一把抓住他道：「她才睡着了，可憐的孩子，傷得那麼厲害，好不容易才睡着了，你倒要去吵醒她。我們的閨女將來有甚好歹，我可找你算帳。去啊！」

她這樣說，洪三強不去了，說：「那麼，你問明白了，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許媚娘哼了一聲，道：「還用問麼，我的人死在你女兒的房中，死人倒會傷得了人麼？憑你女兒那點能耐又豈能一掌劈得死胡天，你的眼睛可沒瞎，這麼淺顯的道理，不信你不明白。」

洪三強便氣得發暈，聽她一說，也明白另有其人了，那麼，又是誰？

許媚娘更有了主意，道：「反正不會是你，也不會是我的人，我正要問你，你在江湖上闖蕩了這麼多年，可有甚麼仇家？放着仇人不找，你倒賴到我的人頭上，這是什麼道理？姓洪的，你也太不知好歹了。」

但洪三強卻一個勁兒地搖頭。

沒有麼，那可說不定，許媚娘舌底生蓮的道：「我不信，曾經敗在你手上的人，也曾輸過招的人，我不信沒燕山派和太湖帮在內。」

許媚娘見好就收，表現得無限關切，對許元化一使眼色，換過眞正的好酒來，這才一面陪洪三強飲酒，一面瞧着他的臉色說道：「你去鎮上一問便知，狼山鎮上近來出現了多少面生的人？我可早放在心上了。」

洪三強愕然，道：「當眞！」

許媚娘哼了一聲，說：「我的人可沒白吃你的閒飯，憑你莊上的人，也見不得大陣仗。」

洪三強啊了一聲，像是恍然大悟，道：「這麼說，這麼說……原來許強和閻王帖並不是走了？」

許媚娘道：「總算你明白了，要走了，豈會莊上有事，你的女兒有難，就都突然現了身，只因尙未把狼山鎮上那些面生人的底摸清，故爾也未對你明言罷了。論功夫，算你洪三強強，若論江湖上的事，我的人的眼睛可比你亮，誰教我們作了夫妻。」

洪三強驀可裏把桌子一拍，摘下壁上久已塵封的劍，就往外走，許媚娘一使眼色，那許元化忙跟了出來。那婆娘在後說道：「大哥，我可把他交給你了，讓他自去查訪一下最好，要不然，好心沒好報，賴在我們的人頭上，哼！」

可不是近年來出現不少面生的人，洪三強要不問起，鎮上的人誰也不敢說，何況，雖然出現了不少面生的人，但鎮上可太平無事，洪三強是武林中人，豈少得了三山五嶽的朋友，太平不驚，無事誰敢多咀。

許元化陪在他身邊，道：「莊主請回，你只要明白了，倒不可多問了。」

洪三強道：「那是爲何？」

許元化道：「這有何難明的？一來怕驚了鎮上的人，我們的顏面上不好看。二來麼，暗訪勝過明查，這道理莊主豈有不明白之理？」

洪三強道：「說得是，不過你們不該瞞我。」

許元化正色道：「放着我們一夥人，若不能替莊主分憂，倒先大驚小怪，那成話麼。我在這些日子，總不離開莊主左右，原是媚娘囑託，你那姑娘是命胡天暗中保護的，不料……」

洪三強竟被一陣花言巧語哄得深信不疑，倒以爲錯怪的媚娘等人，自此以後，更是聽信了她，任由她作主了。

那楚卿總是瞪大了一雙無神的眼睛，簡直連她爹也認不出來了，許媚娘說道：「怕不是受了驚駭，她一個小人兒，如何受得了那麼大的驚恐，看來過些日子就會好的。」

洪三強想查問也查問不出來，又心疼女兒，派人去請了大夫來診治，女兒是他的命根子，守着她，是甚事也不管了，只是惱怒心煩，不時把吳八刀喚來罵一頓出氣。這可便宜了媚娘，許強暗中備了火把繩索，除了許元化不能離開洪三強，明是保護，暗中絆着他以外，第三天，許媚娘帶着許強，會合了閻王帖和許昆，帶齊火把繩索，再又進了鬼門關。既已知道下面必有古怪，四人又都有一身高來高去的功夫，那岩壁雖險，豈能攔阻得了這四個武林高手，終被他們從那密如蛛網的山洞中，尋出進入陀螺谷的通路來。

那許強當先鑽出洞來，早發出一聲歡呼，道：「在這裏了！」

那谷底變幻的幽光中，隨後三人一見眼前別有洞天，也齊聲歡呼起來，敢情踏破鐵鞋無覓處，鬼谷就在眼前，却不料得來不費功夫。

在這三年之中，已記不清進入那上面的入口多少次了，若不是楊虎那條血路指引，和楚卿的弄巧成拙，只怕這夥賊子們永遠也發現不出來，萬萬想不到，鬼谷就在這谷底，就在他們的脚底。

這四人自是狂喜，火把照耀之下，只見對面坡上有屋，那曉得厲害，立即奔了過去，也立即陷身在那石堆之中，直到火把燃盡了也摸不出路來。等到天色大明，許媚娘才發現閻王帖與許昆都失了踪跡，她那知道，昨晚四人分作兩起尋路，閻王帖與許昆一路，亦是自作聰明，想竄到高處一望，登時陷入浮沙，眞正竄入了鬼門關。

許媚娘與許強呼喚不聞應聲，出路也找不到，正驚恐間，忽聽許強咦了一聲，霍地退身回來。

谷底晨霧重，石堆中的霧更不易消散，分明天亮了好久，眼前却仍一片朦朧，倒把許媚娘也嚇了一大跳，忙不迭橫劍當胸，也疾退了一步。

要知兩人都已明白了，知道楊虎父子必在谷中，自然也練成了鬼谷武功，如何不懼。

許強道：「人！地上躺着有人！」

許媚娘啐了一口，道：「地上躺着的人，也把你驚成恁地，啊！」

她可也不驚駭了，是她驀然想起了閻王帖和許昆來，莫非是這兩人？於是又補充說：「小心！讓我……」

許強却已叫道：「怎麼會是……是喪門神！他和藍無常不是早走了麼？怎會在這裏？」

許媚娘已搶了上來，才知喪門神已死了，那屍首雖然尙未腐爛，但屍身上已發出陣陣惡臭，分明已死去幾日了。

兩人掩着鼻，退後了兩步，互望了一眼，那許強哼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必是他懷了私心，悄悄溜了回來，倒先發現了鬼谷，但怎又死在這裏？」

許媚娘怎不應聲？許強回頭一看，只見她靠身在石堆上，眼望着喪門神的屍首，顏色慘變，便低聲問道：「你……你怎麼啦？」連許媚娘也如此，他怎會不倍加驚恐！

許媚娘道：「罷了，不料我們雖尋到了鬼谷，這鬼谷也成了我葬身之處。」

許強驚道：「你怎說！」

許媚娘委頓得有氣無力，慘然道：「怎麼你還不明白，我們未進入這石堆之前，分明眼見對面坡上的屋子，相距不過十來丈遠，怎會轉了半天轉不出去不說，我們四人倒不見了兩個，這喪門神怕不也是如此，我兩人怕不早晚也像他一般，這是可以預卜的。」

却聽許強道：「不，不是，他是被人殺的，你瞧！他心口上釘的是甚麼？是一枝弩箭！」

許媚娘搶前拔起來一看，登時怔住了，那箭尾露在身外不足一寸，拔出來全長也才五寸，奇怪！這不是洪楚卿的麼？那丫頭怎會到了這裏？難道喪門神竟會是死在她手中？

要論武功，兩人可相差太遠了，喪門神的喪門劍，在江湖上出了名的狠辣，那丫頭連十招八招也難接得下來。許強也見過洪家的弩箭，三年前狼山出現了狼羣，洪三強就曾找了出來，給大夥兒瞧過，也知道洪楚卿常把弩箭帶在身邊，難道眞是她殺了喪門神？

兩人交換了一瞥，許強道：「若眞是那妞兒，倒把我們的疑團都解開了，你說是不是？」

許媚娘却搖搖頭，道：「倒是更迷糊了，看來這喪門神懷了私心，悄悄溜回來是不假，死在那丫頭的弩箭下，那也有可能……」

陡然間，許媚娘的眼睛亮了起來：「迅速溜了四外一眼，把聲音放低了說：「我明白了，事情可能如此，那晚我們傷的，必是那個長大了的姓楊的娃娃，胡天是他殺的，那丫頭也是被他救來的，若不然，那丫頭吃了我的迷藥，怎能逃到這山裏來。」

許強道：「那麼，喪門神眞是她殺的了，這倒也可能，必是喪門神先傷了她，那丫頭出其不意。」

兩人這麼一參詳，倒也猜出了多少來，但許強話聲才落，却又搖起頭來，說道：「但那小子苦練成了鬼谷武功，我們怎能傷得了他？」

許媚娘瞟了地上喪門神的屍身一眼，心裏想：「他空着手對敵，不敢亮出劍來，是怕我們認出他來，那晚天色太黑，對面也認不出是誰來。」

許媚娘越想越覺不差，想到喪門神亦是個好色之徒，殺胡天，把昏迷的楚卿擄來，那也可能。

許媚娘道：「且不管他，我們先竄出去要緊，不過，還得小心，若然這裏眞是鬼谷，那楊家的小子眞在這裏，那倒是個厲害人物。」

兩人又摸索了一陣，許強一聲歡呼，道：「我們脫困了，媚娘，你瞧！」

只見那土坡和房屋就在眼前，許媚娘道：「眞是邪門，若非這兩堆石頭被人搬走了，我們只怕還得轉上半天，小心。」

原來那下面的兩堆石頭，只賸下一堆沙土，和一些小塊碎石，是以兩人才視綫無阻，也才能脫出困來。

房居就在面前，許強那敢不小心，兩人分自左右兩面包抄上去，但不見有人，許強向那大開着的門口，投了一塊石頭，亦不見有人投身出來，這才入內一瞧，竟是兩間空屋，炕上鋪着獸皮，連那外間的桌上，皆無塵土，顯見這屋是有人住的。

許媚娘道：「快，快搜，還有閻王帖和許昆。」

兩人退出屋來，迅速把屋前屋後搜了一遍，那有半個人影，這時那谷中的霧已快散盡了，坡下的石堆清晰可見，在高處下視，喪門神的屍首也清晰可見，却不見了閻王帖和許昆，往遠處一望，對面岩下也看得清清楚楚。

許強搔着頭，道：「眞邪門，像遇到了鬼了，就這麼幾堆石頭吧了，怎生轉了半天也轉不出來？」

許媚娘道：「正因邪門，這裏八成是鬼谷，且不管他，我們趕快找。」

「找！」許強向四外掃了一眼，谷底就這麼大了，一眼就可望盡，還找甚麼？愕然望着她。

許媚娘道：「我們辛辛苦苦尋找鬼谷，現今找到了，該尋甚麼？」

許強才如夢初醒，當眞把緊要的忘了，兩人再也不理會失踪的兩人，立即分頭尋找，那屋子的土牆每一尺，也被他們用利劍戳過了，那有甚麼鬼谷的武功秘笈？許媚娘仍不死心，却是許強在那瀑布的小水潭邊坐了下來，說道：「我們別白費勁了。」

許媚娘也有氣無力，見許強捧起水來抹臉，又大口大口的喝水，更是沒勁了，便也在水邊坐了下來，望着那清澈的水潭，怔怔地出神。失望，但她那會就這麼死心了。

許強水喝得够了，道：「你倒是仔細想想，喪門神死在這裏，不管這裏先前有沒有人來過，至少喪門神先來過了，不用說，是爲鬼谷子的武功秘笈而來。既然他被人殺了，不管是不是那丫頭殺的。總之，比咱們先來這裏的，就不只一個，你想想，咱們走在至少兩人的後面了，便眞有

武功秘笈，人家也早到了手，咱們還找甚麼？」

許媚娘被他一言提醒，若然先還存了一綫希望，也絕望了。但她心中忽然一動，會不會在喪門神的身上，若然先他們二人來的，只有喪門神和那丫頭，知道有武功秘笈的，可只有喪門神。

她立即奔下坡去，現下看清了喪門神屍身所在，明知石堆有古怪，看清也記清了退路，跑去把喪門神的屍首搜遍了，那有甚麼秘笈。

她拖着疲乏的脚步回來，坐在許强身邊，忽然又跳了起來。

許强怔了一怔，說：「你又發現了甚麼？」

這谷底全搜遍了，沒搜的，只有這水潭，潭水自然不能藏物，但那瀑布呢？若然把東西藏在瀑布之後，譬如說，在岩上鑿出洞來？

許媚娘一瞧那瀑布在天光之下，薄得隱隱可見後面的山岩，立即繞了過去，許强也明白她的意思了，當眞先前怎會想不到？不禁也站起身來跟了過去。

這婆娘當眞聰明絕頂，不料她貼着那滑濕的山岩，遊移過去，鑽入那瀑布後面一瞧。啊喲！他額上登時長出個疙瘩來，是她的頭一頭撞到石上，那水瀑落到她頭上，更濺出無數水花，連眼也不能睜。

她仍不死心，伸手摸去，可不都是石頭，那水瀑就是打那石岩上流下來。

許媚娘弄得一身濕透了，也絕望了，頹然退了回去，許强拖了她一把，道：「何苦呢，我剛才說過啦，即使眞有秘笈，我們也來晚了。」

許媚娘咬着牙　狠狠一蹬脚，說：「該走！走，快走！」

許强愕然，說：「又何必急在這一時，還是先把身上弄乾了，也該歇一歇，却是許昆才該死，我們帶來的乾糧，都在他身上，不停的跑了一天，眞有些餓了。」

許媚娘道：「你不曉得，放着那丫頭在，我們趕回去拷問，豈不都明白了。」

許强道：「那丫頭受了重傷，躺在床上，還怕她跑了麼。」

許媚娘道：「你有所不知，我眞後悔，你忘了，孟艮崗那老當家的怎麼對付那些不聽話的手下？」

許强道：「我怎會不曉？怕殺了會失人心，他有一種藥物，服了便成了活死人，你是他的床頭人，也只有對妳說了，是你告訴我的。」

許媚娘蹬脚道：「正是那話兒，我該死，沒想到會要從她身上追查鬼谷秘笈，怕她說出胡天那回事來，那老的會和我們過不去，把那藥給那丫頭服了，快，快回去，也許她還能解救。」

許强才知底裏，道：「那是眞要快些兒。」奔到坡前，道：「你說，我們昨晚可不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麼？躍上石堆，兩個起落就可出困了，怎會想不到。來，我打前面走。」

許媚娘心下一動！他想眞要這麼簡單，那石堆也不出奇了，豈能困得住人，何況閻王帖與許昆迄今踪影全無？

待要阻止，許强已飛掠而下，早是一聲驚呼，許媚娘心胆俱顫，她清清楚楚看到，許强身形下落，瞬即陷入那石堆之中，沒了影兒，只是那灰沙之上，現出一個碗口大的窩兒！

她明白了，閻王帖與許昆必也是一般命運！

她渾身戰慄起來，這裏可眞是鬼谷了，她同來的三人，只這許强叫得一聲，不，只得半聲，便已送了命，幸虧她爲人從來都機警不過，要不然，只怕也早埋葬在那浮沙中了。

她那還敢再停留，當下把下面的石堆的方位，默記在心，雖然仍費了好半天工夫，總算給她轉了出去了，那石洞中垂下的長長繩索仍在，出去可就不費勁了，饒是這婆娘殺人不眨眼，也嚇得不敢停留，一口氣奔回青雲莊。

却是許媚娘這裏才走，水簾後的石洞中却鑽出了楊虎來，原來他昨日已發現這四人下谷，別說他現下受了重傷，就算他沒事，憑他現下的功夫，也不是這四人的對手。

昨日他醒來不見了楚卿，他知道自己作出了甚麼事來，好生悔恨，只道楚卿是羞怒之下，鄙棄他的所爲，棄他走了，更是恨不得一死謝罪。後來發現了喪門神的屍首，知是楚卿殺的，才存了點希望，希望楚卿不是棄他而去，不料等了一日，岩上却來了這四人。

他大駭之下，首先想到該把鬼谷先生留在水簾後的武功秘訣毁了，說甚麼也不能落到這般賊子手中，但一時之間，又怎能把三十多個圖形都毁得了，何況他未練完，毁了也太可惜，是他急中生智，坡下現成的石堆，又近在咫尺，何不把石洞堵塞了，有那水簾掛下，水從石上流下，任誰也發覺不出。他想通了，於是這樣做。

楊虎連忙搬運石塊，堵塞了洞口，那藏有鬼谷武功的洞口，本就不大，雖然身上有傷，也還不太難，他留下一個小口子，鑽了進去，再從裏面把小口子堵塞了。果然，那石塊雖然在匆忙中堵塞起來的，却因不整齊，那掛下來的水瀑被阻，倒激起了四濺的水花，反而把石洞掩藏得更嚴密了，除非止住了水流，否則絕不會被人發現。

不料，他這裏忙完了，那許媚娘與許强過了一夜又大半天，才尋了來，隔着那如鏡的水簾，從石縫中，他也曾看見兩人的身影，聽到了兩人的談話，就四人中已有兩個命喪浮沙中，最後那一聲驚呼，知道又陷了一個，他更是放心，仍等了好一陣，才鑽出來，那許媚娘却已沒命地逃去了。

但楚卿呢？他苦苦等候，在無限悔恨中等候。一天，從黑夜望到天明，仍然又望來了凄涼的冷月，一天又一天。

楚卿呢？漸漸，心下越來越明白了，不是她腦部被藥物所損害，在許媚娘趕回來，立即施救之下，才解救得漸漸明白過來。而是僥天之幸，許媚娘趕回去正是時候，在楚卿眼看就會永成白痴之前，解救及時，雖然已仍不時感到一陣陣迷糊，但這下總算明白了些，她明白又是許媚娘給她服了毒，也能明白地想了：却又爲何要解救她？

——下期續完——

一期完俠義傳奇小說

醉仙主樓・文　子成・圖

雙華一絕



除奸惡　雙華一絕締良緣

窮山惡水之中，有一塊小小平原，佔地不大，充其量也不過數十丈方圓，平原的四週，皆是起伏的山巒，平原的邊上搭蓋着數十間茅屋，在四週圍了一圈，平原的中央，隆起一座小丘，豎立着一根旗桿，一面黑色的旗子，中間畫着個白色的骷髏頭，兩根白骨，交叉在骷髏頭下面，黑旗白骨隨風招展，引起無限恐怖的氣氛。

山巒上沒有樹木，平地上更沒有花草，却圍着百十個漢子，在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這是個有名的土匪窩——青龍寨。

青龍寨的弟兄剛做了一筆大買賣，正在老窩中開慶功宴，頭兒是壁虎爬牆孟飛，此人練就了一身小巧功夫，以背貼牆，可以隨意遊行，善用飛抓，百步傷人，身形短小精悍，終年着黃色短衣，膚色灰黑，三角臉，山羊鬍，扮像極爲滑稽，此時他居中正位，與寨中兄弟把酒痛飲。

猜拳行令聲，歡呼狂笑聲，醉酒咒駡聲，响成了一片，人世間的快樂，差不多他們都享用盡了，所差的就是女人，不錯，青龍寨中永遠不會有女人，因爲他們都知道，女人最容易壞事，不獨有事時碍手碍脚，而且更容易引起同伴間的爭風吃醋，如果這個女人稍爲再風流一點的話，很可能會將一座青龍寨活生生的弄垮，因此青龍寨上自寨主孟飛，下至大小頭目，沒有一個人敢將女人帶回來。

青龍寨上沒有樹木，平地沒有花草，男人沒有女人，因此也可以說，青龍寨是沒有春天，要說青龍寨有春天，那就是酒，酒是青龍寨唯一的春天。

他們不正是在享受那唯一的春天嗎？正當一羣綠林匪徒歡呼暢飲的時候，突地有人朗聲吟道：

「萬里無垠月色淸，洞天仙子下凡臨，紅裙長盤五雲秀，綠襖永鑲寶石精，三寸金蓮黃緞裹，四方耳墜動生情，若能與此共衾枕，縱入九泉亦遂心。」

此際有一個面帶刀疤的漢子駡道：「他媽的，書呆子又在痴心妄想啦？」

拍地一聲，刀疤漢子的嘴上突然多了一塊肉，塞得他透不過氣來，急得哇哇大叫，四週立時响起了一陣笑聲。

那書呆子又朗吟道：「既蒙仙子下凡來，何不與我去徘徊，沒有輕歌飛彩袖，陽台一夢步天階。」

另一個黑臉漢子叫道：「好啦！酸溜溜的，你眞他媽想女人想瘋了。」那漢子講完之後，旋用手將嘴吧遮起來，因爲他怕那書呆又賞他一塊肉。

書呆子道：「若是小生不想，仙女如何肯下凡。」這書呆子着一件白紗長衫，摺扇輕搖，看起來可眞像那麼回事。

另一個黃臉漢道：「你眞的瘋啦，那一個仙女敢到青龍寨來？」

書呆子摺扇一揮向山坡上指道：「難道你們都是睜眼瞎子不成，那不是麼？」

衆人隨着他摺扇看去，那淡淡的月色下，枯燥的山坡上，果然站着個絕色的女

子，綠襖上鑲着寶石，紅裙上綉着彩雲，短短的金蓮，細細的腰肢，襯托着一副清高脫俗的臉蛋，活脫脫是個貌似天仙的女子。那絕代風華，尤其在淡月下看來，眞令人着迷，令人陶醉。

青龍寨竟然會有了女人，這眞是天下奇聞了，但更奇的不是這女人，而是那夥專門打刧的盜匪，如在平時看到女人，不一湧而上將她擁抱甚至撕破才怪，但這個時候，竟然一起看呆了。

匪頭兒壁虎爬牆孟飛，深深的吸了口氣，乾了一杯酒，才道：「他媽的，天下竟然有這樣漂亮的女人，這不邪門麼？」

書呆子道：「美是美極了，只是刺兒太長。」

「這話是怎麼說的，難道你認識她不成？」

「當然，她的刺兒不但很長，而且很銳。」

「很銳麼？眞的很銳麼？」孟飛被美色所迷，似有不信。

書呆子輕搖摺扇道：「不但很銳，而且刺有兩種。」

「有兩種，那兩種？」

「第一種是色刺，當你初見她之時，那一枝刺巳刺到你的心坎裏，第二種是毒刺，當你因喜歡她而發動攻勢，那一刺就會刺在你喉嚨上。」

孟飛將桌子一拍，大喝一聲道：「放肆！對本寨主說話，你竟敢這樣猖狂，你到寨中有多少時間了？」

「三天！」

「在這三天當中，你可曾有什麼功勞麼？」

書呆子雙手一攤，發出個苦笑。

孟飛道：「這不就得了麼，本寨主看你窮得可憐，賞你一口飯吃，像你這副德性，文不能蟾宮折桂，武不能登台拜帥，你有什麼値得狂的？」

書呆子哂然一笑道：「寨主大人，我可是實話實說啊。」

孟飛面色一變道：「老子就不信。」喝了一大口酒，以酒壯胆，大步向那女子走去。他這一起身，百十個綠林匪徒，頓覺心頭一冷，眼看一塊好肉，已無緣消受了。

書呆子搖一搖摺扇，又吟道：「可憐仙子下凡間，未遇才郎遇虎狠，雖是此身無畏懼，也緣時運太乖張，蝦蟆妄想伸長嘴，貞潔天鵝半空翔，也是天公工幻弄，一生罪孽一身嚐。」

他吟聲才了，忽聽得一陣骨咚咚聲音，孟飛巳從山坡上滾了下來。原來他就在接近那女子尚有數丈之際，也不知道那女子用了什麼法術，竟然不由自主的滾下山坡，塲中立時爆起一陣哄堂大笑。

寨主吃了虧，頭目嘍囉怎敢恥笑，其中也有個道理，因爲這個女子太美了，大家都有一親芳澤之心，只是身爲屬下，不敢與爭，如今見孟飛吃了虧，從心底起了陣快慰，不由自主的大笑起來。

孟飛惱羞成怒，大喝一聲：「你們笑什麼？」隨手解下腰間的百步飛抓，一步一步的，又向山坡上迫去。

這一晚正是十五之夜，圓圓的月亮，發散出無限的清光，皎潔的照着那女子的面龐上，也發出皎潔的光彩。

孟飛虎視眈眈，又迫進那女子數丈左右。那女子微微一笑道：「你手提飛抓，怒氣冲冲，所爲何來？」她這一笑不但美，而且美得令人不敢侵犯。

孟飛本來是怒氣冲冲，從她這麼一笑，竟將滿腔怒氣笑得乾乾淨淨，低聲道：「我是問問姑娘夤夜到此有何吩咐？」

那女子冷笑一聲：「我是有吩咐，我要你將飛抓打在自己的腦蓋上。」

孟飛聽得一愣道：「姑娘貌似天仙，風華絕代，能爲姑娘而死，死亦甘願，只是在下不明白姑娘的用意。」

那女子道：「你終日不務正業，佔山爲王，姦淫擄掠，無所不爲，難道還死不得麼？」

孟飛面色一變，道：「妳眞的要我死麼？」

那女子冷冷的道：「不錯！」

孟飛野性大發，怒罵道：「臭娘們，你眞的認爲妳自己很了不起麼？」呼地一抓，向那女子飛去。

百步飛抓，中人必死，羣盜皆担心那姑娘，同時發出一聲驚呼，那書呆子却是摺扇輕搖，怡然自得，對眼前的事情，似乎未曾看到的一般。

呼聲未了，祇聽得孟飛一聲慘叫，那柄發出的飛抓，竟然不偏不歪的打在自己的天靈蓋上，身形由山坡上翻滾下來。此時百十個盜匪，才很自然的舒了一口氣，爲了關心那女子，連他們寨主被殺的事也忘了，美色迷人，由此可見。

此時有一個腦子比較清醒的匪目大叫：「不好啦，寨主被那娘們殺死啦！」

這一叫，才將衆人由迷夢中驚醒，紛紛拿起傢伙，竟一齊向那女子攻去。

書呆子摺扇輕搖，又慢聲吟道：「無情仙子踞高山，杏眼圓睜柳眉彎，綽約風姿風擺柳，千縷青髮千絲纏，臉塗白粉迷魂藥，唇點胭脂攝魂丹，三寸金蓮勾死鬼，黃綾裹足招魂幡……。」

他吟聲未了，剛才嘈雜的聲音突然靜了下來，青龍寨的百十個頭目嘍囉全在離那女子數丈左右停止不動，原來那女子正面露笑容的看着他們，她雖然沒有笑出聲，却笑得很動人，很迷人，迷得那些頭目嘍囉不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齊看得痴痴迷迷的。

那女子丹唇輕啓道：「你們幹這勾當有多少年了？」這一聲出口，猶如聖旨一般，羣盜立時搶着答應，有的說兩年，有的說三年，有的說五年。

那女子面容一冷道：「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不要說三年五年，有一年也够資格了。」

其中有一個胆大的頭目問道：「姑娘是說……？」

那女子狠聲道：「都够資格死了？」

羣盜聞聲，齊吃驚後退，他們先被那女子的美色所攝，後被那女子的語聲所驚，所以一齊後退，然退未幾步，兇性又發，一齊仗刀持劍，向那女子攻去，但見那女子雙掌微拂，嬌軀似狂風擺柳，東一掌西一掌，不到盞茶工夫，青龍寨的百十個盜匪，一齊倒地死去了。

那女子此時才呼了口氣，檢視了一下，却不見那書呆子的下落，她想：這個窮酸雖然漏了網，也不會再幹出什麼壞事來。嬌軀連着幾個旋轉，也消失在那窮惡水之間。

偌大的青龍寨，連當地官府都拿他無辦法，竟然在一個時辰之內，完全消失了，所餘下的，祇是遍地的殘餘酒菜及滿山屍體，一天冷月。

× × ×

日暮窮途遠，斜陽古道塞，是初秋的時分了，枯了的樹葉，被西風吹得滿天飛舞，黃了的小草，像舖了層黃色的地毯，樹葉是黃的，小草是黃的，夕陽也是黃的，在這一片黃色的世界裏，却有一條白色的影子，在古道上急馳，那人既未騎馬，也未坐車，兩隻脚不停的起落，將一件白紗長衫的後擺，不停的在西風中飄起，由此可見他奔走時速度之快了。

西下的太陽，總是比較快，一會兒天便黑了，不遠處閃爍着一星燈火，燈火下隱隱見到掛着一面酒帘，不斷的在西風中擺動着，此際酒帘下，突然現出個白色影子，那是個身着白紗長衫的讀書人，看年紀總在三十上下，手持一柄摺扇，緩緩的踱入那酒店之中。

這雖是個酒店，房屋並不大，五六間小茅屋，連臥室帶鍋灶都有了，酒店巳打了烊，夥計正伏在桌子上打盹。

這書呆子一進了門，唰地一聲打開摺扇，叫道：「店家！」

夥計在睡夢中被驚得跳起來說：「什麼人？」

書呆子道：「到你這兒來的尙有什麼人，當然是吃酒住店的人。」

夥計揉揉眼睛，終於清醒過來，忙笑着招呼，打水，倒茶，拿酒，做菜。那書呆子拍落身上的灰塵，洗了一把臉，便坐下來吃酒。

這是個小酒店，平常祇是供路人打尖之用，因此菜祇有兩種，花生、牛肉，酒也祇有二種，二鍋頭，女兒紅。

是初更時分了，此際外面又傳來一陣脚步聲，聲音瑣碎，進來的却是個年輕女子，看年紀大約十八九歲，穿着白色酒花連身衣裙，外套淺藍色小襖，頭上包着一塊淺藍綢巾，在頭頂上打了個蝴蝶結，圓圓的臉蛋上彎着兩道柳眉，再加上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紅白相間的唇齒，美是美極了，只是美得太冷太冰，就像一朶鮮艷的花，蒙上一層寒霜。

書呆子仍是輕搖摺扇，輕酙漫飮，對那女子，似乎未看到一般，只是那店夥却呆住了，也難怪，鄉村野店之中，幾時見過這樣美的女孩子，欲待上前去招呼她，却被對方的美色所鎭懾，不敢輕於冒犯，欲待不去吧，似又失去了店夥的職責，正在猶豫的時候，一個銀鈴的聲音，巳傳進耳鼓，那女子輕啓丹唇叫道：「店家！」

店小二慌忙答道：「是！姑娘有何吩咐？」

那女子道：「給我來一壺酒，半斤牛肉，四兩花生。」店小二取過酒來未有多久，門外又來了一批人，這批人不多不少有十二個。爲首的是一個粗黑大漢，黑色勁裝，手持鐵棍，這些人一進門便大呼酒菜，酒菜却是現成的，只是那些人的吃像太不像話，說的話更不像話。其中一個斜眼漢子叫道：「啃！這娘們長得可眞美，讓人看得心裏癢癢的。」

另一個紅臉漢子駡道：「你他媽的眞是色迷心竅了，就算那娘們生得很美，尙有大哥在座，也輪不到你呀。」

他所謂大哥，當然就是那黑衣用棍的漢子了，那黑衣漢子猛喝了一大口酒，酒與口水混在一起，又從嘴角邊流了出來，說：「兄弟們，你們的龍頭大哥是有了，歡不歡迎有一位龍頭大嫂？」

衆漢子一齊大聲呼喝：「當然歡迎。歡迎……」

黑衣漢子兩眼瞪着那女子道：「這多少年來，你們大哥見的女人可眞不少，像這樣標緻的女人，嘿！嘿！可還是第一次呢。」

一個身形矮小的漢子道：「大哥祇要喜歡，今兒晚上我們將她請回大寨去。」

黑衣漢子粗壯的笑道：「他媽的徐老四好像就是我肚子裏的蛔虫，什麼事都瞞不過他。」他語聲才了，便用衣袖抹去嘴角上的口水，可是兩隻眼睛，始終不脫在那女子身上打轉。

此際又有一個大漢道：「恭喜大哥有了押寨夫人，我們敬大哥一杯。」大家羣起響應，小店中充滿了一片呼喝之聲。

那女子猶如未見一般，祇是低頭吃酒，她吃得很慢，也很文靜，更很鎭靜，大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槪。

那書呆子搖一搖摺扇，漫聲吟道：「似冰雪兮若牡丹，國色天姿相見難，祇恨歹人多作祟，猶思枝上折花殘，名花須經名匠手，黃狗豈將麒麟攀，若是狂心不自息，孤魂白骨兩凄慘。」

那女子聞聲祇是白了他一眼，並未說話。

此際那黑衣漢子道：「兄弟們，時候不早，咱們也該打道回山了。」

那個身形矮小的漢子道：「大哥，……這娘們……」

黑衣漢子道：「你替我帶着就是啦，這件事情還要問麼？」

矮小漢轉身向那女子走去，笑嘻嘻說道：「姑娘，現在我要請妳跟我們回山一趟了！」

那女子頭也不抬，祇是冷冷的道：「說說你們的來路。」

矮漢子一笑道：「當然要說，我們是大黃山上的一羣英雄好漢，由大哥黑太歲紀剛領導，姑娘祇要跟我們去，包妳有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

那女子冷哼一聲道：「我還以爲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原來是一羣佔山爲王，打家刧舍的强盜，你們在大黃山有幾多年了？」

矮漢子笑道：「姑娘言重了，我們在大黃山巳有五年之久，別的沒有，黃金珠寶巳可以車載斗量了。」

那女子道：「說得好，黃金珠寶，人人喜歡，只是你們不循正途，强搶民物，一定也殺了不少人吧？」

矮漢子被她問得一愣說：「姑娘，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我祇在算算你們犯的罪孽，够不够資格躺下?」

「姑娘說笑了，不要說姑娘是個柔弱女子，就是來上了幾十個大漢，也不見得是我們的對手。」

「是麼?」

她語聲剛了，突然素袖一揮，一股勁風，直將那矮漢子打得撞在對面的牆上，腦漿迸流而死，矮漢子一死，羣盜才驚慌起來，他們一直未想到眼前這絕色女子有一身極高的武功，黑衣漢子手提大鐵棍，直向那女子身邊撲來。

女子道:「你就是黑太歲紀剛麼?」

黑漢猛喝一聲:「不錯!」一棍當頭打下，帶起了一陣風聲，紀剛臂力驚人，鐵棍又重，就算是鐵頭，也會被他打扁，可是就在鐵棍臨近她頭頂之際，突見她素手一揮，已抓住對方的棍頭，順手向前一送，另一棍頭却直貫入紀剛的心窩，紀剛一聲大叫，口吐鮮血，也倒地死去。盜首一死，羣盜紛紛起立，那女子未等對方動手，巳是雙掌翻飛，疾風四溢，將那些人打得團團亂轉，連還手之力也沒有，不一會工夫，已一個個的去閻羅殿報到了，她雙手一停，又開始飲酒，就像未發生這件事情一般。

荒野酒店，盜屍滿地，在孤燈搖幌中，却有兩個人在不聲不響的吃酒，一個是書呆子，一個當然就是那女子，那女子的面孔上始終掛着一層寒霜，從她進店開始至打殺羣盜爲止，也沒有笑過，更沒有發過怒，也許是人世間的喜怒哀樂，對她巳發生不了作用。

那書呆子也是，從他進店開始，對身邊所發生的事情，直如不聞不見，總是在慢慢的吃着他的酒。

店小二可嚇壞了——這小小的荒村野店之中，一直是清清靜靜的，如今一口氣出了十二條人命，怎不叫人心驚胆顫，因此他急得團團亂轉，始終想不出個適當的辦法來。

書呆子喝了酒自言自語的道:「江湖傳言，雙華一絕，這雙華中的笑臉毒嬌歐陽華，小生巳在亂石山中見過，確是人如其名，不獨是絕代風華，玉容含笑，而且下手也毫不容情，至於另一個冷面艷煞東方華……」

書呆子說到這裏突然停了，右手輕搖摺扇，怡然自得。

天色早巳黑透了，看光景巳有三更左右，鄉村中沒有更鼓，却聽到夜貓子的叫聲，店小二眼看着那橫七豎八的屍體，一籌莫展，他這裏又是官道邊上的酒店，說不定明早便有趕夜路的人到此打尖，萬一被發現報到官裏，這可吃不了兜着走。

那女子突然開口道:「店家?」

店夥慌忙應道:「姑娘有何吩咐?」

那女子又道:「你可知道被殺的這些人是什麼人麼?」

「小的不知!」

「他們是大黃山上一批專門打家刦舍的盜匪。」

「小的知道了。」

「這批盜匪連當地官府都無法清除，你如果去報官，必定會得到一筆重重的賞金。」

「小的不敢。」

「如果你不願意添麻煩，我就替你將這些屍體除去。」

「小的謝謝姑娘。」

那女子從身邊掏出個黃色藥瓶，裏面裝滿了白色藥水，她將那藥水在每個屍體上倒了一滴，不過片刻工夫，那些屍體連皮帶骨的全化爲一灘灘黃水。

店夥驚得呆了，書呆子却自語道:「好，好厲害的化骨丹。」

那女子並未惹他，丟下一塊銀子，冒着滿天星月，連夜的走了。那女子一走，書呆子的酒也不吃了，覺也不睡了，結了店賬也跟着忽忽而去。

店夥無可奈何的搖搖頭，也鬆了一口氣，放下一顆心，奇聞，奇聞，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見到的奇人奇事。

× × ×

金陵，那是明太祖建都的地方，六朝金粉，秦淮風月，確是盛極一時，此時正當酉末戌初，華燈初上，秦淮河上的畫舫，往返穿梭，每一艘畫舫上，都是當代的王孫公子，而且都有妙齡少女在陪着，說得上處處笙歌。

此際有一艘畫舫却顯得特別例外，因爲這一艘畫舫不但寬大美麗，而且都是女人，一個年在十七八歲的姑娘，居中而坐，上身穿着深綠色鑲金小襖，下身穿一件五雲盤繞的紅裙，人不但生得美，而且笑得更美，兩邊有四個樂妓在陪着，一抱琵琶，一持三絃，一拉南胡，一吹笛子，正奏着平湖秋月，樂聲從畫舫中播到河面，向四下散開，又傳入另外一艘艘的畫舫之中。

遊秦淮河的人本都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爲他的本意不是遊河，而是在尋妓作樂，那個貓兒不愛腥，十有九個男人天生的都是這種胚子，可是一個年輕女子也來遊河，居然還找樂妓陪着，這可是千古第一遭，大大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怪事

此際有一艘官舫，却輕輕划到這艘畫舫的旁邊，這艘官舫上坐着個官家的公子，衣着華麗既不用說，光是那艘官舫的佈置，巳極盡人世的奢華，那位公子哥兒看年紀也不過十八歲，生得也還端正，只是目光中閃爍着邪氣，他的頭伸出了官舫，向畫舫中一笑說:「這位姑娘雅興不淺，竟也來此遊河，是否春宵難度?」

畫舫中的女子，並不答話，祇是以手擊桌，在靜聽着那平湖秋月的曲子，似乎這位姑娘，對於樂曲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

那位官家公子道:「姑娘若嫌春宵寂寞，何不請過舫來一敍!」

那女子仍未理他，那種悠閒的神情，大有旁若無人之勢，四個樂妓雖然曾聽到那公子的說話，祇是她們是受僱於人，不願意多惹是非，因此也故作未聞。

那位官家公子，連遭白眼，竟不以爲羞，反而陰陰一笑道:「是了，姑娘天姿國色，絕代風華，小生怎敢有勞芳駕，還是我自己過舟聆教吧!」

這位官家公子胆子可眞大，他走出官舫，身形微幌之下，已落在這艘畫舫之上，而畫舫在一個人的重量震動之下，也祇是微微動了一動，由此可見這位官家少爺

，還練過幾天輕功。

畫舫上四個樂伎微微一驚，齊轉頭向艙外看去，那女子輕聲道:「奏下去，不許亂看。」四女應了一聲，又開始奏起樂來，那位官家公子見人家仍是不理，不由汗顏一笑道:「秦淮邂逅，總算有緣，姑娘當眞拒人於千里之外麼?」一揮摺扇，竟然向艙中走進。

那女子面色微微一變，却未說話，那位官家公子竟在她對面坐了下來，又是一聲陰笑道:「姑娘傲然正坐，旁若無人，豈是待客之道。」

那女子忽地嫣然一笑道:「你要我如何待你?」這一笑不打緊，竟將那位官家公子看得呆了。美!美極了。天下竟然有這樣美的人，他怔怔的看着，半晌才迸出一句話來:「尚未請教姑娘上姓芳名。」

那女子面色一寒，道:「先說說你的吧?」

「小生複姓尉遲，單名一個英字，家嚴任京都提督。」

「噢，原來是提督大人的公子，失敬了!」

「不敢!」

「貴公子降尊紆貴，駕臨小舫，不知有何見教?」

「我——我是怕姑娘太過寂寞，特來給姑娘作伴。」

那女子忽又一笑道:「不敢!令尊膝下有幾位公子?」

尉遲英道:「祇生下小生與兄弟尉遲雄二人。」

「如此你可以回去了。」

「姑娘這話怎麼說?」

「你們尉遲子弟不多，總得爲祖先保留點香火!」

尉遲英大吃一驚，旋即一聲陰笑道:「怎麼?難道你一個小小女子，還敢殺我不成?」

那女子笑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你是誰?」

「當然可以告訴你，不過你可得攷慮一下，當你知道我的名字之時，你巳經活不下去了。」

尉遲英又是一聲陰笑道:「本公子遊遍了金陵的玄武湖，秦淮河，夫子廟，尚未見過任何一個娘們，敢對本公子怎麼樣的。」

那女子笑道:「難怪你如此跋扈，本姑娘就告訴你吧，本姑娘複姓歐陽，單名一個華字，江湖上朋友稱我笑臉毒嬌!」

嬌字才出了口，素手亦巳揮出，尉遲英正欲出手反擊，忽覺有一股柔勁，將他全身裹得死死的，動彈不得，接着胸口一塞，便氣絕身亡。

最奇的是在尉遲英死了之後，屍體仍被那股柔勁輕輕托起，飛入湖中，再也見不到踪跡了。

四個樂妓面色大變，她們想不到眼前這柔弱女子，竟然有這樣一身武功，更想不到堂堂提督大人的公子，竟然會傷在這女子手中，不由面面相覷。

那女子輕輕的道:「沒有妳們的事，將船划回岸去吧。」

另外兩個船娘聞聲，舉槳如飛，畫舫巳向岸邊飛去，那艘官舫上的家丁，見公子被打落水中，立時有兩個人跳入水中相救，而官舫却急追那艘畫舫，只是畫舫小，官舫大，因此划起來不如畫舫靈活，不到一刻工夫，那艘畫舫巳划到岸邊，歐陽華巳飄然而去，緊接着兩個會水的家丁，巳將尉遲英的屍體撈起，他們一見公子死了，這還了得，忙將畫舫中的四個樂妓，帶回提督府去了。

× × ×

夜巳經降臨了，雖然巳是初春，仍令人有冷颼颼的感覺，此際在金陵玄武門外的一家店寓之中，又來了個年輕少女，這個女子着一身素白色衣裙，外套淺藍色小襖，嬌艷的面龐上，始終籠罩着一層寒霜，令人致羨而又畏。

這家店寓叫悅來店，取義有近悅遠來之意，因此上門的客人特別多，主要是因爲它樓上是客房，而樓下即是酒館，由於佈置豪華，因此來的客人也比較高貴得多，這正是明初之時，金陵乃王氣所鍾，府衙特多，有權勢的人，大都喜歡到悅來店小飲一番。

那個女子一進了店，並未在樓下逗留，直接向店家要了一間上房，竟自上樓去了，就這樣驚鴻一瞥，却引起了樓下的酒客一陣紛紛議論。

酒客中也有一位官家公子，與幾個閒客在一起飲酒作樂，這位公子生得橫眉邪目，歪鼻大口，那一副尊容，眞叫人看了討厭，他一見那女子上了樓，便召來店夥，問明那女子住的房間，追上樓去。

京都所在，王法森嚴，如果沒有點權勢的人，誰敢無法無天，胡作非爲，這小子想必是有點來頭，他手持摺扇，走到那女子的房門口，輕輕咳了一聲說:「房中有人麼?」他連問了三聲，無人答話，竟然一搖摺扇，推門而入，見那女子正獨在坐窗口，默然不語，他雙手一揖道:「有不速之客，前來驚擾芳駕。」

那女子頭也不回，祇是冷冷的道:「你來做什麼?」

「姑娘單身住店，難道妳不怕發生意外嗎?」

「你就是爲這種事情而來?」

「不錯，京師所在，龍蛇混雜，姑娘如不見外，小生願爲護花。」

「好意心領，你出去吧。」

「這……小生一番善意，還望姑娘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看你這番形態，在京都裏，想也是有權有勢的人。」

「好說、好說，小生複姓尉遲，單名一個雄字，長兄尉遲英，家父現任京都提督之職。」

「原來是提督大人的公子，失敬了，民不與官鬥，你還是出去吧?」

「好一個民不與官鬥，姑娘畢竟是明理之人，若姑娘能稍有遷就之心，保管姑娘享不盡富貴榮華。」

那女子的聲音變得更冷了，輕輕的說:「你要我遷就你什麼?」

尉遲雄邪笑道:「姑娘是明白人，何須小生多說。」

我就是不明白。」

尉遲雄微微一笑又道:「小生可否請教姑娘芳名?」

那女子面色更冷了，說：「你最好不要知道。」

「姑娘的意思，小生也不明白了。」

「因爲知道我姓名的人，也是將死的人？」

尉遲雄目露邪光，陰笑道：「如此說來，小生更要知道了，看看姑娘有什麼手段可使小生死於非命。」

那女子道：「閻王叫人三更死，誰能留他到五更，你一定要知道，那麼我就告訴你吧，我複姓東方，單名一個華字，江湖朋友送我一個綽號，叫冷面艷煞。」

尉遲雄想不到這樣美麗的女子，竟然也是江湖中人，他第二個念頭尚未來得及轉時，已感覺到有一股冷風，撲面而來，只感到全身寒冷刺骨，如掉到冰窖中一般，嚇得他轉身向樓下便跑，剛剛跑到樓下，尚未來得及說話，便已全身僵硬，倒地死去。

與他一起吃酒的閒客，知他是去找那女子的，如今突然發生意外，不由齊齊大吃一驚，一齊向樓上跑去，可是那女子所住的房間已人去樓空了。

他們無可奈何，便將店家帶回提督府交差去了。

現官不如現管，京都提督衙門是多麼聲威赫赫的地方，誰敢輕捋虎鬚，那知如今竟在一晚之間，兩位公子幾乎是同時死於兩個年輕女子之手，這可眞是禍從天降，提督大人尉遲長風氣得暴跳如雷，立時下令封鎖城門，出動了大批官兵，全力搜查兩個女子的下落。

這兩個女子的來頭不少，在官府衙門中可能很少人知道，但在江湖上武林中，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雙華一絕，誰不知道，提督府的人雖然是聲威赫赫，但惹上這兩個人，他的威風也就要不出來了，因此他們雖出動了大批官兵，挨戶搜查，祇是空跑一場，這兩個人呢？難道插翅飛上天去不成？

×　×　×

夜色已接近五更，外面是一片漆黑，但在金陵城外的一座關帝廟中，却閃爍着一星燈火，是誰這麼晚還沒有睡，還是廟祝在做早課，其實都不是，因爲這是一座破廟，早已無人居住，就連那一星燈火，尚是多年前遺留下來的半截殘蠟燃起的，廟中灰塵滿佈，蛛網密封，祇有拜墊上現得比較乾淨，顯然是剛剛有人拂過，可是人呢？

深夜古廟，孤燈無人，難道是鬼不成，人世間眞的有鬼麼？

鬼；當然是有，但有鬼在的地方絕不會有燈火，因爲鬼怕陽光，有光的地方不會有鬼，當然是人，這個人此時已躲到神案後面的神龕之中，那是個年輕女子，這個女子也就是在秦淮河打死尉遲英的那個女子，他的臉蛋上始終是掛着一抹微笑，笑得很美，也很媚，就算是天塌下來，她的笑容也不會停止，可是他爲什麼要躲起來呢？因爲外面來了人。

凡是武功高的人，耳目特別靈敏，因此他不但知道外面來了人，而且還知道外面來的人是個女人，功夫很高。

她猜得沒錯，這個女子的功夫的確很高，身形在地面飄動，幾乎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她不但武功高，而且生得也很美，祇是美得嚴肅，小臉蛋上永遠籠罩着一層寒霜，她一進了廟，便冷冷的說：「是那一位在廟中躲躲藏藏的，請出來說話。」

神龕中一聲嬌笑道：「喲！我以爲是誰深更半夜在外面胡逛，原來是大名頂頂的冷面艷煞東方華。」

東方華冷冷的道：「聽你的聲音，大約就是那個在秦淮行兇的笑面毒嬌歐陽華了？」

歐陽華閃身而出道：「承蒙抬舉，正是小妹，不過行兇之言，似有不當。」

東方華道：「這話如何說？」

歐陽華道：「小妹殺人是爲了誅奸與自衞，如果說這也是行兇，那麼姊姊在悅來店中之事，也算是行兇了？」

東方華道：「原來你已知道了？」

歐陽華道：「這跟姊姊知道小妹的事情一樣，妳要知道，堂堂京師提督衙門的兩位公子，竟在一晚之間，被兩個不知姓名的女子殺害，這消息怎能不轟動整個金陵？」

東方華道：「有道理。」

歐陽華道：「不過有一點，小妹有些想不明白。」

東方華道：「那一點？」

歐陽華道：「我們姊妹在江湖的聲譽雖然是並駕齊驅，可是素未謀面，姊姊何以知道在秦淮河殺人的就是我？」

東方華道：「妳忘了？殺人的時候，妳曾經報了名。」

「可是那個時候妳並不在場。」

「但有四個樂妓在場。」

「如此說來小妹的名字也被她們宣揚出去了。」

「不錯，可是妳又如何知道在悅來店殺人的是我呢？」

歐陽華嫣然一笑道：「姊姊報名殺人的時候，小妹正在窗外，本欲加以援手，誰知房中女子竟然是個大行家，小妹也就懶得管了。」

東方華道：「難怪當時我曾聽到有一陣輕微的風飄之聲，只是當時無暇顧及而已。」

歐陽華道：「我知我的行動瞞不過姊姊，但我純是善意，也就心安理得了。」

東方華道：「妳我行道江湖，彼此心儀已久，今日能在此相見，總算有緣，也可以好好敍一敍了。」

歐陽華笑道：「姊姊是不是要把杯痛飲一番？」

東方華搖頭道：「可惜廟中無酒，難以盡興。」

歐陽華笑道：「金陵城雖然戒備森嚴，但我們要去取酒，還不是如入無人之境麼？」

東方華道：「如此往還奔波，豈不少興？」

歐陽華笑道：「此事當然由小妹代勞了。」講完正欲起身，忽聽外面夜色之中，又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有人朗聲吟道：

「春風夜半露，遊夜思鄉時，且提一罈酒，古廟共神棲。」吟聲一了，已闖進一個人來，此人是個中年文士，穿一件白紗長衫，頭戴飄巾，右手持摺扇，左手提

酒罈，尚有一大包菜餚，扣在右手的小指上。

那文生一進廟門，雙目一掃，一聲朗笑道：「本擬與神共飲，却有佳人在座，如此共渡春宵，豈非一樂事？」講完放下酒罈，打開紙包，裏面不但有鷄有肉，而且還有三隻酒杯及三雙筷子。他又是朗聲一笑道：「兩位姑娘不用客氣，請！請！請。」

笑面毒嬌一聲朗笑道：「我以爲是誰深更半夜到這荒郊古廟中來，原是亂石山的餘孽，青龍寨的漏網之魚。」

那書生笑道：「姑娘，妳錯了，小生雖曾在青龍寨住了三天，却未曾去打家刧舍。」

歐陽華道：「那是因爲你是個文弱書生，手無縛鷄之力，否則你還會那麼老實麼？」

那書生又道：「姑娘妳又錯了，如果小生眞　手無縛鷄之力，也不會知道兩位落脚在這破廟之中了。」

「如此說來你是有備而來了？」

「當然！三隻酒杯，三雙竹筷，如不是有備而來，天下那有如此巧事。」

冷面艷煞東方華冷冷的說：「我們兩人無意在此邂逅，你却能早已算出我們必在此處，不是太玄虛了麼？」

那書生道：「表面看來，似乎玄虛，如果說穿了，也就不會奇怪了。」

「願聆高見！」

「兩位姑娘乃當世中奇女子，不獨天生麗質，而且美冠羣芳，浪跡江湖，難免有很多不自量力的男人垂涎。」

東方華冷然的道：「廢話！」

那書生並不介意，祇是哂然一笑道：「金陵城乃皇都所在，達官顯貴的公子哥兒多如過江之鯽，其中難免良莠不齊，當然也會有很多不自量力的小子對兩位姑娘垂涎。」

歐陽華嫣然一笑道：「又是廢話！」

書生道：「提督衙門聲威赫赫，門下子弟仗勢欺人也是常有的事，可是他們時運不濟，偏偏找上了兩位姑娘的麻煩。」

東方華道：「這件事情你也知道？」

書生道：「兩位姑娘當然不畏權勢，但在一晚之間，打殺了提督府的兩位公子，這樣的大消息，必定轟動全城，提督衙門也必定出動大批官兵搜查，金陵自難存身。」

歐陽華笑道：「有道理！」

書生又道：「金陵城中雖無法存身，以兩位姑娘的輕功，當然可以避過搜查的官兵，越城而出。」

東方華點頭道：「不錯！」

書生又道：「兩位姑娘皆俠義中人，身犯殺人重罪，當然不會連累無辜，祇有找尋古廟安身。」

「有道理！」

「深更半夜，有人住的廟，姑娘不會去打擾，當然要找無人的破廟住，據小生所知，金陵附近，人物萃集，所有廟宇，香火皆很旺盛，祇有這一所關帝廟因年久失修，所以才無人居住，兩位姑娘當然也會毫無選擇的到這兒來了。」

「有道理！」

「兩位姑娘皆俠義中人，同氣相求，彼此必定心儀已久，古廟相逢，無酒豈能助興，因此小生給兩位準備來了。」

歐陽華嫣然笑道：「看來你這個人倒也頗工心計，只是有一件事情，小妹始終不明白？」

那書生道：「姑娘請問。」

歐陽華道：「你既不爲盜，也不爲財，那麼，在青龍寨中住了三天，可是爲了什麼？」

書生一笑道：「小生的目的與姑娘相同，只是方法不同。」

「這話怎麼說！」

「姑娘以爲凡爲盜者皆可殺，故而下手毫不容情，但小生必查清楚每個人罪孽的輕重，而加以應得的報應，只是姑娘一來，使小生的計劃，完全破壞了。」

「原來是這麼一檔子事。」

冷面艷煞突然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那夜在荒野酒店之中，連殺了大黃山十多個盜匪，當時閣下好像也在座，當時我祇以爲閣下是個窮酸，想不到還是一位高人呢。」

書生笑道：「讓姑娘見笑了，那夜在下也是爲大黃山盜匪之事而去的，他們原是打刧了和縣的一家富戶，本欲治以應得之罪，却被姑娘搶先一步。」

笑面毒嬌歐陽華又是嫣然一笑道：「說了半天，閣下還未報出姓名呢。」

書生長笑一聲，朗聲吟道：

「名利驅人似如牛，江湖浪跡一沙鷗，日長似歲長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飲呵！飲呵！」

講着便抱起酒罈，將三隻杯子傾滿，端起酒杯又道：「酒中無毒，菜中無毒，共飲一杯，苦中作樂。」講完舉杯一飲而盡。

歐陽華與東方華對看了一眼，也同時舉杯而飲。

歐陽華道：「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閣下既不願通名報姓，我姊妹不必相强，來！我們再乾一杯。」

東方華道：「尚有一事請教閣下。」

書生又飲了一杯道：「姑娘請說。」

東方華道：「閣下是最後離開金陵的吧？」

「不錯！」

「城中情形如何？」

「四門緊閉，全城戒備，出動大批官兵，全力搜查兩位姑娘的下落。」

東方華冷哼一聲道：「就憑那些酒囊飯袋麼？」

書生道：「那些人雖是酒囊飯袋，可是他們人手太多，萬一被他們發覺，調動大批弓箭手圍捕，兩位姑娘不能毫無顧忌呀！」

歐陽華道：「看來我們祇有一走了之了。」

書生搖搖頭道：「不成！」

東方華冷冷的道：「進又不能，退又不能，閣下莫非另有高見？」

書生道：「目下尚有一樁大事，必須兩位姑娘鼎力，始能完成。」

歐陽華嫣然笑道：「你說說看。」

書生道：「這件事情說起來也與那提督大人尉遲長風有關。因爲那尉遲長風，利用提督的權勢，蓄養大批高手，準備纂

奪朝綱，我輩中人，除去伏劍江湖而外，向以忠孝爲本，故而此事不能不管。」

「這還不簡單，祇要賁夜入朝，留刀寄柬，揭發他的奸情不就行了麼？」

書生搖搖頭道：「此事說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因爲那尉遲長風深得聖上歡心，飛刀留柬，聖上必不會相信。」

東方華道：「以閣下之見呢？」

書生道：「小生倒有一個釜底抽薪之法。」

歐陽華道：「請教。」

書生輕搖摺扇道：「目下武林之中，江湖之上，出名的人物，兩位姑娘知道有那些人？」

歐陽華笑道：「閣下是要考我們姊妹啦。」

書生搖搖頭道：「非也，此事與小生之計劃有關。」

東方華道：「當今江湖之上，武林之中，有名望的人物，可也不少，算起來恐有好幾十個。」

書生道：「其中最難纏的有幾個？」

歐陽華道：「其中最難纏的莫不過是東海雙凶，嶗山一獨，黃山半條龍，大漠八好漢等人。」

書生道：「不錯，如今這些人都已被尉遲長風重金網羅帳下，秘密活動。」

歐陽華與東方華同時吃了一驚，道：「難怪提督府中的人如此囂張了。」

書生道：「不錯，小生這個釜底抽薪之計，就與這些人有關。」

歐陽華道：「這話怎麼說？」

書生道：「祇要我們用計將這些魔頭一個個誅殺，祇要提督府沒有了這批人，也就不足爲慮了。」

「他們還不可以再找麼？」

「培養一個高手，非數十年歲月不可，這些人一死，他們再要網羅高手，那得數十年以後了。」

歐陽華道：「再等數十年，那位提督大人可能也活不了那麼久了。」

書生道：「所以說，這是釜底抽薪之法。」

東方華點頭道：「果然是個妙法，只是我們如何將他們引出來呢？」

書生又是微微一笑道：「以兩位姑娘在江湖的閱歷與才智，自然會有辦法將他們引出來。」

歐陽華道：「我們想先聽聽閣下的意見。」

書生道：「兩位姑娘皆是當代武林中的奇人俠士，自不願受制於人，而聽別人的指揮，我們可以分工合作。」

東方華道：「這話也不無道理，只是如何分法，我要聽聽閣下的意見。」

書生道：「如今被提督衙門收羅的東海雙凶，嶗山一獨，黃山半條龍，大漠八好漢等，總共有十二人之多，以我們三人來分，每人得除去四人。」

歐陽華道：「不錯！」

書生又道：「可是大漠八好漢一向是形影不離，欲想將他們分別引出來，的是不易，因此這八個人最好由兩位姑娘聯手對付，其餘四人由在下來對付。」

東方華冷冷的道：「有道理，只 你到現在連姓名也不肯報出來，我們如何相信你所說的話全是眞的呢？」

書生朗笑道：「兩位姑娘欲知道在下的來歷，也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是我有一個條件。」

歐陽華道：「你說說看，祇要不太難，我姊妹一定會答應。」

書生道：「當然不難，祇要姑娘倆在行走江湖之時，不可隨便洩露了，在下的身份。」

東方華道：「這也容易辦，我們答應了，說說你的來歷吧。」

書生飲了一杯酒，輕搖摺扇道：「江湖上傳聞，雙華一絕，威鎮武林，雙華是兩位姑娘，那一絕當然就是小生了。」

歐陽華微微一驚道：「原來閣下就是江湖上傳聞的絕世書生西門傑，難怪武功才智高人一籌。」

西門傑朗聲一笑道：「姑娘抬舉了，時候不早，我們將息片刻，便可分頭辦事。」講完放下酒杯，閉目調息，雙華對看一眼，也各自覓地休息。

半截殘蠟也燒完了，天已日上三竿，仍未見到破廟中三人的動靜，人呢？當然還在廟中，他們的武功造詣，已入最上乘境界，因此這一坐息，却已入了忘我境界，直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才看到西門傑手持摺扇，正向金陵城中奔去，天將黑夜的時候，那東方華與歐陽華二人，相繼奔出廟外。

× × ×

金陵提督府戒備森嚴，在提督府的後院中，却住着一些江湖豪客，除去歐陽華口中所說的那十二個怪物而外，尚有十數個聲威赫赫的人物，這十數人武功雖不如東海雙凶等人高，但在江湖中也算得上一流高手，數十人聚集大廳，飲酒作樂，忽然一道白光，從廳外飛來，那是飛刀留柬，指定要大漠八好漢到金陵城外的湯山上見面，柬上並未提姓，也未道名，而且還限定在三更時分。

大漠八好漢姓金，原是兄弟八人，擅長摔角，每人用一柄大朴刀，皆有千斤之力，每逢敵手，必八人齊上，是江湖上最難纏的一夥，接柬之後，齊帶了朴刀，往湯山赴約。

湯山的形勢並不高，圓禿禿的，但却非常荒僻，三更時分，八個人提刀，一齊踴 山頭，這八個人，當然就是大漠八好漢，他們八人上得山頭，但見夜風拂拂，春草萋萋（草頭），却不見一個人影。

金老大沉不住氣，大聲呼喝道：「是什麼王八羔子約我們到這裏來，老子們來了，却又學縮頭烏龜，不敢見人，算得上是那門子的英雄好漢。」

他語聲才了，突覺有一陣冷風吹來，冷得他們全身打抖，有些僵硬的感覺，這可是春天，那來的冷風，八人同時一驚，金老二大叫道：「邪門，他媽的眞的有種麼？」他一句話剛罵出口，又有一陣暖風吹來，熱得他們滿身出汗。

大漠八好漢皆是粗人，不明是非，因此雙華先來個心理威脅，先聲奪人，就在八人驚惶失措的時候，雙華同時暗中出現，東方華打出寒冰掌，歐陽華打出熱炎手，四掌齊飛，如飛花舞雪一般，已有四個好漢倒地死去。

剩下的金老大，金老四，金老五，金老八四人，見中了別人之計，不由勃然大怒，四把朴刀，連成一片刀網，向兩人攻去。

東方華輕聲道：「速戰速決，遲則生變。」素手連揮，滿天鋼針飛舞，同時歐陽華也打出多年不用的飛釘，大漠金氏兄弟的武功根底很深，但都是外門功夫，對暗器一道，根本就是門外漢，因此，不到半刻工夫，每人身上都中了七八枚暗器，一個個倒了下去。

東方華道：「他們的後援的人快到了，我們走吧。」兩人嬌軀連閃，已沒於夜色之中。

關帝廟的燈火又亮起來了，不過那不是殘蠟，而是新買回來的蠟燭，燭火下面有酒有菜，分放三份杯筷，却一個人舉杯狂飲，當雙華到達廟中之時，他已吃得面紅耳赤，這不是別人，正是那絕世 生西門傑。

西門傑一邊狂飲，一邊長吟：「三杯通大道，一斗入自然，但得酒中趣，方爲醒者傳，請啊！請啊！」

東方華冷冷的說：「你到是很好，別人勞碌奔波，狠拚鬥殺，你却一個人獨自狂飲，可眞會享受啊！」

西門傑瞇着一雙眼睛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教金樽空對月。」

歐陽華嫣然一 道：「你不愧爲絕世書生，無論做什麼事情都很絕，可是你應該知道，咱們是分工合作的啊！」

西門傑也哂然一笑道：「兩位姑娘想是巳 得手了，所以才到小生的面前來耍耍威風。」

東方華道：「那八個笨牛，可還眞難對付，如果不用腦筋，今夜的威風可就抖不起來啦。」

西門傑道：「兩位姑娘嬌柔多智，力不能勝，定能智取，這是在小生意料之中了。」

歐陽華道：「如此說來，愚姊妹的機智，雖然能取勝那八個笨牛，但若與閣下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了。」

西門傑朗聲嘻哈一笑道：「豈敢！豈敢！」

東方華道：「閣下如此自負，想來一定巳完成任務了。」

西門傑飲了一口酒道：「一半。」

歐陽華道：「一半，是那一半。」

西門傑道：「東海雙凶。」

「想不到你辦起事來，倒也快當，可否說說當時的情形？」

「當然可以，不過說來話長，兩位姑娘請先坐下來塡塡肚子，我們邊吃邊談如何？」

雙華也不客氣，各自就坐舉杯慢飲。

西門傑又道：「雙位姑娘可知道，在我們分工的十二人中，最難鬥的又是那幾個？」

東方華道：「首推嶗山一獨，其次是黃山半條龍，再次是東海雙凶，大漠八好漢要敬陪末座了。」

西門傑道：「不錯，小生今夜所殺的是東海雙凶。」

「什麼時候？」

「與兩位姑娘算是前後脚。」

「據聞東海雙凶用的都是獨脚銅人，蠻力猶在大漠八好漢之上，極爲難鬥。」

「姑娘說得不錯，硬打硬拚，小生絕不是對手，所以也祇有用計了。」

歐陽華道：「西門大俠可不可以說說你用何方法殺了東海雙凶？」

西門傑道：「東海雙凶每人有兩千斤的蠻力，就拿那獨脚銅人來說吧，至少也有百來斤，這種笨重的兵刃，用在兩個有兩千斤蠻力人的手上，無異如虎添翼。」

東方華道：「不錯！」

西門傑道：「因此要除去此兩人，必先除去那兩件兵刃。」

東方華道：「也不錯，可是你如何除去那兩件兵刃呢？」

西門傑道：「凡是笨重的兵刃，都不易在森林中搏鬥，因此小生將他們引到一遍茂密的森林之中，却不與搏戰，祇是用言挑逗，引得他們在林中追逐，兩人追累了，見我手中亦無兵刃，加之銅人携帶不便，竟放下兵刃，雙雙包抄過來。」

歐雙華一笑道：「妙計，這樣一來，不但使對方放下兵刃，而且也給你個有利的地勢，以閣下的輕功，如改在森林中擊殺這兩個笨傢伙，當然是易如反掌了。」

西門傑點頭道：「不錯，只是那兩個笨傢伙身子骨胳非常紮實，如以小生的力道，即使打他個十拳，踢他個十足，亦無濟於事。」

歐陽華道：「所以對付這種人祇有用劍，閣下除去一柄摺扇之外，毫無兵刃可用，當然要用暗器了。」

西門傑道：「姑娘說得雖有道理，但小生隨身並無暗器可用。」

東方華冷冷的道：「如此說來閣下必是以奇功取勝了。」

西門傑道：「不錯，不知兩位姑娘可否猜得出小生用的是那門奇功？」

歐陽華道：「那兩頭壯牛，肌膚如鐵，欲想空手將他們打死，就必須練有穿石透鐵的小巧尖銳的手法。」

西門傑道：「有道理。」

歐陽華又道：「當今江湖之上，練有這種威力的手法，以我所知，祇有那七巧指法，這種指法，彈出無聲，却又無堅不摧。」

西門傑一笑道：「姑娘雖說得不錯，但那七巧指法乃七巧婆婆的獨門絕技，小生與七巧婆婆毫無淵源，當然也不會用那種指法了。」

東方華道：「除此而外，你尚可用點穴之法。」

西門傑道：「點穴之法固可制人於死，但那東海雙凶曾經得自異人傳授，可以移宮換穴。」

歐陽華道：「如此說來，我們就想不出閣下用什麼方法置那兩人於死地了。」

西門傑哂然一笑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因此，小生所用的，仍是點穴之術。」

歐陽華嫣然笑道：「閣下愈說愈神奇了，東海雙凶既練就移宮換穴之法，你又如何能以點穴制他們的死命？」

西門傑道：「姑娘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須知那移宮換穴之法，在兩種情況之下不能使用。」

東方華道：「那兩種情況？」

西門傑道：「第一種情況是在雙方打鬥激烈的時候，由於心氣動蕩得太厲害，所以不能使用，第二種 在憤怒過度，心氣浮躁得太厲害，也不能使用。」

歐陽華呷了一口酒道：「所以你才在林中故意不與他們動手，祇用言語挑逗，引得他們急怒攻心，才遽下殺手？」

西門傑道：「不錯！這樣一來，不獨可以制敵機先，而且，料理起來也方便多了。」

東方華嘆道：「小妹一向自恃自己的機智、武功，高人一籌，如今與閣下一比，眞令人有自愧不如之感。」

西門傑一笑道：「姑娘也太抬擧小生了，須知當代武林的女中豪傑，機智、武功兩得其全者，非兩位姑娘莫屬呢！」

歐陽華道：「閣下見笑了，小妹尙有一件事請敎。」

西門傑道：「請說！」

歐陽華道：「東海雙凶因已伏首就殲，尙有那嶗山一獨及黃山半條龍，不知閣下何時動手？」

西門傑道：「明天！」

東方華道：「不嫌時間太倉促嗎？」

西門傑道：「兔得夜長夢多，因此我明天同時約他們兩人，一個在三更時分見面，一個在四更時分見面。」

歐陽華道：「萬一他們兩人一起同來呢？」

西門傑喝了一杯酒，輕搖摺扇道：「這倒不會，因爲兩人皆自恃身份與武功，決不會同時出馬，何況這兩人平時就有互相不服之意，小生此擧，正針對他們的弱點而發。」

歐陽華也嘆道：「看來對方處處皆落入閣下的圈套之中了。」

西門傑道：「多算勝，少算不勝，這是必然之理，何況當今之世，邪道中人多，正道中人少，若憑自己血氣之勇，與他們硬拚，恐怕除不了幾個惡人，自己經已身首異處了。」

東方華嚴肅的道：「承敎！承敎，不知明日在何處下手？」

西門傑道：「就是妳們除去大漠八好漢的湯山。」

歐陽華一笑道：「這莫非是取其先聲奪人之意？」

西門傑笑道：「姑娘錦心繡口，言則必中，那湯山一戰之中，除去了大漠八好漢，這個地方在他們來說，頗有畏懼之意，因此也可以減去他們二分銳氣。」

歐陽華格格的嬌笑起來說：「佩服！佩服！閣下之措施，在對敵之際，絲毫不肯放棄任何一件對己有利的事物，當今之世，能與閣下爲敵的，恐怕找不出幾個人來了。」

西門傑微微一笑道：「有！」

東方華道：「小妹倒要聽聽還會有誰敢與閣下爲敵。」

西門傑道：「就是妳們雙華啊，妳們兩人，若以一對一，不是小生誇口，可能不是對手，若你們兩人的武功、機智連在一起，那就很難斷定誰勝誰負了。」

歐陽華點頭道：「小妹也有此同感，不過我們敵對的機會並不多。」

西門傑道：「不錯，彼此同是俠義中人，沒有理由作此無謂的比鬥，如果說有，祇有一種情況。」

東方華道：「那一種情況？」

西門傑道：「彼此作友誼的印證。」

東方華道：「閣下說對了，小妹早有此意。」

西門傑笑道：「兩位如果有興，事完之後，咱們可至華山蒼龍嶺一決勝負。」

歐陽華拍手笑道：「好！好！咱們一言爲定，如今已經很晚，我們也該休息了。」當下三人同時放下杯筷，打坐調息。

× × ×

夜已深了，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湯山仍是昨夜的那個老樣子，靜靜的立於夜色之中，此際從山下竄起一條人影，直撲湯山的頂端，身形之快，猶如脫弦之矢，也不過幌眼間，已上了山頂，看來此人已練成了絕頂輕功，就在他身形剛剛立好之際，便振聲大喝道：「是那位見不得人的朋友，約老夫來此，爲何不出來一戰？」

此際暗影中有人答道：「你既然來了，就必再想回去，早死晚死都是一樣，又何必急在一時。」

那人冷哼一聲道：「黃山半條龍，踩足江湖傾，老夫數十年混跡武林，尙未聽過有人竟敢說要老夫的命，你滾出來。」

暗影中的人又道：「黃山半條龍，宛如小毛虫，如果我想要一條毛虫的命，還不是易如反掌。」

「放肆！」半條龍在盛怒之下，取出多年不用的兵刃，子午雙環，兩手雙環一碰，發生噹地一聲大响。夜空中冒出一星火花。

暗影中的人笑道：「虧你還是闖蕩了數十年的老江湖，連這一點耐心都沒有，既是等不及，我就先給你一點甜頭嚐嚐。」立時有兩縷勁風，疾飛而至。

半條龍身形一偏，却有兩片樹葉擦肩而過。氣得哇哇大叫說：「臭小子，你既不報名，也不現形，難道你一出娘胎就是這種見不得人的胚子麼？」

「照打！」又是幾縷疾風襲來，半條龍以爲仍是幾片樹葉，不由揮袖拂去，那知這次打來的却是幾粒石子，勁力透處，將他的袍袖洞穿了幾個小孔。

半條龍怒火上衝，罵道：「你既能摘葉傷人，必非泛泛之輩，怎麼如此不長進。」身形起處，已向那發石的方向撲去，當他到達之時，竟然空空蕩蕩，並無一個人影，他此時已經怒得無以復加，大罵道：「臭小子，老夫若抓到你，不活劈了你才怪。」

暗影中那人笑道：「你怎麼一張口就是臭氣薰人，難道你打出娘胎到現在從未洗過澡、吃過飯，你是吃糞長大的麼？冲着你這口不擇言的壞習慣，小生也要給你一點敎訓。」立時有數十縷疾風，從四面八方向他打到。

半條龍聽風辨向，大吃一驚，身形立即跳躍躲避，雙環也跟着揮舞，也祇碰飛了十數枚石子，竟有三枚打在他的軟痲穴上。他全身無力，跌坐地面，本來以他的武功，原可避過，只是他急怒攻心，方寸大亂，才着了對方的道兒，不由長嘆一聲道：「在大江大海中闖蕩了一輩子，想不到臨老之時，却在陰溝裏翻了船，現在可以報出你的名師來了吧？」

「在下乃絕世書生西門傑。」

「難怪如此機智，你們來了幾人？」

「區區在下。」

「老夫與你一向無怨無仇，何苦下此毒手？」

「助紂爲虐，篡奪朝綱，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如果老夫回頭是岸呢？」

「小生如何取信於你？」

「老夫平生從不說謊話，你應該信得過。」

絕世書生西門傑道：「好吧！我且信你一次，讓我替你解穴。」他立時現出身形，向半條龍走去，就在臨近之際，半條龍突然大喝一聲，雙環脫手飛出，齊向西門傑的上身打去，他雖然穴道被點，由於功力深厚，打出的雙環威勢，仍是驚人。

西門傑似早有防備，立時運力兩臂，將雙環同時推了回去，半條龍因穴道受制，無法閃讓，雙環一齊打入胸前，從後背洞穿而出，登時死去。

西門傑嘆道：「可眞是閻王讓你三更死，誰能留你到五更，如果你眞能立時醒悟，回頭是岸，小生又何必下此毒手！」

此際突有人嬌笑道：「料理一個當代的黑道高手於談笑之間，這種超人的武功與機智，當今之世，除去絕世書生而外，恐怕再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

來人竟然是歐陽華， 方華也隨在她身後一齊走來。

西門傑一笑道：「原來兩位姑娘早已來了。」

東方華道：「我姊妹是來觀看閣下的絕世身手，事前未得允許，尙祈見諒。」

西門傑道：「不敢，這倒是小生現醜了。」

歐陽華道：「不必過謙，以你今日情形看來，未來的華山比試，我姊妹要甘拜下風了。」

西門傑道：「兩位姑娘自謙了，目下已近四更，那嶗山一獨也快到了，尙請兩位迴避一下。」語聲才了，已見山下有一條人影，飛馳而上，雙華立時避去，絕世書生即隱身於大樹梢上。那條人影來得非常之快，眨眼已到山頂，見四週一片空蕩，毫無人影，不由振聲道：「老夫嶗山一獨，公羊獨在此恭候大駕，閣下可以現身了。」

西門傑在樹梢上回他道：「有勞公羊前輩的大駕，不勝惶恐，晚輩在這廂致歉了。」

公羊獨道：「閣下約老夫來此，必非無故，請先報出名號，並說明用意。」

西門傑道：「小生西門傑，人稱絕世書生，前輩見笑了。」

公羊獨道：「原來你就是雙華一絕的西門傑，這倒很有意思，我們一獨一絕終於會面了，如果易地而處，老夫會痛痛快快的與你共飲三杯。」

西門傑道：「多謝前輩厚愛，小生約前輩到此，有一事相求。」

「說說看，如果老夫能答允的，絕不皺眉。」

西門傑說道：「謝了，你我同爲大明子弟，何苦去協助奸賊，作那謀朝奪位之擧。」

「閣下是要老夫離開這提督衙門？」

「不錯！前輩乃絕世高人，一生悠遊自在，何苦在臨老之時，爲了名利二字，而束縛了自在之身？」

「有道理！如此說來那大漠八好漢，東海雙凶全是你殺的了。」

「雖不是我一人所殺，但這些人作惡一生，實無法以良言相勸，祇有格殺一途了。」

「那黃山半條龍呢？」

「晚輩本擬給他個自新機會，只是他臨死不悟，令人可嘆。」

「你以爲老夫會答允你的要求麼？」

「前輩領袖武林，本應自重，何須晚輩多勸。」

「哈！哈！說得好，如果老夫答允了你會相信麼？」

「前輩聲威卓著，一言九鼎，晚輩自是信得過。」

「好！那麼你下來吧。」

西門傑從樹上躍下，雙手一揖道：「西門傑見過前輩。」

公羊獨道：「你可知道，老夫從來不交朋友？」

絕世書生道：「前輩風範，武林中何人不知，那個不曉？」

公羊獨道：「可是老夫今日却要破例了。」

「前輩的意思是……」

「老夫今日要與你結爲忘年之交。」

「那是晚輩高攀了。」

公羊獨朗聲笑道：「說什麼高攀不高攀，你的意見我接受了，我的意見你當然也得接受。」

西門傑道：「你答應離開提督府了。是麼？」

公羊獨道：「豈獨答應，我還要爲你除去那提督府中十數個一流高手。」

西門傑不由大喜道：「如此就足見盛情了。」

此際隱在暗處的雙華一齊走了出來，歐陽華笑道：「難得難得！化干戈爲玉帛，這可是一件大好事啊！」

公羊獨目注西門傑道：「這兩位姑娘又是什麼人？」

西門傑道：「江湖上傳言的雙華一絕，這兩位就是雙華了。」

公羊獨呵呵大笑道：「想不到俠名遠播的雙華一絕，竟然在一夜之間全見到了，走！咱們找家酒店好好的痛飲一醉。」

他們這餐酒是在金陵玄武門外的一家迎賓樓中暢飲，從五更時分敞開店門，直吃到日正當中，方始罷手，公羊獨雖是黑道人物，但也不愧是性情中人，說一不二，因此他在吃了酒分手之際，便回到提督府中，約了那十數個高手，在金陵城外的采石磯來一場決戰，那十數個高手全傷在他的雙掌之下，不過他自己也負了傷，連夜離開金陵，找地方養好了傷，又去追那西門傑等三人，當這個消息傳到雙華一絕的耳中時，他們已經在赴華山的途中了。

他們雖然兼程趕赴華山，可是並沒有浪費了比賽時間，他們一路上暗察民隱，

行俠仗義，到達華山之時，已經是夏末秋初了。

× × ×

蒼龍嶺是華山的頂峯，到蒼龍嶺去必須先經過千尺岩，百尺峽，老君離垢，方始到達蒼龍嶺。

蒼龍嶺狹長而彎曲，猶如一條蒼龍，蜿蜒迴繞着一樣，形勢異常峻險，嶺端的闊度也祇有數尺左右，嶺左的下方數十丈處，有一座石窟，約數丈方圓，洞中有石牀石桌石櫈石灶等物，可能爲隱君子修煉之所。

只是此處地勢險僻，無路可通，因此不知多少年，無人到過此洞，這一晚上洞中不但有人，而且還有了燈火，一盞油燈，在微風中搖幌不停，燈下坐着一男二女，石桌上有酒有菜，黑夜中，荒僻的山洞裏，竟然有人在此飲酒，這不奇怪麼?其實並不奇怪，因爲這三個人不是普通人物，他們正是名滿江湖的雙華一絕。

西門傑舉杯笑道：「我們先乾了這杯，然後再來算算第一項比賽的成績。」

雙華也同時舉杯，三人共飲了一杯，歐陽華嫣然一笑道：「我與東方姊由金陵到華山，這一路下來，一共做了二十五件好事，其中包括濟貧、救人與鋤奸，閣下呢?」

西門傑輕搖摺扇道：「小生這一路下來，總共做了三十二件好事，而且皆有案可查。」

東方華道：「閣下的話，我們信得過，以我們兩人之力，尚不如你一人辦的事多，這第一場比賽我們敗了。」

西門傑道：「凡事皆有因緣，小生這一次也贏得很僥倖」

歐陽華道：「閣下也不必客氣，說說我們這第二場如何比法?」

西門傑道：「第二場我們比試輕功脚程，在這漫漫黑夜之中，我們三人同時起脚，以一刻鐘爲限，然後兩位姑娘的脚程加起來，比我一人的脚程，看看誰的脚程走得遠。」

東方華道：「就在這窮山峻嶺間?」

「不錯!」

「這樣比試閣下不是太吃虧了麼?」

「這祇遊戲較技，勝負何必計較?」

歐陽華一笑道：「好!我們現在就開始。」三人同時立起身形，飛出洞外，茫茫黑夜之中，立時消失了三人的踪跡，三人又同時回到洞中。

西門傑道：「小生在一刻鐘內，到老君離垢去了個來回，這是老君離垢老君祠傍獨有的盤龍松葉，兩位姑娘想定認識。」說完取出一條松枝來。

雙華對視了一眼，歐陽華道：「我跟姊姊脚程，不相前後，由這兒到老君離垢的途中，也不過祇走了三分之一，看來這第二場我們又敗了。」

西門傑道：「那是 位姑娘相讓，在下先行謝過，不過這第三場要由兩位出題了。」

東方華道：「三場你已勝了兩場，這第三場不比也罷。」

西門傑正要答話，忽聽洞外有人大笑道：「深山石洞，把酒論劍，如此良宵，怎不令人羨煞。」語聲剛了，人已入洞，原來竟是公羊獨。

三人同時起立，歐陽華立時又準備了一副杯筷，笑道：「不嫌剩酒殘餚，請坐下同飲一杯。」

公羊獨笑道：「在這三更半夜之時，黑夜古洞之中，雖是剩酒殘餚，亦賽過珍饈美味了。」講完坐下來連乾了三大杯。

西門傑道：「前輩一諾千金，代爲除去那提督府內十數個高手，小生這廂謝過了。」

公羊獨雙眼一瞪道：「你這小子怎麼又酸起來了，我們既已攀上了交，你就該尊稱我一聲老哥哥才是，怎麼還是前輩前輩的，使人聽了刺耳。」

西門傑哂然一笑道：「恭敬不如從命，老哥哥你就別再見怪了。」

公羊獨哈哈大笑道：「這才像話，吃啊!吃啊!」講着又乾了三大杯。

西門傑笑道：「是什麼事使老哥哥今日如此高興。」

公羊獨向西門傑道：「小兄弟，你要知道麼?」

西門傑道：「當然!老哥哥的事，我豈能不知?」

公羊獨又向雙華道：「兩位姑娘也要知道麼?」

雙華同時答道：「祇要不妨碍，我姊妹亦極願一聽。」

公羊獨提壺將四個空杯斟滿才道：「江湖兒女，不計小節，我們先乾了這杯再說。」仰首一飲而盡。三人也同時飲盡。

公羊獨又道：「你們三位皆是譽滿武林的大俠士，不但年青俊美，而且才智、武功皆出人頭地，只是有一件事，我做老哥哥的，不得不問問你們。」

三人同聲道：「請說!」

公羊獨道：「你們是準備以此一身終老江湖呢?還是另有打算?」

西門傑道：「老哥哥的意思?」

公羊獨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如果你們準備終老江湖，那就什麼都不用說了，否則，老哥哥要爲三位作伐?」

西門傑笑道：「老哥哥要爲我們 人做媒?」

公羊獨道：「不錯，你小兄弟的武功才華，江湖上恐難找出適意之人。」

西門傑道：「小弟確有此感覺。」

公羊獨又道：「以雙華姊妹的武功才貌，當今之世，恐也很難找到意中人。」

雙華對看一眼，同聲道：「說出你的來意吧。」

公羊獨一笑道：「我說過，武林兒女不計小節，老哥哥看你們三人頗有相慕之意，何不效娥皇女英，爲武林中留下一段佳話。」

歐陽華沖着東方華一笑道：「姊姊……你肯麼?」

東方華冷靜的面孔上，突然露出一絲笑容道：「妹妹，我想妳我皆有此意，否則一旦分開，豈不落花明月，成了萬古相思了麼?」西門傑本已垂青於雙華，聞言大喜道：「多承老哥哥作伐了。」

公羊獨大笑道：「是呀，這才是江湖兒女的本色，今夜趁老哥哥在此，那就爲你們完成婚禮吧!於是石洞變洞房，二女嫁一夫，爲武林留下一段佳話。（完）

傳奇中的傳奇

詭計連環故事

猛虎過崗

●文/杜飛

●圖/海虹



一個江湖術士在變戲法，他將兩塊大洋放在桌上，其間保持一段距離，然後又用兩只碗將大洋覆蓋，輕輕吆喝一聲，當他再將覆蓋的碗揭起時，原先分別放在兩處的大洋已經跑到一起去了。有人問起這套戲法叫做什麼名兒，他說：這叫

（一）

提起北平天橋，即使沒去過北平的人也不會陌生，有太多的文章，太多的戲劇以及太多的故事都曾提到那個地方：那兒百藝雜陳，龍蛇混雜。提起天橋，大夥兒都會充滿好奇與神秘。

民國初年，天橋有個變戲法的術士瘌虎子，瘌，是因爲他的腿略略有點兒小毛病，那個名兒大概與他所變的戲法「猛虎過崗」有關了；那套小戲法變得的確非常神奇而又生動，他在天橋天天都是變這套戲法，可是，看的人不會覺得膩，誰都知道這是他的手法快過了別人的眼睛；也有許多捉狹鬼千方百計想要抓住他的「把柄兒」，教他「猛虎」「過」不了「崗」，可就是沒法子。

瘌虎子是個光棍，靠那種小戲法混生活，除了能塡飽肚子之外，休想攢積幾文，沒錢當然就別想討老婆；因此瘌虎子年過四十仍然是一條光棍。

這一天，黃昏時開始下起了陣陣細雨，瘌虎子是路邊場子，連個頂棚都沒有，一下雨，就只有待在屋裏睏大頭覺，連下個十天、八天雨，要是燒餅店掌櫃的不肯賒賬，瘌虎子就要餓肚皮了。

瘌虎子挨餓受凍早已成了習慣，這陣小雨倒沒教他發慌，現在是深秋，這種小雨不會連綿數日的。他喝了碗羊雜湯，還叫了一小壺燒刀子，打算好好的睡個覺。

他住的是大雜院，只佔了一間房；那間房簡直像個垃圾堆，光棍的居室髒亂到什麼程度那是可以想見的，但是誰也想不到這個亂糟糟的垃圾窩裏竟然有一位貴客；而且還是一位女客。

瘌虎子有些醉眼迷離的，如果不是那股子撲鼻而來的酸臭味比他的酒氣還要濃厚，他一定懷疑自己是否跑錯了屋子。

那位女客穿着非常光鮮，既年輕、又漂亮，瘌虎子只有在月份牌上，或者香菸卡片上才見過這樣標緻的娘兒們。

「你是瘌虎子麼?」聲音像一串鈴子在敲動，叮噹繃脆，讓人耳朶都能聽出油來。

「是……是呀!」瘌虎子突然變成結結巴巴的。

「坐呀!」眞逗!她倒像是這間屋子的主人了。

瘌虎子根本就沒有地方坐，能坐的地方只有那張搖搖幌幌的床，那娘們坐在床邊上，他能挨過去坐嗎?

那娘兒們拍拍她的身邊，硬是要瘌虎子挨着她坐。瘌虎子可沒有這個種，竟然一屁股在潮濕的地上坐了下來。

「我看過你變的戲法，叫什麼來着?猛虎過崗是不是?可眞絕!」

「姑娘您誇捧!」對方一直很親切，瘌虎子逐漸神色自然了。

「我看了不只一次，橫看豎看斜着看，都看不出一丁點兒毛病來，那是眞工夫麼?」

「那當然啦!」瘌虎子抓住機會大吹大擂!「我從小就練過奇門遁甲、五鬼大

搬運，要不是師父的嚴命，我可以將泰山搬到北平城裏來。」

「喝！你可是眞有本事呀，你師父是誰？」

「茅山道士。」癩虎子藉着幾分酒意，信口開河。

「茅山？茅山在那兒呀？」

「很遠、很遠！」天地良心，癩虎子也不知道茅山在那兒。

「癩虎子！你吹牛，要是你眞有本事，爲什麼不去搬銀行金庫的大洋錢，還要過得這麼窩窩囊囊的？」

「姑娘！這妳可就不明白啦！奇門遁甲，五鬼大搬運都是邪術，都不是正道，如果誰要仰仗這種邪術去發財，一定不得好死，所以，會這種邪術的人多半窮一輩子。」

「癩虎子！」那娘們拍拍腰間，說：「我荷包裏有一個金戒子，你能將它搬過去麼？」

「當然可以呀！」

「來！試試看，能搬過去，金戒子就送給你。」

「不成！不成！這是爲財而運用五鬼，五鬼一發脾氣，我可就不得好死啦！」

「癩虎子！」那娘兒們的臉色突然正經了，語氣也變得極爲凝重。「今兒我來，是要請你帮帮忙，我被人家欺負了好多年，想請你帮我出出氣。」

「姑娘！打架我可不在行喲！」

「不要你打架。」

「那我能帮妳幹什麼呀？」

「只要帮我來一招『猛虎過崗』就行了。」

「哦？」

「走！上我家去，路過西華市場的時候順便跟你買幾套現成衣服。」

癩虎子眞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作夢，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了。

（二）

如果癩虎子的朋友此刻見到他，一定認不出他來，充其量只不過認爲這個人很像他的朋友癩虎子而已，因爲 虎子已經改頭換面了。剃頭師傅將他修剃得非常光鮮，衣鞋都已換新，雖是買現成的，却都是上等料子，癩虎子本來就是昂藏七尺，所謂人要衣裝、佛要金裝，現在看上去，他倒眞像是個有錢的大爺。

女的自稱名叫謝雪珍，她沏好茶，還擺了瓜子糖菓之類，似乎打算和癩虎子澈夜長談。

「癩虎子！你看我像什麼樣的女人？」這是謝雪珍劈頭第一句。

她住的是座小小的三合院，進門之後，癩虎子沒見過第二個人。是人家養的小嗎？不像，如果是，她也不可能將一個陌生男人帶到家裏來；是棄婦嗎？也不可能，她不像是個薄命人，那……？

不等癩虎子想出個所以然來，謝雪珍就開始敍述她的故事：

「我是有錢人家的女兒，我從小就在幸福的環境中長大，在我十七歲那年，我娘死了，雖然我很悲慟，却還有爹疼我，過了一年，後母進了門我就開始走霉運了。爹是個好好先生，總是順着後母的，那位後母却是個貪心不足、又極端凶殘的女人，咱倆似乎命中犯尅，我見了她不舒服，她 了我也不自在，我成了她的眼中釘，肉中刺，我爹夾在當中，兩頭爲難，於是，我決定搬了出來。」

癩虎子除了投以同情的目光之外，實在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安慰的話。

「起先，我爹還時常來看看我，留下幾文生活用度，後來，探望愈來愈疏，我已經有三個月沒見到他老人家了，一定是被後母寸步不離地釘牢，沒法子分身。」

「這麼說，妳爹也太軟弱了！」癩虎子不自禁地表示意見。「自己的女兒，就這麼不管了麼？」

「唉！爹生性軟弱，我根本就不怪他，這一切都是命，我也認了。目前我的生活還不致發生問題；我也不是七老八十，醜八怪，找不到男人去嫁，我只氣一件事；這件事一直使我安心不下……」

「什麼事？」

「娘死的時候，留給我一箱首飾，不管那些東西多麼値錢，我都不心疼，其中有一塊碧玉墜子，是我娘當年陪嫁之物，她老人家千叮萬囑的，這塊碧玉墜子在將來我死時再傳給我女兒，如此代代傳下去，如今這塊碧玉墜子却被後母霸佔了。」

「眞可惡！」癩虎子惡狠狠地駡了一句。

「癩虎子！這就是我要你帮忙的事，我看你那套『猛虎過崗』的本領眞絕，所以想請你這位『虎子』把那塊碧玉墜子給『過』過來。」

「雪珍姑娘！我可能要令妳失望。」

「怎麼？你不肯帮忙。」

癩虎子從身上摸出兩枚銅元，就用茶碗的蓋子作道具，變起他那套「猛虎過崗」的戲法來了。



癩虎子進門一看，發現一個女客坐在屋內。

「雪珍姑娘！這並不是什麼眞本事，只是手法快，瞧！右邊這隻碗蓋下去的時候，小指頭已經將銅元勾進了手心，一拍手，銅元又到了左手掌心；左手去揭開碗蓋，順勢將銅元推出，那邊有兩枚，這邊空了，不是銅元自己交換位置，是我的手夾帶過去的呀！」癩虎子到底是個誠實的人，他毫無顧忌將自己的秘密抖了出來。

謝雪珍發了楞，她眞的很失望。

「雪珍姑娘！我實在不應該讓妳化費那麼多錢，可是，我剛才一直沒勇氣說出來，我總以爲你是那家有錢的少奶奶，讓妳化點錢也沒關係，沒想到你是這麼命苦，我……我……」癩虎子眞情流露，差點哭出來了。

「癩虎子！別說這些，你那套戲法再變一回。」

癩虎子立刻來了一次，動作緩慢，故意讓謝雪珍看個一清二楚。

「有了！」謝雪珍突然興高采烈地嚷了起來：「你這套手法就能帮我的忙，一定能帮我將那塊碧玉墜子找回來。」

「妳說，妳說，怎麼個找法？」

「癩虎子！你先不要急，我問你，你常常走過前門邊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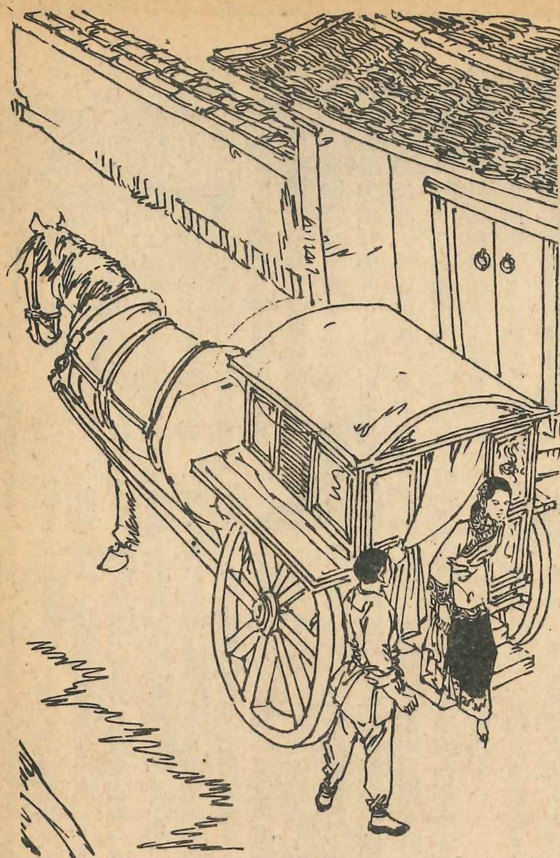
「常常路過。」

「前門邊有家『瑞珍祥銀樓』，你可知道？」

「知道呀！」

「那就是我家，那夢碧玉墜子就掛在廳堂中的玻璃橱櫃裏。」

癩虎子沉着臉，沒吭聲，玻璃橱子不是他手裏的碗，那塊碧玉墜子也不是碗中覆蓋的銅元，他沒法子將它「過」過來。



謝雪珍裝着傷風的樣子走入店中。

「癩虎子！我已經將主意想妥了，你好好睡一覺，我這兒備得有客房，明兒一大早咱們就上『瑞珍祥銀樓』去。」

癩虎子那會不順着謝雪珍，他現在有個想法，爲謝雪珍賣命他都不在乎。

（三）

瑞珍祥銀樓在北平雖不是一流的金銀舖子，但是在前門邊却是一家老店，那塊金字招牌——老遠就可以看見。

這天上午約莫十點鐘光景，來了一輛雙套的騾車，車把式穿着翻毛的坎肩，車旁還有兩個精壯漢子跟着跑，這名堂叫做「雙飛燕」，那年頭，若非很有錢的人絕對擺不出這個譜來。

車剛一停住，銀樓的二櫃立刻就迎了出來。車簾挑起，下來了一位大爺，二櫃連忙躬身奉客，他發現這位大爺走路的時候有點兒跛。

他就是癩虎子，不過，他現在的氣派，就是教他的老朋友站在他面前也不敢說他是天橋那個變戲法的。

癩虎子被迎進店內坐下，立刻有僕童獻茶，這時，頭櫃也親自從櫃枱裏迎出來，侍候這位上門的貴客。

「大爺要買點什麼？」

「哦，我要跟我太太買幾件首飾。」

「金的，銀的，還是玉的？……」

「不管什麼的，只要我老婆喜歡就行了。」

「府上住那兒，請您留個地址，隨後我就吩咐二櫃挑選幾件精品，讓夫人親自過目。」

「那多麻煩，我老婆就在車上……」

「那幹嗎不請進來坐呀……」

「她有些傷風，今兒天氣也不大好，就讓她待在車上吧……那串鍊子給我瞧瞧，行嗎？」癩虎子隨手一指。

伙計連忙將鍊子取下來，放在一個有紅絲絨襯墊的托盤裏，交給二櫃，二櫃又連忙跑到車邊，只見一隻白嫩的手將托盤接了進去，很快，那只托盤又送了出來。

二櫃拿着托盤，搖搖頭道：「夫人不滿意。」

癩虎子又隨手指了一樣……就這樣，二櫃跑去跑回跑了七，八趟，作買賣的人可眞有耐性，一點兒也不嫌煩。

「這位大爺！」二櫃笑着說：「夫人不要金銀，要碧玉翡翠之類，你給他挑選幾樣吧！」

謝雪珍所描述的那種碧玉墜子，癩虎子一進門就看到了，放在一個精緻的絲絨盒子裏，陳列在玻璃橱窗最顯眼的地方。

癩虎子東一指，西一點，要了好幾樣，當然包括那塊碧玉墜子。

大概是那塊碧玉墜子太名貴的關係，這一回，頭櫃親自出動了。

頭櫃的面子倒是不小，竟然將車中的冒牌夫人謝雪珍給請了下來。

謝雪珍以手帕掩着鼻子，一副傷風的樣兒，就算是她的家，那些人也不可能一眼就把她給認出來。

癩虎子却有些兒發呆，謝雪珍的行動在預訂的計劃中是沒有的，這……？

謝雪珍進入店堂之後，大模大樣地問道：「這塊碧玉墜子多少錢？」

「不貴！」頭櫃笑着說：「才九千塊

兵器重視刀和棍

麥海雲

我國的武器，一向都是特別重視刀和棍的，武館裏面未必有花槍或者大耙，但却照例一定有單刀以及長棍，棍的長度大小不一，所以插滿了兵器架，何以幾十種兵器當中特別重刀和棍呢？就因爲這兩種兵器比較普遍，特別是棍，遠行的人，往往用担挑去挑衣物和包袱，那種担挑有長有短，它就等於棍，在這種情況下，古往今來，帶着担挑出門的人，不算違法，因此影响到練棍的人比較多，聞說最近在舊金山喜歡練習功夫的僑胞，多數練習一種又細又長的棍，實際上它的形狀等於查竿竹，用來晒衫，不過，它是實心的，外邊用顏色畫成晒衫竹的模樣而已，這種棍既然可自衞，同時可以看做晒衫竹，一物二用，持棍而行，不算違法，單是這一點，可以反映出棍是特別值得重視的，此外，還該談及棍的使用方式，雖然棍的尖端比不上花槍那麼銳利，不過，眞正懂得棍法的人，確是可以把棍向對方要害刺去的，連刺幾下，對方就會身受重傷，在這方面看，棍的運用跟花槍相差不遠，反之，棍比槍有利，它可以橫掃，有些人握着一條長棍突圍而出，雙手按在棍的中央，把那條棍貼在小腹上面，跟着渾身轉動，有如風車，棍的兩邊長度各有幾尺，碰着它就會吃了一棍，這種棍法叫做橫掃千軍，比較花槍更加犀利。

至於刀的一方面，因爲它有一邊鋒利，另外一邊比較厚，即是刀背，刀背能夠擋格沉重的長兵器，例如棍或斧，刀鋒却可以削，由於刀背不會弄傷自己，以單刀出擊，可以把刀背貼身，用刀背向外，而且能夠由下邊劏上去，這一路刀法喚做倒劏刀，非常兇險，用劍的人既然要担心刺傷自己，而且以劍鋒跟沉重的兵器交鋒，隨時折斷，故此，用劍的人不多，認眞精於劍法，然後使用它。

中國的棍是一切兵器的始祖，後來變爲花槍，再變就是大耙，大耙的形狀有如三叉，它看來沉重，實際上並非很重的，跟大耙相差不遠的一些武器，還有狠牙棒，蛇茅之類，都是有特色，此外還有人喜歡用斧，短斧可以貼身打鬥，亦可把斧脫手飛出，看做暗器，因爲斧的力量特別强大，闊邊的大斧迎頭斬下來，如果橫棍擋格，連棍也斬斷，喜歡用斧的人，俱是喜歡搏殺的，水滸傳裏面的李逵就是這一類江湖人物。長柄的斧，根本上就是陣上的武器，由於斧棍特別長，斧頭尖銳，斧的本身沉重，劈下去的時候不易招架。再又因爲用長柄斧去劈斬，劈不中人，但却劈中了戰馬，使對方倒地打滾，那就贏實，故此，戰國時期，長柄斧的名將也很多。

大洋。」

癩虎子不禁暗暗咋舌，九千塊大洋？他作夢也沒夢想過這麼多錢。

「才九千塊？」謝雪珍尖聲尖氣的。「是呀，這價錢可眞便宜啊！」

「大爺！」謝雪珍的手指差點戮在癩虎子的鼻尖上，「聽見沒有？才九千塊錢，你好不容易親自陪我來一趟，竟然買這種便宜貨。」

癩虎子更加發呆了，這些台辭兒預先都沒練過，他沒法子對答呀！

謝雪珍一把抓起了托盤中的碧玉墜子，杵到癩虎子的面前，她的言行更加潑辣了。

「大爺，你別給我裝啞吧，瞧吧，才九千塊錢，你就想用這種便宜貨將我打發過去，是不是？」

怎麼回事呀？莫非吃了瘋心藥，她突然發了瘋麼？

頭櫃，二櫃都慌了手脚，不知道該怎麼辦？

謝雪珍要瘋，要潑更加厲害了，又吼，又叫，竟然將手中那塊碧玉墜子向癩虎子的臉上扔了過去。

二櫃眼明手快，連忙一把撈住，那是幾千塊大洋啊，要是掉在地下，就一個子兒也不值啦。

謝雪珍又哭，又鬧，又吼，又叫，這時，店門口已經圍滿了看熱鬧的人，她突地向外衝，衝上了車，車把式一揚鞭，那輛「雙飛燕」的騾車飛一般地駛走了。

癩虎子紅着臉說：「對不住，對不住，吵鬧了寶號的買賣。」

「沒關係，」買賣人的涵養究竟不錯。「改天我派人送些名貴的首飾到府上去請夫人挑選，請留個地址……」

「不必了，改天我再來。」癩虎子連忙往外走，他實在沒有地址好留。

「請留步！」頭櫃突然高喊一聲。

這一聲喊，店內的氣氛突然改變，二櫃，三櫃，伙計都將店口堵住了。

癩虎子不禁一楞，他實在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頭櫃寒着臉走到他面前，冷冷地說：

「嘿嘿！這一着把戲玩得可眞高明，一哭二鬧三上吊，趁亂把咱們的碧玉墜子換走了，留下這塊不值錢的石頭，要是你從容離去，我也許還不會發覺，你却慌慌張張地露出了破綻。」

「掌櫃的，你別誤會，那……不是我的太太，她是寶號店東的女兒……」

「哼！她如果是咱們店東的女兒，我就是你的祖宗。」

「我說的是實話，她叫謝雪珍，不信你去問……」

「教我問誰？咱們店東姓章，不姓謝，生了六個少東，可就是沒有一位千金小姐。」

癩虎子的臉都綠了。

癩虎子因共同詐騙的罪名判處了三年的徒刑，那位女騙子並沒有緝獲歸案。

在獄中，癩虎子並不怨恨，因爲他畢竟不是猛虎，所以「過」不了王法那道「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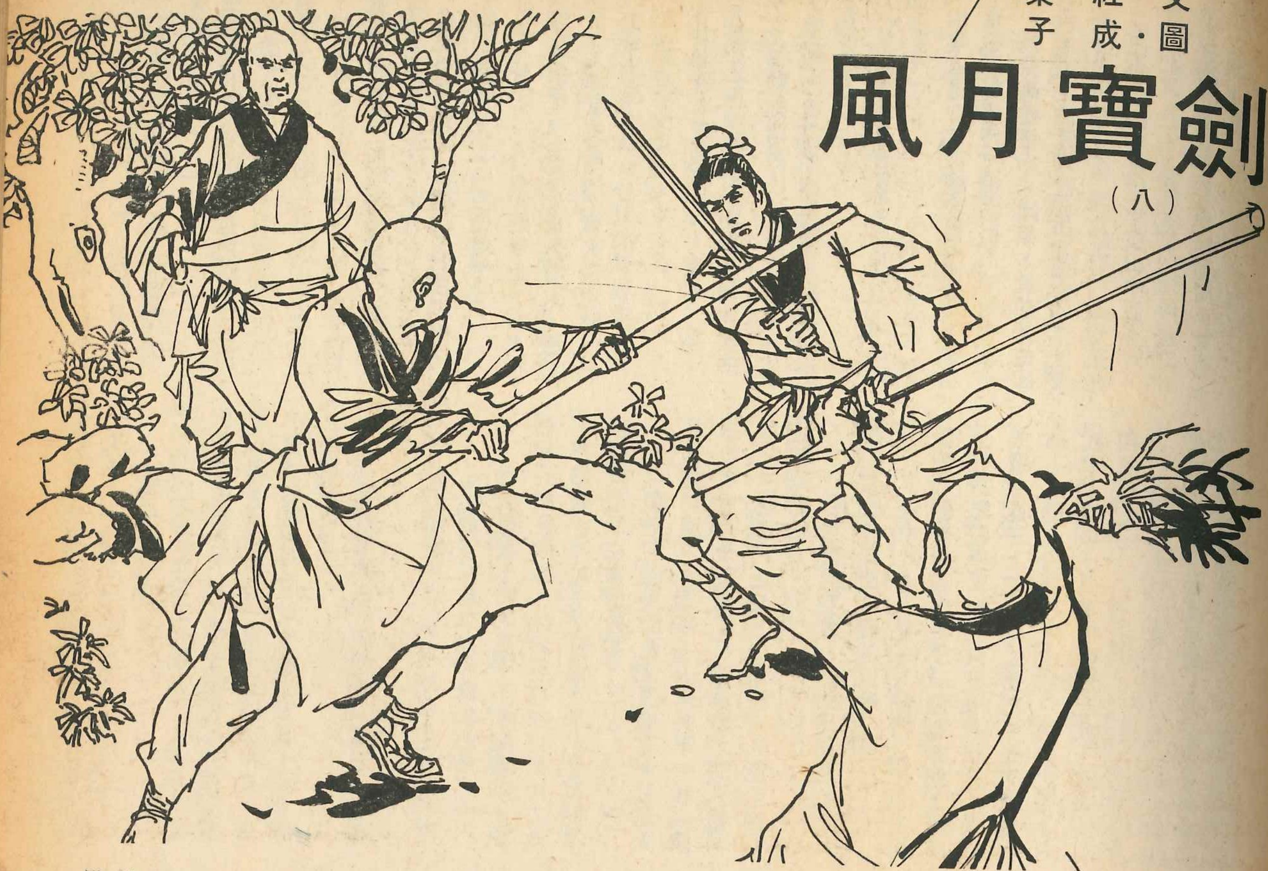
——完——

侠義傳奇中篇

秦紅・文
子成・圖

風月寶劍

（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茅大寶與刁天英兩人，以遊客身份借宿於五台山眞容院，當時該院巳發現鎭院之寶——珍珠寶塔失竊，於是遍查各客房，但無所獲，茅、刁及各遊客因此未准離山。是夜刁告知茅想藉機潛逃，刁逃離後，茅即潛往竊取刁所偷得之贓物，即行離山，逕至太原，將珍珠寶塔交與項若愚作爲禮聘，項走後，茅急欲回家準備迎娶項人鳳，不料鶯、燕二婢同時到來，懇求茅與她們藉此機會一同遊覽萬里長城，茅大寶當下進退兩難……

轉走少林寺　追查殺擄案

茅大寶生氣道：「妳別說了，大不了一死！」

燕燕忙道：「好了，好了，別談這些事了，小祖宗，你一說死，就把我們唬倒啦！」

茅大寶道：「我若做錯了事，自會親自收拾，絕不連累旁人。」

燕燕道：「好，好，現在不談這個，小祖宗，我肚子餓了，咱們上街去吃飯好麼？」

× × ×

次日，主婢三人動身南返，走了十二天，到達開封府——

中午，他們上一[illegible]樓吃飯。

因是中午，酒樓生意很好，他們上樓不久，樓上巳告客滿，座無虛席了。

忽然，隣桌三個食客的談話引起了茅大寶的注意！

那三個食客，非商非仕，從打扮和言談舉止上看，似是武林中人，一個是身體昂健的禿頭老者，一個是白面無鬚的中年人，另一個是青年，三人的嗓門都很大，正在談武林中事。

這時，只聽那中年人道：「武林少爺連殺一百個人，固然驚人，但前兩天武林中又發生了一件大事，二位可能還不知道吧！」

青年道：「哦，甚麼事？」

中年人道：「前一陣子，有人去向『武林大元帥』投訴，說他們的親友遊嵩山失踪，懷疑少林和尚謀財害命——」

禿頭老者搖頭道：「無稽之談，少林寺乃中原正宗的一個佛教聖地，寺中和尚個個潔身自愛，怎麼會謀財害命呢？」

中年人道：「是啊，起初茅兆霖也不相信，但前往投訴並請求追查的苦主越來越多，其中還有婦女也在嵩山少林寺附近失踪。」

禿頭老者驚訝道：「謀財害命再加上刧色？」

中年人道：「正是！」

禿頭老者駭然道：「眞是少林和尚幹

的？」

中年人道：「雖然沒有人親眼看見，但事情既是發生在嵩山，少林和尚便脫不了嫌疑。」

青年道：「我不相信少林和尚會幹出這種事，那太不可思議了。」

中年人道：「是的，據說茅兆霖也不相信，但因確實有人在嵩山失踪，茅兆霖乃指派其十二將軍中的『鐵頭將軍鐵崧』和『山東將軍高建塔』前往少林偵查。」

禿頭老者問道：「結果呢？」

中年人道：「大前天的早上，有人在嵩山南麓發現了一個身受重傷的人，那人身中數刀，渾身都是血，被人發現時，已奄奄一息了。」

「他是誰？」

「山東將軍高建塔！」

「啊！」

茅大寶聽到這裏，也大吃一驚，便欲起身過去問個明白，卻被鶯鶯使眼色制止，示意再聽下去。

只見那禿頭老者着急地問道：「是誰下的手？」

中年人道：「你聽我慢慢說吧，發現『山東將軍高建塔』倒臥血泊的是當地一農夫，他見高建塔尚未斷氣，就想抬他回家施救，可是高建塔說他已活不成了，要求那農夫趕快去江都『元帥府』通知茅兆霖，說他和『鐵頭將軍』在山中偵查時，遇上一羣蒙面人，那羣蒙面人均持戒刀，武功十分高強，可能是少林和尚，又說『鐵頭將軍』已落入他們手中，命在旦夕，要求那農夫速去江都通知茅兆霖，請他派遣手下入山救人……」

「那農夫去了沒有？」

「高建塔說完之後就死了，那農夫是個普通老百姓，活了幾十歲也沒有離開當地一步，要他跋涉一兩千里路去江都，那不要了他的命？所以他就去報官，由官府出面收屍處理。」

「有沒有人去江都通知『武林大元帥』呢？」

「不知道。」

「你看那眞是少林和尚幹的麼？」

「很難說，照說兔子不吃窩邊草，少林和尚如要做案，應該不敢在自家地方做，不過若說不是少林和尚，那又是誰呢？誰有胆量敢在嵩山做案？」

「那羣蒙面人既是使用戒刀，必是少林和尚無疑了。而且『山東將軍』和『鐵頭將軍』乃是茅兆霖手下最出色的人物，除了少林和尚之外，恐怕沒有人能生擒和殺傷他們兩人。」

「唔，這話不錯，但少林寺是名門正派，怎麼會幹出這種勾當呢？」

「哈哈，這很簡單，佛門之中也有敗類，可能少林寺中出了一個賊和尚，後來少林爲恐聲譽受損，只好將錯就錯，決定把鐵、高二人殺了——當然，也可能鐵、高二人已查出眞相，少林寺情急之下，只好殺人滅口，但事情發展至此，今後有好戲看啦！」

茅大寶聽到此處，已沒有心情飲食，當即召來堂倌付清酒帳，隨與鶯鶯燕燕下了酒樓，上馬便走。

鶯鶯燕燕也各有一匹坐騎，主婢三人上馬馳向西大街，不久已到西城門外。

燕燕問道：「小祖宗，你打算去嵩山少林寺麼？」

茅大寶道：「正是，此事我爹一定還不知情，現在能去救鐵叔的，就只有我一人！」

鶯鶯道：「咱們三人成麼？」

茅大寶道：「不是咱們三人，而是我單獨一個人去，妳們速返江都報告我爹知道。」

鶯鶯道：「不成，我們不能讓你一人去涉險，要去大家一起去。」

茅大寶道：「妳們去了對我沒有帮助，反而是個累贅！」

鶯鶯道：「老夫人一再叮嚀我們看好你，所以不管上刀山下油海，我們都必須跟住你。」

茅大寶心知她們絕不肯讓自己單獨去嵩山，當下勒住坐騎道：「這樣好了，妳們一個跟我去，一個趕回江都，這可以了吧？」

燕燕道：「好，鶯兒妳回江都，我陪他去嵩山救人。」

鶯鶯冷笑道：「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妳憑甚麼要我回江都？」

燕燕道：「好姐姐，妳別跟我爭好不好？」

鶯鶯斷然道：「不成，咱們猜拳作決定，贏的陪他去，輸的回江都。」

燕燕無奈地說：「猜幾拳？」

鶯鶯道：「一拳。」

燕燕道：「一拳決定勝負，太可怕了，三拳兩勝如何？」

鶯鶯道：「好，輸了可不許賴皮。」

燕燕道：「當然。」

於是，兩人就馬上猜起拳來，猜了三拳，結果燕燕二勝一負，她高興得哈哈笑起來。

鶯鶯一臉苦澀，轉對茅大寶道：「少爺，我一個人不敢回去，怎麼辦呢？」

茅大寶笑道：「別賴皮。」

鶯鶯一賭氣，撥轉馬頭，嬌叱一聲，向南絕塵而去了。

茅大寶大聲道：「鶯兒，路上要小心啊！」

他一直目送鶯鶯遠去不見，才回對燕燕道：「燕兒，她一個人只怕眞的不敢回去，妳不如——」

燕燕把臉一沉道：「你又來了，你少替她操心，她不過撒撒嬌罷了。」

茅大寶一笑道：「好吧，此去嵩山有三百里路，要走就快些吧！」

次日入暮時分，主婢二人趕到嵩山南麓，經過一番打聽，才找到那個發現「山東將軍」的農夫。

他是個四十來歲的老實人，起初對茅大寶和燕燕的到訪有些疑懼，經茅大寶道明身份來歷，他才將當天早上發現「山東將軍」倒臥血泊的情形說出來。所說的情形，與在開封府酒樓上聽到的大致相同。

茅大寶仔細問道：「他有沒有說明在嵩山的甚麼地方遭遇蒙面人的圍攻？」

農夫搖搖頭道：「沒有，那時他已快死了，只說是在山上。」

茅大寶道：「不是在少林寺？」

農夫道：「他沒這麼說。」

茅大寶道：「他說那羣蒙面人都使用戒刀。」

農夫道：「是的。」

茅大寶道：「他確定他們是少林寺和尚？」

農夫點頭道：「是的。」

茅大寶道：「他身上中了幾刀？」

農夫道：「中了七刀，胸上兩刀，背上兩刀，兩腿各一刀，右手一刀，是流血過多而死的。」

茅大寶道：「兄台可否帶小弟到那地方去看看？」

農夫帶他們來到嵩山南麓一處樹林外邊，指出了當日「山東將軍」倒臥之處，那地上還殘留着一些血跡。

從血跡的情形看，可以看出當日「山東將軍」是從山中逃出來的。

茅大寶問道：「現在他的屍體被埋在何處？」

農夫一指西方道：「由此過去五、六里處，有一片亂葬崗，聽說官府把他埋在那亂葬崗上。」

茅大寶又問道：「這幾天有沒有下過雨？」

農夫道：「沒有。」

茅大寶再問道：「兄台在發現他之前，這一帶可曾出現過形跡可疑的人物？」

農夫道：「沒有。」

茅大寶拱手一揖道：「好，多謝兄台了。」

農夫回稱不客氣，就回家去了。

茅大寶便向燕燕道：「這幾天既未下雨，血跡必然還在，咱們循血跡入山，必可找到當日發生搏鬥的地點。」

燕燕道：「依我看，不如直接去少林寺謁見該派掌門人，請他解釋爲佳。」

茅大寶道：「怎麼說？」

燕燕道：「第一，鐵、高二將軍奉命前來嵩山偵查時，他們必曾先去少林寺，與該派掌門人有所接觸，現在鐵頭將軍被擄，山東將軍遇害，此事縱非他們幹的，他們也必已知情，咱們可以去聽他們說明一下，是不是他們幹的，說不定可以從其言語神色上看出來！」

茅大寶道：「還有呢？」

燕燕道：「第二，你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不宜涉險。」

茅大寶一笑道：「我的答覆是：第一，如果是少林寺和尚幹的，咱們正式去拜訪，一定看不出甚麼來，第二，我不怕危險。」

燕燕一嘟嘴道：「鐵、高二將軍身手非凡，連他們都難以自保，可見敵人身手之高，咱們二人，只怕更不是他們的對手了。」

茅大寶道：「如果你害怕，現在回去還來得及。」

燕燕跺脚道：「誰說我怕了？我是爲你的安全着想的呀！」

茅大寶道：「別爲我着想，現在該爲鐵叔着想！」

說畢，牽騎入林。

燕燕只好隨後跟入，兩人循着血跡一路尋入，穿過一大片樹林，來到一條大山溝上。

山溝上也有明顯的血跡。

而山溝對面，山勢崢嶸，馬匹已無法走上去，茅大寶便將兩匹馬拴在樹林中，才與燕燕走過山溝，繼續循血跡尋上山。

越過一座山頭，眼前是一條長長的峽谷，谷中亂石遍佈，血跡一直延伸入谷，行入約半里，峽谷已盡，前面已是崇山峻嶺，形勢險惡。

茅大寶繼續尋入，又翻過一座山嶺，血跡才告消失不見，仔細一看四周的形勢，才發現已置身於一塊高山盆地之中，再經一番仔細搜索，又找到一處血跡斑斑的地方，一看即知是搏鬥的現場。

接着，又找到了一截已呈腐爛的大拇指。

茅大寶對着那截大拇指端詳了一會，說道：「燕兒，這一截大拇指不是鐵叔的，鐵叔的手指背上長了很多毛……」

燕燕掩着鼻子道：「那農夫並沒說『山東將軍』斷了指頭，那麼這必是敵人的了。」

茅大寶道：「對，這是敵人的。」

燕燕道：「這說明了對方也受了傷，如果是少林和尚幹的，他還會在少林寺中麼？」

茅大寶道：「當然不會在了。」

燕燕道：「此處距少林寺有多遠？」

茅大寶道：「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麓，距此可能尚有幾十里路。」

燕燕道：「現在天快黑了，你做何打算？」

茅大寶道：「繼續尋入。」

燕燕道：「這樣能發現甚麼呢？」

茅大寶道：「不知道，不過碰碰運氣吧！」

燕燕道：「少爺，你何不聽我的話，這一帶無路可走，容易迷失，咱們退回去，明天再由——」

茅大寶不等她說完，就已舉步向前走了。

燕燕又只好隨後跟着，走了一程，來到一面絕壁下，這時天已黑下來，茅大寶仰望絕壁道：「燕燕，這絕壁不太高，妳上得去吧？」

燕燕道：「可以。」

茅大寶道：「那就上去吧！」

於是，主婢二人騰身向絕壁上飛撲，身手比猿猴還要靈活，不消盞茶工夫，已雙雙登臨絕壁上的懸崖。

但身形剛剛落定，定睛向前望去時，赫然發現對面一丈開外的地方，一排站着三個少林和尚。

主婢二人遽然見到這三個和尚，不禁一驚，連忙一沉馬步，蓄式準備迎戰。

那三個少林和尚，一律着灰色僧衣，當中一個年紀較大，約四十左右，手仗一柄戒刀，另兩個約三十來歲，手上各握一棍。

他們好像早已發現茅大寶和燕燕，神色略無驚異，而是一片冷峻之色，當中那個中年和尚開口冷冷問道：「二位施主何來？」

茅大寶定定神，才答道：「從山下來的。」

中年和尚冷笑了一下，又問道：「尊

姓大名?夜入嵩山有何貴幹?」

茅大寶暫時不想去表明身份，只答道：「我們來抓賊的。」

中年和尚懷疑的皺了皺眉，道：「抓賊?」

茅大寶道：「不錯，傳說這嵩山出現了一批惡賊，他們在此刦財刦色，因此在下便來看看，不想惡賊還沒找着，倒先遇着了三位——三位可是少林和尚?」

中年和尚點點頭，答道：「小僧三人，正是少林和尚!」

茅大寶微微一笑道：「這地方距少林寺好像很遠吧?」

中年和尚道：「小僧三人是奉命巡山的。」

茅大寶一哦道：「你們經常這樣巡山麼?」

中年和尚道：「不，因爲最近山中連續發生事故，因此敝寺乃加强巡山，以防歹徒再在本山做案。」

茅大寶凝目逼視着他，問道：「有沒有逮到那批歹徒?」

中年和尚道：「沒有。」

茅大寶冷笑道：「這倒出人意料之外，少林派乃中原武林第一派，寺中高手如雲，最近歹徒連續在此生事而貴派竟然毫無所獲，何以故?」

中年和尚道：「並非毫無所獲，現在巳經逮到兩個了。」

茅大寶道：「我們兩個?」

中年和尚道：「不錯。」

茅大寶哈哈大笑起來。

中年和尚冷冷道：「施主二人夜入嵩山，又不肯通姓報名，非歹徒者何?」

茅大寶大笑道：「做賊的反叫抓賊，高明!」

中年和尚面色一變，道：「施主說甚麼?」

茅大寶聲調一沉，嘿嘿冷笑道：「我不相信有人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中年和尚面色更爲難看，說道：「施主願否亮個萬兒?」

茅大寶道：「不必了。」

中年和尚道：「既然如此，小僧只好把你們當賊看待。」

說畢，戒刀一抬，擺出了攻擊姿態。

茅大寶把手伸向燕燕，說道：「燕燕，呈劍。」

燕燕就將長劍呈遞過去，他抽出了長劍，回顧中年和尚道：「這個姑娘是我的侍婢，你們不必與她動手，抓着了我，她自會束手就擒。」

中年和尚冷冷笑道：「她不動手，小僧等自然不會傷害她!」

茅大寶道：「好，燕兒妳退開!」

燕燕便退出一旁。

茅大寶掂了掂長劍，笑道：「好了，你們三位一齊上來吧!」

中年和尚道：「不必了，小僧一人奉陪!」

話聲一落，欺步上前，手中戒刀便連續揮砍而出，使出的是正宗的少林刀法。

茅大寶身形在左右幌動，避過對方三四刀，雙脚都沒移動一下，笑道：「不必客氣，把絕活兒使出來吧!」

中年和尚一看他身法高明，已知不是等閒人物，當下大喝一聲，刀勢巳由簡化繁，刹那間似孔雀開屏，千百把刀直向茅大寶身上投去。

豈料絕招再出，眼前的茅大寶突似會隱身一般，一幌而沒。

中年和尚大吃一驚，以爲茅大寶轉到自己身後，疾忙將身一蹲，身似陀螺急轉，反手一刀掃了出去。

一掃，却掃了個空，只聽茅大寶在頭上空中笑道：「我在這裏。」

一縷劍風，便從空中直襲而下。

中年和尚在少林寺中雖非出類拔萃的角色，但成就也不低，是打過十八羅漢堂的人，這等功夫的和尚，在武林中巳可列入高手之林，他也曾走過幾年江湖，會過不少高手，但像茅大寶這樣身法靈活有如鬼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動作，却是頭一次碰到，一時心頭發毛，忙不迭就地一個翻滾，避去一旁。

誰知當他自以爲巳經避開而想躍起身子之際，突然發現茅大寶站在自己身後，其長劍巳然抵在自己的心口上。

中年和尚面色大變，呆住了。

那兩個青年和尚一見中年和尚受制，立時大喝一聲，雙雙飛撲而出，兩條齊眉棍挾着雄猛的力道，分左右疾劈茅大寶。

說時遲，那時快，眼看二棍巳快打中茅大寶，忽然茅大寶又一幌而沒，兩個青年和尚一時收勢不及，兩條齊眉棍便一齊劈落到中年和尚的身上。

「蓬!蓬!」二响，中年和尚被結結實實的打中胸部，登時慘叫一聲，手脚一翹，口中鮮血狂噴。

二僧大驚失色，拖着齊眉棍暴退下去，但一見中年和尚似巳斃命，不覺呆若木鷄。

茅大寶站在一邊道：「趕快揹回寺去搶救，一個時辰內救治得當尚可活命。」

二僧一聽此言，其中一個立刻把齊眉棍交給另一人，急急上前揹起中年和尚。

茅大寶道：「還有，回去告訴貴派掌門人，我要一個活生生的『鐵頭將軍』鐵崧。」

二僧不答，揹着中年和尚急急而去，很快便消失在遠處的山林中了。

燕燕道：「你爲何要這樣?」

茅大寶道：「有何不對?」

燕燕道：「你爲何不表明身份?」

茅大寶道：「表明身份幹麼?鐵叔和高叔入山偵查，不是表明身份了麼?」

燕燕道：「這件事，目前還不能證明是他們少林寺幹的呀!」

茅大寶道：「所以我才手下留情。」

燕燕道：「你打算就這樣一路殺上少林寺?」

茅大寶道：「我要看看少林寺對我採取何種態度，案子是不是他們做的，說不定可從他們對我的態度上看出來。」

燕燕道：「現在的問題是：你不表明身份，他們會把咱們當作歹徒看待，要是他們傾巢而出，你能應付得了麼?」

茅大寶笑道：「應付得了。」

燕燕道：「那時你怎麼辦?」

茅大寶道：「表明身份。」

燕燕噗哧一笑道：「表明了身份後，如果他們仍然攻擊你，那就……」

茅大寶道：「那就證明他們是賊和尚了!」

他把長劍交給她，說道：「走吧。」

於是，主婢二人又向前進，對準方向，一路朝少室山趕來。

約莫午夜時分，來到一處不知名的山嶺上，茅大寶看出燕燕累了，兩人便在嶺上坐下歇息。

不料就在這時，驀聞一片衣袂帶風之聲自樹梢上响落，旋見兩個和尚疾掠而下，落到他們面前!

二僧年紀均在五旬以上，手裏各有一柄禪杖，一看那氣質：就知是有相當地位的少林和尚。

茅大寶坐着不動，只微微一笑道：「好快?」

二僧居然很有風度，一齊向他合十爲禮，道：「貧僧達能、達明，請問施主可是剛才傷我少林弟子之人?」

茅大寶起身還禮，說道：「對不起，這位大師的話要修正一下，在下並未傷害貴派弟子，而是貴派另兩個弟子不小心，誤傷了他的。」

自稱「達能」的少林和尚冷冷一笑道：「施主說的不錯，是敝寺弟子無能，貽笑方家了。」

茅大寶含笑道：「但願那位師父不致傷重身亡。」

達能和尚臉色一沉，道：「施主尊姓大名?」

茅大寶悠悠道：「咱們先談事情，好麼?」

達能和尚道：「好的，施主何所爲而來?」

茅大寶道：「據說有不少人在嵩山失踪，數日前『武林大元帥』派來偵查的『鐵頭將軍』和『山東將軍』竟然也在此栽了跟斗，一被殺害一被擄，因此在下大感興趣，決定入山一看究竟。」

達能和尚目光炯炯的注視着他，神色冷峻地道：「是這樣麼?」

茅大寶道：「是這樣!」

達能和尚道：「此事自有『武林大元帥』出面追究，何勞施主過問?」

茅大寶聳聳肩道：「身爲練武之人，鋤奸除惡乃份內之事。」

達能和尚冷笑道：「貧僧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樣，施主夜入嵩山，態度跋扈猶如强梁，倒像是連番在山中做案之人呢!」

茅大寶微笑道：「阿彌陀佛，大師如此信口胡說，不怕閃了舌頭?」

達能和尚勃然變色道：「施主最好報出姓名，否則莫怪貧僧無禮!」

茅大寶笑道：「在下不敢報名，是因惹不起貴派，大師何必咄咄相逼?」

語聲微頓，繼道：「其實，到目前爲止，在下並未得罪貴派，剛才那番衝突也不是在下先發動的。再說嵩山雖是貴派之地，但並無明文規定不准外人進入，是不是呢?」

達能和尚怔了半晌，才又沉聲道：「施主莫要狡辯，眼下嵩山是多事之地，任何人在此出現，均可構成嫌疑!」

茅大寶哈哈笑道：「這麼說，大師在此出現，也有嫌疑!」

達能和尚目中精芒突盛，顯然巳快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氣了。

茅大寶道：「請問，鐵、高二將軍入山偵查之時，可曾先赴貴寺請教?」

達能和尚道：「有!」

茅大寶道：「後來呢?」

達能和尚道：「他們二位要入山偵查，敝寺曾表示願派人協助，但他們未接受，結果不幸出事了。」

茅大寶道：「山東將軍臨死之前，曾告訴一個農夫說，攻擊他們之人，是一羣蒙面人，個個手仗戒刀，大師對此有何解釋?」

達能和尚道：「敝寺如要殺人，絕不用戒刀，那是一種嫁禍的手段!」

茅大寶點點頭道：「對，可能是一種嫁禍的手段，但令在下百思不解的是，居然有外來歹徒在嵩山連番生事，而貴派竟然毫無所覺，這又作何解釋呢?」

達能和尚惱怒地道：「施主究是何人?有何資格質問此事?」

茅大寶笑了笑，反問道：「大師認爲誰才有資格問這件事?」

達能和尚道：「除了『武林大元帥』及其指派之人外，任何人均無資格如此質問敝寺!」

茅大寶笑道：「未必，在下認爲天下人管天下事，這件事在下管定了!」

達能和尚似巳忍無可忍，突然一頓手中禪杖，怒聲道：「狂徒!你最好馬上報名，據實道明來意，否則貧僧便以賊徒處置你!」

茅大寶笑道：「大師反對在下偵查此事?」

達能和尚厲聲道：「不錯!」

茅大寶道：「既然如此，大師要怎麼辦，在下接着就是了。」

達能和尚禪杖一橫，巳有動手之意。

茅大寶又把手伸向燕燕，道：「燕兒，呈劍!」

燕燕又將長劍呈遞過去。

茅大寶拔出長劍，向達能和尚說道：「這位姑娘是在下之侍婢，沒有在下授意，她不參與任何搏鬥，二位大師能讓她作壁上觀麼?」

達能和尚道：「可以!」

茅大寶道：「謝謝，現在請賜教!」

達能和尚跨步一掄禪杖，便待出手攻出，但就在此際，忽聞樹林中有人開聲道：「達能，不得對茅小施主無禮!」

隨着話聲，一個老和尚從林中鑽了出來!

這個老和尚年約七十以上，眉毛和鬍鬚巳呈灰白，但體形異常瘦小，說得不好聽，就像一隻老山猴!

但他似乎甚受敬重，達能和尚一聽到他的話，連忙收住了禪杖，退下兩步，對着老和尚，躬身一禮道：「師叔，您說甚麼?」

老和尚笑嘻嘻道：「我說不得對茅小施主無禮!」

達能和尚愕然道：「他是……」

老和尚笑道：「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兒子，茅老夫人的寶貝孫兒!」

達能和尚驚哦一聲，望着茅大寶發呆起來。

老和尚笑道：「大寶，你不認得老衲

了麼？」

茅大寶只覺對方很眼熟，却想不起對方是誰及曾在何處見過面，當下把劍遞給燕燕，拱手道：「請恕小子眼拙，大師可是……」

老和尚笑道：「老衲少林長老，江湖朋友罵我是『神猴』！」

茅大寶恍然道：「對了，五年前，家父過五十大壽時，您老曾去舍下祝壽！」

神猴笑道：「不錯，那年你已十八歲，却還經常賴在你老奶奶的膝上……」

茅大寶赧然道：「那……那……」

神猴嘻嘻一笑道：「我說大寶，你要少爺脾氣，怎麼要到這裏來啦！」

茅大寶道：「大師，在下因事路經開封，聽到了『山東將軍』不幸遇害的消息，所以趕來一查究竟！」

神猴笑容一斂，正色道：「不要懷疑那是敝寺的和尚幹的，少林和尚絕不會幹出那種事！」

茅大寶道：「不然……」

神猴道：「那是一種移禍江東的陰謀，只不過還不知道對方是誰罷了！」

茅大寶道：「貴派實力雄厚，寺中弟子千餘人，怎麼會連番讓對方在山中做案而未能察覺？」

神猴道：「你這話不通之至，敝寺弟子雖多，如何能夠全體入山搜索，即使能夠全體入山搜索，嵩山廣袤數百里，千餘人進入山中亦如泥牛入海，極難遍及全山；其次，敵暗我明，防不勝防，這道理你該懂得才對。」

茅大寶道：「難道沒有一點發現？」

神猴道：「有，在高、鐵二將軍到達之前，敝寺派出巡山的兩個『圓』字輩弟子，曾於夜間遇上一個蒙面人，但該蒙面人身手極爲高强，那兩個弟子未能將他擒下，爲其遁脫了。」

茅大寶道：「大師認爲這是移禍江東之計，可知那些人與貴派必有深仇，大師心裏可有數？」

神猴搖頭道：「敝寺弟子行走江湖，難免得罪一些武林朋友，但經調查，這幾年敝寺門下並未與外人發生重大事故，足以使對方設下這嫁禍之計，因此、對方在此做案，不一定是與敝寺有仇，或許另有用意。」

茅大寶道：「另有甚麼用意呢？」

神猴道：「現在還不知道。」

茅大寶道：「請問貴派現採取何種措施？」

神猴道：「除派專人趕去江都向令尊報告一切之外，目前只有加强巡山，但有一點很奇怪……」

茅大寶道：「何事？」

神猴道：「敝寺聞知高施主遇害之後，曾動員五百人搜山，經兩晝夜之徹底搜索，除了發現搏鬥現場及一些丟棄的廢物之外，並未找到一個人，老衲敢說那些人必已離開嵩山了！」

茅大寶道：「若然如此，這是甚麼意思？」

神猴搖頭道：「不知道。」

茅大寶道：「是否表示嫁禍的目的已經達成？」

神猴道：「可能，但又好像不是，總之老衲想不通他們在攪甚麼鬼把戲。」

茅大寶沉默了片刻，說道：「大師，鐵頭將軍落在他們手中，必須趕快救他回來，您老認爲該怎麼進行？」

神猴道：「如果對方已撤離嵩山，由於不知其去向，實在很難追究，敝寺已派人趕去通知令尊，預料旬日之內令尊或其部下便會趕來，小施主不妨暫時在敝寺住下，俟令尊或其派來的人趕到時，大家再研究出一個辦法，在這中間，小施主若打算在山中搜索，老衲願意奉陪。」

茅大寶沉吟道：「這個麼……」

神猴道：「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老衲都要陪着你，萬一你再在本山出事，那就更麻煩了！」

茅大寶想了想，道：「好，小可就去貴寺打擾數日，等家父或其派來的人到達時，再作打算。」

於是，神猴陪着他們主婢二人返回少林寺，走了一個更次，才到達少室山的少林寺，這時已是四更末，神猴命人端上素齋招待他們，把他們安排在相連的兩間禪房住下，說明天亮之後再引領他們謁見少林掌門人至慈上人，即回房歇息。

次日上午，茅大寶和燕燕便在神猴的陪伴之下，謁見少林掌門人至慈上人於一間精舍之中。

至慈上人年已八十以上，慈眉善目，面色紅潤，他盤膝趺坐在蒲團上，渾然有如一尊佛像！

經神猴介紹過後，茅大寶趨前拜見，深深一揖，道：「小子茅大寶，參見掌門人。」

至慈上人神情和靄地道：「免禮，小施主請坐。」

茅大寶和神猴各在一旁坐下來。

至慈上人打量了他一下，微微頷首道：「阿彌陀佛，小施主氣色清朗，骨格絕佳，茅盟主有子如此，將來更可光大門楣矣！」

茅大寶欠身道：「掌門人誇奬了。」

至慈上人道：「關於連番在本山發生的不幸事故，小施主看法如何？」

茅大寶道：「小子尚不知詳細情形，只聽說有人在山中失踪。」

至慈上人喟然道：「此事發生於兩月之前，緣有三位前來敝寺進香的施主，突然接連在山中失去踪跡，因爲那三位施主均是富甲一方之人，故立刻驚動四方，議論紛紜……」

茅大寶道：「據說還有婦女失踪？」

至慈上人道：「是的，那三位施主在山中失踪之後，敝寺曾動員百名弟子四出搜尋，可惜一連三日均無所獲，當時老衲尚不在意，只以爲那三位施主私自下山去了，過了七日，開封府的珠寶商楊志雲老施主的愛妾田憶美女施主上敝寺還願，隨她來的有二僕二婢，由於路途太遠，故敝寺乃安排他們在外院住宿，不料次日午後，田女施主携二婢遊山時，亦告神秘失踪，當時，老衲亦曾發動搜尋，結果仍無所獲。」

他停頓一下，微微太息道：「此事太過蹊蹺，各方難免有所揣測，謠言乃告四起，當時老衲也頗懷疑是敝寺不肖弟子所爲，但當數日前高、鐵二將軍在山中出事

之後，老衲才斷定是外人所爲。」

茅大寶問道：「掌門人憑甚麼斷定是外人所爲？」

至慈上人道：「因爲如是敝寺不肖弟子所爲，其人數必不太多，他們絕無能力殺害高、鐵二將軍。」

看見茅大寶面上仍有疑惑之色，又解釋道：「敝寺弟子雖然十有八九習武，唯平日考核極嚴，若品行稍有瑕疵，便不准他更上層樓，由是敝寺門下凡練成絕藝者，均是品德皆優之人，此類弟子不會自甘墮落敗壞門規，只有那些未得練習本門絕藝之人，才有可能誤入迷途，但他們成就有限，豈能與高、鐵二將軍對抗，進而殺害擄獲？」

茅大寶沉吟着，沒有任何表示。

至慈上人緩緩又道：「我少林一派，自後魏建寺至今，一直是中原佛敎聖地，門下弟子均能恪守清規，此事有口皆碑，小施主諒亦深知，退一萬步說，敝寺若要謀財害命，也不會選擇在本山下手，兔子不吃窩邊草啊！」

茅大寶本來對少林寺充滿懷疑，但聽了至慈上人這番話後，覺得相當有道理，不覺點頭道：「掌門人所言甚是，小子感到不解的是：對方連續在山中做案，而貴寺竟抓不到一個人……」

至慈上人苦笑道：「老衲無能，對此深爲慚愧，但小施主應知所謂明槍易敵暗箭難防吧？」

茅大寶道：「掌門人想不出是誰幹的麼？」

至慈上人道：「想不出，不過老衲有一種預感，武林大刦將興，此爲開頭！」

神猴接口道：「去年『臭頭和尚』駕臨敝寺時，也曾說過這種話，如今果然證實了。」

茅大寶心頭一動，問道：「那位『臭頭和尚』是貴寺之人？」

神猴道：「不，他非出身少林，據說他少年時曾遠赴西域，十年前始返中原，小施主見過他沒有？」

茅大寶不敢實說，搖頭道：「沒有，只聽過他的大名而已。」

神猴道：「臭頭和尚外表看去雖僅中年之人，其實年紀已在八十以上，不僅佛學高深，更有一身神鬼莫測的武功，是一位百世罕見的神僧。」

茅大寶想起當日見到「臭頭和尚」及其勸告自己的話，心情有些不安起來了。

至慈上人凝容一嘆道：「自從令尊崛起武林至今，江湖宵小斂跡，武林各大門派亦相安無事，老衲眞希望以後不要再生事故……」

茅大寶道：「對方在嵩山生事，如是一種嫁禍行爲，掌門人認爲其目何在？」

至慈上人道：「自然是在打擊我少林之聲譽。」

茅大寶道：「這樣對他們有甚麼好處呢？」

至慈上人道：「這個……目前領袖武林的却是令尊一門……」

茅大寶道：「因此，如果說對方的目的首在誘殺家父的部下，次在引發家父與貴寺的衝突，掌門人以爲然否？」

至慈上人目光更盛，又點點頭道：「對！小施主此說甚有可能，令尊執掌武林兵符，倚重於『十二將軍』，假如『十二將軍』一除，只怕……」

茅大寶轉對神猴道：「昨夜大師說曾動員五百人搜山而無任何發現，這是否也可解釋對方殺害了『山東將軍』，擄獲了『鐵頭將軍』，其目的已經達成，因此撤離嵩山了？」

神猴拍膝大叫道：「對！對！一定是如此！」

茅大寶起身道：「看情形，小可須得立刻趕回江都禀告家父才行，因爲這猜測如不錯，對方必不以誘殺高、鐵二將軍爲滿足，同樣的陰謀，亦可在別處施爲。」

至慈上人矍然道：「正是，這麼說來，小施主宜速返江都爲是！」

茅大寶拱手一揖道：「那麼，小可告辭了。」

至慈上人道：「請轉告令尊，此事在未水落石出之前，敝寺願接受查究，並隨時聽候差遣。」

「是。」

× × ×

這天午後，茅大寶和燕燕回到嵩山南麓，自林中牽出坐騎，即動身南返。

路上，茅大寶憂心忡忡地道：「燕兒，妳看『南山隱豹項若愚』這種嫁女的方式，會是一種陰謀麼？」

燕燕道：「很有可能，如果你有個女兒，你所要選擇的乘龍快婿，會希望是個敢於連殺一百個人和竊取『珍珠寶塔』的人麼？」

茅大寶聽了一顆心更是往下直沉，愁眉苦臉道：「奇怪，當初我爲甚麼沒想到這一點……」

燕燕悻悻地道：「哼……項姑娘的美色使你驚爲天人，你當然沒有工夫去想別的了！」

茅大寶嘆道：「燕燕，妳知道麼，現在我把整個事情連想起來，覺得事情十分可怕，我很可能中了人家的圈套，而且說不定那『南山隱豹項若愚』即是策劃在嵩山做案的幕後主使人……」

燕燕一怔道：「怎麼會呢？」

茅大寶道：「他要我和刁天英各殺一百個人，又要我們以竊取『珍珠寶塔』爲決定勝負之手段，如果確是一項陰謀，其目的必在製造理由攻訐我爹及『神拳山莊』的『百步神拳刁山君』，一舉而使武林二大世家陷於萬刦不復之地，然後取我爹之地位而代之，而在嵩山所發生之事故，亦可解釋爲削弱我爹力量的一種手段。」

燕燕道：「哎呀，你說得我心慌起來了！」

茅大寶道：「試想，我和刁天英之殺死一百個人及竊取『珍珠寶塔』之事一旦在武林傳開，我爹和『百步神拳刁山君』將何以自處？如何向武林及眞容院的喇嘛交代呢？」

燕燕道：「你現在才想起這些，只怕已太遲了。」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粉紅色的色狼

（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魯薏絲在醫院中接受了一種新式的戒毒治療，果然成功地戒除了毒癖。之後，陳秀蓮以她勇於改過自新，便邀她加入東方偵探社。不料在這近日來，地方上却接二連三的頻頻發生命案。方思美被姦殺案，是最近的一樁，東方偵探社接受委托偵查這個案子。最初，陳秀蓮發覺方思美尚未氣絕，於是以瑜珈術施救，但中途爲歹徒破壞，致功虧一簣。後從方思美案所發現綫索，幾經曲折，始將偵查方向指向一個名叫吳而夫的女博士……

尋狼踪　剝繭復抽絲

在離開道路的山腰間，有私用道路通去，陳秀蓮她們在一個彎口處，才看見豎着門號的路牌以及註明私用道路的字樣，却沒有標明是心理診所，更沒有指明是吳而夫的住宅。

魯薏絲道：「這又是什麼意思呢？開了診所不掛牌，叫人怎麼找？」

「在東方去向心理醫生求教有會被人誤會爲發瘋的可能，所以心理醫生的診所設在郊區，而且很不明顯，才會有顧客登門，這跟西方社會是不同的。」

車子在一棟華美的洋房前停下，這時，裏面剛剛走出了一對男女，女的穿着樸素，風度却很雍容，男的風度也很瀟洒，兩個人的手臂互挽着，上了一輛跑車開走了。

陳秀蓮按了門鈴，有一個中年工役來應門，陳秀蓮說明是來訪問吳博士的，那個工役却道：「吳博士不久前才出門去，妳們難道沒看見？」

兩個女孩子怔住了，沒想到那個女的就是吳而夫。

那個工役見她們站在門口發呆，不禁很奇怪地問道：「妳們進來的時候應該看見博士了，爲什麼不叫她呢？」

魯薏絲失望地嘆了口氣道：「我們不認識她。」

「妳們不認識？那怎麼就找來了，博士的客人都是經過預約的，難怪她不會等妳們了，回去吧！三天以後打電話來預約，博士會給妳安排接見的時間的。」

陳秀蓮眉頭一聳，連忙問道，「爲什麼要等三天呢？我們是專誠來訪問她。」

「因爲博士出去渡假了，預定要三天才回來，妳們的運氣眞壞，博士幾年來，這是第一次渡假。」

陳秀蓮眼珠轉了一轉，以探詢的口氣問道：「老伯，你在這裏很久了嗎？」

「是的！五年了，博士在此地開設診所後，我就跟着她，妳們二位是來找博士診治的嗎？要不要我給妳們登記一下，留下電話，博士一回來，我就告訴她跟妳們

連絡。」

「不！不必了！這位小姐是剛從美國來的，她是受一個朋友之託來看看吳博士，有一件東西要帶給她。」

說着指指魯薏絲，這是一個很好的托詞，因爲魯薏絲的金髮藍眸——典型西方人的形貌，很像是美國來客。

中年人顯得很高興，和氣地笑了：「那一定是博士的妹妹了，她在美國祇有這一個親人，也是唯一通信的人，蒂爾小姐好嗎？」

魯薏絲反應很快，她知道所說的蒂爾，一定就是指吳而夫的妹妹，而且這蒂爾兩個字，也一定是從英文中DEER音譯過來的，原文是鹿的意思。

這樣看來，平克才是她們的姓，然後各人都取了動物的名字，姊姊叫狠，妹妹叫鹿。

於是她笑了一笑道：「蒂爾・平克。她好得很，像她的名字一樣，如同一頭鹿似的健康活潑可愛，我跟她是同學，這次我從美國到東方來，她託我帶了樣東西來，叫我一定要來看看她的姐姐，那知道我把住址弄丟了，查了半天的電話簿也查不到，因爲吳博士把姓名都改成中國式的排列。」

中年人輕嘆了一聲道：「可不是嗎，吳博士對她的那個美國父親很不滿意，回來後堅持不用原來的姓，把自己的名字譯成漢文當作姓了，其實她應該稱爲平克博士才對，就爲了這個原故，引起了很多麻煩。」

魯薏絲笑笑道：「幸虧我找到這個朋友，她是在報館工作的，在她的幫助下，我才找到了此地，我這位朋友正想訪問一些傑出的女性，就跟着一起來了，偏偏又沒碰上。」

中年人很高興地道：「博士如果在的話，一定會很歡迎的，她對蒂爾小姐非常懷念，經常寫信去，可是蒂爾小姐很少回信，有個人能談談她妹妹的近況，她不知道會多高興呢，小姐，妳帶來的東西是不是要當面交給博士。」

魯薏絲眼珠一轉道：「不！那倒不是，我沒把東西帶來是那東西太笨重，我還放在船上，要找準了才拿下來。」

「是什麼東西呢？」

「是一口木箱，蒂爾說裏面都是些非洲古物，給博士作爲研究用的。」

那中年人道：「博士一定會高興死了，她對非洲的東西最感興趣，一直在設法搜集中。」

陳秀蓮道：「老伯，你知不知道博士上那裏去了，因爲魯薏絲小姐是乘輪船路過香港到日本去的，一兩天內就要開船，恐怕無法等到博士回來，最好能跟她連絡一下。」

中年人苦笑道：「這就困難了，博士沒有交代，也許她會打電話回來，但是不一定。」

魯薏絲轉轉眼珠道：「她經常出去渡假嗎？」

「沒有！五年來這是第一次。」

魯薏絲想想又笑問道：「蒂爾告訴我說博士的性情很孤僻，可是我剛才看見她是跟一個男人一起離開的，他們是一起去渡假的嗎？」

中年人的神色有點遲疑，頓了一下才道：「大概是吧，那個男的叫向立華，三個月前來找博士作心理治療的，兩個人談得很投機，就這麼認識了，而且感情進行得很快。」

「眞的？蒂爾知道她姊姊在戀愛，一定會高興死了，她眞担心博士會獨身一輩子呢。」

中年人嘆了口氣：「恐怕這份感情不會持久。」

「我看他們很相配的嘛，那位男士很英俊。」

「向先生也沒有什麼不好，只是有點陰陽怪氣，而且他們的年齡相差很懸殊，他足足比博士少了十歲。」

陳秀蓮笑了一下道：「現代的婚姻，年齡的差距已不是問題了。」

中年人有點憤慨地道：「我知道，但女的比男的大十歲，這總不是正常的現象，不是我的腦筋死，我認爲博士找對象，也該找個年齡比她大，或是差不多的，差十歲……唉……」

魯薏絲想想道：「我給博士留個字條，她如果能提前回來，就請她儘快跟我連絡，如果我開船以前，她還沒回來，我就無法久等了，她的東西，我就委託這個朋友送來。」

中年人忙道：「可以！可以！二位請進來，我也怕說不清楚。」

他把兩個女孩子讓了進來，裏面的屋子很大，除了會客室之外，還有診療室、檔案室以及書房等。

房子是一樓一廳，樓上大概是闢作臥室之用，上下合起來，大約有數千方呎以上面積。

中年人請她們在會客室裏坐下，爲她們開了兩瓶冷飲，陳秀蓮打量一下窗外，看見外面的草坪上排着箭垛，笑着問道：

「博士還會射箭？」

中年人笑道：「這是博士唯一的戶外運動，她的箭射得準極了。」

魯薏絲接口道：「蒂爾告訴我說博士在學校裏得過射箭獎牌。」

中年人笑道：「博士的箭很準，但是她的吹箭更準，那是一種短小的圓箭，放在吹筒中吹出去，射程很遠，博士可以用來射中十幾丈外的麻雀，够得上說是百步穿楊了。」

陳秀蓮道：「聽說那種吹的箭頭上有毒的。」

中年人笑道：「可不是嗎？那種毒很厲害，沾上立刻致命，是從一種樹片中提煉出來的，博士帶了一罐來，正在加以研究，據她說那種毒藥不但見血封喉，假如吃下一點點，又可以使人的神經進入到極度癲狂的狀態，不過由於沒有經過實際試驗，不敢胡亂使用，非洲的土人用來作爲春藥的……」

他似乎感覺到面對着是兩位小姐，這些話不便說，故而立刻止了口，但陳秀蓮與魯薏絲聽得似乎都爲之一振，她們覺得慢慢都進入了狀況，尤其是陳秀蓮。

她雖然找到了前面幾個被害者的死因，是在較催眠術更進一步的攝心術之下，被導入了極度亢奮的情況下，然後又在失

去理智控制的情況下被導入了死亡，可是總覺得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事，那是一種屬於超自然的力量了。

但如果有了這種藥，那就非常可能的了。

可是那中年人已止口不言了，她不知道該用什麼方法叫他再說下去，魯薏絲已經開口了：「先生，我是唸藥劑學的，博士發現的這種藥將是醫學史上一個奇蹟，請你再說下去。」

那中年人歉然地笑笑道：「我也不知道了，因爲我根本不懂，這都是博士閒下沒事時講給我聽的，但是自從她認識了向先生後，就很少有空跟我說這些了。」

這使得陳秀蓮又爲之一怔，一個墮入情網的老處女，該是最仁慈的人，會是個殘忍的兇手嗎？

魯薏絲也發覺不太對勁，她已寫好了便條，咬着筆桿，忽又笑笑道：「老先生，關於那位向先生，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下，等我回美國時，見了蒂爾也好有個交代，否則她問起來，我眞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呢！」

那中年人苦笑道：「我只知道他叫向立華，原先是博士的病人，後來兩個人就處得很好，兩個人常一起出去玩，有時很晚了，他一電話來，博士就出去了，至於他究竟是怎樣的人我也不清楚！」

「博士還沒有告訴你嗎？」

「沒有！博士從不告訴我有關他的一切，有時他來了，兩個人在就樓上的實驗室，關起門來，一聚就是半天，這是我不能上去的地方，博士在實驗室中連電話都不接！」

魯薏絲朝陳秀蓮看看，攤開雙手聳聳肩，表示問話已經沒什麼進展了。

陳秀蓮想想道：「我們走吧，對了！還沒有請教貴姓？」

「我姓王，二位叫我亞王好了！」

陳秀蓮笑笑起立道：「亞王伯，我們走了，這位朋友祇有三天假期，我要陪她到處玩玩，如果博士回來了，請你立刻打電話給我，我好陪她去領東西，那箱東西還要經過海關檢查，必須要博士自己去具領！」

魯薏絲也道：「眞遺憾，蒂爾托我來看看她的姊姊，居然當面錯過了，亞王伯，他們只有三天，該不會跑很遠吧！」

亞王道：「這很難說！博士事先什麼都沒說。」

「他跟向立華的感情很好嗎？」

亞王苦笑道：「我是眞的不知道，他們的情形似乎很熟，但有一回我開玩笑問博士是否要請我吃喜酒，她又說根本無此可能，我眞不明白他們是怎麼回事！」

陳秀蓮忽又問道：「他們有沒有訂機票？」

「沒有！他們帶的行李很簡單，而且還帶了不少的食物跟兩箱飲料，好像是要到一個隱秘的地方去渡假！」

「這次渡假是臨時決定的嗎？」

「也可以這麼說，事前已經計劃很久了，但是要等向先生，今天上午，向先生打個電話來，說他有空，於是博士就着手安排，向先生一來，他們就走了。」

「他們還帶了些什麼東西？」

亞王想了一下才道：「釣竿，而且向先生還帶了一套潛水衣，好像是準備去潛水捕魚！」

「這種天氣去潛水捕魚！」

亞王苦笑道：「妳們不是客人，我可以說一句，博士雖然是心理醫生，但她自己都不太正常，加上個向先生就更妙了，這兩個人都有點瘋瘋癲癲的，他們做起事來，自然不考慮什麼天氣！」

陳秀蓮笑道：「一個學者的行爲在常人眼中總是奇特的。」

「但也不能太離譜，前年本地難得下一次雪，博士却穿了一套緊身衣，半夜在院子裏作倒立，她說是瑜珈術！」

陳秀蓮目中眨着異彩，但只笑了笑道：「那是很正常的，瑜珈術就是這麼練的，而且寒暑不侵，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亞王却連連搖頭。

兩個人告辭出來，亞王送着她們，陳秀蓮又道：「這麼一大片屋子，就祇有兩個人住！」

「是的！博士怕人多吵鬧，她的診所還有兩個助手，都是上工制的，因爲她要去渡假，把兩個小姐也打發走了。」

「花園呢？這可無法自己清理呀！」

「包給人家的，三天來整理一次，到了晚上屋子裏就是我跟博士兩個人了！」

「在香港這地方，似乎不太安全！」

「是啊！好在這是私人住宅區，而且又是高級住宅區，警方巡邏較爲嚴密，博士又養了幾條狠犬！」

「怎麼沒看見呢？」

「關在地下室，晚上才放出來，牠們都是受過訓練的警犬，守夜很盡責，所以此地人雖少，倒很安全！」

沒什麼可問的了，兩個女孩子上車離去，在路上，魯薏絲笑問道：「社長！妳看怎麼樣？」

「妳是個很理想的私家偵探人選，隨機應變的急智連我都甘拜下風，尤其是問話時巧妙的應付，一點破綻都沒有，比朱麗她們强多了！」

「那是我的社會經驗，在我以前的那個生活圈子裏，每個人都要有張開眼睛說鬼話的天才，我是問妳這次探訪的收穫如何？」

「可以說非常豐富，所得到的資料太齊全了，幾乎可以完全確定是她，只是有一個條件不合。」

「那一個條件不合！」

「一個在熱戀中的老處女，怎麼會是殺人的兇手！」

「怎麼見得他們是在戀愛呢？」

「我們進去時，他們正好要走，吳而夫連看都沒看我們一眼，如果是一個事業心重的人，一定不會如此的，只有在戀愛中的女人才會如此，她對這次渡假企盼已久，唯恐有其他的事妨碍了她！」

魯薏絲點了點頭道：「這個硏判很合理，但有一個例外，如果向立華是她行兇的助手，也可能會有這種情形的！」

「向立華會是行兇的助手嗎？」

「有可能的，亞王說他們都有點瘋瘋癲癲，警方接到通知說兇手要休息三天，而他們渡假也是三天，這次渡假是向立華決定的，可見殺死梅院長，留柬警署，都

是向立華所爲，他一定也參予行兇……」

陳秀蓮陷入了沉思，魯薏絲又道：「幾起命案中，大部份都是被害者有同性戀的傾向，而方思美事件中，案發前剛好被我們看見了，因此才判斷兇手是女人，但第二件案子的被害者是個妓女，被害的現場是旅館，那證明了兇手可能是個男的，假如兩個女子深夜鬪室，一定會引起注意，但旅館侍應生並沒有發現異樣的現象，所以兇手是男性居多，因此向立華可能是她的合謀者的成份也居多了！」

「假如他們兩人在戀愛中，還會殺人嗎？」

「兩個瘋狂的人湊在一起，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陳秀蓮笑笑道：「兇手的行爲是一種性心理的反常衝擊效果，並不是眞正的瘋狂，只是心理上的偏差，假如這兩個人是在戀愛中，則等於數學中的負負得正，都不會瘋狂了。」

「假如向立華也是個性無能的心理變態患者呢？那就會變本加厲，等於是瘋狂的乘方了。」

陳秀蓮笑道：「妳怎麼會知道向立華是性無能的心理變態者呢？」

「因爲亞王問他們何時結合，吳而夫說根本無此可能。」

陳秀蓮笑笑道：「兇手不是個追求肉慾滿足的人，這個條件不可能成爲他們結合的阻碍，再者，妳別忘了，向立華曾經是她的病人，而且她還有兩個助手，向立華的病歷紀錄一定會經過那兩個助手的，假如向立華眞如妳所說的狀態，到他們在一起時，一定會引起那兩個助手的猜忌與好奇，所以我認爲妳的判斷不成立。」

魯薏絲沒話說了，苦笑道：「在這方面我的知識不如你，因此我無法抬槓，但我始終覺得這兩個人都有涉嫌的可能。」

「妳只是匆匆一瞥，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也許是屬於第六感的直覺吧！」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亞王說他們帶了食物飲料，釣竿潛水衣，出海釣魚的可能性很大，妳可以做一件工作，叫長青陪着妳，到一些碼頭去調查一下，尤其是出租小艇的地方，看看有沒有這樣兩個人租船出海，租船一定要出示身份證明的，有了姓名，應該不難查到。」

「讓警署去調查不是更好嗎？」

陳秀蓮正色道：「魯薏絲，我們祇是推測，並不能確定，萬一推測錯誤，將造成對方極大的困擾，因此在沒有確實的證據前，最好不要輕易通知警方。」

魯薏絲連忙答應了，又問道：「社長！妳呢？妳準備做些什麼？」

陳秀蓮想想道：「我要再到吳而夫的診所去作進一步搜索證據，尤其是趁着她不在的時候，看看她的實驗室。」

「那要搜查令的呀，妳又不是警方人員。」

陳秀蓮一笑：「當然是非法進入。」

「那太危險了，我陪妳去。」

「不！不行。我是以私家偵探的身份前去的，而且我跟李探長有多少交情，萬一被抓住了，以我這百萬富家的身份，不會被當作小偷，警方也知道我是在協助破案，可以馬虎一點，妳却不行……」

「亞王說那兒有狠狗。」

「在私家偵探的手冊裏，就有應付警犬的方法，再說我相信我制服幾條狠狗的能力還是有的。」

魯薏絲沉片思刻才道：「社長大姊，我覺得妳還是帶個接應的人比較好，那棟屋子鬼氣森森，似乎充滿了危險。」

陳秀蓮想了一下：「好，妳叫佳琍來，千萬別讓朱麗知道，她是學法律的，不會同意非法的行動，曉得也一定嚕嗦個半天，到眞要打官司時再去麻煩她吧！」

最後一句是笑話，她們兩人都笑了。

車子回到偵探社，陳秀蓮立刻去準備借應用的東西，魯薏絲則去到方思美那兒，把葉長青約出來，從事出租遊艇的調查，也叫馬佳琍去向陳秀蓮報到，讓朱麗繼續留下守護方思美。

到了晚上十二點鐘，陳秀蓮跟馬佳琍又駕了那輛大房車，來到了吳而夫的診所前。

她們把車子停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裏，兩個人悄悄地步行向那棟巨宅而去。

亞王也許已經睡了，在黑暗中，那棟巨宅顯得特別陰森，像是一頭待欲噬人的巨獸。

馬佳琍有點心虛地道：「大姊，我覺得心跳得很厲害。」

陳秀蓮笑笑安慰她：「沒什麼可怕的，妳只是不習慣做小偷而已。」

「難道大姊已經習慣了嗎？」

「胡說，我祇是問心無愧，因爲我不是去偷東西的，自然就胆壯了。」

兩個人翻上了鐵欄的圍柵，黑暗中看見四點碧綠的光影，那是兩條巨型的狠犬眼睛。

這的確是訓練精良的警犬，發現有人侵入了，牠們沒有發出吠聲，只是在暗中守伺着，等候來人進入到一個適當的距離時，突然地撲出來。

但是陳秀蓮早有了準備，舉手輕輕地一揮，劈劈兩聲輕響，兩條狠犬祇發出一聲輕嘯，隨即慢慢地躺下不動了，馬佳琍低問道：「大姊，妳用的是什麼東西？」

「含有麻醉劑的空氣槍，是捕獸用的，一針可以使牠們昏迷一小時，現在我們可以下去了。」

兩個人跳下了鐵柵，慢慢地向着房子移動，來到了牆下，陳秀蓮望望二樓的水管道：「我從這兒上去，妳在這兒等着好了，萬一有什麼響動，妳別管我，儘快脫身跑出去，開了車子就走，用電話通知李探長，叫他趕快派人來。」

馬佳琍點點頭，看着她像猿猴一般地攀着水管上去了，又看着她輕輕地托開了二樓的陽台的窗子，進入到屋內，馬佳琍想想不放心，終於還是爬了上去。

她覺得還是在背後掩護着大姊的好。

幸虧她跟着去了，因爲她才到窗外，就聽見了屋中的格鬥聲，張眼望去，但見一個高大的人影正跟陳秀蓮抱成一團，在地下翻滾着。

陳秀蓮空有一身本事，被那個人抱住了雙手，完全無法施展，馬佳琍舉起了手中的空氣槍，那是陳秀蓮給她對付狠犬用的，看準了那條人影翻到上面的時候，鈀

的一聲，射出了裏面的痲醉針。

又翻動了一陣，人影才停止了，陳秀蓮掙脫了那個人，站了起來，用手電筒輕輕地照上去。

那是一個中年大漢，身軀像鐵塔一般，但不是亞王，皮膚是黑色的，頭髮是鬈曲的，那是一個純尼格羅血統的非洲人。只是說不出那一個部族而已！

個子很高，馬佳琍吁了一口氣。

陳秀蓮却低聲說道：「謝謝妳，老四，眞沒想到此地會埋伏着這樣一個人！」

馬佳琍也詫然地道：「大姊！妳怎麼會給他抱住了的？」

陳秀蓮輕嘆了口氣，道：「我太大意了，也太自信了，這就是一個教訓，我眞沒想到會在這兒碰上這麼個怪人的，他簡直不像是人，而是一尊石像，我一進去就看到他了，但我不相信他是個活人。」

「怎麼？難道他是死人不成？」

陳秀蓮苦笑道：「也不是死人，是一種妳想不到的人，妳知道他原先是在那裏的？」

「在那裏？」

陳秀蓮的手電筒指向左邊的牆角，那兒豎立着一口箱子型的棺材，棺蓋開着也立在一邊，棺中是空的，但馬佳琍依然忍不住輕輕驚呼起來。

「他是在棺材裏的？」

「是的！就斜倚在棺材裏，我先以爲是一尊雕像，仔細一看，却像木乃伊，就在我仔細看一下的時候，他突然平倒了下來……」

馬佳琍驚叫道：「那不是成了殭屍了嗎？」

陳秀蓮苦笑道：「以前我從來不信世上有殭屍這東西，以爲祇是人們幻想出來的名詞，現在我不得不信了。」

馬佳琍叫道：「什麼？這眞是一具殭屍？」

「不錯，或者可以說是行屍走肉，這傢伙是沒有知覺的，幸虧你用的是痲醉針，假如妳用槍還制不了他呢！」

馬佳琍一怔，迷惘地望着陳秀蓮。

「他不怕槍彈？」

「不是不怕，是他的神經已經痲木了，除非你一槍打穿了他的腦袋，使他立刻致命，否則他根本不知道痛苦，剛才在搏鬥中，我利用膝蓋上頂，至少撞斷了他兩條肋骨，連我都能聽見那斷裂的聲音，他却毫無感覺。」

馬佳琍看看地上的怪人，又打量了一下室內，四壁都掛着一些非洲的古物，如圖騰、木雕的面具、羽毛的頭冠，以及一些原始的武器等，最觸目驚心的是一些死人的骨頭，整個屋子都充滿着妖異而恐怖的氣氛。

她又瑟縮地抖了一下。

「大姊，幸虧是妳先進來，要是換了我，一定早就嚇死了，這麼一個怪人是怎麼造出來的？」

陳秀蓮眼中忽然射出了奇光。「我相信我們的案子已經偵破了，兇手就是吳而夫。」

「大姊，妳能確定嗎？」

「當然能，這個人就是證據。」

她指着地下的非洲大漢，馬佳琍不解地道：「大姊！這是一個男的，死的都是女人！」

陳秀蓮笑了笑：「這個男的是受了藥物的迷醉而忘却了痛苦，然後再以催眠術把他導入成爲白痴的狀態，跟那些被害者一樣，只是接受催眠的命令不同而已。」

「不過……這不能成爲證據的。」

「是的，我們必須再找到更多的證據，比如說那些非洲的神奇醫藥，祇要找到了，就不怕吳而夫狡賴了。」

「怎麼找到呢？」

陳秀蓮走到另一扇門前面。

「這裏面就是實驗室，我相信她的東西都藏在裏面。」

「那我們打開門進去看看。」

陳秀蓮雙手一攤，一副無奈的表情：「我試過了，這是最新設計的電磁號碼鎖，打不開。」

馬佳琍似有所悟，道：「大姊，妳不是學過開鎖的技術嗎？」

陳秀蓮苦笑着搖搖頭：「那祇是一般的普通手法，對普通的彈簧鎖是有用的，眞正的科學發明是不怕人力挑戰的。」

「那該怎麼辦？等吳而夫回來？」

「等不及，我們必須立刻搜集到證據，否則她可以拒絕我們的搜查，等警方按照法律程序，申請到搜查狀時，一切的證據都被毀滅了。」

馬佳琍不安地道：「既不能等她回來，又打不開鎖，我們該怎麼辦？」

陳秀蓮想了一下：「有辦法，把那個亞王叫上來，根據現有的證據，我們嚇他一下，說不定他就會說實話了。」

「他會嗎？」

「應該會的！他只是受雇於吳而夫。替她隱瞞一些事，並不知道是掩護一個兇手，等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他的時候，他一定會說實話了。」

她乾脆扭開了電燈，從樓梯上走下去，樓梯口又有兩條大狠犬在虎視眈眈地看着她。

這次陳秀蓮並沒有使用痲醉針，却掏出了自衞手槍，一面喝叫，一面朝狠犬開了一槍。

這一槍並不想命中，只是要驚醒屋中的人而已，但槍聲一響，那兩條狠犬竟低吼一聲，飛撲了上來，陳秀蓮好在已有了準備，而且居高臨下，一脚尖把在前面的那條狗踢了下去，跟着掉過槍柄，擊在第二條的頭上，把牠擊昏過去，然後她看見了一間屋子的門開了。

那個叫亞王的中年人端了一枝雙筒獵槍，瞄準着她，顯然因爲發現是個女子而怔住，才沒有開槍。

陳秀蓮沉聲道：「亞王，放下槍，你認不認得我？」

亞王仔細地打量了一下才叫道：「妳是白天來過的那個女記者，妳要訪問博士，但怎麼可以侵入私宅？」

陳秀蓮笑了一笑：「我不是女記者，是東方偵探社的私家偵探。」

亞王怔了一怔，臉上現出了一絲驚惶：「私家偵探？妳到這裏來幹什麼？」

陳秀蓮沉聲道：「我是接受委托來辦案子的，這兩天的報紙上，登載着粉紅色的色狼事件，你應該看見了？」

「粉紅色的色狼？我不知道，我們這兒不訂報紙，因爲博士最討厭她的人員閒談聊天，就誤了工作，而報紙是構成聊天最多的資料的來源，她連收音機都不准聽，說這樣才能與世隔絕，好專心於研究工作。」

陳秀蓮笑笑道：「那就難怪了，否則你早就會對博士的行爲感到懷疑，而連想到一連串的兇案上去。」

「什麼？妳說博士是兇手？」

「是的，她就是粉紅色的色狼，而且是一連串兇殺案的兇手，昨天早上她還殺了一個人。」

「胡說八道，她一連兩天都沒有出過去。」

「你也許不知道，但我已經掌握了證據，你放下槍，把狗拴好，到樓上來。」

亞王臉色一變：「樓上？小姐，妳已經到過樓上？」

「是的，我是從樓上的窗子裏進來的，因此才發現了吳博士是兇手的證據。」

亞王臉現怖色道：「小姐，快下來，那個地方很危險，有一個……」

陳秀蓮笑了一笑：「有一個非洲的殭屍對不對？你放心，我已經制住了。」

「什麼？妳把那個怪物制住了。小姐，別開玩笑，妳也許不知道，他不是普通人，也許妳還不要驚動他！」

「已經驚動了，我差一點被他捏死，但是現在他已乖乖地躺在地上，五個小時之內不會醒過來。」

「不可能，除了博士，誰都制不住他的。」

「是眞的，我何必騙你，不信你上去看看好了。我跟他在上面鬥了半天，你難道沒聽見？」

亞王頓了一頓：「剛才是你們在上面打鬥？我還以爲是那個怪物在走動呢？這麼說來，妳是眞把他制服了？」

「當然是的，我不會騙你，現在你可以放心上來了。」

亞王吁了一口氣，但忽然又把槍舉了起來：「小姐，我還是不大相信，請妳把私家偵探的執照掏下來給我看一看。」

「你不相信我是私家偵探？」

「我必須愼重，博士說過她的研究非常重要，如果落在歹徒的手裏，會造成很大的禍害，我不能放心。」

陳秀蓮嘆了口氣，但仍然掏出了私家偵探的證件，丟了下去，亞王很小心，叫另一頭狠犬把證件啣了起來，他才伸出一隻手，慢慢打開來看了，另一隻手仍是端着槍，指着陳秀蓮，把證件上的資料看清了，他才放下槍。

「陳小姐，對不起，妳果然是私家偵探，可是妳爲什麼要查到這裏來呢？難道你眞懷疑博士是兇手嗎？博士所做的研究工作，或許有一點違反法理的地方，但她並沒有傷害到誰，何況她的研究，對人類有很大的影響。」

陳秀蓮見他的口氣對吳而夫仍是充滿了尊敬與信任，不禁有點詫然問道，「你對博士所研究的內容知道嗎？」

「知道得很少，就是那些非洲的毒藥，博士發現它們對於人體另有許多奇妙的作用，祇要運用得當，就是一種起死回生的靈藥，只可惜她無法得到足够的機會與對象來作實驗……」

陳秀蓮冷笑一聲：「因此她不擇手段，在外面隨便找對象實驗了，而且她的實驗不是救人而是殺人，到目前爲止，她殺了六個人，還有一個人被她實驗得像死了一樣。」

亞王顯然不信道：「不可能，博士的實驗對象都是我替他找來的，那兩個人都是已經沒救了，博士使他們好像奇蹟般的活了下來，一直到前天，才眞正地死去了，祇有那個土人，是博士從非洲帶回來的，但那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壞蛋，已經被他的族人執行了死刑，是博士把他從死裏救活過來，費了好大的事，偷偷地運到本地，作爲實驗的對象……」

陳秀蓮嘆了一口氣：「我詳細地把發生的事告訴你，然後再由你來決定博士的善惡吧！」

亞王終於放下了槍，把狗拴好在樓下，走上樓來，看見了馬佳琍，不禁又是一怔！

「這是我的同伴馬小姐，也是偵探社的人員，你是否要看看她的執照？」

亞王搖搖頭：「不必了，我相信妳們二位都不是歹徒。」

他蹲下去，又看看那個昏迷的土人，才嘆了口氣：

「妳們眞有本事，居然把他放倒了下來，這個怪物力大無窮，他有一次把四條狠狗活生生的用手勒死了，陳小姐，妳們是用什麼方法把他擊倒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我們當私家偵探的人，當然有一套自衞防身的本事，這沒有什麼出奇的。」

「可是妳們祇是兩個女孩子，博士說，如果把這個傢伙送到角力場上去，可以穩拿個世界重量級冠軍。」

陳秀蓮莊容道，「亞王，看來你對博士所做的一切的確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她最近做了些什麼，但是，你對她所作的研究工作却又有點了解，因此我把最近發生的一些事告訴你，你就會知道這是否博士所爲的了。」

馬佳琍却道：「我這兒帶了一份剪報，還是請老伯看看報上的記載好了，那樣就證明我們說的是眞話了。」

她取出一份捲着的紙筒，裏面是一份剪報貼簿，還有幾份沒剪的報紙。

亞王接過來看了一遍，然後又把沒剪的報紙看了，那都是些大同小異的記載。

見怪異　巨人與殭屍

兩個女孩子一直在注意看他的表情，從他微現激動的神色上看來，可見這案子的確是與吳而夫有關的。

一直等他看完了，陳秀蓮才道：「從這些女孩子的死因上，你應該想到是吳博士所爲了，祇有她的藥物，加上催眠的誘導，才可使那些女子呈現那種死狀。」

亞王却苦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博士的藥，加上博士的催眠術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但是我不相信博士會做這種事，因爲至少最後那一件案子發生時，博士在家裏沒出去。」

「你怎麼知道的？」

「那是前天下午，我一直跟博士在一起，而且照案子發生的一些日子，我也可以担保博士沒出去過……」

「案子大部份是在晚上做的，你怎麼知道她沒出去過，我們是從牆上的水管爬進來，她也可以從那裏爬出去。」

亞王顯然詞窮了，陳秀蓮繼續道：「兇案現場都留下一張粉紅色的卡片，上面有一幅狠的圖案，因此才稱爲粉紅色的色狼，而這個字的英文讀法就是平克。吳而夫，我們也是根據這些才找到了此地。」

亞王嘆了口氣：「是的，我知道，博士的身手很敏捷，學過役心術，從事藥物研究，會射箭，喜歡搜集非洲的文物，使得一切的證據都指向她，她的名字叫平克。吳而夫，跟粉紅色的色狼同音，但我不相信她是兇手，因爲她熱愛人類，也許有點不正常，但她絕不會殺人。」

「變態心理患者都具有雙重人格，她在你面前表現的是一種型態，私下獨處時，又是另一種型態……」

「我知道，這屋子的前主是個心理學家，也是我的前主人，更是博士的老師，他死後把屋子遺留給吳博士，叫她繼續從事研究，因此對這些心理學上的現象，我多少懂得一點，我認爲博士在心理上很正常，不是個變態的人……」

「那你認爲她與這些兇案都無關？」

亞王想了一下道：「不！我認爲她有一件事很難洗脫嫌疑，這個證據如果能加以確定，博士就一定是兇手了。」

陳秀蓮連忙問道：「什麼證據？」

亞王沉吟片刻，才像下了很大的決心似的站起來，由身邊取出一串鎖匙，選取了一根。

他用那根鑰匙打開了牆上一個小型的保險櫃，裏面却是一個電路開關，他用手按下了鍵鈕道：「這是博士實驗室門上的電磁鎖開關，必須先接通了電源，才能按照號碼打開，否則不管用甚麼方法都無法開啓的，這是從前的主人一項精心的設計，如果申請專利，可以値一大筆錢呢！」

說着又在電鎖盤上轉了一陣，那兩扇鐵門自動地開了，裏面一股冷氣迫人。

他扭開了電燈，陳秀蓮看見裏面是一間密閉的秘室，正中間有兩具大雪櫃，亞王拉開了雪櫃的門，馬佳琍忍不住又驚呼出聲。

每具雪櫃中都凍着一個人，不！應該說是一具屍體。

這是兩具男人的屍體，瞪大了眼睛，顯得很猙獰可怖，每具屍體的雪櫃前都有着一張名卡，用英文標出他們的姓名，年齡以及一些資料。

陳秀蓮的英文程度很高，但對於資料上的名詞却多數不認識，只知道一個叫喬治・巴卡，是個中國與菲律賓的混血兒，三十五歲，另一個叫徐丁旺，二十九歲，職業是海員。

資料上記載喬治巴卡有癲狂症癥候，而且是最危險的色情殺人狂。徐丁旺則是三期過濾性性病患者，而且有肺癌。

陳秀蓮看了一下道：「這兩個人是怎麼回事？」

亞王嘆了口氣：「這兩個人就是博士研究的實驗品。」

「什麼！她用活人來試驗？」

「她說一定要用人體來試驗，才能獲得最具體的試驗，才能獲得最具體的結果，祇可惜這兩個人都不理想。」

「這兩個人是從那裏來的？」

「我替他找來的，徐丁旺是海員，可能因爲私生活不檢點，染上了國際性梅毒，在船上發作得很厲害，船到香港時，就把他留下就醫，然後又發現他患有肺癌，而且癌細胞被病毒刺激，發作得更厲害，他從醫院裏逃出來，跑到海邊自殺，剛好被我碰上了，把他救起來帶回到這裏，他自願作博士的實驗，博士還給了他一筆錢，作爲贍養他家屬的費用，這是半年前的事。」

馬佳琍點點頭：「不錯！我記得報上登過這件事，還引起了很多的揣測，醫院裏發現他的遺書，知道他是自殺去了，可是過了幾天，他的家人接到他一筆錢，是五千美金，錢是由他自己簽收，放在一個信封裏，註明是捐助給他的慈善捐欵，在半夜丟在他家的信箱裏，一直到現在還列爲懸案。」

亞王道：「這部份的剪報我都保存起來了，我知道這麼做不合法，但既是出於自願，又是一個快死的人，用來作醫學的實驗，應該是可以原諒的。」

他打開抽屜，取出一疊剪報交給陳秀蓮。

她翻了一下，沒有去看內容，只是把照片跟死者核對了一下，點點頭道：「祇要是這個人，法律上的罪是很輕的，不過他現在已經死了，是怎麼死的，如果是死於實驗，那又嚴重了。」

「不！他是肺癌發作到第四期，整個肺都爛光了才死的，博士能使他活到三天前才死亡，那已經是奇跡了，如果他在外面，不會活過兩天。」

馬佳琍跟着道：「醫院裏出示他的診斷書，是這麼判斷的，所以警方把他家屬得到的五千元美金，列爲可能是他在自殺前到那裏去搶刦得來的贓欵，後來根據鈔票上的編號，查到是由一家瑞士銀行裏轉過來的，而這個戶頭是以一個慈善基金的名目而立的，才發還給他的家屬。」

亞王興奮地道：「幸虧馬小姐記得，那就證明我的話可信了。」

馬佳琍笑了一笑：「那時我們的偵探社剛好比較空閒，我還跑了兩天，打聽一切的綫索，想偵破這件案子的，後來發現他殺的可能性不大，這個人必然是在那裏自殺了，被一個好心人知道了，捐了一筆錢給他的家屬，想不到還有這麼曲折的內情，這個案子到今天才算完全偵破。」

陳秀蓮沉思片刻才道：「博士就是那筆基金的保管人嗎？」

「是的！這是好幾位學者在遺產中指定的基金，他們都是博士的老師，也知道她所從事的研究，都熱心資助她，像我的舊主人，在死後不但把全部的遺產贈給她，連這所屋子也送給她作爲研究所用。」

陳秀蓮笑了一笑：「這倒很好，以基金會的名義捐贈遺產，可以逃避一筆重大的遺產稅，可是動用基金却是一個人，這批學者的腦筋很不錯，一定有個學經濟的

，才想出這個絕招。」

亞王肅然道：「博士是個很可敬的人，她自己也承受了一筆大遺產，根本不會用基金會的錢，她有一本賬簿，公私分得很清楚，這是個眞正可敬的科學家，所以我不相信她會殺人。」

陳秀蓮嘆道：「我也不希望她是個兇手，可是這一連串的兇案……」

「那不一定是博士所爲的。」

陳秀蓮不想討論到題外的文章去，指着屍體道：「博士是怎麼樣治療他的病人的呢？」

「博士不是外科專家，無法治他的癌症，只是用她的那種藥，加上神奇的催眠術，使他停留在假死的狀態中，然後把他的肺部冷凍，使他的癌細胞不再蔓延，等候別的醫生能够治療癌症時，再設法爲他治療。」

「這倒是一種很特殊的治療術。」

「是的！博士說，如果這種方法能够成功，許多絕症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將病人保留起來。」

「她成功了沒有？有人主張用冷凍法保留生命。」

「不行！博士說，人的生機是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可以減低到最少的損耗，却不能斷絕，因此每到一個星期，她必須把病人救醒過來，增添養分，再接受第二次催眠。」

「不錯！這是瑜珈學者的理論，也是中國道家所謂的龜息之法，使人進入休眠狀態，但祇能維持到一個星期，似乎太差勁了，連最起碼的瑜珈術士，也能閉上個十天半個月的。」

馬佳琍却吁了口氣道：「眞有這種事呀，我看過基度山恩仇記，看見基度山伯爵用詐死術從死獄裏逃出，還以爲是小說家的幻想呢！」

亞王連忙反對道：「大仲馬是位寫實作家，他爲了體驗死獄的生活，特地請求典獄長把他關在死囚室裏過了兩個星期，那些述說都是眞的，祇有發現寶藏的事，或許是騙人的。」

陳秀蓮很有興趣地道：「亞王，你很有學問呀。」

亞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祇讀過幾年小學，什麼都不懂，這些都是聽博士說的，博士研究這種藥物的靈感，就是從基度山恩仇記裏得來的，她爲了找那種神奇的藥水，特地去到印尼，結果祇學會了瑜珈術，最後在非洲才找到那種藥。」

他指指徐丁旺的屍體又道：「博士也說，假如是正常的人，可以多維持久一點的，但是徐丁旺是個快死的病人，生機弱一點。」

「她爲什麼要用藥呢？光是催眠術也能使人休眠的。」

亞王笑了起來：「陳小姐，看來妳對瑜珈術也有研究，只是比博士差多了，博士說進入休眠的人，一定要有瑜珈術的基礎，否則就很難控制了，但受試驗者都沒有這種基礎，她必須要使用藥物，使他們達到那個狀況。」

陳秀蓮也笑了：「不錯，我忘了常人的體能狀況無法接受長期休眠，那一定要經過相當時期的苦練，這藥物有效嗎？」

「有效！祇是有一個副作用。」

「什麼副作用？」

亞王不太好意思出口，陳秀蓮却發現他的目光凝視着屍體上的某一部位，大方地一笑道：「沒關係，你說好了，我們雖然是女孩子，却也是偵探社的社員，沒有太多的禁忌。」

亞王乾咳了一聲：「這種藥物在非洲是用來當春藥用的，因此經過注射後就會使情慾亢奮，一定要得到發洩後才能進入狀況，所以……」

陳秀蓮目中閃着光彩道：「博士就自己充任他們發洩的對象。」

亞王的目中含着淚光：「她是個偉大的女性，爲了科學，不在乎作任何犧牲的，不過這祇是開始，後來她學會了另一種方法。」

「什麼方法？」

「用遙控法，她把他們綁在對面，自己脫去衣服，站在他們面前，用心靈遙控法，也能達到效果了。」

「這是一種邪術。」

「是的！但是可以保持博士身體的潔淨，徐丁旺是有國際性梅毒的，博士每次實驗後，總是要做很多次消毒的工作，發現了這個方法後，就好得多了。」

陳秀蓮嘆道：「但也把她自己走火入魔了，這種邪惡的法術是禁止的，以前有很多人妖，就是用這種方法來糟蹋良家婦女，被抓到後，要活活用火燒死的，這種異端源自白蓮教。」

亞王有點憤怒地道：「這一定是那個叫向立華的傢伙教她的，他是一個醫學院的學生，人長得邪里邪氣的，博士就是認識他之後，才學會這種邪術的，以前都是我在帮忙，後來就由向立華充任她的助手了。」

「他們之間有曖昧的關係嗎？」

「我不知道，我曾經勸過博士，說要就跟他結婚，否則就不要再跟他一起做實驗，博士笑着回答我說，跟他在一起，比跟你還安全。」

陳秀蓮一怔，問道：「這話是怎麼說呢？」

「我不知道，以後我也沒再問，因爲他們的感情越來越好，我覺得不必再爲這種事多說了，雖然我是個老頭子，但我並不是個老頑固，我知道現在的年輕人把結婚與在一起分開來應爲兩件事了。」

陳秀蓮見他的語氣多少有點憤慨，心裏很同情，但是，却找不到什麼話去安慰他。

默然片刻，她指着另一邊的喬治巴卡問道，「這個人呢？」

「這個人在官方的記錄上，應該是具屍體了。」

陳秀蓮道：「不錯，我也記得了，他是四個月前，連續犯了兩次強暴殺人的兇犯，被警方逮捕後，證實他是個狂人，於是把他送到瘋人院去治療，那知他又逃出來了，在對第三個女人施摧花辣手時，被警方擊中墮崖而死。」

「不錯！他的胸前還有彈痕，就是那次的結果。」

「亞王，你們把一具屍體弄來有什麼用呢？」

「他是個外籍的浪人，沒有家產，經法醫檢驗死亡後，撥交給醫學院作解剖實驗之用。是我從醫院裏買來的。」

「什麼？你買來的？」

「是的，博士那天也在場，她對這個瘋子很有興趣，在屍體移交給醫學院後，我跟管泡屍池的人商量了一下，給了他一筆錢，悄悄地買了來。」

「那怎麼可以買賣呢？」

「照道理說是不可以的，可是醫學院裏可供實驗的屍體很多，他們可以設法調一具。」

「對調的屍體又是那裏來的呢？」

「再花錢買，有的人家死了人之後，官方開具了死亡證書，准許家屬埋葬，花錢跟他們商量一下，暫時緩一緩，等醫學解剖後，再發還給他們埋葬。」

「居然有這種人？」

亞王苦笑一聲：「要不是怕違法，連活人都能賣，何況是死人呢？」

「買來又做什麼呢？」

「博士指定要這個人，是因爲發現他並沒有眞正的死亡，因爲警方把這個傢伙圍住在山上的時候，博士被邀請去說服他投降的，結果沒產生效果，他中槍墮下山去，博士也跟着到達現場，用她的藥當作强心針注射下去，使他變成假死，運回來後，又把他救活了。」

「這是違法的行爲。」

「如果博士不加施救，他一定活不成，因此這並不違法，在官方的記錄上，他的確是死了。」

「博士眞能起死回生？」

「博士並沒有把握，也只是試一下而已，那知道居然成功了，不過那一跌使他的瘋病加深，神智已喪失，根本就失去記憶了，只有在博士爲他施術時才有片刻清醒，博士就是想從他身上試驗另一種藥的性能，結果沒有辦法，除了試驗中能清醒外，大部份時間都在冷藏中！」

「爲什麼也要冷藏他呢？」

「他並不需要冷凍，主要是祇有用這個方法才使他安靜下來，不會隨時發瘋，這是一個危險的人。」

「留下這個人究竟有什麼用呢？」

「博士希望知道是否有辦法能够治療他的瘋狂，利用催眠與藥物的方法，使他清醒的時間逐漸延長！」

「是否有效呢？」

「差不多有點效，因爲他的確在慢慢的痊癒中，只可惜無法完全控制，最近這段時候，他已經可以維持到八個小時的清醒了，所以博士感到很安慰，可是大前天他祇清醒了兩個小時，博士在爲他施術後，回到浴室去淋浴，不知怎麼他的瘋病又發了，衝過去要殺死博士，我自己又打不過他，只好把波波叫了去；波波就是外面那個土人！」

「結果波波殺死了他！」

「是的！我沒有辦法，總不能看着他殺了博士！」

從他的神態中可以看出，這個老佣人對吳而夫的確是一片忠心，陳秀蓮嘆了一口氣！

「博士的研究是一項了不起的工作，如果成功了，那將是非常偉大的成就！」

亞王低下了頭，目中閃着淚光：「是的！可是我覺得應該停止了，正如陳小姐剛才說的，博士可能已經走火入魔了！必須要立刻制止她！」

「你說那些兇案是她做的？」

亞王嘆了口氣，拉開另一個小冰櫃，指着一排小型的試管，以傷感的語氣道：「這是在試驗中從兩個人身上取下的精液，以前是不保留的，最近兩個月忽然都留了下來，而且前幾天我發現少了幾瓶，問博士她說用來做另一種實驗了，一個是過濾性病毒，另一個是瘋狂的，我相信她都用來放在殺死那些女子的身上了！」

陳秀蓮過去拿起一兩瓶看了，感到很噁心，因爲她到底是個女孩子，而且她不是個醫生。

吸引她注意的是冰櫃旁邊一具大滾筒式的打字機，陳秀蓮隨手敲了幾個字鍵道：「這是件古董了！」

「是的！是我前任主人邱博士留下來的，他是個古董收藏家，吳博士把它從書房裏搬了來，作爲她的整理資料用的，她說這能啓發她思古的幽情！」

陳秀蓮嘆了一口氣：「亞王，聽你的說話，你實在不像個只唸過小學的人，你的醫學知識跟普通常識都很豐富！」

「我的兩位主人都是博士，跟着他們，我聽了他們的談話，也能學會很多，何況吳博士還要我做她的助手！」

陳秀蓮長嘆一聲：「這個案子總算告一段落了！」

馬佳琍也興奮地道：「是的！現在就差緝兇了，把吳而夫抓到就破案了。」

陳秀蓮嘆了一聲：「老四！我覺得妳太肯定了，一定要抓到眞正的兇手，確定了罪證，等她自己承認了才算破案呢！」

「難道兇手還會有別人嗎？」

「也許，雖然一切的證據都指向她，但是我們仍不能就此確定，亞王！現在你該去打個電話，通知警方來接管此地的一切了！」

亞王的脚步有點猶豫，陳秀蓮道：「你的行爲雖然有違法的地方，但是你的責任會很輕，因爲你都是在不知道的情形下協助醫學的研究而已，除了在外面殺人，博士在此的研究也沒有太多的罪行，祇是這一切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馬佳琍道：「大姐，爲什麼我們不打電話呢？」

陳秀蓮道：「在警方沒來以前，我想看看吳博士的研究紀錄，這些文件也許永遠都不准公諸於世的，但究竟是一個天才科學家畢生研究的心血，就此埋沒實在可惜，我總希望能保留一部份下來！亞王，相信你也會同意吧！」

亞王居然點點頭道：「是的！我同意，在平時，我絕不會答應的，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倒希望有人能把博士的研究心得繼續下去，那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何況這裏面還有我的辛苦呢！」

指指另一個鋼櫃道：「博士的筆記都在裏面，很亂，還沒有整理過，在這些地方，博士不像個女人，倒是那個向立華像個女人，這地方本來是很凌亂的，他來了之後才顯得整齊多了！」

陳秀蓮嘆了口氣：「一個女性化的男人偏偏遇上了一個男性化的女人，無怪乎雙方如此傾倒了，也無怪乎會發生那麼多的不正常事故，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

亞王下去打電話報警了，陳秀蓮打開鋼櫃，沒有上鎖，裏面的文件很凌亂，都是打字紙，她拿起一部份看了一下，都不是她實驗的記錄，而是她從事非洲人種研究的記錄，有些還是類似遊記體裁的日記式的記載，文筆很美，很有文藝氣息。

她再翻下去，則是一本海明威所著的雪山盟的英文版本，就是沒有目前所需的實驗記錄。

打開另一個抽屜，裏面竟是一本大照片簿，照片中全是一個裸體的女子，身材很美。做着各種艷媚的姿態，臉上的神情也是富於誘惑性的，照片是彩色的，光綫、背景，配置得都很好，可見攝影者的修養很有深度，但這不是表現人體美的藝術照，而是一種充滿了妖異氣氛的艷照，每一個姿態都沒有掩飾，而且還特別强調某些角度。

雖然照片中祇有一個女人，雖然陳秀蓮與馬佳琍都是女孩子，但面對着這些照片，竟然會有臉紅心跳的感覺。

馬佳琍吁了一口氣道：「吳而夫還是個博士，怎麼會收藏這種東西的？」

陳秀蓮掩上了貼相本，苦笑道：「這不是她收藏的，照片上的人就是她！」

「什麼！會是她？」

「是的，就是她，我們第一次來訪的時候，在門口還碰到過她，我約略有個印象！」

「她怎麼會拍攝這種照片呢？」

「妳不要等閒視之，這一本東西是最了不起的學問，恐怕還是印度古籍上傳下來的，相傳佛祖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講道，身受諸魔侵擾，卒不動心而終於成道，其中最難熬過的一關，就是摩登迦魔女的妖魔艷舞……」

「那些姿態就是九天魔舞嗎？」

「可能其中一部份引用出來的，我相信已經比當年更進步了，幸虧佛祖是幾千年前得道的，如果晚生於今日，而遇上吳而夫的話，恐怕就過不了關了！」

馬佳琍紅着臉道：「我不否認，我是個女的，見了這些照片都感到難以自持，看來這種邪氣的術法是有點道理，祇是吳而夫怎麼會拍攝這些照片呢？」

「妳沒聽亞王說她跟向立華一起研究那種遙控催眠法嗎？把試驗者綁起來，然後再在他們面前施展這些艷舞，慢慢地把對方導入了受控制的狀態……」

馬佳琍忍不住打了個冷顫！「那些女的也都是在這個狀況下死掉的？」

陳秀蓮嘆了口氣，又開始打開另一個抽斗，裏面是另一本相簿，上面則是徐丁旺與喬治巴卡在受術時的相片，兩人都是被綁上的，那些照片顯示着受術的過程，從迷惑到獸性畢露的猙獰，以及種種的醜相，記載得很詳細。陳秀蓮紅着臉，仍是一張張地看下去，直到最後一張，那是完全進入到催眠狀態的表情，就像那些死後被發現的女屍一般，停留在一種極度滿足後的空虛中，兩眼發直，神情呆滯；好像完全進入一個虛無的狀態中！

馬佳琍一嘆：「邪氣！邪氣極了！」

陳秀蓮凝重地道：「是的！這是一種太過邪惡的東西，雖然照片只是施術的過程記載，但也足以引人進入邪惡了，應該毀掉它！」

她把兩本照相本都拿了起來包在一起，馬佳琍道：「大姐，另一本是吳而夫殺人的證據，不該毀了吧？」

陳秀蓮道：「有亞王的口供，還有兩具屍體，以及從他們身上抽取的精液，都足够成爲證據了，這兩本東西，一定要在警察沒來到前毀掉！」

「那樣是違法的！」

「是的，但私家偵探比警方稍微有一點方便就是我們做事情時，可以稍微鑽一點法律的空隙。」

她拿起了簿本，走出了實驗室，忽然發現那個被痲藥針迷倒的巨人波波不見了，急忙問道：「老四，那個木乃伊呢？」

「不知道，我把他放倒在外面就跟妳進來了！」

「不好！快找！如果被他跑了出去，那就糟了！」

兩個人匆匆衝到樓下，只見亞王的頭殼碎裂，倒在電話機前面，手中還握着話筒。

顯然他是被暴力猛擊而死的！陳秀蓮更是驚慌地道：「那個巨無霸跑掉，必須趕快找到他，我們分頭四周找一下，發現了不要驚慌，趕快用痲醉藥對付他！」

馬佳琍點頭答應了，兩人立刻分開，陳秀蓮知道這一類蠻人不是勇力可以對付的，想起車上還有一支痲醉槍，首先跑到車子那裏，拿到了槍，乾脆把車子開了回來，才到門口，就聽見馬佳琍恐怖的呼叫聲。

那個巨人就在門口，一隻手叉住了馬佳琍的脖子，把她貼在牆上，另一隻手却在撕她的衣服。

上衣已經被撕裂了，馬佳琍還在拚命地掙扎，兩隻脚拚命地踢着，她的人雖然嬌小，但却是練過武功的，而且還懂得攻擊要害的部位。

忽地一脚，大概是踢中了巨人小腹下面，使他負痛怒吼了一聲，忽地一掌，把馬佳琍打得飛跌出去。

跟着那巨人獸性發作，抬起一隻脚，準備朝馬佳琍踏下去，以他的體重，這一脚如果踏了下來，非骨斷肚破不可。

陳秀蓮簡直不敢想像，而她距離他們還有十幾公尺，救援是來不及了；何況她的人還在車子裏。

緊急中，陳秀蓮忽然把兩盞車頭燈打開了，兩道强光直射過去，那個巨人突然受到了强光的照射，本能地用手掩住了雙眼，陳秀蓮用力一踏油門，以飛快的速度把車子開了撞過去。

這是很危險的一個動作，馬佳琍倒在地下，巨人就在她面前，兩個人的距離不到一尺，但陳秀蓮看得很準，車輪就以那點間隔駛過馬佳琍，撞上了巨人，巨人往牆壁上撞去又彈了回來，剛好疾駛中的車子又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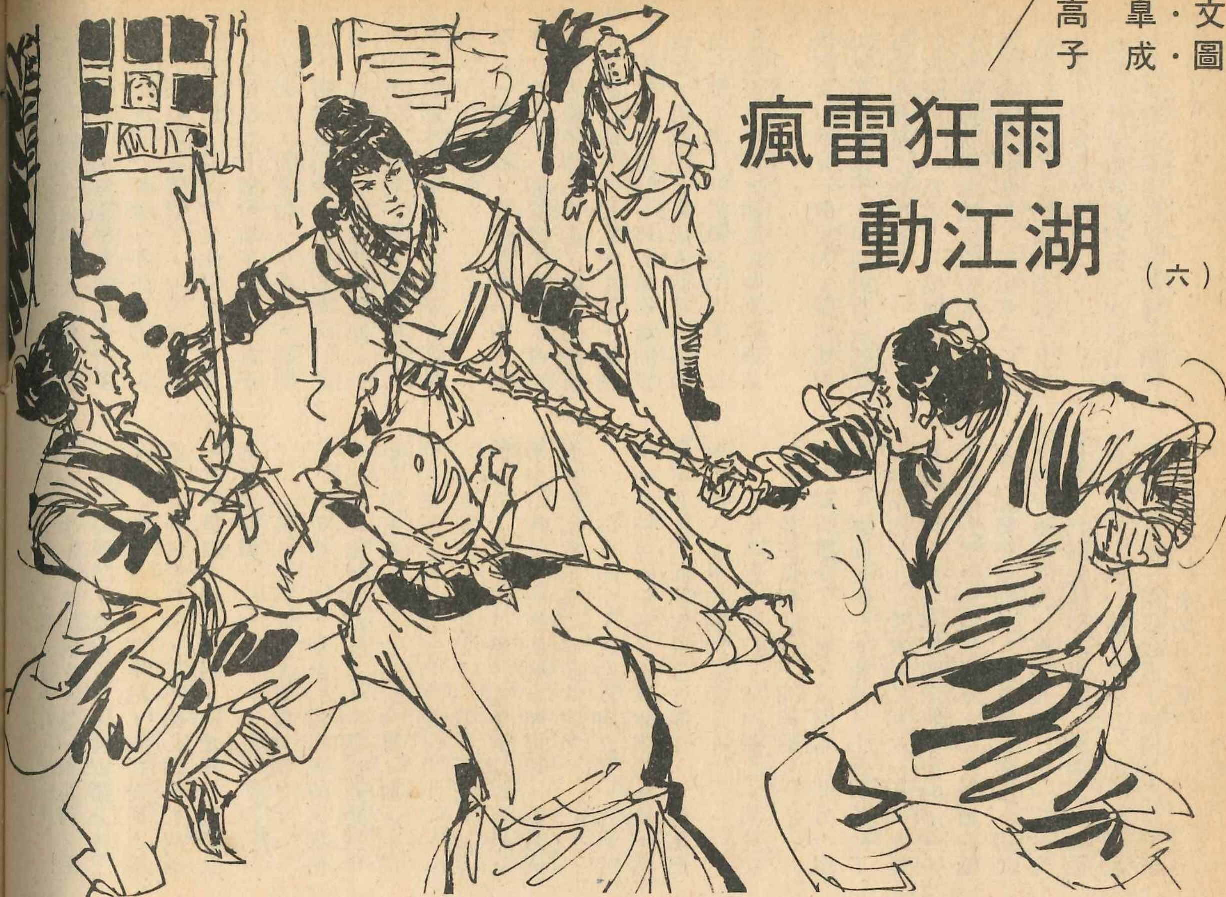
連人帶車子，再度撞上了牆壁，轟然一聲大響，引擎裏的汽油被濺了出來，再度轟然大震，立刻熊熊地燒了起來。

（未完）

武俠中篇傳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瘋雷狂雨動江湖（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菀從石隙中把白少亭救出，但白少亭昏暈不醒，氣如遊絲，雖經小菀的義父季昭明施救，亦無起色，迫不得已，由小菀僱馬車伴送白少亭赴東海無名島向大少爺求醫。半途遇漠此雙煞攔截爲難，小菀被迫出手，制服雙煞，雙煞因而願意追隨，後又遇祝巧巧糾合太行八將阻截，要爲夫報仇，結果亦爲小菀與雙煞合力擊退。繼續前行，來到東海之濱，轉僱船航向無名島，黑夜發現祝巧巧巳先預伏船艙伺機報仇，不料此時風浪大作，船沉了……

遇難飄荒島　迷糊結孽緣

顯然，這位姑娘如非野人，必然是一個落難者，這是他驚呼出口的原因。

誰知那黑衣姑娘却以極端冷峻口吻叱喝道：「你是誰?」

他呆了一呆道：「我麼?與姑娘一樣，同是怒海餘生之人。」

黑衣姑娘冷冷道：「我問你是誰?」

這位姑娘橫蠻霸道的語氣使他大爲反感，因而淡淡道：「在下無名，一個落拓江湖之人罷了，姑娘還要知道什麼?」

黑衣姑娘道：「你叫吳明?好，我告訴你，這是一個孤島，原本是只有我一個人居住，現在你多了來了，一切就要聽我的。」

吳明道：「哦，姑娘是島主?」

黑衣姑娘道：「可以這麼說。」

吳明說道：「好吧，我聽姑娘的就是了。」

黑衣姑娘道：「還有咱們是一男一女，男女有別，你可要小心一些!」

吳明道：「如何小心?姑娘能不能說得明白一點。」

黑衣姑娘道：「這還要怎麼說?眞是笨蛋一個，走，給我走開!」

有人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其實天下最不講理還是女人。

碰到不講理的女人，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敬鬼神而遠之」。

吳明自然不願跟她爭論，搖搖頭逕自走了開去。

他在一塊草地之上歇息一陣，待精神略微好轉，便起身察看島上的環境。

這果然是一個孤島，登高一望，四週都是海天相接。

孤島不大，約莫一個時辰，便可沿島繞一週。

好在島上生有不少熱帶水果，還有一個清澈見底的水潭，飲食二字當可獲得解決。

他摘下一些水菓飽餐一頓之後，然後找到一個避風隱蔽之處，倒下來便呼呼入睡。

直待第二日天明之後，他才醒了過來，一夜酣睡，使他的精神大爲好轉。

如此渴飲潭水，飢食水菓，一晃之間，就過去了三天。

這天晌午時分，那黑衣姑娘忽然出現了。

她雙手叉腰，向他身前一站道：「吳明!」

「姑娘有什麼指教?」

「你好像忘記我是島主了?」

「這個……」

「怎麼，你不承認?」

「在下不敢，姑娘有什麼吩咐?」

「今後每日早晚，你一定要向我問候兩次。」

「這……」

「你不願意?」

「姑娘不是說男女有別麼?」

「可是我是這島島主，你可不能沒有禮貌。」

「好吧，啊……」

他忽然之間雙目暴睜，一張略顯瘦削，但不失英俊的面頰，竟然會變得其紅如火。

同時週身骨節一陣暴响，他的身體好像要立即爆炸一般。

黑衣姑娘大吃一驚道：「你是怎麼啦?吳明。」

他不答黑衣姑娘的詢問，口中一聲大吼，便騰身急奔而去。

最初他是沿着海邊狂馳，後來他穿山越嶺，滿島奔跳，速度之快，宛如星馳電掣。

這一跑幾乎兩個時辰，他才筋疲力盡的倒了下去。

待黑衣姑娘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倒在一塊山石之上暈了過去，而且雙頰慘白如紙，活像一個身患重病之人。

良久，他醒了過來，瞅着身旁的黑衣姑娘一嘆道：「大海沒有淹死，想不到會葬身在這荒島之上。」

黑衣姑娘道：「你適才爲甚麼要那樣呢?」

吳明道：「那時我如果不拚命狂跑，必然會全身爆炸，跑，只是一種發洩。」

黑衣姑娘道：「你練過武功?」

吳明道：「練過。」

黑衣姑娘道：「你的武功必然很高，令師是誰?」

吳明道：「家師王昌年是一個教書的，在下學過幾招莊稼把式，那裏稱得上高明二字。」

黑衣姑娘道：「你不要騙我，你適才的身法十分奇異，決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的，再說你如此拚命狂奔，一跑就是兩個時辰，內功之高明，也非常人所及，我想你必是運功不愼而岔了經脈，否則怎會有如此現象?」

吳明苦澀的一笑道：「姑娘將在下估計的太過高了，在下如若當眞像姑娘所說，現在就不會這般虛弱了。」

他說的不錯，他那慘白如紙的面頰，與中氣難繼的言談，都不是裝出來的，如果說他是一個武林高人，實在有點不像。

黑衣姑娘沉吟半晌道：「好吧，我相信你一次，走，洗洗你的一身臭汗去。」

吳明搖搖頭道：「在下混身酸痛，實在寸步難行，姑娘不要管我了，讓我在這裏小睡一會。」

黑衣姑娘道：「這怎麼行?你全身被汗水濕透，此處海風又十分强勁，睡着被風一吹非生病不可，來，我扶你去洗。」

不管他同不同意，黑衣姑娘粉臂一揚，便將他由石上挾了起來，環臂扶着他的腰部，併肩奔向水潭。

水潭大約半畝，一邊深，一邊淺，深處的水供飲用，淺處供洗濯。

黑衣姑娘將吳明扶到淺水之處道：「要不要我替你洗?」

吳明道：「不敢勞動，還是在下自己來。」

黑衣姑娘道：「那你就慢慢洗吧，我去找點吃的。」

吳明道：「姑娘請。」

待黑衣姑娘去遠，他才泡入水中，經過一番冲洗，全身都有一股輕快的感覺。

美中不足的是無衣可換，只好脫下來將水擰乾，再將它穿回身上。

忽然他發現一股濃烟由海灘昇起，他呆了一呆，便向濃烟之處奔去。

及到達沙灘一瞧，原來是黑衣姑娘在烤魚，只見熱香四射，使他饞涎欲滴。

黑衣姑娘衝着他嫣然一笑道：「想不想吃?」

吳明道：「太想了，姑娘眞行。」

黑衣姑娘道：「水菓吃膩了就得變個法子，魚類俯拾即是，這有甚麼稀罕。」

吳明道：「姑娘帶有火種?」

黑衣姑娘道：「你忘了咱們的祖先鑽木取火了，這山有的是火石，取火方便之極。」

吳明道：「姑娘心靈智巧，在下十分佩服。」

黑衣姑娘道：「不必說廢話，快過來烤烤你的衣衫。」

吳明道：「多謝姑娘。」

清潭洗澡，海灘烤魚，孤島生涯，也有一番樂趣。

吳明似乎沒有注意這些，他雙目烱烱地，在不斷的向着黑衣姑娘瞧看。

這位姑娘是美麗的，她不只是眉目如畫，身上的肌膚更是嫩如凝脂。

她穿着的又是如此之少，處處都具有一股誘人犯罪的魔力。

最使人動心的還是她的神態，她一擧一動，一顰一笑，都是那麼輕盈，嬌媚。

與如此一個女人相處，實在需要一股堅强的定力，否則他就會時時苦惱，片刻難安了。

因此，他收回目光，擧拳一抱道：「在下需要歇息了，告辭。」

身形一轉，放步急馳而去。

他的走，來得十分突然，黑衣姑娘事先完全沒有預料。待他走得踪影全無，她忽然一躍而起，將手中吃剩下的半截烤魚猛的一甩，向吳明奔去之處恨恨的摔去。

這一摔自然毫無作用，因爲吳明早已在數十丈外。

「吳明：你是一個無賴，你是一個瘋子，我恨你，我恨你……」

不知道她是不是眞恨吳明，只不過第二天他們却鼈上了勁。

島上只有他們兩個，每天少不了要見面聊聊，黑衣姑娘要吳明早晚向她問候兩

次，就是要跟他見面的藉口。

這天從天亮到日落，他們誰也沒有找誰，像是在賭氣似的。

到了夜晚，天色忽然大變，狂風挾着暴雨，向孤島橫掃而來，天有不測風雲，這原本算不了甚麼，但黑衣姑娘的心境，却湧起一股莫明的激動。

原因是她想起了吳明。

她的住處，是一個暴風雨無法侵襲的山洞。

吳明的住處却很糟，它只能聊避風雨，却擋不住狂風暴雨的侵襲。

「我得趕快找他來，否則他非生病不可。」

這位姑娘忽然對吳明關心起來了，而且即說即做，她纖足一點，便投身風雨之中。

她剛剛到達吳明的住處附近，忽然聽到一聲震天狂吼，同時一條人影飛躍而出，並以星馳電掣之勢，向山頭狂奔而去。

黑衣姑娘愕然道：「不好，是吳明，他的怪病又發作了。」

上一次她親眼瞧到吳明的怪病發作，那時是天青氣朗的大白天，他還是筋疲力盡的暈了過去。

現在風狂雨驟，天色如晦，他這樣在山嶺之間奔馳，一旦栽倒下去，後果何堪設想！

於是，她追着，叫着。

「吳明……吳明……」

她在呼聲之中貫注了眞力，也將輕功提到了極限。

但是與風雨相比，人類實在太過渺小了。

她無法追到吳明，心情感到十分焦急，最後她終於想到了一個笨辦法「守株待兔」。

她守在一個山口，是吳明必須經過的道路，不管風雨如何驟急，她仍然眼巴巴的等待着。

這一招很靈，吳明有如天降的流星，果然由山口一閃而過。

沒有人能抓到流星，因爲他快得幾乎使肉眼不能適應。

不過她抓到了，雖然那只是流星的芒尾，却終於阻止了他的飛行。

她抓的是吳明的雙腿，當他一閃而過之時，她縱身撲了上去。

抓到了腿部，吳明自然要滾倒下去。

她也倒下去了，因爲她不敢鬆開她的雙臂。

「吳明……吳明……你不能再跑了，天這麼黑，路這麼滑，再跑你會發生危險的。」

他們在山坡之上翻滾，她依然在不斷的呼喚。

是她的呼喚生了效？還是吳明已經筋疲力竭？

不管是甚麼原因，吳明不再掙扎了，他只是目光烱烱，向着黑衣姑娘呆呆的凝視。

她還是黑衣姑娘，並沒有半絲改變，所不同的是她全身泡在雨水裏，肌膚滑滑的，令人有一種清新的感受。

吳明瞧着黑衣姑娘，並不是爲了這些，原因是他胸腹之內有一團烈火，他必須及時予以發洩。

火，影响了他的官能，影响了他的意志，風雨雖淒厲，那團火却在逐漸蓬勃。

他雙目如火，週身傳出一股熱力，雙臂倐的一伸，反將她緊緊的摟了起來。

黑衣姑娘呆了一呆，便柔順的依偎到他那雄健的胸膛之內。

是熱力融化了黑衣姑娘，她已無力作任何拒抗。

× × ×

雨過天青，山頭上掛着一鈎新月，它照着孤零零的荒島，也照着一對相擁而臥的人兒。

「姑娘……」

「不要叫我姑娘，我名祝巧巧，咱們已經是夫妻了，你應該叫我的名字。」

「是的，巧巧，適才……我……我太魯莽了。」

「不，吳明，這是我自願的。」

「唉……」

「怎麼了？吳明。」

「妳花容月貌，不該長留荒島，我……不配。」

「不要這麼說，吳明，我深深的喜愛於你，爲你埋骨荒島，我不會有半點怨尤的。」

「巧巧，……妳……」

「不要灰心，吳明，你得的是甚麼怪病？」

「我不知道，連我怎樣來到這座荒島的也一片茫然。」

「啊，吳明，咱們到東海去。」

「去東海做甚麼？」

「聽說東海有一個神醫，無論任何怪病，莫不着手成春。」

「當眞麼？巧巧。」

「是我的仇人說出來的，一定十分可靠。」

「這話怎麼說？」

「是這樣的，我仇人的丈夫身染重病，他們到溫州灣僱船渡海求醫，我安排了一艘海船租給他們，準備出海之後下手報仇，誰知老天不如人願，咱們竟遭到了巨大的颶風……」

「原來如此，可是咱們沒有船隻渡海，怎能前去求醫？」

「慢慢來，吳明，天無絕人之路。」

「也只好如此了。」

原來黑衣姑娘竟是向小菀蓄意尋仇的祝巧巧，颶風毀舟，她首先飄到這座荒島上。

更意想不到的是天地如此之大，怨家偏偏狹路，吳明（就是白少亭）也被海浪送上了荒島。

他數月暈迷不醒，被海水一浸之後居然甦醒過來，只是每隔一日就會烈火焚心，在無法忍耐之時，不得不藉狂奔來作宣洩。

而且他無法提聚眞力，縱然怪病不發，也是與常人無異，變作一個毫無武功之人。

因此，他不願提及過去，祝巧巧也語焉不詳，這一段孽緣，就是這麼糊塗的鑄了下來。

自然，如果他到過太行第一家，以及當他被抬上海船之時，祝巧巧能留心瞧看

一下，現在的一切就不會發生了，祝巧巧失去了一個粗獷的丈夫，又獲得一個英俊洒脫的男人，滿懷喜愛，以她那僅有一兩條黑布，爲白少亭揩抹身上斷草及泥濘。

良久……

「吳明……」

「嗯。」

「咱們應該清洗一下了。」

「是的。」

「那麼抱我起來。」

「好的。」

一潭碧水，泡着兩個只羨鴛鴦不羨仙的人兒，他們調笑着，摩擦着，讓意志再度進入迷離之境。

只不過此等毫無拘束的生活，並不能使他們樂而忘返，因爲白少亭身負血海寃仇不能不報，祝巧巧更關心她這位美丈夫的怪病，急欲前往東海求醫。

此後，他們日夜在作準備離島的工作，編木筏，貯食糧，只待風向有利，便準備再作一次冒險。

終於，他們等到了東南風，兩人合力將木筏抬到海裏，揚起用白少亭的長衫所製成的布帆，乘風向東駛去。

× × ×

膠州灣，是我國北方濱臨黃海的良港之一。

青島是膠州灣的海陸碼頭，商業的繁盛，在黃海沿岸，應該是首屈一指。

東鎮日昇客棧之內，住着一個黛眉雙鎖的小婦人，瞧神色，她似乎有着極重的心事。

這天早餐之後，她就獨自馳往小港，此地帆檣林立，大小船隻十分之多。

她還未到達碼頭，一片呼喊之聲已遙遙傳來，她知道必是發生了甚麼糾紛，但她不願多管閒事。

只是這般人阻住她的去路，她不得不排開瞧熱鬧的，去看一個究竟。

這一眼瞧去，她不由大吃一驚，口中一聲嬌叱，彈身向人堆裏猛撲。

「不要急，鐵姑娘，我來幫妳。」

敢情碼頭上一個被圍毆的少女，竟是鐵旗鏢局的局主鐵含烟，這位前來助拳的小婦人，却是怒海餘生的小菀。

小菀被人救來膠州灣，她要僱船再度出海，縱然搜遍黃海東海，她也要找到白少亭。

她不知道鐵含烟爲甚麼會來到此地，但在強敵虎視之下，只好待擊退敵人之後再說。

敵人是太行第一家的，由山主夫人黑裏嬌領頭。

圍攻鐵含烟的是九神，降魔杵縱橫飛舞，攻勢顯得十分凌厲。

鐵含烟旋劍生輝，仍無法阻擋九神的攻勢，外圍還有黑裏嬌及太行十二使掠陣，如非小菀巧遇，鐵含烟必然是有輸無贏了。

小菀的到達，使鐵含烟精神大振，她一招迫退四根降魔杵，抽空詢問道：「大嫂，少亭呢？」

小菀道：「說來話長，先收拾這般人再說。」

黑裏嬌冷哼一聲道：「妳要找死，本夫人一併成全妳就是，上。」

太行十二使，是太行第一家第二流的高手，除了智不平夫婦，就算他們功力最高。

這十二人全部用劍，並練有一種威力極強的劍陣。

此時兩名使者在黑裏嬌命令之下應聲而奔出，他們一左一右抱劍一禮道：「賜招。」

小菀冷冷道：「有僭。」

她心念鐵含烟的安危，不願多作客套，長劍左右一盪，分刺左右二敵。

這一招雖是先左後右，但去勢急逾閃電，使兩名敵人同時受到壓力，他們只得雙劍並舉，向小菀的劍身猛砸。

以小菀目前的功力，縱然硬接硬架，她也能將敵人的去劍砸飛，但她不願浪費氣力，劍鋒輕輕一觸，便向下方滑去。

格咯一聲輕响，左邊敵人的右膝已被她一劍削斷，不待傷者倒地，身形像旋風般一轉，劍尖又洞穿右面敵人的琵琶鎖子骨。

小菀連傷太行第一家的兩名高手，只不過在指顧之間，這份功力，實在駭人聽聞。

黑裏嬌瞧得心頭狂震，口中一聲大吼，揮刀急衝而來。

其餘十名使者，也挺劍加入圍攻，一時殺聲震天，展開一場兇險無比的搏鬥。

黑裏嬌身爲黑道霸主的夫人，一身功力果然不同凡响，她一刀揮去，便帶起一股凌厲無前的霸氣，刀刀眞力激蕩，氣勢可吞河嶽。

十名使者也聯成一片劍幕，攻守之間，配合得絲絲入扣。

小菀經過不少風浪，但面對如此強大的勁敵，還是第一次遇到，因而出手之際，難免帶着幾分怯意。

兩軍作戰，氣勢是決定勝負的要素之一，小菀氣勢一餒，在此消彼長的形勢之下她自然要落在下風。

黑裏嬌刀刀不離小菀的要害，十使者乘虛蹈隙，緊緊堵塞着她可能逃生之機，因而十招不到，她已受到兩處輕傷。

這還是依仗神龍九變身法，與游龍功配合運用，才能在千鈞一髮之際，脫出不少險境，否則她早已傷在對方的刀劍之下了。

在二十招之後，她總算有攻有守，逐漸穩定下來。

此時她身形一轉，巧妙的閃開了三柄長劍的攻擊，左掌急吐如風，一把抓着一柄長劍的劍頭。

格咯一聲脆响，劍尖應手而折，她隨手向身側一揮，立即揚起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嚎。

原來，她以天鷹抓抓斷一名使者的劍尖，再以閻王令的手法將劍尖送進另一名使者的胸膛，動作之快，宛如電光石火一般。

黑裏嬌與剩下的九名使者同時一呆，他們的攻勢自然也停頓下來。

小菀威懾羣敵，但她忘不了苦戰中的鉄含烟，及舉目一瞥，不由大吃一驚。

敢情鉄含烟力鬥九神，已達山窮水盡之境，九柄降魔杵橫掃直擊，她幾乎連招架也已力不從心。

她的長劍已經折斷，掌中只剩下一桿鐵旗，此時她剛剛閃過三隻降魔杵，另三隻又分作三路攻到。

她想再避，可惜力與心違，眼看這位貌美如花的姑娘，就要飲恨黃海，埋骨異城。

但……

三聲慘嚎同時響起，三隻降魔杵在碼頭的石地上砸起幾溜火花，九神倒了三個，他們的喉頭插着一枝具體而微的小槍。

「閻王令……」

不知是誰喊出這令人寒到心裏的三個字。

這「閻王令」三個字確有無比震撼之力。

黑裏嬌傻了，九神十二使除了幾個失去生命的，全都變得面無人色。

惟一神態安祥的只有小菀，她移步向前，拔下三隻使江湖羣豪聞名喪胆的小槍，就死者身上抹乾血漬，再放進一個皮囊之中。

不管有多少敵人在她的身旁，她像若無其事的對鐵含烟微微一笑道：「妳還好吧，鐵姑娘。」

鐵含烟握着她的手道：「我沒有事，大嫂，妳……」

小菀搖搖頭阻止鐵含烟再說下去，扭頭瞅着黑裏嬌道：「今日之事，咱們不為已甚，智夫人請吧。」

黑裏嬌恨恨的道：「好，太行第一家今日認栽，不過老婆子要請問一句，姑娘與南槍是什麼關係？」

小菀道：「南槍是我的乾爹，妳還有什麼要問的？」

黑裏嬌哼了一聲道：「很好，姑娘之賜，老婆子記下了，咱們走。」

太行第一家走了，連死帶傷走得一個不剩。

小菀幽幽一嘆，回頭對鐵含烟道：「鐵姑娘：失鏢查到了沒有？」

鐵含烟櫻唇一噘道：「都是成叔叔搗的鬼，害得咱們白担了一番心事。」

小菀道：「這話怎麼說？」

鐵含烟道：「他早已暗中派人將明珠送到了錦州，小妹到達邯鄲，正好與送貨的鏢師碰頭。」

小菀道：「已經向貨主荊立人交代了嗎？」

鐵含烟道：「是的，他找來邯鄲，我自己要就此交代了。」

小菀道：「那青衫客秦三畏呢？」

鐵含烟說道：「他似乎十分失望，但我鏢貨已然交清，自不必再與他同行，所以……」

小菀道：「所以妳就來到此地？」

鐵含烟道：「不，是有人暗中告訴我，叫我到東海無名島找你們，我到這裏來是僱船的。」

小菀道：「是誰通知妳的？」

鐵含烟回答道：「只聞其聲，未見其人。」

小菀道：「準是我義父，別人怎知咱們前往東海？」

鐵含烟道：「南槍季老前輩？嗯，大有可能，少亭呢？妳怎麼到這裏的？」

小菀道：「說來話長，咱們先僱船再聊。」

鐵含烟道：「好的。」

她們很順利的僱到一艘海船，立即揚帆出海，向着東海駛去。

不過她們並非直駛東海，而是沿海訪查。

在連雲港，她們找到了漠北雙鵰的老二下門如虎，小菀叫他沿岸尋找，然後到溫州灣會齊。

× × ×

東海無名島原是有名的，只是不為人知罷了。

本島方圓約莫六里，面積不算太小，只是四週削壁插天，令人望而却步，遠遠瞧去，就像一個圓桶似的。

這天午後不久，一個簡陋的木筏，來到無名島下。

木筏上一男一女，男的赤着上身，下面只有一條短褲。女的情形更糟，全身只用兩條黑布，聊遮羞處而已。

他們正是白少亭與祝巧巧，經過了千辛萬苦，他們終於找到了地頭。

以木筏橫越大海，實在是一項奇蹟，而且白少亭隔日必發一次怪病，他們能夠到達無名島，說來確難令人相信。

在陸地他可以狂奔來發洩胸頭的烈火，在海上豈不是呼天無門！

人類是有智慧的，而智慧可以創造一切。

當白少亭病發之時，他就跳入海中，雙手攀着木筏，以全力向前推進。

藉海水的浸泡，以及體力的消耗，他不僅解決了難題，還使木筏的行程加快，他也習得一身高明的水功。

現在難題再降臨，他們沿着無名島划了一週，却找不到一個登島之處。

削壁插天，直達雲霓，除了鳥兒，無人可以飛渡。

最後祝巧巧將木筏停在一處削壁之下道：「看來咱們只好在此處試試了。」

白少亭道：「如何試法？」

祝巧巧道：「這兒壁間生有松樹，一直到達崖頂……」

白少亭搖搖頭，說道：「最下面的一株松樹，距海面有七丈出頭，憑妳的功力，很難一躍而上，縱然妳上得這顆松樹，上面錯落相間的松枝，都在五六丈之間，唉……」

祝巧巧道：「不要灰心，你將帆布取下來我自有道理。」

白少亭不明白她要做什麼，仍依言將長衫做成的帆布取了下來。

祝巧巧將長衫撕作一條條再搓成繩索，木筏上他們帶來的長籐約達十丈以上，她將布繩的一頭縛牢長籐，另一頭則縛在她的勞宮毒劍之上。

待一切就緒，她才微微一笑道：「我什麼都丟了，只剩下這一柄毒劍，今日居然派上了用塲。」

白少亭總算明白了她的用意，不禁脫口稱讚道：「有人說女人比男人聰明，此話果然有理。」

祝巧巧抿嘴一笑，運腕一抖，勞宮毒劍破空急上，劍身在松枝上繞了一週，布繩便已纏得十分之牢。

這自然是她運勁的巧妙，一般常人是

無法辦到的。

這時她對白少亭嫣然一笑道：「我先上，然後再拉你上去。」

白少亭回答道：「好吧，只是辛苦妳了。」

祝巧巧沿籐而上，待坐穩樹幹之後，再接應白少亭。

他們就這樣逐樹上昇，終於到達了崖頂。

崖頂是一片斜坡，前面還有更高的山峯。

他們歇了一陣，再幷肩向裏面深入，及登上山頂一瞧，竟同時發出一聲歡呼。

原來山頂之下別有天地，勿怪他們會歡呼出聲了。

這座無名島果然是一個圓桶，四週削壁插天，中間却是一個盆地。

這片盆地十分廣大，四週松柏蒼蒼，還間雜着一些可愛的翠竹。

再向裏瞧，奇花異卉，小橋流水，掩映着幾幢紅樓，當眞是一個人間仙境。

白少亭長長一吁道：「有這樣一個息影之處，人生還有何求？」

祝巧巧微微一笑道：「不要發呆了，咱們快找醫生去。」

他們携手下山，走進一片竹林。

適才由山頂瞧看，這片竹林只不過二十餘丈遠近，但他們走了將近一個時辰，結果還在那片竹林之中。

白少亭停下脚步道：「巧巧：這片竹林只怕有點古怪。」

祝巧巧道：「不錯，咱們可能陷入奇門陣法之中了，這當如何是好？」

白少亭道：「妳先別忙，我累了，咱們歇息一會再說。」

他們在竹林中依偎着，待精神好轉，再起來尋找出路。

這一找，不知道經過了若干時辰，由白少亭發過兩次怪病推想，他們被困竹林，只怕已有四日。

此時他們不只是筋疲力盡，而且飢火中燒，唇乾舌蔽，祝巧巧雖有一身武功，依然難以忍受。

她瞅着面容憔悴的白少亭一嘆，說道：「吳明：如此下去，咱們只怕要葬身此間了。」

白少亭道：「人生的際遇竟是這般的難測，唉……」

祝巧巧道：「我原本不敢毀壞仙境，如今看來，咱們不得不一試。」

白少亭道：「妳要用劍伐竹？」

祝巧巧道：「伐竹不知能否破去陣法，但咱們別無選擇，只好一試。」

白少亭道：「好吧。」

祝巧巧拔出勞宮毒劍，瞄準身旁的一株翠竹，一劍揮了過去。

忽然，她感到腕脈一緊，掌中的毒劍竟被人一把奪去，同時身旁響起一聲清叱：「妳好大的胆量，難道想找死不成！」

幾天來他們沒有瞧到一個人影，此時竟然響起人聲，不管是禍是福，這總是一件可喜之事。

及運目向發聲之處一瞥，奪去毒劍的原來是一個黃毛丫頭。

這位姑娘頭梳兩個朝天辮，身上是一套紅綠相間的條紋衫褲，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珠在滴溜溜的亂轉，小嘴高高的翹起，一臉不屑的神色。

她身旁是一個身着藍衫的男童，與她的年齡不相上下。

她身後還立着一名白髮蒼蒼，面色紅潤的老者，正目光烱烱，向他們瞧看。

這老少三人自然是島上的主人了，白少亭豈敢怠慢！

於是，他抱拳一揖道：「晚輩夫婦擅闖寶島，實在是情非得已……」

白髮老者怒叱道：「住口！」

白髮老者在發怒，小姑娘同時又火上加油，她將奪來的勞宮毒劍遞給白髮老者道：「爺爺，你瞧這劍，再瞧他們的身上，這兩個八成不是什麼好人。」

她身旁的男童道：「別瞎說，妹妹，也許人家是落難的，怎能平白說他們不是好人！」

祝巧巧幽幽一嘆道：「這位小兄弟說的對，咱們夫婦怒海餘生，才落得這般景況。」

小姑娘撇撇嘴道：「怒海餘生？哼，那你們為什麼跑到這裏來了，我看你們非偷即盜，必然沒有存什麼好心。」

白少亭冷冷道：「小妹妹誤會了，咱們是來求醫的。」

白髮老者道：「誰有病，你？」

白少亭回答道：「是的，晚輩身染怪疾……」

白髮老者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身染怪疾？依老夫猜想，你們又是財迷心竅罷了。」

白少亭道：「此話怎講？」

白髮老者道：「老夫這片基業你看如何？」

白少亭道：「當得是世外桃園，人間仙境。」

白髮老者道：「好眼光，嘿嘿，可惜你低估咱們祖孫了……」

這位老人不僅是薑桂之性而且疑心十分之大，他不再容許白少亭分辯，忽然吐指如風，連點他和祝巧巧的兩處穴道。

祝巧巧氣得破口大罵道：「老混蛋，你敢行兇？看姑娘如何會饒你！」

白髮老者哼了一聲，對身邊的男童道：「去叫虎痴拿兩根痲繩來。」

男童應聲去後，小姑娘道：「爺爺，你要將他們怎樣？」

白髮老者道：「吊到山頭之上，為擅闖小島者戒。」

小姑娘高興的拍着雙手道：「我還沒有瞧到過吊人，那必定好玩得很！」

祝巧巧又待開口辱罵，白少亭嘆息一聲道：「不要這樣，巧巧，生死算不了什麼，咱們應該保持一點君子的風度。」

祝巧巧道：「都是我害了你，我不該要你來求醫的。」

白少亭道：「妳是一番好意，這怎能怪妳。」

他們說話之際，男童已帶着一名虬髯繞腮，長像威猛的大漢前來，不用說他必然就是白髮老者所稱的虎痴了。

他向白髮老者躬身一禮道：「虎痴參見島主。」

白髮老者向白少亭二人一指道：「這兩人擅闖本島，圖謀不軌，你將他們吊到

山頭上去。」

虎痴道：「屬下遵命。」

此人身高力大，像執小鷄似的將白少亭祝巧巧執了起來。

在山頭，他選了兩棵最大的老松，一株一個，分別將他們吊了起來。

× × ×

夜幕降臨了，寒風虎虎，響起一片震耳的松濤。

海面漁燈明滅，波浪不時飛出一堆雪白的銀花，在山頭遠眺海上夜景，令人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

可惜白少亭與祝巧巧是吊在松枝之上，而且穴道被制，飢火中燒，雙目餓得金星亂冒，那裏還能欣賞大海的夜色！

他們在飢火中煎熬，猛烈的寒風使他們在不停的顫抖，一夜過去了，但他們幾乎已厭厭一息。

忽然，白少亭大吼一聲，他竟然手舞足蹈起來。

他的怪病又再度發作了，一陣兒猛烈的掙扎，震得松針簌簌而下。

敢情他竟衝開了穴道，幾乎要掙脫身上的麻繩。

掙脫束縛沒有什麼不好，但前面是百丈絕壁，後面是那玄奇的竹陣，無論前後，都是死路一條。

祝巧巧瞧得心絃狂震，急忙大聲叫道：「吳明：前後都是死路，你可不能亂來，要死麼，咱們夫妻也該死在一起。」

她悲泣，她呼喊，但白少亭的神智已然混亂，仍在狂吼着拚命的掙扎。

終於，他掙斷了繩索，落地一個虎躍，逕向前面絕壁奔去。

正當他接近絕壁的邊沿之際，一條人影忽然像飛鳥般飄了上來。

他們雙方的來勢全都十分驟急，按說應該撞個滿懷才對，但來人竟在千鈞一髮之中，身形倏的一轉，以巧妙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身法，錯開了這迎面一撞。

而且他隨手一撈，一把抓着白少亭的後頸，振臂向後一揮，將白少亭摔在山坡之上。

白少亭摔得十分之重，但他仍然一躍而起，一轉身，逕向一側狂奔而去。

這是一些起伏的山嶺，只是其中滲雜着不少斷澗懸崖，白少亭這一跑，可能會凶多吉少。

祝巧巧向來人打量一眼，見是一個面容清瘦，貌如古松的中年道長；他穿着一件藍色道袍，身後揹着一柄長劍，神態飄逸，氣度極爲不凡。

祝巧巧知道這名道長必然是一位武林罕見的高人，急高聲呼叫道：「道長，小女子的丈夫發了怪病，請道長救救他。」

藍袍道長並未理睬祝巧巧，連看也沒有向她瞧看一眼，只是大袖一揮，身形像一隻摩空雲鶴，在清風微揚之際，已失去他的踪跡。

不過，他那大袖一揮，却震開了祝巧巧的穴道，連她身上的繩索也一寸寸的折斷，這份功力，實在高得令人難以思議。

穴道被解，祝巧巧就懸空摔了下來，她顧不得身上的疼痛，一躍而起，逕向白少亭的去處追去。

追過一重山頭，她追到了，一雙秀目，也洒出了兩行熱淚。

原來白少亭在地上翻滾，口中並不斷的發出痛苦之聲，他那俊朗的面頰之上，顯得憔悴已極。

適才的那名藍袍道長，正站立在一丈以外，手撫長髯，蹙着雙眉，以一對冷冷的眸子瞅着滿地翻滾的白少亭。

祝巧巧顧不得有道長在旁，口中一聲悲叫，縱身就向白少亭撲去。

她只撲去幾步，便被一股軟綿綿的潛力所阻，那位道長冷漠的語聲也同時傳了過來。

「不准靠近他。」

「爲什麼？他是我的丈夫。」

「我知道。」

「他是如此的痛苦。」

「我知道。」

「求你救救他，道長。」

「我知道。」

接連三個我知道，使祝巧巧大爲不滿，她提高嗓門大聲道：「可是你却袖手旁觀，讓他痛苦得滿地翻滾！」

藍袍道長冷冷道：「爲什麼女人都是這麼舌尖嘴長，蠻不講理？我如果當眞袖手旁觀，他不早已喪生在絕壁之下了？」

藍袍道長說的確屬實情，祝巧巧不禁語爲之塞。

此時藍袍道長忽然點出兩指，白少亭微微一震，他的痛苦立即爽然若失。

祝巧巧感到身前的阻力消失，一縱身便撲了過去，她一把摟起白少亭，無限親切的呼喚着。

「吳明……吳明……你感到怎樣？好一點了麼？」

藍袍道長身形一轉，緩緩向來路走去，他始終沒有瞧看祝巧巧一眼，對女人他似乎有一種天生的厭惡。

他不願瞧看祝巧巧，語聲却還是送了過來。

「少廢話，揹着他跟我走。」

語氣十分冷峻，令人聽來感到極爲刺耳，以祝巧巧那潑辣的性格，一句「我爲什麼要跟你走」幾乎脫口而出。

爲了白少亭，她終於忍了下來，雙臂一緊，抱着他跟了上去。

藍袍道長走的是他們走過的舊路，但竹林眨眼即過，沒有遭到任何的困難。

通過竹林，踏上一片整潔的草地，然後沿着一條小徑，穿過一片花圃。

待到達一座小橋之際，早先在竹林中見到的小姑娘忽然迎面奔來。

遠遠瞧到藍袍道長，她就高興的招呼道：「夏侯爺爺！你怎麼才來，我爺爺天天在惦記着你。」

藍袍道長道：「小丫頭，難道妳就不歡迎夏侯爺爺？」

小姑娘舌頭一伸道：「嫺兒不敢。」說完話，一雙大眼滴溜溜一轉，指着走在後面的祝巧巧道：「夏侯爺爺！他們可不是好人！」

藍袍道長道：「小孩子少管閒事，去告訴你爺爺去。」

小姑娘道了一聲「好」，一轉身急馳而去。

藍袍道長領着祝巧巧走過小橋，再經過一片花圃，才到達一幢紅樓之前。

紅樓高有三層，雕樑畫棟，美侖美奐，在寧靜之中，洋溢着一股華美的氣息，可見這島中的主人，決不是一個自甘寂寞之輩。

此時響起一陣腳步聲，那名白髮老者已匆匆迎了出來，他身後還跟着一名男童及一名彪形大漢。

白髮老者雙拳一抱道：「道長！你可想死老哥哥了，快請。」

藍袍道長稽首一禮道：「對不起，老哥哥，貧道跑了一次關外。」

語音一頓，指着身後的白少亭道：「貧道想求一個情，希望老哥哥賣給一個薄面。」

白髮老者道：「既是道長求情，老哥哥饒了他們就是。」

藍袍道長道：「他們是老哥哥新收的部屬？」

白髮老者道：「不，他們被困竹陣，自稱是來求醫的。」

藍袍道長道：「原來如此，老哥哥何不就發個慈悲？」

十三太保今已失傳

希華

大多數人都知道八段錦以及易筋經是中國練氣養生的一種功夫，屬於內功，勤於練習，延年益壯，很少人懂得另外一種能夠練習內勁同時間可以出擊的一種功夫，這叫做「十三太保」。

這種拳脚是比較特色的，是由北方傳來，十多年前，有一個道士在寶雲道出現，他看見別人練習一些武功，好像太極拳之類，又有人練習散手，同時以硬派拳術過招，那些地方特別幽靜，正是練功的好環境，他站着欣賞，有時點頭，其中有一個姓陳的中年人，叫做陳景星，一向喜歡技擊，發覺那個道士雖然鬚髮如銀，却是目光烱烱，顯然是個武林高手，於是趨前點頭打招呼，問他懂不懂功夫。

那個道士所操的是北方口音，却非國語，僅能夠用手勢表達意思，偶然有一兩句話也聽得出來，陳景星知道他不但懂得功夫，還批評別人過招的時候有甚麼不對，便問他的寓所，知道他住在泰來客棧，翌日帶着水菓香烟按址拜訪。

那個道士正在練功，發覺他所打的功夫確是前所未見，很有興趣，表示他想學，那個道士叫他翌日到寶雲道晨運之後聚着練習功夫之處然後交談，到時兩人見面，道士一邊打手勢，一邊用北方口音說出他想問的事情，似乎他還沒有功夫先要查清楚陳景星的底蘊，究竟在甚麼地方做事，每日是否能夠抽得出時間來學習，還想知道陳景星以前是否學過甚麼門派的功夫。

陳景星逐項回答，跟着就問他可否傳授武功，那個不知名的道士說了幾句，意思是想過招玩玩。

陳景星喜出望外，立刻擺出姿勢，各佔一方，擺好了架式之後，陳景星就猝然標馬上前，一個鞭捶打落，隨時轉身以虎尾脚打出，拳打　踢，非常快捷，奇怪得很，不管他的拳脚快速到甚麼程度，總是打不着道士，一拳打去，忽然失了踪，轉身踢脚又是落空的，他大吃了一驚，立刻全神貫注，把生平所學的武功全部施展出來。

那時旁人圍觀的愈來愈多，看在眼裏，覺得那個道士戲弄陳景星，有如大人跟小孩子過招，哈哈大笑。陳景星白打了一會，仍然無法取勝，他自知絕非對方的敵手，趕快收拳，站在一邊。

道士走近，陳景星說：「我知道你的閃避功夫做得非常之好，不過，如果由你發招，你怎樣進攻呢？」

他說了多次，道士然後明白他所說的話是甚麼意思，叫他再度交手。

這回道士出擊了，一出手就以雙掌，向陳景星的中上門打去，陳景星剛剛接招，即時覺得額角和小腹以及肋骨各處都給人用掌打了一下，似乎對方不止有兩隻手掌，幾乎是七手八臂，那時他認眞佩服，不自覺的跪下來拜師。

道士收他爲徒，但却叫他必須依時學習，費了兩個月的功夫，學會了全部「十三太保」，照陳景星稱述，那一套十三太保練到非常純熟的時候，身輕如燕，跳起來可以抓着在空中飛行的蜻蜓，另一方面，却又落地生根，發掌或出拳，快如閃電，不過，一擊即中，非常沉重。

換句話說，這種功夫是集合輕功以及點穴功在一起的，又有氣功運行全身，練習的條件相當苛刻，初期要在冬至之月開始，練習到夏至之日爲止，不能一日中斷，每日行功八次，每次是一小時左右，每天差不多要花八個鐘頭然後做齊，單是這一點，已經難能可貴。

十三太保一共有十三種姿勢，第一式就是拜佛手，四平大馬，向前合掌，眞的像拜佛似的，忽上忽下，連拜三十六次，又再變式，前弓後箭的馬步，先左後右，各拜了三十六次，只是這一式，就已經要做一百零八次了。

另外一式叫做「草上飛」，左右跳躍，雙脚剛剛落地，單手俯身用食指接觸地面，有如檢物，左右共跳三十二次，還有一式是「運天輪」，先行做好了弓式，然後把腰脊向後轉，雙手彎到背後，用手指接觸自己的小腿，恍如一個輪子。

上述那些姿勢只是一個開端，而且這三種姿勢不過是十三太保裏面的三種，一共十多種要做齊，而且每天要做八次，確是相當困難的，無怪那個不知名的道士要擇人傳授了，等閒之輩，他不屑一顧。



逼人吐眞情　招來自相殘

與武功有關的三項，當然是指：氣、拳、刀。」

第四個醫字，大家也懂得。

歸陰第一個搖頭道：「術——是什麼意思？相人術還是易容術？」

白鬍老頭道：「不是易容術，與相人術也只沾到一點邊邊。十藝之中，以這門學問最大，也以這一門範圍最廣。概括的說，它是一種經世之術。」

歸陰道：「是一種教人如何做人處世的方法？」

白鬍老頭道：「對了！精通了這一門，無論走到那裏，無論遇上什麼事，都絕吃不了虧。」

歸陰道：「忍呢？」

白鬍老頭道：「這個忍字，也不是容忍的忍。」

歸陰道：「那是什麼忍？」

白鬍老頭道：「是一種官能上的忍，忍炎熱，忍暴寒，忍風雨饑餓。」

歸陰道：「食又何指？」

白鬍老頭道：「與忍饑餓相反，是一種處於絕境找尋食物的本領。」

歸陰道：「既稱絕境，又如何找尋食物？」

白鬍老頭道：「老朽只是講故事，並不是館設收徒。」

江湖上敢如此當面頂闖巴東五毒的人物，還沒有幾個。

但如今歸陰只有容忍。

所以，他只當沒有聽到，又接着道：「底下一個色字呢？」

白鬍老頭道：「色就是女色。」

這個字是照字面解的。

雖然白鬍老頭沒說女色怎樣，但毫無疑義的，那顯然是一種如何遠避女色，或不受女色誘惑的功夫或方法。

歸陰又道：「魔字怎麼解釋？」

白鬍老頭道：「這個魔字的學問也很大。據說這一部份，共列舉了三十六種人在練功或處困境時所能發生的幻象。這種種幻象，任何一種都足以導致一個武人心神喪失，也就是一般人說的走火入魔。」

歸陰道：「這一部份便是教人如何消化各種魔相的方法？」

白鬍老頭點頭道：「不錯。」

歸陰道：「最後的一個變字又是什麼意思？」

白鬍老頭道：「這個字最好解釋，就是你剛才提過的易容術。」

十個字都交代完了，衆人又陷入深思中。

只有解無方是例外。

這位毒蝎子一雙黑多白少的眼珠子轉了幾轉，忽然打破沉寂道：「十藝前面的氣、拳、刀是不指氣功、拳脚、刀法？」

白鬍老頭道：「是的。」

解無方道：「既屬絕藝，這三種武功，當然也有別於一般氣功、拳脚、與刀法了？」

白鬍老頭道：「當然，這三種武功，據說只要練成了其中一項，便可成爲一代宗師。」

解無方道：「照這樣說來，若是十藝練會，豈不成了神化人物？」

白鬍老頭道：「實情如此。」

解無方帶着諷刺意味，悠然側臉道：「那麼，携有這樣一部眞經的密宗弟子，却遭人輕易地殺害了，又該如何解說？」

白鬍老頭冷冷地道：「因爲那名弟子不會武功！」

× ×

每個人都突然挺直了身子，突然張大了眼眼和嘴巴。

——一名密室弟子竟然不會武功？

——一名不會武功的密室弟子，竟然會帶着一部十絕眞經，隻身來到中原？

是那個死去的密宗弟子發了瘋？還是這個白鬍老頭在說瘋話？

白鬍老頭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目前江湖上，很多人都犯着一個相同的錯誤，大家都以爲密宗是武林中的一個門派，密宗弟子人人都具有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

白髮老者道：「此人來歷不明，我不能替他治病。」

藍袍道長道：「此子滿臉正氣，決非邪惡之人，他能够來到本島，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老哥哥，你就成全他吧。」

白髮老者道：「道長！你今天是怎麼啦？一個平素不管人間是非的閒雲野鶴，居然這麼熱心管起閒事來了！」

藍袍道長道：「此子與貧道有緣，貧道想將他收歸門下。」

白髮老者道：「此話當眞？」

藍袍道長道：「出家人不打誑話，貧道怎敢隨便亂說。」

白髮老者道：「既然如此，老哥哥只好勉爲其難了，鄺義，將他送進養心軒，再給那女娃兒找點穿的。」

鄺義就是白髮老者身後的那名彪形大漢，他從祝巧巧手中接過白少亭，逕向紅樓一側奔去。

養心軒是紅樓之外的幾間精舍，裏面窗明几淨，收拾得十分整潔。

鄺義將白少亭放在一張石床之上，回頭對祝巧巧道：「姑娘請稍候，在下即刻替妳找衣衫來。」

祝巧巧道：「謝謝這位大哥，最好請你再帶來一點吃的。」

鄺義道：「好的。」

片刻之後，鄺義果然送來了衣衫及食物，祝巧巧先穿着起來，再服侍白少亭飲食。

此時白少亭已恢復常態，只是感到十分虛弱，飯後他長長一嘆道：「巧巧！這回當眞辛苦妳了。」

祝巧巧嫣然一笑道：「別這麼說，吳明，這是做妻子的責任。」

白少亭道：「巧巧！妳說那位道長是何等人物。」

祝巧巧道：「那位道長已達不着皮相，反璞歸眞之境，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但是一個絕代高人是可斷言的。」

白少亭道：「妳說的不錯，我也有相同的看法。」

祝巧巧道：「他要收你爲徒，你願意麼？」

白少亭道：「如果不是他，我早已葬身崖下了，恩同再造，怎能不願。」

白少亭話音甫落，那位刁蠻的小姑娘又跳躍着奔了進來，她那雙靈活的大眼珠滴溜溜的一轉道：「喂，我爺爺給你看病來了，你還不快點迎接！」

白少亭還眞的不敢怠慢，立即一躍而起道：「謝謝妳，姑娘，我這就去。」

他還沒有移動脚步，白髮老者及藍袍道長已雙雙走進房中。

白少亭抱拳一揖道：「晚輩恭迎兩位前輩。」

白髮老者揮揮手道：「不必多禮，躺下來讓我瞧瞧。」

白少亭道：「遵命。」

白髮老者仔細查看過他的脈象，一張紅潤潤的面頰，顯出一片沉重之色。

藍袍道長關心地道：「有困難麼？老哥哥。」

白髮老者道：「有。」

藍袍道長道：「能不能克服？」

白髮老者道：「能。」

藍袍道長道：「那就請老哥哥勞點神，貧道會感同身受的。」

白髮老者說道：「道長當眞要收他爲徒？」

藍袍道長道：「人間英才，天地奇氣，貧道如若不去造就他，豈不是暴殄天物嗎！」

白髮老者道：「好吧。」

身形一轉，逕向門外走去。

待白髮老者及藍袍道長去遠，小姑娘忽然伸了一下舌頭道：「什麼是人間英才，天地奇氣？」

白少亭啞然一笑道：「這個……咳，我也不知道。」

小姑娘櫻唇一噘道：「你騙人……」

白少亭正不知道怎樣應付這位刁蠻的小姑娘，正好早先在竹陣中見到的那位男童匆匆奔來。

他向白少亭及祝巧巧躬身一禮道：「大叔！我爺爺叫你跟我去。」

白少亭道：「多謝小兄弟。」

他隨着男童繞到紅樓的後進，走進一間氣溫極高，滿室藥味的石屋。

男童及門而止，轉身對白少亭道：「進去吧，大叔，裏面有人會照應你的。」

白少亭謝過男童，舉步跨進石室，目光往裏面一瞥，不禁神色一呆。

這間石室是一個起居歇息之處，除了簡單的桌椅及茶具別無他物。

石室的右側另有一道狹門，門開着，却掛着一幅厚厚的布簾，白少亭瞧不到簾後有些什麼，但感到一陣陣的熱氣由布簾之後衝出。

狹門之旁，站着兩名彪形大漢，他們赤裸着上身，像木雕泥塑似的，在那兒不言不動。

白少亭不明白他該怎樣做，進門之後就感到一陣猶疑。

他只不過遲疑了一下，那兩名彪形大漢已向他走來。

這兩人身材高大，青筋怒突，加上他們那冷冷冰冰的面貌，在氣勢上已勝人三分，白少亭雖是並不怯懼，但對他們的意圖却頗爲懷疑。

因而雙拳一抱道：「在下奉島主之命前來，請問在下應該做些甚麼？」

他很客氣的請問，自信並沒有失禮，誰知他們一言不發，竟一左一右的抓着他的臂膀，逕向那扇狹門走去。

一個無法提聚眞力之人，怎能拒抗這兩名大漢的挾持？因此，他一逕被送進那扇狹門。

狹門之內是一個兩丈見方的小室，此時正瀰漫着一股溫度頗高的熱氣，而且氣體之中帶着濃厚的藥味。

小室的中央，是一個腰形長盆，該長盆離地有三尺，兩側一高一矮還有兩隻木桶。

牆角有一口大鍋，正在火光熊熊的熬藥汁，室中的熱氣就是來自那兒。

兩名大漢替白少亭除去所有的衣衫，將他置於長盆之內，並取來一個盆蓋，除了他的頭部全身都緊緊的蓋在長盆之內。

一名大漢由鍋中揭取藥汁傾倒於較高的木桶之內，待溫度適合人體，再拔開一條漏管，將藥水放入長盆。

（未完）

解無方貶了貶眼皮，欲言又止。

那意思像說：難道不是？

白髯老頭徐徐接着道：「其實，就像少林、峨嵋、五台、青城等處一樣，密宗也只是佛門的一支。不錯，密宗弟子，有一部份確實練過武功，但那也跟少林弟子練武的目的相同，是爲了自衞和强健筋骨，而並不是這個教派的主要課業。」

歸陰插口道：「這些且不去管它。重要的是：一名不會武功的密宗弟子，爲什麼要把一部十絕眞經帶來中原？」

解無方又補充了一句：「可不是麼，如果事實需要，又爲什麼不改派一名會武功的弟子？」

白髯老頭點點頭，似乎認爲這兩個問題提得恰是時候，當下又喝了口酒，才抹着髯子，從容接下去道：「關於一名密宗弟子爲什麼要把這部十絕眞經帶到中原來的原因，答案十分簡單，三個字就可以說完：找傳人！」

衆人聽了，不覺又是一楞。

歸陰道：「這話什麼意思？」

他當然不會聽不懂找傳人三字是什麼意思。他要問的意思，其實是說，密宗門下要找傳人，爲什麼會找到中原來？現有的密宗門下弟子，爲什麼不能傳授？

白髯老頭道：「這個答案的意思，正好順便也解釋了密宗只是宗教的一種，而不是武林中的一個門派。落髮出家，除了守戒之外，是沒有任何條件的；傳授武功則不同，除了品德，還得講究稟賦。密宗門下弟子，不一定就有這種人才。」

歸陰道：「密宗既以修行爲主，又爲什麼一定要在武功方面造就一個全才出來呢？」

白髯老頭道：「護法。」

歸陰道：「爲誰護法？」

白髯老頭道：「密宗教義，以十住心法爲依歸，其最後之功德，必須以坐關方式完成。該教每十年才有一次坐關大典，進入坐關階段之弟子，均爲該教有道之高僧。大約每百名密宗弟子中，才會產生一二名這種稱爲毗盧遮那使者的僧人。」

歸陰道：「什麼僧人？」

白髯老頭道：「毗盧遮那使者。」

歸陰道：「造就一名武功全才人物，就是爲了要替這批毗盧遮那使者護法？」

白髯老頭輕輕一嘆道，「是的。但五年前的一次坐關大典，却因爲出意外，被迫取消了。」

歸陰道：「我們解兄已經問過了，既然此事關係如此重大，該教爲何不派幾名精通武功的弟子前來中原？」

白髯老頭道：「該教原以爲一名不會武功的僧人，才不致引起中原武林同道的注意，沒想到結果却適得其反。」

歸陰道：「因爲有人走漏了消息？」

白髯老頭道：「這一點並不在老朽要講的範圍之內。」

他原先提到的七項疑問，的確不包括這一項。

其實，這一項也並不重要。

事情已經發生了，而且已經過去了八年之久，是不是當初有人走漏了消息，又有什麼分別？

解無方接着道：「那麼，你說這部十絕經當初有否被人刼走？」

白髯老頭道：「沒有。」

解無方一怔道：「沒有？人都被殺了，眞經居然沒有遺失？」

白髯老頭道：「行兇者當時只竊走了該弟子兩件護身之寶，其一是可辟諸邪的『火龍珠』，另一是療傷聖藥『羅漢續命丹』。」

這一點倒未引起衆人的驚訝。

因爲很多人都已知道，「火龍珠」和「羅漢續命丹」爲密宗鎭山百寶之一。同時大家也都知道，這兩件寶物目前的主人，絕不是當年的血案兇手。

七八年來，單是一瓶羅漢續命丹，就不曉得換過多少次主人了。

歸陰搶着道：「當時那名密宗弟子將眞經收藏在什麼地方？」

白髯老頭道：「普法寺大雄寶殿的香爐底下。」

衆人忍不住齊齊啊了一聲。

人人想法相同：多可惜，要是當時知道了這個秘密該多好！

歸陰緊接着道：「你說這部眞經如今落在何人手裏？」

白髯老頭道：「血鏢丁玄！」

× × ×

沒有人能形容出這四個字所產生的力量。

血鏢丁玄？

原來那小子一身驚人的武功，就是從十絕眞經上得來的！

這一瞬間，每個人都好像中了白髯老頭的定身法。他四字一出口，人人表情呆滯，身軀僵硬，幾乎連眼睛和舌頭都失去了活動能力。

大家彷彿全忘了白髯老頭的故事尚未講完。因爲白髯老頭尚未說出，密宗自從那名弟子遇害後有無採取何種因應措施？

甚至沒人想起要問，血鏢丁玄那小子又是如何得到那部十絕眞經的？

七八年前的丁玄，才只是一個十多歲的大孩子，不是嗎？

衆人之所以如此受震撼，說穿了也並不足怪。

一言以蔽之，十絕眞經的誘惑力太大了！

這種武人夢寐以求的稀世瑰寶，既然已經曉得了它的下落，還有什麼可問的？

× × ×

這時屋子裏，就數那四名黑衣漢子神情較爲鎭定。

打從白髯老頭進門之初，他們就好像已經料定，這個白髯老頭絕不是一個普通酒鬼。

白髯老頭述說這個神秘故事時，他們也只是一旁靜靜的聽着，始終未發一言，神情也很少變化，好像以後的種種發展，已早在他們意料之中。

經過片刻沉默之後，左邊座頭上的一名黑衣漢子，忽然輕咳了一聲，注視着白髯老頭道：「這位老丈，在下能不能也向你請教一件事？」

發話的這名黑衣漢子，嗓音低沉渾厚，雙目烱烱有神，誰也不難看出，這漢子無論練的是什麼武功，無疑都是一名當行出色的高手。

白髯老頭放下剛剛端起的酒壺，緩緩轉過臉去道：「老弟怎麼稱呼？」

黑衣漢子道：「白天勇。」

白髯老頭道：「是那三個字？」

黑衣漢子道：「黑白的白，天地的天，勇敢的勇。」

白髯老頭皺眉喃喃道：「白天勇？好怪的名字！」

黑衣漢子道：「怪在何處？」

白髯老頭道：「白天勇，就是白天勇敢的意思，一個人如果只有白天勇敢，他晚上的日子，又怎麼打發？」

以這種方式來解釋一個人的名字，當然是種戲謔。

白髯老頭跟解無方和歸陰說話時，並未先問兩人姓名，如今他對這黑衣漢子例外，可見完全是由於不滿黑衣漢子問話的態度所致。

黑衣漢子白天勇如果是個知趣的，就該趁早因風轉舵，免得最後下不了台。

可是，這位白老兄却好像一點也不把白髯老頭放在心上，他只當什麼也沒有聽到，注目接口道：「老丈笑話已經說完，在下可以請教了吧？」

白髯老頭道：「只問一件事？」

白天勇道：「是的。」

白髯老頭點點頭道：「好啦！你就問吧！」

白天勇道：「請問老丈，可是來自西藏的？」

白髯老頭道：「不是。」

白天勇道：「那麼，老丈這個故事，是從那裏聽來的？」

白髯老頭道：「我記得你老弟好像說過只問一件事，我也好像記得已經回答過你了。」

這是一個軟釘子。

也是閉門羹。

如果換了別人，必然明白知難而退。

你問人家的話，人家不理你，你還好意思再問下去？

但是，白天勇却似乎還不死心，竟然聲色不動地接着道：「就算這是第二件事吧，老丈是否願意回答？」

白髯老頭道：「願意。」

白天勇道：「老丈這個故事是從那裏聽來的？」

白髯老頭道：「不想告訴你。」

白天勇居然一點也不生氣，臉上反而現出了笑容，道：「你不想告訴我，由我告訴你如何？」

白髯老頭道：「歡迎！」

白天勇微笑着一字字地道：「閣下之所以對這件公案如此清楚那是因爲閣下本身便是這件公案中的人物之一，對嗎？」

白髯老頭輕輕一哦道：「你以爲老夫是何許人？」

白天勇的一雙眼光，像兩道精電似的注視着白髯老頭道：「在下可不可以改口稱呼閣下一聲丁少俠？」

屋子裏再度呈現一片死寂，空氣彷彿突然凝結。

在這說不出有多詭異的一刹那，每一個人幾乎都可以清楚地聽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聲。

這又是一個誰也料想不到的變化。

這老頭會是血鏢丁玄的化身？

白髯老頭不斷眨着眼皮，像是沒有能一下聽懂對方這句話的意思。

他瞇起一雙惺忪醉眼道：「誰是丁少俠？」

白天勇道：「你。」

白髯老頭道：「我？」

白天勇道：「不錯！」

白髯老頭道：「你可曉得老夫今年多大年紀？」

白天勇道：「這正證明閣下對十絕眞經上最後一個變字，已有了登堂入室的成就！」

他帶着諷刺意味，又加上了一句：「只可惜閣下的另一種功夫，却似乎還不够到家。」

白髯老頭道：「什麼功夫？」

白天勇道：「僞裝醉鬼的功夫。」

白髯老頭連連搖頭道：「可笑，可笑，太可笑了。」

白天勇冷笑道：「不是可笑，而是可惜。」

白老髯頭道：「可惜什麼？」

白天勇道：「可惜你自認爲精彩無比的一場好戲，結果功虧一簣，竟未能瞞過我一雙眼睛！」

白髯老頭忽然定睛反駁道：「如果老夫眞是血鏢丁玄化身，你想我爲什麼要說出這些秘密？」

白天勇道：「爲了破獲當年那件神秘的袈裟血案。」

白髯老頭道：「因爲這樣可以引出血案的兇手？」

白天勇道：「不錯！」

白髯老頭道：「如何引誘法？」

白天勇道：「因爲你猜想那位兇手目前可能也來了胡集，你說的這個故事一旦傳揚開去，那位兇手說不定會自動找上門來。」

白髯老頭道：「找上門來向老夫逼取十絕眞經？」

白天勇道：「至少也可以從你口中盤出十絕眞經的下落。」

白髯老頭道：「至於十絕眞經的下落，老夫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麼？再找老夫盤問，豈非多此一擧！」

白天勇道：「恐怕你說的也許不是眞話。」

白髯老頭道：「這就奇怪了。」

白天勇道：「什麼事奇怪？」

白髯老頭道：「既然老夫說的不是眞話，你爲什麼認爲老夫是血鏢丁玄的化身，甚至認爲老夫已從十絕眞經上習得了易容術？」

白天勇道：「這一點並不矛盾。」

白髯老頭道：「哦！」

白天勇道：「事情可以這樣解釋，血鏢丁玄雖然沒有取得十絕眞經，但無疑已獲得眞經上部份絕藝的傳授，傳授絕藝的人，便是眞經目前的持有人。這位傳授者不僅傳授了武功，同時也告訴了血鏢丁玄這個故事。對方這樣做的用意，顯然是相信以血鏢丁玄的稟賦，如果能有一身上乘武功，必然可以替他們查出當年那件血案的正兇。」

他頓了頓，又道：「如此解釋，一方

面也正好捕捉閣下故事中遺漏了的一節，七八年前，血鏢丁玄還只是個大孩子，何以會牽涉到這件公案？弄明白血鏢丁玄的武功是別人所傳授，這一點就不再是疑問了。」

白髯老頭道：「剛才你說的他們是誰呢？」

白天勇道：「當然是指密宗門下吡盧遮那使者級的高僧。」

白髯老頭長嘆了口氣，道：「你老弟的頭腦和口才，簡直比老夫還要高明，眞令人無法不佩服。」

白天勇微微一笑，道：「現在，閣下總該承認——」

白髯老頭聽如不聞，緩緩接着道：「只可惜你老弟也有一種功夫似乎還不够到家。」

白天勇微笑着道：「什麼功夫？」

白髯老頭道：「修養。」

白天勇笑意一歛道：「白某人什麼地方修養不够？」

白髯老頭道：「如果換了老夫是你老弟，今天一定三緘其口，就算百分之一百確定老夫便是血鏢丁玄的化身，也絕不肯當衆直言拆穿。」

白天勇點點頭道：「唔，是的，白某人如果是個識趣的，實在應該積點口德，爲閣下保守住這一秘密。」

白髯老頭淡淡地修正道：「不是爲老夫，是爲你老弟自己。」

白天勇揚臉哦了一聲道：「爲了我自己？」

白髯老頭道：「是的。如果換了老夫，一定會等到離開這裏之後，再找個偏僻的地方，緩緩下手。」

白天勇道：「向誰下手？」

白髯老頭道：「向老夫——一個你們認爲是血鏢丁玄化身的人。」

白天勇道：「不，我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白髯老頭道：「因爲你老弟剛才已經說過了，只有當年的血案兇手，才會對老夫這個故事特別關切，如今，你老弟一口咬定老夫，是血鏢丁玄的化身，是十絕眞經的傳人，在你老弟來說，這等於不打自招……」

白髯老頭最後這兩句話，就像一字一錘似的，重重的敲着每個人的心房，使屋子裏每一個人，這時都感到一種莫明的震慄。

是啊，就算白髯老頭是血鏢丁玄的化身吧，這四個陌生的勁裝漢子，又是什麼來路呢？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苦苦套逼白髯老頭，是後者承認是血鏢丁玄的化身？

不過，白髯老頭這兩句話，顯然並未爲當事人白天勇帶來任何影响。

白天勇的臉上，仍然浮着一抹淺淺的笑容。

他鎭定如恒地含笑接口道：「尊駕用不着以這種倒打一耙的方式，來轉移別人的注意力，我們並不是在這裏比口才。」

白髯老頭道：「既然不是比口才，那麼，你老弟就不該規避正題，顧左右而言他。」

白天勇說道：「白某人沒有規避什麼的。」

白髯老頭道：「那麼，你老弟敢不敢說，跟當年那件袈裟血案，完全毫無牽連呢？」

白天勇道：「一點關係也沒有。」

白髯老頭道：「既然如此，你老弟又爲什麼要這樣關心老夫的身份？就算老夫是血鏢丁玄的化身吧，那又關你老弟什麼事？」

白天勇道：「只要尊駕眞是血鏢丁玄的化身，且已獲得密宗絕藝，這便跟每個人都有關係！」

白髯老頭道：「想我說出十絕眞經目前的下落？」

白天勇道：「不錯。」

白髯老頭道：「你們以爲只要這樣一逼，我就會說出來。」

白天勇道：「我們當然另有一套方法啦。」

白髯老頭道：「什麼方法？」

× × ×

白天勇沒有接着說出那是一種什麼方法。

他們是以行動代替了說明。

當白髯老頭問完了話，正等着回答之際，只見白天勇手臂輕輕一揮，另外三名勁裝漢子，立即長身離座而起，以無比矯捷的動作，分前後左右將白髯老頭四面罩定。

毒蜈蚣歸陰和毒蝎子解無方，緩緩起身另外換了一副較遠的座頭。

他們跟這一場糾紛完全無關。

當事雙方，既沒有他們的朋友，也沒有他們的敵人，他們既不會插手多管閑事，也不會被這種場面嚇倒。

這種場面，他們見得太多太多了。

一般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都怕殃及池魚，趨避唯恐不及，但他們則沒有這種顧慮。

醉貓老吳顯然也是抱的同一態度。

他本來就跟白髯老頭隔得很遠，所以他這時連動都不必動。

只有那名青衫寒士給嚇壞了。

如果他早知道會有這種場面出現，他一定早走了，但如今顯已爲時太晚。

一名勁裝漢子就擋在他的前面，他不敢叫這漢子讓路給他過去？

所以，他只有慢慢向後縮，縮向牆角去。

要不是怕難爲情，他也許早就鑽到桌子底下去了。

× × ×

屋子裏的燈光，本來相當明亮，這時好像突然暗淡了下來。

風從門外吹進來，燈光微微幌動，四壁則還浮移着陰影，令人打心底升起一種寒森森的感覺。

東邊的賭客們，遠遠於屋角簇成了一堆。

儘管人人心中充滿了恐懼，但顯然誰也捨不得錯過這場即將上演的好戲。

白髯老頭仍然坐在老位置上，不斷的搖着頭道：「這年頭愈來愈不像話了，就是殺人爲業的殺手，也不敢如此明目張胆，肆無忌憚……」

白天勇冷冷地切斷他的話頭道：「那得看對付的是什麼人。」

白髯老頭道：「你以爲你們現在對付的是什麼人？」

白天勇道：「這個問題應該尊駕自己回答。」

白髯老頭道：「如果要老夫回，答老夫的回答只有一個字。」

白天勇道：「一個什麼字？」

白髯老頭道：「蠢！」

白天勇道：「誰蠢？」

白髯老頭道：「想以武功查明老夫身份的人。」

白天勇道：「這話如何解釋？」

白髯老頭道：「意思就是說，無論老夫是不是血鏢丁玄的化身，你們今天都不該以武力相逼。」

白天勇哂然接口道：「應該等離開這裏之後，找個偏僻的地方，偷偷下手？」

這是一種俏皮話。

因爲這幾句話，全是從白髯老頭剛才那一大堆話中搬過來的，他一字不易，原文照叙的弦外之音，無異表示，他已識破白髯老頭自知身陷絕境，無話找話說，想藉炒冷飯拖延時間。

白髯老頭搖頭道：「你老弟會錯意了，這次老夫要說的可不是這個意思。」

白天勇道：「哦！」

白髯老頭道：「這一次，老夫是爲了要點醒你們：走武功的路子，對你們一點好處也沒有。」

白天勇皮笑肉不笑的揚起一邊眉梢說道：「就算沒有好處，壞處又在那裏？」

白髯老頭道：「壞處有兩點。」

白天勇道：「那兩點？」

白髯老頭道：「第一，如果事後證明老夫只是一個貪杯嘵舌的老胡塗，你們傷了老夫，不僅會感到良心不安，同時也會受到同道的責備。」

白天勇道：「第二點呢？」

白髯老頭道：「第二，如果老夫眞是血鏢丁玄的化身，你們縱然以四對一，也未必有便宜可佔。」

白天勇微笑着點點頭道：「這是實情，血鏢丁玄的一身武功，目前在江湖上的確很少有人能够擋得住。」

他輕輕咳了一下，微笑着又道：「不過，尊駕最好先轉過頭去看看，且看看他們幾個，此刻身上拿的是什麼？」

白髯老頭果然依言轉頭，分別朝身後三名漢子身上掃了一眼。

他看到了。

× × ×

身後三名勁裝漢子的手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分別多了一隻黃澄澄的圓筒。

筒是上等黃銅打造，徑長寸半，上面開着七個洞孔，像是蓮蓬。

這三隻圓筒，在以三個不同的方位，以相隔五步左右的距離，分別指着他的後腦以及左右太陽穴！

白髯老頭回過頭去，瞪着白天勇道：「鳳陽呂家的神機奪魂弩？」

白天勇微微一笑道：「很好，這至少證明尊駕絕不是一個貪杯嘵舌的老胡塗，我們的第一個顧慮，應該可以去掉了。」

白髯老頭注目接着道：「由於這神機奪魂弩過份歹毒，鳳陽呂家經不起各大門派交相指責，不是早在數年前便宣佈毀棄不用了麼？」

白天勇道：「我們不是呂家的人。」

白髯老頭道：「你們既不是鳳陽呂家的人，打造這種毒弩的圖樣，又是那裏弄來的？」

白天勇道：「不便奉告！」

白髯老頭輕輕嘆了口氣道：「你們既然持有這種江湖上人見人怕的暗器，老夫就算是血鏢丁玄的化身，也只好任他擺佈了。」

白天勇得意地笑了笑道：「兄台既然如此識相，白某人不妨再告訴你兄台一個秘密。」

白髯老頭道：「什麼秘密？」

白天勇道：「這種神機奪魂弩，自從我們哥兒幾個刻意改良之後，它的威力，比在呂家人使用時，又不知強了多少倍。如今敵人即令披上鎧甲，它也照樣能貫穿不誤，弩尖的毒性，也較前强烈。不論什麼人，只要被打中了，除了我們哥兒幾個可以解救外，唯有等死一途！」

白髯老頭皺眉道：「你們行事的手段，爲什麼要這等毒辣？」

白天勇微笑道：「那是因爲今天江湖上面隨時都會出現像你兄台這種人物的緣故。你兄台想想：我們兄弟技不如人，如果不在其他方面動動腦筋，這日子又怎麼混得下去？」

白髯老頭道：「那麼，你們可知道自古邪不勝正，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兩句聖賢之言的含義？」

白天勇臉色微變道：「你說什麼？」

白髯老頭輕咳一聲道：「我是說一個人如果自己找死，誰也救他不了！」

他不待話完，突然探身以食中二指，對準白天勇雙目疾點過去！

白天勇大吃一驚，同時也爲之勃然大怒。

一個人心頭火起，往往會將一切利害關係忘去九霄雲外。

就像白髯老頭忘了他此刻身後正有三副要命的神機奪魂弩，分指着他身上三大死穴一樣，白天勇一時情急，竟也忘了這個跟十絕眞經有着重大關係的白髯老頭，無論如何宰殺不得。

他這時一面騰身後退，一面厲聲大喝道：「放！」

這個放字，當然不是放人的放。

另外三名漢子，顯然均以白天勇馬首是瞻，立刻毫不猶豫地一齊按下機括。

只聲格察一聲，三蓬淬毒弩箭，迅如三股藍色火焰似的自筒中激射而出。

神機奪魂弩，一發七支，每筒可以連發三次，如果三弩齊發，方圓五丈之內，可說是難逃活命。

這種暗器的威力是不容置疑的，三名漢子的動作，也都毫無瑕疵可尋。

只可惜，他們都已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 × ×

白髯老頭跟白天勇原是面面相對，他們之間，只隔着一張八仙桌。

白髯老頭猝然發難，只是從桌面上探身向前，想憑手臂的長度，出其不意地隔桌戳瞎白天勇的雙眼。

他並沒有跳離座椅，也沒有從座椅上跳起來的意思。

從座椅上突然跳了起來的，却是白天勇。

白天勇跳起，白鬚老頭縮回。

由於雙方動作發生於同一瞬間，錯覺上便好像那個突然升高的身體，是發動攻擊的白鬚老頭。

這種錯覺，當然只會發生在白鬚老頭身後那名漢子身上。

不過，在白天勇來說，這已經儘够的了。

這漢子發弩的目標，本來是白鬚老頭的後腦，結果那七支毒弩，却像梅形花蕊似的，密密地全釘入了白天勇的胸膛！

白天勇一聲慘吼，首先凌空摔落。

白鬚老頭左右的兩名漢子，當然不會被這種形象上的錯覺所愚弄。

他們的弩筒，始終對準白鬚老頭的頭部。

白鬚老頭探身而前，他們也跟着橫挪一步，所以，當他們發出毒弩時，目標始終沒有改變，仍然是白鬚老頭的左右太陽穴。

這兩個漢子所遭遇的問題是，白鬚老頭的一顆腦袋，像裝了彈簧似的，伸縮得太快了！

兩人一按機括，白鬚老頭偌大一顆腦袋，竟告突然消失不見。

兩人幾乎沒來得及去查看或思索這是怎麼回事，兩蓬毒弩已在一片刷刷聲中，交錯而過！

因為兩人比坐着的白鬚老頭高出半截身軀，兩副弩筒在發射時，也就微微偏低，形成一種小幅的斜度。

這種斜度造成的結果，便是雙方的七支毒弩，全射去對方的胯襠之下！

兩人發弩時間不差先後，中弩後的反應，也幾乎完全一樣。

弩筒一扔，雙雙彎腰捂住胯下，疼得滿地打滾。

白天勇先前的描述，一點也不誇張，這種改進後的毒弩，毒性果然强烈得令人咋舌。

兩個漢子只折騰了不到注滿一碗白酒的功夫，便告雙雙毒發氣絕。

死後的形相，跟白天勇沒有一點分別，腹部高高隆起，面孔像個留種的爛茄子，連從口鼻中流出來的血水，都是紫的。

四人之中唯一活着的，便是站在白鬚老頭身後，就是那個誤殺了白天勇的那漢子。

他的神機奪魂弩只發射過一次，還有兩次可以發射，如今這副神機奪魂弩仍然緊握着在他的手上。

他現在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一是奪門逃命，溜之大吉！

一是繼續留下，找白鬚老頭拚命，替伙伴報仇！

這兩條路，他無論選擇那一條，都無助於他目前的遭遇和處境。

他留下拚命，那表示他够義氣。

如果他一走了之，也不會有人責怪他懦弱膽小。

因為他們今天遇上的對手，由種種迹象證明，無疑就是刻下江湖上幾乎沒人惹得起的血鏢丁玄。

如果換了你是這漢子，你有勇氣單獨留下來跟血鏢丁玄拚個死活？

俗語說得好：自己辦不到的事，你就不能苛求別人！

但是，不幸得很，這漢子選擇的竟是第三條路。

× × ×

白鬚老頭從座位上突然失去踪影，人到那裏去了呢？

現在，每個人都曉得它的答案，八仙桌兒底下！但這並不是說，每個人現在都看到了藏在桌底下的白鬚老頭，或是看清了白鬚老頭剛才滾入桌底的經過。

沒有人會有這麼好的眼力。

如果別人看得到，那仍活着的漢子，他也一定會看得到。

那漢子如果看得到，他手上的神機奪魂弩，此刻就不會閑着！

事實上，桌底下此刻是漆黑一片，即使知道有人躲在下面，想伸手去下面摸，也要摸上個老半天的。

衆人事實上是「聽」出來而不是「看」出來的。

一個大家熟悉的聲音，正從桌底下傳了出來：「光棍不吃眼前虧，伙計，老夫的手段，你伙計已經見識過了，只要你伙計立即扔掉手上那牢什子，老夫保證決不趕盡殺絕！」

那漢子因為變生意外，受了驚嚇，未能把握住最好的逃跑機會，若是這時候亡羊補牢，趁白鬚老頭發話之際，自桌面飛身掠過，白鬚老頭為了顧忌他手上的神機奪魂弩，他脫身的機會，還是很大的。

若是他已死定心眼，非跟白鬚老頭硬拚一下不可，那麼，他這時候衝上去，一脚踢開座椅，循聲向桌底射出其餘兩發毒弩，也不失為一個辦法。

可惜這兩件事情他都沒有做。

他底下的舉動，完全出乎衆人意料之外。

只見他突然後退一步，沉聲迫促地道：「這小子詭計多端，實在滑溜得緊，你老大得帮一帮手才好……」

衆人全聽呆了！

現在，除了死去的三個漢子，以及白鬚老頭之外，酒座這邊，全部只剩下四個人。

那便是巴東兩毒，毒蜈蚣歸陰和毒蝎子解無方。醉貓老吳，以及那個嚇成一團的青衫寒士。

這漢子在跟誰說話？

誰是他的老大？

衆人正迷惑間，一條矯捷的身形，突然應聲自陰暗的角落裏撲出。

這個應聲撲出的人，當然就是那漢子口中的老大。

× × ×

屋子裏的燈光雖然不够明亮，但大家還是很快的就從衣着上認出了這個人是誰了。

因為九名酒客之中，穿長衫的酒客只有一位。

青衫寒士！

這位將身份掩飾得很成功的青衫寒士，如果不是被那漢子指名敎促，顯然仍無

現身露面之意。

他如今飛身撲出，顯屬逼不得已。

從這位青衫寒士竄出屋角的靈逸身法看來，此君的確不愧這一夥人的老大。

練武的人，衣着經常是個很大的累贅。所以，武將上陣，武人下場，第一件事便是結束一番，衣着合身隨便，身手才會敏捷俐落！

而這位青衫寒士，如今居然不摟衣袖，不撮下擺，照樣能躍騰自如，光是這份輕功，就很少有人能望其項背了。

老大既然插手管事，身為手下弟兄的人當然不便爭功。

就在那漢子脚下移動，準備偏身讓開去路之際，青衫寒士的右手五指，已如鐵鈎般搭上他的後腦門。

由於青衫寒士動作奇快，衆人還沒來得及看清是怎麼回事，那漢子已被青衫寒士一把凌空舉離地面。

接着，只見黑影橫空飛投，然後是蓬的一聲巨响，白鬚老頭藏身的那張八仙桌，頓告四分五裂！

那漢子被抓起、擲出、摔落，始終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甚至連哼都沒有哼一下。

這正說明青衫寒士的指力，是如何强勁驚人，他五指一搭上那漢子的後腦門，後者的頸骨，無疑就已經被他揑碎了！

青衫寒士為什麼要這般絕情，用意至為明顯。

為了滅口，兼藉脫身。

他無疑也明白自己絕不是血鏢丁玄的敵手，最後這名漢子自顧逃命，他一定不會過問。

因為他只要身份不洩露，他繼續等下去，還有的是機會。

如今這個蠢貨既然不懂得利害關係，將他硬給逼了出來，他就只好如對方的請求的一樣，帮一手送這蠢貨上路了。

蓬然大震聲中，人影如矢，一閃而逝了。

青衫寒士藉這一手，果然順利地達到了滅口兼脫身的雙重目的！

然後，大家便又見到了醉態可掬的白鬚老頭。

白鬚老頭是從另一張桌子底下爬出來的。

現在，衆人才為之恍然大悟。原來那漢子當時即使循聲發射毒弩，顯然也傷不了這老傢伙一根毛髮。

那漢子對白鬚老頭倒是一點也沒有看錯。

這老傢伙果然滑溜得緊！

他沒有看清楚的人，是他們那位老大哩！

如果他對他們那位老大，也能像他對白鬚老頭這般小心，他今天的下場也許就不致於如此悽慘了。

× × ×

白鬚老頭慢慢站直身子，彷彿完全不知道他藏去桌底之後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這時眼光四下一掃，緩緩移動脚步，從搜索白天勇開始，將四人遺留的四副神機奪魂弩，一一檢拾起來，納入懷中。

白鬚老頭這一動作，別的人都沒有注意，只有巴東雙毒和醉貓老吳從旁瞧紅了眼睛。因為白鬚老頭如今檢起的這種戰利品，對他們幾個來說，實在是太需要太需要了。

先說醉貓老吳。

明天或後天，便是他行事的日子。

他今天從太平鎮來，一路上已大致看妥了幾處下手的地方，以他的一身武功，去殺一個女娃兒，當然費不了多大氣力。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由這件事所引起的後果，將如何了結？

淮揚帮主徐宏武只有這麼一個女兒，一旦獲悉遭人殺害了，而且又是死在該帮勢力所及的地面上，說什麼也不可能善甘罷休。

以該帮弟子之衆，一定不難立即查出與本案有關的嫌疑人物。

那時候，他醉貓老吳孤家寡人一個，將憑什麼跟高手如雲的淮揚帮對抗？

關於這一點，他剛才已經想過了。

結論是：沒有兩全之策！

這意思也就是說：那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他殺了那女娃兒，便無異殺死了他自己！

這是他剛才的想法。

而現在，他的想法，又不同了。

現在，他只須擁有一副白鬚老頭從地上拾起的那種玩藝——神機奪魂弩——他相信整個形勢便會全盤改觀。

他原先有那些顧慮，是因為他行事之際，無法叫官道上行人統統避開，他的身手再好，也難免不為他人撞見。

如果有了這種奪魂弩，這方面的顧慮便沒有了。

那時，他只須改去本來面目，便不難藉跟馬車擦身而過的一刹那，以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輕易地將那女娃兒收拾掉。

今時，由於這種奪魂弩體積小，發射時聲响不大，他相信即使是前面的車把式，都不可能發覺異狀。

在這樁血腥交易中，眞正知道他是兇手的人，只有一個孫二，事後，他只須立即趕回太平鎮，再將孫二做掉，那就天下太平，什麼事情也沒有了！

巴東雙毒呢？

情形也一樣。

他們如果有了這種要命的利器，等下便可不費吹灰之力，除掉惡鬍子陸富，取得那瓶羅漢續命丹。

只要那瓶羅漢續命丹一到手，他們便可以不必再為下半輩子的吃喝發愁。

黑道上對這種續命丸的喊價，目前是三千兩紋銀一顆，續命丹的總數，是十八顆。就是打個七折，也在四萬兩左右。

這個數目，是一名殺手受僱四十個人的代價，而他們只須殺一個人便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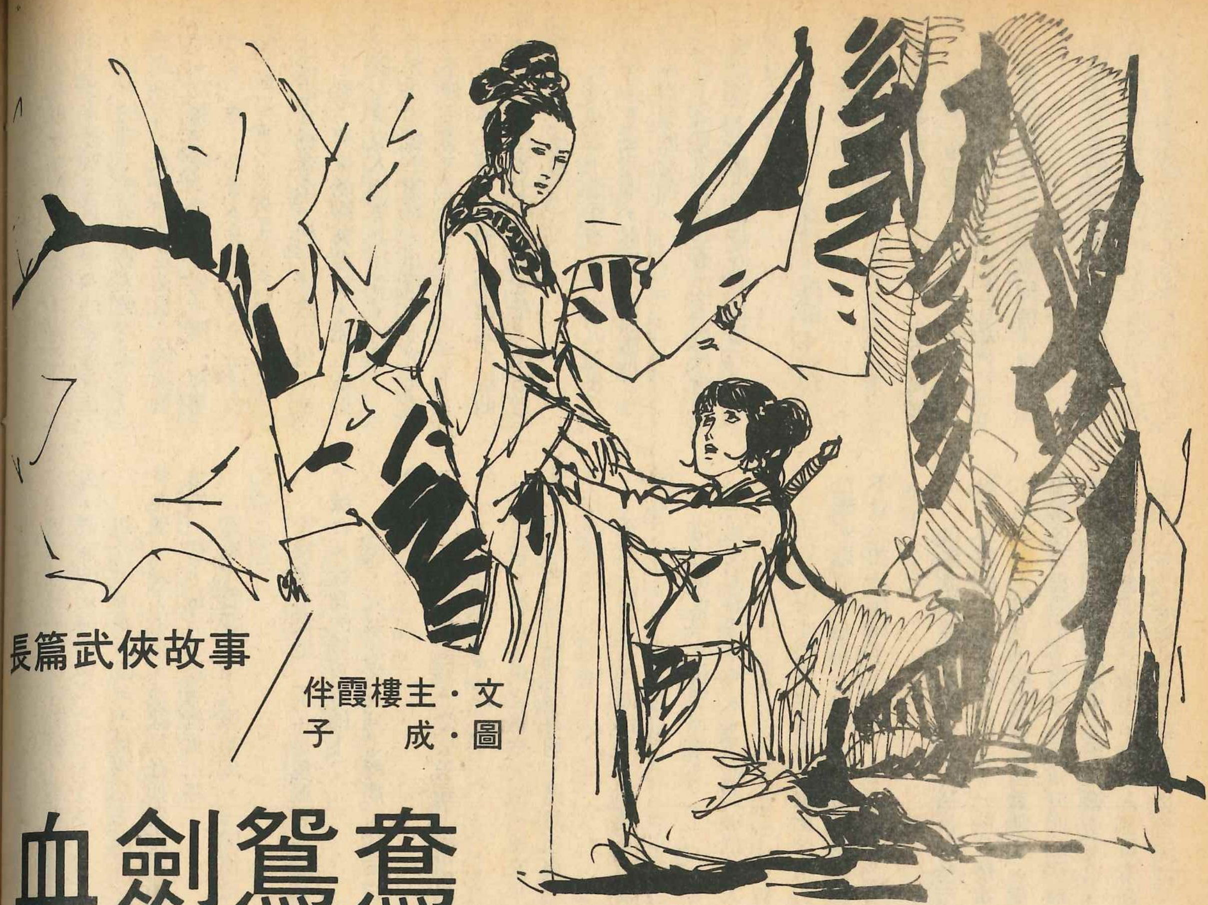
可是，醉貓老吳也好，巴東雙毒也好，他們能跟白鬚老頭搶奪這種戰利品嗎？

如果這老傢伙眞是血鏢丁玄的化身，只要這位小太歲不找他們的麻煩，就已經是他們的造化了。

× × ×

白鬚老頭沒有再找任何人的麻煩。

他集齊四付神機奪魂弩之後，看也沒有去看雙毒和醉貓老吳等人一眼，便又以進門時的那種之字步伐，歪歪斜斜的走向已經嚇呆了的李二麻子。——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血劍鴛鴦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鳳嬌和她爹偷偷溜出人屠戶的莊院，一路上鳳嬌覺得她爹很怪異，但却沒看透是甚麼回事，到了望城，屠鳳已在等候，她們結伴而行，在一荒僻的山上，她爹和屠鳳不知何事竟自奔去，鳳嬌久等不見他們回來，就自奔去找宿處，不遠處，見一破屋，一個眼瞎老婆婆和一個姑娘在那裏住着，這兩人都是奇異能人，早在鳳嬌前來之時她們已把屠鳳點穴制住……鳳嬌和老婆婆談說間，知她認識她爹，也覺得她很慈祥，故好心請她吃乾糧，誰知那乾糧是人屠戶家拿來的，餅餡中下了毒藥，老婆婆幾乎中了人屠戶的暗算……

撲朔又迷離　人魔竟作父

鳳嬌又感激又慚愧，道：「姥姥，你沒事就好了，咳！我記起來了，鳳姊姊說，餅是備萬一之需，不許我吃的。原來……原來……但是，姥姥，你怎說是暗算你呢？」

那老婦道：「姑娘，我相信你們不會和人屠戶同流合污，封三娘的後代，我是信得過的，來，告訴我，今晚怎麼你獨自一人前來？」

鳳嬌道：「不，是鳳姐姐先來尋找宿處，後來下雨，爹要我先來，他要在附近尋查一下。」

老婦說道：「看來這魔頭知道我這裏缺少甚麼，明知我不會難爲陌生人，只怕還知道你們和我有些淵源。姑娘，要不是我知你身上帶着雙鳳劍，眞是封三娘的後代，我也許眞以爲你也和他們，同流合污了。」

鳳嬌放寬了心，却又奇了，道：「姥姥，你怎知我身上有雙鳳劍？你又看不見，難道也能聽得出來。」

她一言可把老婦的笑聲引出來了，說：「姑娘，果然你天眞得很，你忘了適才你坐在我身邊，我說出你祖母來，你也挨近我身邊來了麼？看來你實在太少磨鍊了，我已摸過你的兩柄長短劍，你竟然也不覺，幸是我摸過你的劍，要不然的話，適才……」

鳳嬌不禁打了個寒顫，還用說麼，要不是確知她是誰，姥姥怕不以爲她有意暗算。

鳳嬌嘆了口氣，心下難過極了。她一直把屠鳳當作好人，原來也和她爹一樣，不，比她爹人屠戶還要厲害，因爲她把刀藏在笑裏。

老婦又道：「姑娘，你別難過，其實，我再吃多些，那魔頭也害不了我，除非我不是即時警覺，否則那點毒也奈何我不得！而且那餡裏也不能藏着立即令人致命的劇毒，否則，一聞到那辛辣之味，立即就能覺察了。」

鳳嬌忽然噯呀一聲，道：「姥姥，不好，我曾見那人屠戶毒害過人，他把毒洒在進出之路，亦能殺人的，先前他却來到

窻下，會不會也到過門口。」

那老婦道：「好好，你倒也機警，不過，你忘了那一場大雨了，現在也還沒停，便是他暗中在出入之地洒了毒，也會被雨水沖走了。這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現今他知我發現了他，也沒中他暗算，諒他也不敢再來了。」

鳳嬌一直在留心，老婦的聲音又復了常態，甚至比起先前，顫抖得更輕微了。那麼，眞沒事，一時間，她難過，又慚愧，差點兒害了這姥姥，尤其是屠鳳令她傷心，眞沒料到，唉……她怎生那麼輕易就相信了她。

那老婦道：「過來，你心裏感到難過，是不是？姑娘，你一定是初次出來在江湖上行走，不知江湖多險詐，我知道你是個天眞的好姑娘，那就是了，咦，瑛姑怎麼至到現在仍未回來，難道仍沒有尋到你爹。」

鳳嬌可不担心她爹，知道人屠戶現下絕不會傷害她爹的，但那瑛姑呢？噯呀！

老婦眞比有眼的人更聰明，道：「你是担心瑛姑麼？姑娘，你放心，那人屠戶再狡猾毒辣，絕不是瑛姑的敵手，何況她已經知道人屠戶的女兒來了，自然加倍小心。」

鳳嬌不言語了，她心下也難過極了，三天相處下來，她已把屠鳳當作親姊一般，不料她竟在餡兒裏下了毒，屠鳳爲何要毒害她啊？她，眞傷心。

一會兒瑛姑回來了，可是尋到她爹了？但瑛姑道：「奇怪，我在雪峯山附近搜遍，竟連一個人也見不到。」

半晌，那老婦道：「她已被我發現了蹤跡，還不逃得遠遠的麼，那賊子狡猾得很，有其父，也必有其女，天色這麼黑，風雨聲又大，若是躲着不出聲，也難發現的，你的衣衫濕了罷，快換了，待天亮了再說。」

鳳嬌聽到瑛姑摸索的聲響，忽聽她啊了一聲，說：「姥姥，你出去過了！啊，可是人屠戶也來了？」

必是她摸到了老婦換下來的濕衣，老婦哼了一聲，說：「被我打跑了，這賊子多半以爲我老得動彈不得了，哼哼！他的胆子倒也不小。」

風雨聲漸漸不聞了，也就清楚聽出瑛姑移步的聲音，一會在那面屋角傳來瑛姑的話聲，道：「姥姥，我們睡了吧，你好久沒下過床了，今兒夜裏必定累了，姥姥說得是，等天亮了再說，這位甘姑娘是陪你睡覺麼？」

姥姥說：「當然陪我，她教我想起了封三娘，唉，她這孫女兒都這麼大了，我怎會不老。來，姑娘，你睡在床裏，不用再担心你爹，在我這裏，人屠戶那賊子要敢動你爹一根毫毛，那他是不想活了。」

鳳嬌倒也不躭心她爹，因爲知道人屠戶現下尚要利用她父女，她只是難過，鳳姐姐竟會在餡兒裏下了毒，她眞傷心。

她躺下來了，雨是停止了，但那天空仍然漆黑，便有些微光，也被那窻上的布幔擋住了。

都沒言語了，那老婦轉了一下身子，便不動，眞像累極，很快就入睡了，瑛姑在那屋角也沒動靜，不錯，那屋角也有一張小板床了，鳳嬌本是想捉空兒請問老婦的名姓的，但人家累得很快入了睡，她自然不便問了，沒法兒，只有等待天亮了再說。

初春時候，還眞少見這樣的暴雨，那窻子的布幔上，漸漸有些亮光了，顯然天空巳漸漸開朗了，只不過沒月色，那必是星光。鳳嬌那能入睡，她背靠着牆，連身子也不敢翻動一下。因爲說甚麼這老婦和瑛姑是甚麼來歷，她一些兒也不知道，而她背上，却貼身藏着武林中人爭奪的血劍。若是以往，她怕不早老老實實說出來了，既然江湖這麼多詭詐，她可不能不加一分小心。

這屋中的兩人必巳睡熟了，她却非但睡不着，而且懸念她爹，便從那床脚悄悄溜下地來，竟然沒驚醒兩人，躡脚走到門口，聽，屋中仍然靜得像沒有人一樣。適才的大雨，必是把門樞濕透了，她把門打開，竟也沒發出一點聲響。

現在，她來到了屋外了，才鬆了一口氣。

當眞她爲甚麼要怕？無論如何，這兩人武功再高，但都心地慈祥，絕不是惡人，只不過她仍然不能無疑罷了。

眞個是天上星多月不明，但繁星滿天，不下於新月之光，只有那崇山被濃霧籠罩，荒園前的破屋頽垣，却清楚顯現在面前。

若是找到了她爹，這老婆婆的身份立即就能明白了，她爹呢，既然她爹知道她來了這裏，豈會不來找她的。

她飄身過了牆，從來路尋了出去，驀然間……啊，鳳嬌一縮身，縮在那牆角，因爲星光下，一條人影如飛而至，是個女子，果然是個女子，但不是那婆婆，也不是瑛姑的長髮披滿肩，但也不是屠鳳，屠鳳頭上一向喜歡包着錦帕，這女子却雲鬢堆鴉。

怎麼又是一個女子，又是身法奇快。幸是她發覺得快，否則就被她發現了。

奇了，這女子在聽甚麼？側着耳，啊，是在聽她身後，難道還有人來？

鳳嬌只能伸長頸子，但頸子可長不到那裏去，甚麼也看不到，却不料她這麼轉瞬工夫，那女子巳不見了，忽聽有了話聲，只不過話聲低得很。

敢情適才那女子立身的一個小崗下，有個石亭，不過比那土崗高了不多少，是以忽略了。鳳嬌忙順着那牆溜過去，現在，她看見了，原來那亭臨水，是建在一條水溪的灣流裏，顯然以前那亭前是個草坪，不過而今亂草叢生，石亭也塌了一個，頂上竟長出了小草來，難怪先前她發覺不出了。

他看見了，石亭中有個男子，鳳嬌驀然一見，幾乎嚇了一跳，這男子穿着一身長袍，高低也和人屠戶差不多，待得看清楚，才知不是人屠戶，這人頭上戴着一頂軟巾，巾後還有兩條飄帶，那長袍和飄帶在夜風中飄捲，瀟洒得像個秀士。

這人在說甚麼？只見他東望西望，又在說了：「怪事，怎麼跟到這裏，就不見人了？啊！這裏有房屋？」

他發現那樹木掩蔽中的房屋了，但只跨出一步，那步下像生了根一般，不動彈

了，顯然他看出是一所破敗不堪的大屋，沒人居住的。

原來他是在自言自語。但他掃了一眼，卻把聲音提高了些，說道：「玉羅剎，你不用和我捉迷藏了，出來吧，我鬼影手久仰大名，也久仰……哈哈，聽說你花容月貌，人如玉，若不一見，我鬼影手豈不終身遺憾。」

鳳嬌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原來那個先前現身的女子，竟然是玉羅剎，她聽爹說過這位玉羅剎，湘江一判連她的人影也沒見到，就捱上了她一個咀巴，龍江釣叟不也提及她麼？提及玉羅剎，那兩道柳眉兒，不也皺了起來，那女子竟然就是玉羅剎！

鳳嬌卻不害怕，她爹提及玉羅剎，只怕早命喪湘江一判手中了，更不能逃過人屠戶的毒手，皆因那時兩人志在奪劍，又不知血劍不在她爹身上。啊！當眞像她爹說的一樣，雖然看不出她的面貌，那身段窈窕，眞美。

玉羅剎在那裏？鳳嬌也在望，那牆腳下蔓草已高與人齊，鳳嬌身子矮小，要望，可得要長起身來才行。啊呀！她自是得叫出聲來，是誰！把她伸高的頭硬生生按落下去，她是嚇得叫不出聲來？

風把草吹得拂到她臉上，牆上自然沒人，左右又被密密的亂草遮擋住了，有人也看不見，那麼，那人必是在身側草中了，又何必問，何必怕，當然是自己人，是她爹？屠鳳？要不就是瑛姑，只怕瑛姑已發現她溜出來，也跟了出來。

就在這瞬間，驀見那鬼影手一閃身，伸手一抄，跟着一聲呵呵，說道：「啊啊，好香，脂香，粉香，不不，這是美人兒的體香。」

當眞他接到的是甚麼東西？只見鬼影手說着，似要把接到之物，送到鼻頭上去嗅。是了，他必是以爲那是玉羅剎打去之物，故意語帶輕薄，其實是語帶輕蔑，不料那鬼影手啊了一聲，急摔手，往旁邊一跳，又一跳，跳左又跳右，怎麼那手摔個不停？

「蠍！蠍子！」鬼影手聲帶驚恐！

原來是蠍子，蠍尾若是夾着人的手指，那可是眞不易摔得脫的，那蠍子的毒最劇，劇毒眞會致命，不怪他語帶驚惶了，古老破屋，原是最易生蠍的，可是那玉羅剎湊巧捉到一隻，向他擲去，鬼影手以爲是暗器，故爾上了當。

哈哈！原來是蠍子，鳳嬌樂得幾乎笑出聲來，若不是他故意輕薄玉羅剎，怎會上這個大當，報應得可眞快啊。

忽聽一聲格格，有人笑道：「哎喲！那來這麼大一隻大馬猴，在這裏亂蹦亂跳的。」

鳳嬌把眼睜大了，鬼影手一躍到亭子右邊，就那麼錯眼工夫，左邊的石柱上倚着一人，像是原本就在那裏一般，肩倚石柱，抱着雙臂，笑得花枝兒般亂顫。

玉羅剎！

玉羅剎說道：「要是我啊，就不亂蹦亂跳，趁早兒一刀砍去手指，跳得快，那毒攻心也快啊，不不，砍去手指也不行了，蠍毒八成兒已上了臂，得連肘砍去才行，要命的，就得學壯士斷腕好了。」

像是玉羅剎這一言提醒了他，鬼影手不跳了，那手也不摔了，當眞好笑得緊，一個武功高手，被一隻蠍子夾住在手上，竟也手忙脚亂，嚇得失了魂，鬼影手呼的一掌，向石柱上拍去，只聽拍的一聲響，亭上的泥土石屑，登時如雨落下，想必那蠍子也成了肉泥。

那原是一瞬之間，鬼影手的左手扣着他的右臂，那聲音發起抖顫來，說道：「好！玉羅剎，我早晚必報此仇，你等着瞧吧。」

玉羅剎又一聲格格，笑道：「嗳，你講不講理，眞是好心沒好報，那蠍子又不是我擲的，再說，你要不用手去接，不湊到鼻子上去聞，那蠍子怎會夾得住你，我好心提醒你，你倒要找我報仇。我啊，可是好人做到底，鬼影手，趁那毒尚未攻心，你一口氣跑到芷江，趁早找一家草藥店，只怕你還能保得了這條命，要是你祖宗有德，連臂也保全得了，你再來找我報仇吧。」

鬼影手怒喝一聲，一蹬脚，立即轉身如飛去了。

蠍子的毒當眞這麼厲害麼？鳳嬌倒也聽說過，治晚了，眞會喪命的。啊喲！她背靠在牆上，蹲在牆脚下，要是也鑽出一隻蠍子來……

並沒蠍子鑽出來，却是鳳嬌駭得立即鑽了出來，玉羅剎噗哧一聲。笑道：「別怕，甘姑娘，那蠍子是我日間在山上順手捉來的，那麼又大又毒的蠍子還眞少見，那牆腳下可沒有蠍子。」

啊！鳳嬌不可能再縮回去了，不但已現了身，人家連她的姓也叫了出來，顯然早知她躲在那裏了，再躲還有何用。哼！她爹常說的一句話，說得不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要想從這玉羅剎手底下逃去，那是休想，倒不如硬氣點。再說，她現下劍術已非昔比了，她不是早想找人試試新練的劍術麼。

鳳嬌左手按着劍柄，反而走前兩步，說道：「你，就是玉羅剎？」

玉羅剎讚道：「姑娘，你可比你爹強多了，你倒一點兒也不怕我，我最喜歡你這樣有胆識的姑娘，快！退！」

啊！玉羅剎話聲未落，閃電般撲前，抓住鳳嬌的手腕，往身後一帶一送，却也因此連躲也不用躲，便避過了鳳嬌那一劍。是那鳳嬌以爲玉羅剎對她突然出手，要擒住她，寶劍也就不自覺的立即出了手。啊！

說時遲，破空聲中，一點兒黑影緩緩飛到，使玉羅剎也是一怔！鳳嬌更是愕然，若是暗器，那有這麼緩的，不料那瞬間，又響起了一聲銳嘯，早聽波的一聲響，那緩緩飛來的黑影，驀地爆炸開來，那聲響雖然不大，但那一團白烟却迅速散展開來。

玉羅剎叫道：「快！搶上風！」偏是鳳嬌站立在下風頭，玉羅剎斜身一掠，又叫道：「快屏着氣，那是毒烟！」

鳳嬌可也不蠢，也明白了，原來先發的是一顆毒彈，到了兩人頭上，被後面的彈丸一撞，登時爆烈開來，毒粉似烟，也隨風散洒開來！

人屠戶！必是人屠戶！

玉羅剎又抓住了鳳嬌，一躍上了土崗，土崗上地勢高，而且在上風，可惜已晚了些，鳳嬌已吸入了不少毒粉，更兼屏着氣，立覺一陣旋暈，但仍然心裏明白，也看得清楚，只見牆頭上站立一人，咦！那不是他爹麼？爹！鳳嬌要叫，不料玉羅剎已駢指連點，迅速閉了她的三處大穴，並在巨闕穴上拍了一掌，登時叫不出聲來，但仍被玉羅剎扣住手腕，是以也沒倒地。

怎麼是人屠戶的聲音，却又發自牆頭她爹站立之處？只聽那聲音先打了個哈哈，說道：「玉羅剎，饒你再機警，只要吸上我這彈丸的些少毒粉，你也逃不了，不過麼，我這毒彈有要命的，也有不要命的，鬼影手說得不錯，像你這般雪膚花貌人如玉的娘們，我可捨不得你死，何況你又替我趕走了鬼影手，沒功勞也有苦勞，我怎捨得殺你。不過武功會暫時消失兩日，你放心。」

當眞那人是她爹？還是人屠戶，分明是她爹，聲音怎會是人屠戶？敢是她眼花了？

可不是地轉天旋了，但仍見到她爹從那牆頭上飄身而下，她啊，却覺得自己在飛騰，不但身邊的樹影在如飛倒退，怎麼那天上的繁星，在向她飛來，還有雲，一朵朵的白雲，可是那毒粉在作怪麼？她像飛了上天空，飛翔，像鳥兒一般的飛翔，直到繁星矇矓，成了一片白，終於眼前一片漆黑。

她醒來了，那是一個山洞，陽光從那山洞口斜射過來，雖然照射不到她身上，但照得山洞裏很是明亮。

她一時有些茫然，但立即想起來了，啊！這是甚麼地方？她怎麼躺在這山洞中，太陽已昇得很高了，那麼，她必是已暈迷了不少時候！

她翻身坐了起來，她竟能一翻身就坐了起來，那麼，昨晚她雖然吸入了人屠戶的毒粉，一定沒事了，但怎會沒事？倒像她不過睡了大覺，她一伸臂，那內力竟充沛得很。

這是甚麼地方？誰帶她來的？她身下鋪着草，就憑着這一點，她已不担心了，帶她來這裏的人要不是待她極好，會在她身下鋪一層草麼？

那岩洞並不深，不，看不出有多深，而且有很多岔洞，陽光從上面幾個岩縫裏射下來，乍看就覺不深了。就在那時間，忽聽有人打了個呵欠，說：「你醒了麼？沒事了吧？你作一次深呼吸，瞧瞧，看看是否順暢。」

啊！玉羅剎！她看見了，近着洞口，盤膝坐在洞壁下，像是替她守衛，也剛從假寐中醒來，可不是又大大打了過呵欠。

鳳嬌驀然一見，那心下却也有過剎那的驚恐，但也只是一剎那，因爲她已清楚記起昨晚的經過，她吸入了人屠戶毒彈中的毒粉，是了，她感到自己在飛翔，那必是玉羅剎帶着她飛騰，逃離那破屋，也逃脫了人屠戶的追踪，才躲到這山洞裏來。

她不但沒事了，而且還像熟睡了一大覺，而這裏只有她，玉羅剎，不用說，是這玉羅剎救了她，又替她解了毒，還替她守衛了一夜。

她的手按在地上，不，是按在柔軟的草上，啊，這玉羅剎待她多好，玉羅剎自己却是盤膝坐在石上。

那剎間的驚恐，消逝得無影無踪了，陽光照落在她身側，果然人如其名。

玉羅剎是惡鬼啊，她這麼美，甚至美得連鳳嬌一見就生妬意，她又是那麼笑臉如花，怎麼稱她羅剎？

玉羅剎又道：「你試過了麼？其實，你吸入的毒不比我更多，我倒費了一番功夫，才得沒事了，這人屠戶果然厲害，咱們都幾乎上了當，幸是我沒伸手去接，若接入手中，必然要捏它一捏，若在手中爆裂開來，那時吸入的毒必也更多，那可糟了！」

玉羅剎站起身來，也伸了個懶腰兒，山風從洞口灌進來，吹拂得她衣袂飄飄，啊，眞美，使鳳嬌也生出我見尤憐之感來。別說人家救了她，對她這麼好了，誰也不會怕這麼個美豔生春的美人兒。啊。眞美，嬌慵又美妙，誰會信她有一身高絕的功夫。

玉羅剎格格笑了，說：「你怎麼啦，瞧着我就不轉眼兒。」

鳳嬌臉兒一紅，對走近她面前的玉羅剎道：「你！眞美，眞好看。」

玉羅剎格了半聲，啐一口，說：「好，那你就看個够吧，你這個壞蹄子，倒像個急色兒。」

啊喲！玉羅剎在她臉上擦了一把，雖然不痛，却羞得她滿面通紅，連頭也不敢抬。但玉羅剎却用指尖兒托起她的下巴，不由她不抬起頭來，嘖嘖兩聲，說道：「其實，我要及得上你的美貌，也再不能像你這般嬌嫩啦。」

好吧，鳳嬌可還會再怕她麼？當眞誰會怕一個救命人，啊啊！鳳嬌急縮身，她怎麼把血劍忘了，這玉羅剎是爲血劍而來，和她無寃無仇，自是不會要她的命！

血劍！雖然玉羅剎就在面前，但想到血劍，她心下一急，忙不迭伸手向背上摸去。

玉羅剎噗嗤一聲，笑着道：「不用再摸了，你那把破劍我才不稀罕哩，誰要你的。」

當眞血劍仍在，她用絲條纏裹着，緊緊縛在背上，其實不用摸，她也能感覺得出在不在的，既然人家都說出來了，她還顧忌甚麼，道：「你！追踪我爹，又找到了我，不是爲血劍麼？」

玉羅剎道：「哼！我若是要奪你的血劍，就不會等到今日，那晚在那和尚廟中，就是沔陽近郊那和尚廟，我早已奪得手了，姑娘，你可知道，那晚若不是我把終南三惡趕跑了，我便不奪取，只怕你這血劍也沒了，連你這小命兒也不保了。」

鳳嬌把眼兒睜得更大了，不錯，爹對她說起玉羅剎那晚戲耍終南三惡之事，她和呂苗子連夜逃走，想必這玉羅剎也一直在暗中保護他們。

鳳嬌迷惑又驚奇，道：「啊，那你……那你……爲了甚麼？」

她不自覺又一縮身，但身後已是洞壁，她已縮無可縮了。因爲那玉羅剎陡然變了臉色，笑靨不生春，滿面寒霜，要知她對玉羅剎恐懼之心，並未盡除，有道人的名兒，江湖中人提起這玉羅剎，誰不害怕

，原來她變了臉，還是眞怕人。

但玉羅剎的臉色回復得也眞快，滿面的寒霜漸漸消除了，祇不過看不出有笑意，道：「甘姑娘，你把我看得太低了，別說萬両黃金，便是十萬両，我也不放在眼裏！」

鳳嬌啊了一聲，她記起了人屠戶，道：「你和人屠戶一樣了，是不是啊?」

玉羅剎一怔，道：「人屠戶怎麼?你說甚麼一樣?」

原來玉羅剎也有不知道的，鳳嬌道：「人屠戶也不要奪取這血劍，我啊，暗中聽到他們的談話，他說，從這血劍便可找出血劍的主人來。」

玉羅剎竟也啊了一聲，道：「是了，原來是爲了這個緣故，難怪那老賊非但不傷害你們，還用盡苦心，並命那屠鳳伴隨你了。」

鳳嬌道：「那麼，你還是知道不少了，唉……」她想起屠鳳，心下就難過，我眞把屠鳳當作親姊姊一般，而她，卻在餡兒裏下毒。

玉羅剎說道：「要不是我早知道他不會傷害妳的，我會讓他和他的女兒伴着妳麼。」

「不，」鳳嬌說：「只有那鳳姐姐伴着我，人屠戶可沒有，必是他隨後跟了下來……」玉羅剎怎麼皺了眉頭?當眞說他幹嗎?緊要的是問出這玉羅剎爲了甚麼，雖然這玉羅剎實在不令人怕，但要知道了眞相，她才能安心，道：「那麼，你一路上暗中跟隨着我們，又保護着我們，那是爲了甚麼?」

玉羅剎只遲疑了一會，索性在她身邊坐下來了，道：「好，我告訴你，告訴了你，你也就會安心，不再怕我了。人家稱我玉羅剎，其實啊，對那些死有餘辜的黑道上人，我才是玉羅剎。姑娘，你今年多少歲了?不到十八歲吧?」

鳳嬌道：「我，剛滿了十七歲。」

玉羅剎嘆了口氣，道：「我出來在江湖上行走，可比你早，你倒眞像我的小妹子，你聽到水聲麼，左面洞裏有股山泉，你渴不渴啊，要是餓了，我這裏還有點乾糧。」

「不，不！」鳳嬌搖搖手道：「我不餓。」

那屠鳳待她多好，竟也……竟也……她再不要吃別人的乾糧了。這玉羅剎怎麼扯東扯西，要說又不說！她偷瞧了玉羅剎一眼，只見她抱起膝頭，背靠在洞壁上，那臉上又蓋上了一層薄薄的寒霜，凝眸着洞外，洞外的天空上，有朵朵的白雲在飄浮。

鳳嬌登時明白了，這玉羅剎沉醉在往事，那必然也是一件惱人的事。

果然，她說了，洞中看天，天就像在洞口，那飄浮的雲朵，也就飄浮在洞口，但玉羅剎凝眸瞬也不瞬，話聲再也沒笑聲了，低沉得令人心悸。

「那是好久以前了。」玉羅剎低沉的聲音說道。分明就在身邊，但鳳嬌聽來，那聲音像來自天邊。只聽她繼續說道：「多久了?我也記不得那是多少年前，那時，我比你還要年幼些，那一晚，我娘給我換了衣，堂屋裏燒起四隻比酒杯還要粗的大蠟燭，那盞琉璃燈，也早擦得特別明亮，也擺設下了三席酒筵，因爲那是我十六歲生日，從那天以後，我再也不是小姑娘了，爹已答應了我，可以到江湖上來行走了，我也多盼望海闊天空，四海五湖任我闖蕩，爹和娘也把武林中的友好，請了來，那意思是要拜托他們，對我多加照顧，娘對我說，瞧啊，你爹有多疼你，但我瞧出有些不對勁了，爹在那幾日，分明有重大心事，也煩燥不安，平時常掛在臉上的笑容，再也不見了，不時會發起楞來，我幾次走到了他身邊，他也不覺，但那時我太年輕，也太高興了，我看到了多少人，都是久已成名了的武林高手，又都爭着指點我的武功，都教我一兩手絕招兒，作爲我生日的禮物。」

這玉羅剎姓甚麼?江湖上沒人知道，知道的人只怕少之又少，這麼說，她爹也是武林中人?而且交遊極廣，這不是奇怪麼?鳳嬌的爹不知，連龍江釣叟也不曉得，好像這玉羅剎在一夜之間，從天外來。

鳳嬌雖然奇怪，但卻不禁點頭起來。不怪玉羅剎看來年紀不大，原來武林中的高手，都爭相把絕招傳授給她，不怪她有了一身高絕的功夫。

玉羅剎怎麼不說話?鳳嬌驀然聽到一陣令她心寒的音響，原來是玉羅剎咬牙發出來的。

一會，玉羅剎又說道：「那一夜……那一夜，那燭越燒越短，大家都不安起來，我啊，進進出出，不知多少趟了，因爲爹傍晚時候說是有事出去，一個時辰就回來的，但一去就不回來，娘心下也急，不過她是主人，只能在心裏急。晚了，不能再等了，娘只有請大家入席，大家都說，爹武功蓋世，又是個天大的好人，身在武林，而沒一個仇家，眞是古今罕有，反倒安慰娘和我，說必是有甚麼極重要的事絆住，一時回不來，不料到了午晚，來了那烏婆子……」

烏婆子?可是小寶提及的那個烏婆婆?但鳳嬌可不敢問。因爲她不但又聽到了玉羅剎咬牙的聲響，而且雖然在側面，也看到了她目中射出來寒芒。

玉羅剎重重吐了一口氣，才又說道：「烏婆婆把我爹抱了回來，已只有一口氣了，雖然爹一再說不許我們向她尋仇，但我我……我不忘記，爹一口血噴在我身上，就……」

玉羅剎霍地站起身來，鳳嬌不敢望她，但忍不住說道：「可是那烏婆子殺……殺……」

玉羅剎緩緩搖了搖頭，道：「不是，那女人……好狠的心，我爹一再容忍，讓她，而她，卻冷不防，把爹內臟震裂，心脈也斷了，那烏婆子適時遇上，她本是我娘請來的，因爲晚了一步，卻巧遇上了。可惜她沒看清那女人的眞面目，又忙着救我爹，是以被她逃走了，我我……待得把功夫練成，埋名隱姓，尋訪了十多年，總算知道她是誰了，卻已經找不到她的下落了。」

鳳嬌却在心下盤算，這玉羅剎爲何要告訴她這些?且慢，她十六歲生日那天，她爹被殺了，她苦練功夫，少說也有五七年吧，又尋訪了十多年，那麼，這玉羅剎

該是近四十歲了吧，怎生仍然其顏如玉，看來大不了她幾歲?

她在想，玉羅剎却已緩緩轉過身來了，那面色已不似先前一般難看了，說道：「姑娘，你明白了吧?」

鳳嬌愕然，道：「我我……」

玉羅剎嘆了口氣，道：「好吧，我說得更明白些，我可不要奪你的血劍，但從你那把半截血劍上，却可引出我那殺父的仇人來。」

啊！原來如此，鳳嬌大大鬆了口氣，道：「原來你和那季公子一般用心……啊！你！」

玉羅剎倏地一伸手，扣着了她的手腕，痛得鳳嬌登時額上見了汗，氣促地說道：「你！你說甚麼?啊！」顯然她說完了才知道手重了些，忙放開了手。

鳳嬌撫着那痛腕，說道：「那季公子原來不是要我們保血劍下苗疆，他把血劍託給我們之前，竟已暗中先作了傳揚，他爲的是要利用這血劍，引出一個人來，啊呀！」

玉羅剎的眼睛睜大了，陡地又現寒芒，待見鳳嬌嚇得迅速把手藏在身後，玉羅剎把倏又伸出的右臂垂下，道：「你可知道甚麼人，快說。」

鳳嬌後悔也來不及了，因是陡然驚覺，故爾啊呀一聲。難道小寶的娘，那郎岱土司之女，竟是這玉羅剎的殺父仇人?不，不可能啊，一定不是，據這玉羅剎說來，那時小寶的娘，也不過十多歲，豈會，又豈能殺得了她爹，但鳳嬌仍怯生生道：「不，不是她，殺你爹的一定不是她。」

「到底是甚麼人，快說!」

鳳嬌道：「我是說那郎岱土司之女，不，一定不是她。」

玉羅剎皺了一下眉頭，目中寒芒頓歛，那麼，這玉羅剎也知道不是她了。鳳嬌不禁長長吐了口氣，那像提到口腔上來了的心，才又放下了。

玉羅剎道：「原來你是說她，我也正要找出她來。」

鳳嬌登時嚇壞了，嚇得目瞪口呆，玉羅剎却道：「我是要從她身上，找出那女人來，尋到那郎岱土司之女，也就找到那女人了，我好不容易才打聽出來，數年前，有人在三湘發現她兩人的踪跡，可惜我趕了來，她們却已躲逃了，尋遍了三湘，亦無人知其去向。姑娘，我把一切全告訴你了，你再不怕我了吧。」

鳳嬌這時才眞鬆了口氣，道：「不怪爹說，那日你帮他打跑湘江一判，我才不怕你哩。」

玉羅剎眉兒挑了一挑，那唇邊忽又出現了一些笑意，顯然那神態是說：「剛剛才怕得失魂少魄，可就咀硬啦，哼！」

鳳嬌臉兒一紅，說：「你……這麼好看，我眞不信有人會怕你，你又救過我爹，又待我這樣好，我怎會怕你。你啊，笑起來更好看啦。」

玉羅剎可不是又笑臉如花了，只不過鳳嬌感到那笑裏有一絲寒意，但那寒便是再濃些，她也眞不怕了，就像那人屠戶一樣，人屠戶該是像魔鬼一般可怕吧，但既然知道人屠戶要利用她父女，非但不傷害，而且還在暗中保護她父女，那麼，她自然也不怕她了。

想到人屠戶，鳳嬌的眼兒登時張大了，嗳呀！怎生這麼巧，季公子託他們護送血劍，是爲了找出人來，人屠戶明奪暗保護他父女，也是爲了找出人來，那老花子，小寶的爺爺，當然還有小寶，也是要找血劍的主人，而這玉羅剎，也不是要奪血劍，雖然找的不是血劍的主人，却也先要尋出她來，怎生這麼巧，這些日來，可眞白担驚受怕了。

一時間，鳳嬌又驚奇，又眞覺得好玩極了，那心下也樂了，她看不見自己，玉羅剎却看得見她，她才眞是美臉如花了，那花，自也是嬌艷的初放的花朵。

「嗳唷！你。」鳳嬌疾閃身，但就是躲不過，臉兒上又被玉羅剎擰了一把。

玉羅剎道：「你這小妮子眞是我見尤憐，好好，我就是要你不怕我，要不，當今天下，知道我身世的人，少之又少，雖也有認得我的，我却躲着避不見面，我這玉羅剎，惡名在外，誰不怕我。你記住了，今日我對你說的，不許告人，甚至不許對你爹說。」

鳳嬌把頭連點，道：「我明白，人家要知道你的來歷，你那仇人就會聞風躲起來了，你放心，我一定不說。」

玉羅剎道：「你也該回去了，記住，我無時無刻都在你左右，若有人敢傷害你，那就是她的死期到了，你去吧。」

鳳嬌說：「不不，我我……」一時間，連她自己也不知在說甚麼，她爹一夜不見，她必須去找她爹，她爹必也尋找了她一夜，既然沒事了，還不該趕快回去麼?怎麼說不?她不過和玉羅剎才見得一面，認眞說相處不到一個時辰，難道就捨不得離開了?

玉羅剎也是微微一怔，笑了，說道：「你捨不得我麼，其實我一見你，就喜歡你了，也捨不得教你走。」

她輕輕柔柔地把鳳嬌摟到懷裏來，說道：「看來咱們眞有緣，等你我的事了，我收你作個徒弟吧，好不好啊?」

鳳嬌在她懷裏驀可裏一掙，玉羅剎倒怔了，只道鳳嬌不願意，那料鳳嬌是喜極了，只退得半步，撲通一聲，在她脚前跪下了，但不是叩頭，而是把玉羅剎的腿抱滿懷，仰着臉叫道：「師傅，爲何要等事了，你今日就收我作徒弟吧。」

原來是爲了這個，玉羅剎的笑靨更深了，這小妞子眞教人疼，拖她也不起來，倒把玉羅剎的腿抱得更緊了，說：「師傅，你要不答應，我就不起身。」

玉羅剎道：「我自願收你作個徒弟，誰說不答應了，我沒門戶，也沒門規，雖不注重形式，但我不願有名無實，早拜師，遲拜師，雖然也是一樣，但這時候可無暇傳授你的功夫。」

鳳嬌立即放了手，叩頭如搗蒜，喜孜孜道：「師傅，功夫以後傳授就是，只要定了名份，我能叫你師傅，我就高興了，師傅，師傅。」

鳳嬌趁她一拉，一下子跪前一步，又把玉羅剎的腿抱住了，把臉兒埋在她腿縫裏。

玉羅剎動也不動，怎麼也不說話啊，鳳嬌心下打起鼓來，頭也抬了起來，別說

她又變了卦罷？玉羅刹笑道：「有了，我可以先教你幾步功夫，就算是你拜師的見面禮吧，還不起來。」

鳳嬌才又喜了，跳了起來，但只是怔怔地傻笑，怎麼不是幾手功夫，而是幾步功夫。

玉羅刹道：「來，我教你幾步腳下功夫，別樣功夫也不是一時教得了的，教了對你也無用處，不能即時派用場。」

原來眞是腳下功夫，即刻就能派用場，那是甚麼功夫啊？鳳嬌又喜又奇。

玉羅刹又說了，道：「大概你也多少知道了些，我爹只傳授了基本功夫，在我幼年，他老人家已去世了，我苦練了好些年，雖不是無師自通，但也沒拜過師，不過是把當今天下各派武功的精華，融會貫通，因此反倒能克制各家的功夫，這些以後再說吧，我要教你的，却是我獨創的，總共只得八步，是按八卦生尅變化中悟出來，是一種移形換位的功夫，雖然只得八步，待你練熟了，却可變化出六十四步來，你練成了，你便是手無寸鐵，武功再高的人也傷害不了你。」

竟有這麼奇妙？不怪那湘江一判連人影也沒見到，就捱了她一咀巴子了，昨晚不也乍隱倏現，眞個神出鬼沒麼？

鳳嬌喜極，道：「師傅，那豈不是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對方武功再高，也打不着你？」

玉羅刹笑容頓斂，面色微沉，道：「胡說，豈不聞驕必敗，驕與自信似同迥異，自信者無畏不懼，先以意勝，驕則輕敵，輕敵者必敗，我說武功再高的人也傷害不了你，那不過是初時出其不意，三五招之內，對方尚未悟出你步法的奧秘，若遇到武功超凡絕俗的，可也不濟了。你明白了，我之所以這麼說，因爲你是個小人兒，一般武林有名的高手，也不會與你爲敵的。」

鳳嬌誠惶誠恐道：「師傅，徒兒知錯了。」

玉羅刹面上又綻露了笑靨，道：「能知錯認錯，果然可教，你留在這裏，我去去就來。」

玉羅刹霍地一騰打洞頂那有陽光透入的岩縫中，鑽了出去，一會却打洞口回來，原來是去瞧有人沒有。鳳嬌其實亦不知道這是甚麼所在，洞在何處，知道師傅怕人偷瞧她這步法的奧秘，可見其秘也奇奧妙絕，更心花怒放。

玉羅刹立刻把步法傳了她，才知奧妙在踏方走位，秘在腳跟腳尖方位異常，因是轉側騰挪，也倍常快捷，她一時之間，雖不能盡明八卦生尅變化之理，甚麼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又是甚麼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但雖不明其理，却也盡得其法，鳳嬌牢牢記心中，喜得她色舞眉飛，她不過才初學乍練，已覺出倍常身輕，不到眨眼工夫，她就已能從玉羅刹的身前，轉到她身後，若是苦練些時候，練得更熟些，必也能和師傅一樣了。

那玉羅刹也喜極，道：「不料你這樣聰明，一學就會，好，你再練一遍讓我瞧瞧，其實，你只要掌握了這步法的訣奧，練來就不難了。」

鳳嬌瞧見地上的拖得長長的影兒一眼，就再沒影兒了，原來那太陽已擱了山，斜斜地照射進洞中來，那地上是沒了影兒，是沒了斜照的陽光，不，也不是沒了陽光，而是她身法快得把滿洞的陽光盡擋住了，地上滿是重重的影兒，是影子尚未消失，又一個影子又重疊上去了。

她練完了，收住了步子，頓又斜陽滿洞，鳳嬌張着咀兒直喘氣，道：「師傅，我沒練錯麼？」

玉羅刹笑容滿面，道：「好好，眞難爲你了，趁天色未黑，你快去吧！」

甚麼？天色未黑，可不是一輪金黃的太陽，擱在遠遠的山頭上，啊呀？她只道才一會工夫，怎會這麼晚了。

玉羅刹道：「可見練功專注，將來你必有大成，足可傳我一身功夫，現在你去吧，記住了，遇事要胆大心細，我要是有事離開你，必會先知會你，否則必在你左近，暗中保護你。」

鳳嬌好不歡喜，道：「多謝師傅。」

玉羅刹道：「且慢，當着他人面前，暫不許你稱我師傅，尤其是不許告訴你爹，你要裝作從未見過我，若不是遇到危急，也不可施展我教你的步法，被人問起，也只能說是巧合，僥倖躲過人家的招術，記住了，否則對你有害無益。」

鳳嬌張大了咀，怎生連她爹也要瞞住？但可不敢問。玉羅刹又道：「還有一宗，你無論發現甚麼不對勁只能在心下存疑，不可形諸於面，更不能說破，記住了，千萬要記住，對你爹也要如此，否則，那時我可救不了你。」

鳳嬌更是驚嚇，驀然想起那老花子罵她的話來，那老化子罵她是瞎眼的丫頭，又說她眞要瞎了眼，那可好了，難道她爹……不，這怎麼可能，她難道連相依爲命的爹，也會認錯了的。

玉羅刹催促道：「走吧，我帶你出山，記住了，不見了我，不許回頭望。」

鳳嬌雖然捨不得離開她，可又急着去找爹，再加玉羅刹的話中有因，必有緣故。因是也急於要尋到她的爹，到了山口，只見荒蕪的田野那面，密林邊，蓬蒿中，現出一座破敗的大屋，才知是身在雪峯山上。

玉羅刹在她身後道：「去吧，不許回頭。」

那話聲落時，分明已不在身後了，知道她走了，不必是隱身在遠處，鳳嬌不敢回頭，但心中一動，難道這左近有人？

正張望間，忽聞人聲，先是一聲歡呼，叫道：「在這裏，那坡上不是鳳嬌？」是屠鳳，山裏風勁，話聲也斷斷續續，却是話聲落時，已到了近處，打林子裏飛掠而來。

鳳嬌不自覺退了一步，哼！昨晚是那姥姥，若是她吃了那餅裏的餡兒，只怕早沒命了。不料這屠鳳溫柔親熱，竟然如此毒如蛇蝎，多可怕。

但鳳嬌只退得一步就站住了，屠鳳滿面歡欣，那喜極之容自然流露，實是假不來的。

屠鳳早抓住她的手，說道：「可找到你了，令我担心了一夜，這又找了你一天，小妹子，你沒事吧？」

不，這也是假不來的，屠鳳摟住她的手臂，多有力啊，那一雙盯着她的眼睛，又流露出多眞摯的關切和狂喜，但那餡兒呢？

「不，」屠鳳可是在咀上說了，道：「不，你沒事，小妹子，你這臉兒紅紅倒更嬌艷啦。」

太陽落到山後，西邊天際，絢麗的晚霞已把山頭也染紅了，迎着那晚霞，鳳嬌的臉兒那得不似胭脂深透，自然也更嬌艷了。

屠鳳顯然因爲喜極，一些兒也沒注意到鳳嬌對她的神態有異，拖着她就走，說：「小妹子，我找到個住宿地方了，快來，這一天一夜你在那裏啊，我們把這方圓十多里地都找遍了，才向山裏尋來，不料才進山，就找到你了，你沒事，我眞高興了。」

她有甚麼事，哼，她要是有事，沒命啦，屠鳳豈不是稱心如願了麼？

屠鳳把握着她的手，邊走邊說：「幸是我替你放了一袋乾糧在包袱裏，不然你一定餓壞了，小妹子，你喜不喜歡我做的餡餅兒。」

鳳嬌哼了一聲，霍地一縮手，從屠鳳掌中奪出掌來，屠鳳一怔，那手停在空中，也不放下，愕然相向。

「哼！」鳳嬌說：「我竟沒被你毒死，大出你意外吧，偏是我命大，沒上你的當，哼！」

屠鳳道：「你……你……你說甚麼？誰要毒你？小妹子，你。」

鳳嬌道：「你在餡子裏下了毒，我……一直當你親姐姐一樣，你却在餡兒裏下毒，要暗害我，却不料神差鬼使，偏不讓你稱心如願。」

屠鳳滿面惶急，道：「小妹子，你，你說甚麼？我在餡兒裏下了毒？嗳呀，這打那兒說起？我爲何要毒害你，你又不是不明白，我是一路保護你的，也爲了保護你而來的，我倒會害你，何況你知道，我也把你當作親妹子。」

當眞就當屠鳳對她親熱可假，保護她可不假，爲何要害她？何況屠鳳惶急得像要哭了。

鳳嬌驀然心中一動，難道不是她在餡子裏做了手腳？人屠戶不是現了身麼？莫非那是人屠戶暗中下了毒，鳳嬌並不知曉，適才相見時的歡欣，那手上傳達出來的眞誠，實是假不了的。

她原本也疑惑的，眞不信屠鳳會毒害她，見她如此言態，那心下更活了，道：「我雖沒吃那乾糧，但那吃的人可嘗出來了，幸是發覺得快，也才中毒不深，不然那人早中毒死了，還說沒有下毒。」

屠鳳登時面色慘變，把牙兒咬得緊了，甚至發出聲響來，也緩緩地點起頭來，說道：「我明白了，必是他，我那……我那……但小妹子，即使他在餡兒裏下了毒，那也不是要害你，要害的必不是你，小妹子，你相信我，我是眞心像親妹妹一樣待你，我爹……雖是要利用你，可也絕不會害你的，你該信得過的，當眞誰吃了那乾糧？你給誰吃……啊，我明白啦，難怪他引我們走這條道，到這裏荒蕪人烟的地方來了，你可是給那個廢園中瞎眼姥姥吃了。」

鳳嬌已信那毒不是她下的了，道：「正是那姥姥吃了，那姥姥雖然瞎了眼，但武功了得，也僅吃了那麼一點兒，這才沒事，那時你爹……啊！可不是他就在窗外麼？」

那麼，是了，必是人屠戶暗中下的毒，連屠鳳也瞞過了，要毒害的眞不是她，而是那姥姥。那姥姥不是說，因爲她在這裏，人屠戶這惡魔不敢過資水半步麼？自然對姥姥又怕又恨，所以故意走這條道兒，又把她送到那荒園去，要不然怎會屠鳳先去了，却不見人影，分明是要送她到那姥姥跟前，不，是要那姥姥和瑛姑發現她，於是，收留她，於是，就會吃她那下了毒的乾糧。

鳳嬌越想越覺得不差，她不是早驚奇屠鳳的心性大異她那個魔鬼一樣的爹麼？

眼見屠鳳咬着牙，滿面悲苦，不自覺挨身近去，柔聲道：「那麼，姐姐，我錯怪你了，我相信，絕不是你下的毒。」

屠鳳登時恨得眼淚像斷綫珍珠，晚霞輝映下，那珠淚也發出彩虹，她那淚珠也分明在悲傷中，滲雜着歡樂，早又把鳳嬌摟住了，說：「妹子，我要有半句虛言，天地不容，今而後，有我在你身邊，任他是誰，即使是……誰也不能傷害你，唉，妹子，別說我不會害你了，你也許不相信，我最痛恨的就是暗算人，尤其痛恨使毒，我……還是在小時候，見過一個中毒的人，在我面前哀號死了，那七孔中流出來的血，便到了今天，我仍然一閉眼，就像他仍在眼前一樣，我……眞……眞恨！」

鳳嬌知道她恨甚麼人，有一個那麼萬惡的魔鬼一樣的爹，多可憐可悲啊。

鳳嬌對她更敬，更愛，也更同情，倒是她忙岔開話題，道：「姐姐，你說找到了宿處，要帶我去的，你瞧，天不早啦，我爹在那裏吧，那就快去啊。」

天色眞不早了，晚霞迅速在褪色，荒原上暮靄四起，遠山更一片迷濛，黑夜，在迅速地逐走黃昏。

屠鳳道：「好，快走。」

原來屠鳳找到的宿處，竟是那廢園中的兩間小屋，鳳嬌啊了一聲，道：「姐姐，那姥姥和瑛姑住的啊，你，你別去，她們知道你是誰。」

屠鳳點頭道：「我知道，不過，她們已走了，眞怪，她們像是躲逃一般，只帶着個衣包兒，匆忙走了，啊，原來那個長髮黑衣的女子叫瑛姑，昨兒夜裏，我差點被她抓住了，必是那姥姥的徒弟吧，不怪我那……爹提起她們來就怕，我爹可從來沒怕過誰。」

走了，那姥姥和瑛姑走了，鳳嬌頓生依戀之情，姥姥認得她祖母，和她家必也有淵源了，她還要聽述說更多祖母的事蹟，而姥姥却走了。

可不是人去屋空裏，那個從床下拖出來的空衣箱，仍在床前，昨兒夜裏她替姥姥取過衣衫，眞可憐，她伸手已碰到箱底了，她們可不怕人屠戶，那麼爲何要匆忙走啊？那姥姥多慈祥。

鳳嬌在屋中轉了轉，破窗在風裏發出拍拍的聲響，那布幔已不在了，必是那瑛姑作了包袱。

屠鳳轉了轉，回到屋中來，說：「燈倒有，可找不到油，不信她們把油也帶走了。」

鳳嬌嘆了口氣，說道：「別找了，山猪要下小猪啦，姥姥不許瑛姑殺牠，故爾沒油了。」

「那姥姥不許瑛姑殺山豬？山豬要生小豬了？」屠鳳怔住了，喃喃說。

鳳嬌道：「眞的，我聽姥姥對瑛姑說的。」

屠鳳啊了一聲，仍然喃喃地說：「她們連殺一隻山猪也不忍心，而我爹，就算有仇，可沒怨，却要……害人家。」

鳳嬌道：「姐姐，你放心，那姥姥武功奇高，運一口眞氣，就把毒逼出來了，你爹休想殺得她。」

屠鳳道：「說得是，連那瑛姑武功也在我之上，那姥姥自然更是得了，沒法兒，我們權且在這裏過夜，明兒再說。」

鳳嬌這一陣工夫，已兩番打窗口探出頭去，也走去門邊兩遍了，道：「姐姐我爹呢？怎不見人啊？我還以爲他在這裏等我們。」

那料屠鳳轉過頭去了，說道：「不，他不在這裏，妹子……你還是……別再等他吧。」

怎麼不說下去？鳳嬌瞪大了眼睛在等待。

屠鳳並不轉過頭來，半晌才道：「妹子，總之，你放心，你爹便是有些兒災難，也一定無碍的，妹子，今而後，你爹也就是我的爹，也像不許人傷害你一樣，我絕不許人傷害你爹。你放心。」

鳳嬌退了一步，又退半步，因爲她已退到窗口了，因爲屠鳳的神色，再明顯不過了，她原已生疑的心再也不疑了，她立即把屠鳳的言態和那老化子的話，她師傅玉羅利的話，連串起來，難道同行三日的爹，眞不是她爹？這怎麼可能？但她立即也記起師傅玉羅利的話來，若發現甚麼不對勁，只能心中存疑，不可形諸於面，否則，便連小命兒也不保，也不能救她了。

鳳嬌登時打了個寒顫，若然她同行了幾天的爹，眞是人屠戶扮的，那人屠戶之所以不殺他父女，不過是因爲要利用他們，若揭穿了他，自然人屠戶就不能再利用他們了，那自然隨時隨刻都會下毒手！

鳳嬌忽又想起那老化子的話，他怎說？「你這丫頭的眼眞要瞎了，那倒好了。」眞的，若眞是人屠戶假扮她爹，她把他揭穿了，誰也救不得她了，人屠戶必會要她的命，不用在飲食裏，只要對着她一彈指，她就會中毒身死，多可怕！

鳳嬌睜大了一雙恐懼的眼睛，心下却迅速在想：這幾日中，屠鳳總分散她的注意力，不讓她留在她爹身邊，而她那個爹，也總是避免與她面對面，要不是走前，就是落在後面，她一直以爲屠鳳是個姑娘，是他在避開屠鳳，何况人屠戶高矮肥瘦，都和她爹相似，甚至面型也似，只不過她爹鬍鬚白了些，面上皺紋多些，那可是極易改扮的！啊呀！她身邊這個爹，不時聲音不是變了腔調麼？

那屠鳳不知何時已走到她身邊來了，她竟也不覺，說道：「妹子，別想了，你記住一點就是，沒人能傷害你，要傷害你的人，除非先殺了我，來，天黑了，這床上有稻草，我們將就過一夜吧！」

鳳嬌隨她坐到床上，雖然她對着屠鳳再也不疑，但仍然不免害怕，那心下也亂極了，也迷惑極了。

屠鳳把乾糧取了出來，說道：「妹子，你放心，我這乾糧裏一定不會有毒的，你瞧。」說着，把乾糧大大咬了一口，待嚥下去了，才道：「你放心吃吧，這一夜一日，你去了那裏，一定餓壞了，快點吃吧！」

鳳嬌一日夜未進食，眞餓壞，好香，飢火如焚之下，那餡餅聞着更香，既然人屠戶在餡兒裏下毒，不是要毒害她，還怕甚麼，何况這是屠鳳帶在身邊的，她知道水壺在那裏，姥姥和瑛姑匆忙走了，自不會把一個瓦壺帶在身邊，果然她摸着了那瓦壺，還有大半壺水。

往日她爹走鏢，也常要帶乾糧的，不過是烙的麵餅，那有餡兒，那有這樣好吃，何况這時是飢不擇食。

屠鳳又道：「妹子，你還沒告訴我，這一日你去了那裏？」

鳳嬌非是不答她，是要編造個故事兒來，有了，道：「姐姐，你一定要曉得麼？好吧，我告訴你，你爹幾乎殺了我，」當下把鬼影手在石亭中突然現身，如何被蝎子咬傷了，人屠戶如何打出兩顆彈丸，彈丸如何炸裂，她中了毒烟，後來就人事不知，也就不知怎麼，醒來身在一個山洞中，急忙尋路下山，後來就碰到屠鳳，一半兒假，一半兒眞，倒是輕易把屠鳳瞞騙過去了，屠鳳聽了也半信半疑。

鳳嬌道：「姐姐，你怎不說話啊？」

屠鳳道：「是他……我爹有你說的那種毒彈丸，若是不知厲害的伸手去接，也必然用指一揑，你們幸是沒有，要不然中毒必深，可就難救了，除非我爹的獨門解藥，但也只能保得性命，那條臂也必然廢了。」

鳳嬌心下一寒，難怪她師傅玉羅利慌忙帶着她走了，忽然間，昨晚的情景又回到她心頭，那牆頭站立的，分明是她爹，但那聲音却是人屠戶的聲音，難道……難道……

鳳嬌說道：「姐姐……我……我那爹呢？」

她話出口，心頭陡然一寬，不論那人是她爹，還是屠鳳的爹，只要屠鳳眞對她好，又知人屠戶還要利用她，絕不會傷害她的，爲何還要害怕，一時間，那老化子和玉羅利的話語又迴响在耳際，不瞎也要裝瞎，知亦要裝作不知，那心下一鬆，話也自然了，道：「姐姐，我已兩日沒見我爹了，當眞他去了何處，不會有事吧？」

屠鳳道：「今兒倒也急着找你，他知道你中了毒，急得了不得，現下沒事了，他也有事去了，妹子，你放心。」

鳳嬌不但放心，而且更加放心了，若然那人不是她爹，眞是人屠戶，可知非但不害她，反而因她中了毒而急得不得了，她當然放心了。

屠鳳又說道：「妹子，你眞不知那個帶你入山，替你解毒的人是誰麼？眞奇怪，爹說，若無他的獨門解藥，就解不了毒的。」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古浪住在桑家堡南樓，等候晉見桑九娘。是夜，古浪與浦兒共話，不料金旭光，丁訝先後而至，丁說及哈門陀、琴子南等四人已跟踪古至此附近，於是大家商議如何保護古及如何使九娘接見古，結果決定由金旭光，浦兒對付琴子南等等人，丁訝獨對哈門陀，並暗助古竊取九娘飾物一件，以便憑物晉謁。議定後金、丁離去。浦兒引古至一深谷，俄而見一老婦仰空長嘆，低首吟哦，從傳來之詩詞聲，始知此一老婦乃係九娘，且當年與丁訝曾有一段戀情，如今似是餘情未了……

救出童石紅　會見桑九娘

「老畜牲！這是你自尋死路！」

古浪聞聲，不禁心中一驚，暗忖道：「莫非是罵丁老？」

這時他們已經攀上了崖頂，寒風陣陣，四下一片寂靜，彷彿根本就沒有發生事情一樣。

古浪與浦兒二人相對不語，等了片刻，仍是毫無跡象，浦兒道：「九娘一定走了！」

古浪道：「剛才她在喝叱，不知道來了什麼外人？」

正說話間，西面叢樹之中，傳來一陣痛苦的呻吟之聲，古浪及浦兒同時吃了一驚。

那呻吟之聲，越來越大，也更顯得悽厲，古浪再也忍耐不住，說道：「我們過去看看。」

說罷之後，順着聲音尋了過去，浦兒也緊緊的跟在他的身後！

除了那痛苦的呻吟外，別無其他聲音，所以二人很容易的判斷出，桑九娘已經走了。

由於那呻吟之聲，連續不斷，所以古浪及浦兒很容易的尋到了。

夜黑如漆，只依稀可以看見一個白髮的老人，倒臥在叢樹之下，不住的呻吟和顫抖，那景象很是怕人。

古浪心中嘭嘭跳個不住，他不知道通身受重傷的老人到底是誰，但是他幾乎可以確定這老人必是他認識的。

他匆匆取出了火摺子，迎風一幌，紅色的火焰冒了出來。

這時他們看清了，一個白髮蒼蒼的灰衣老人，倒臥於地，雙目圓睜，不住的顫抖。

古浪大吃一驚，叫道：「莫老師，竟是你！」

看來這受傷的老人，正是莫雲彤！

莫雲彤看清了古浪之後，又是一陣猛顫，呻吟着道：「唔——古——古浪！」

古浪把火摺子給了浦兒，蹲下身子，扶住了莫雲彤的右手，欲待把脈。

莫雲彤却用力的把手抽了回來，費力的說道：「快……快點我……丹……丹田穴……」

說完這句話，他似乎要昏絕過去，古浪不敢遲疑，慌忙在他腹下「丹田穴」點了一下。

莫雲彤這才暫時的復甦過來，他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說道：「江湖生涯，到此終了……」

古浪驚道：「莫老師，你的傷勢怎麼樣？」

莫雲彤嘆了一口氣，說道：「我的傷是無救了，我中了『冷寒指』，內腑已然全毀！」

古浪大吃一驚，暗道：「桑九娘的手段好毒辣！」

莫雲彤喘息着又道：「古浪，在我死前我要問你兩個問題，希望你能告訴我，否則我死難瞑目……」

古浪忙道：「莫老師不必如此說，你

的傷或許有辦法……」

莫雲形用力的搖着頭，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華陀再世也是無救了，少時我死後，把我屍體拋於崖下即可……」

說到這裏，又猛烈的喘息起來，古浪也不知說什麼好，默默的望着他。

莫雲形喘了一陣，又道：「剛才我的話你可答應麼?」

古浪點點頭道：「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

莫雲形點了點頭，說道：「好……第一，我希望你告訴我，『春秋筆』的下落你是否知道?」

古浪不禁有些爲難，遲疑了一下，未曾回答。

莫雲形急急的問他道：「我已經是要死的人了，你還有什麼不能告訴我的呢?唉——」

說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古浪猶豫了一下，忖道：「反正他說要死了，我還顧忌什麼?」

想到這裏，壓低了聲音道：「我就是『春秋筆』主，自從阿難子圓寂之後，『春秋筆』一直在我身上!」

聽到古浪的話之後，莫雲形身子一陣震動，如果不是受傷太重，他幾乎要坐起來。

他用着顫抖的聲音說道：「眞是沒有想到……『春秋筆』竟然是一直在你的身上……」

古浪接口道：「是的！從『青海』到『四川』，它一直在我身上！」

莫雲形又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可應了『有緣居之』這句話，我爲這筆動用了數十年心機，却連一面之緣均無……」

古浪問道：「你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莫雲形聞言雙目發出異光，說道：「剛才與我動手，要置我於死地的老婆婆是誰?」

古浪詫道：「她是桑九娘，難道你不知道?」

莫雲形輕輕的重覆道：「桑九娘，桑九娘……」

古浪和浦兒靜靜的望着他，他一直把這個名字念了好幾遍。

最後，他費力的說道：「我行走江湖數十年，從未聽說過此人，今天死在她手中，未能知道她是什麼人物，眞是死不瞑目!」

古浪皺眉道：「如果你不知道桑九娘是什麼人物，我更不知道了!」

莫雲形閉上了眼睛，默念道：「桑九娘——四川境內那有這麼厲害的人……」

他似乎在回憶一生在江湖中所聽到的人物，希望知道殺他的到底是誰。

半响，他睜開了眼睛，說道：「這一定不是她的眞名！近百年的人物，我沒有不知道的……他可有外號?」

古浪尚未回答，浦兒已經搶着說道：「她的外號叫『千尾鳳』!」

「千尾鳳」這三個字，如同是一把飛針一般，刺在了莫雲形的心上！

他奮然的坐了起來，叫道：「啊！千尾鳳！是她，是她……」

古浪嚇了一跳，扶着他問道：「你知道她?」

莫雲形默默地點着頭，說道：「知道！知道……我死在她手中，也算不得丟人了!」

古浪很是詫異，忖道：「桑九娘在江湖中必定是厲害無比的人物!」

這時莫雲形却突然的笑了起來，聲音沙啞，極爲駭人。

古浪吃了一驚，問道：「莫老師，你怎麼了?」

莫雲形沙啞的叫道：「千尾鳳！千尾鳳……」

噴出了一口鮮血，倒了下來，寒涼的夜，很快的把他的體溫奪去，剩下了一具僵冷的屍體！

夜寒如凍，血腥撲鼻，這白髮的老人，在火摺子昏弱閃爍的光綫下死去。

良久，古浪才托起了他，低聲道：「我們照他的話，把他葬了吧!」

浦兒也嚇傻了，說道：「我們把他葬了吧……」

他們托着屍體，走向絕崖——。

天亮了很久了，古浪醒來，見浦兒已然不在房內，房間也已洒掃一清，花瓶中也換了兩枝新梅。

想起昨夜發生的事，猶如一塲惡夢，古浪感喟頗多，忖道：「又是一個老人殞滅了!」

他想到一個人，自幼苦學，然後在江湖中出生入死，掙下了一點名氣，到老來如果這麼默默無聞的死去，這一生又算什麼呢?

然而，石懷沙，谷小良，莫雲形不都是這麼死去的麼?

想到這裏，古浪不禁把未來的事，看淡了許多，也感到自己戰戰兢兢的維護着這支「春秋筆」，不知是否有價値?

古浪在床頭痴想了一陣，才下床穿衣，見自己的髒衣已然不在，而換了一套黑絲的長衫。

案頭上擺着早餐及漱洗器皿，古浪不禁笑了笑，忖道：「浦兒這個孩子倒是怪會作事的!」

他洗漱已畢，換上淨衣，見早食菜肴精美可口，不禁把一小鍋稀飯及兩個花卷全吃完了。

吃飽之後，徘徊甬道，精神旺盛，方才那些悲觀的想法都不存在了。

古浪一個人徘徊良久，還不見浦兒的踪跡，也不見桑魯歌等到來，感到很是無聊。

他手扶欄杆，忖道：「像這個樣子住下去，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把事辦完?……」

雖然他心中焦急萬分，但是却無計可施，如果桑九娘執意要拖延下去的話，自己只有耐心的等了!

他忖道：「我雖然住在『南樓』，可是他們並不能限制我的活動，我追出去看看!」

想到這裏，他回房給浦兒留了一張紙條，然後借着兩崖之間的繩索飛渡過去。

那條白石舖成的路，可以直通正門，古浪心中暗自尋思，忖道：「如果碰見了桑魯歌等，行動又有不便，我乾脆擇小路走，若是他們碰見了，我只說遊玩，無心而至，也許可以多看看桑家堡的情形!」

他拿定主意後，見曠野四下無人，乃即展開身形，人如輕風，飛逝而去。

不一會的工夫，古浪便翻上了這片小山頭。

出乎古浪意料之外，山頭那邊，原是桑家堡關下的梅林，無數梅枝，紅白相間，香光似海，沁人心肺。

古浪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忖道：「怪不得身在南樓，聞得陣陣清香，原來這兒有這麼一大片梅林!」

那千樹梅花，有的老梅已開，有的含苞待放，粗枝嫩芽，相映成趣。

古浪漫步其間，宛如置身仙境，心曠神怡，好不舒適。

他忖道：「桑家堡猶如仙境，桑九娘不來欣賞，却夜半對崖深嘆，眞是辜負了天地間的勝景!」

他緩步在梅下花間，目光突然接觸到邊上一間石築的小屋。

由於那座小屋恰在數株老梅之間，所以落英繽紛，紅白相間，把小屋幾乎覆蓋一遍，令人看來有一種奇妙的感覺。

古浪起了好奇心，忖道：「能够住在這裏，必然不是平凡的人物，我且過去看看。」

他避開了正面，向小花屋的側面掩去，很快的就撲到了近前。

也是很久沒有人來，花泥積聚甚厚，古浪來到石屋之後，見有一個小指粗細的石孔傳出了昏暗的燈光。

古浪不禁吃了一驚，忖道：「這房子好生怪異。」

他全神貫注，放輕了腳步，向那小孔欺近過去。

由於不知深淺，古浪不敢貿然由小孔中向內窺探，他把耳朵貼在石壁上，全神聆聲。

或許是由於石壁太厚，或許是室內無人，古浪的耳朵冰涼了一陣，並未聽見任何聲音。

他忖道：「室內想是堆置雜物之所，待我看看!」

古浪想着，緩緩的將身子移動到石孔之下，慢慢的湊了上去，他一看之下，不禁大爲驚詫!

室內燈光昏暗，在牆角一隅，倒臥着一個少女，古浪的目光接觸到她的時候，不禁一陣震動。

原來那倒臥之人，正是童石紅。

古浪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忖道：「石紅竟然被他們禁在這裏。」

他不禁怒氣冲天，暫時忍着，輕聲道：「石紅！石紅!……」

聽到古浪的叫聲，童石紅如觸急電，她慌忙的爬了起來，望見了古浪，叫道：「古浪……」

才叫了一聲，眼圈一紅，似要落下淚來。

古浪見她如此狼狽，不禁怒火中燒，强自忍耐着，說道：「妳不要傷心，告訴我怎麼回事?」

童石紅說道：「那夜我在外面等着你，被人用藥物迷倒，醒來已到這裏，原來是桑姑娘，她逼我不再認你，才肯放我自由……」

古浪咬牙罵道：「無恥的賤人……你且告訴我，門在那裏，我先把你救出來再說。」

童石紅搖搖頭，說道：「這間房子，四週都是石頭，我也不知開關在那裏!」

古浪的目光，由石孔中打量這間小屋，只見室內擺設極爲簡單，除了一桌一几，一燈一椅外，別無他物。

四週都是整塊的大石砌成，不見一絲痕跡。

古浪愈爲憤怒，愈爲大聲罵道：「眞個無恥，用這種下流的手段，我古浪拚着『春秋筆』不要，也不能受他們挾制!」

童石紅搖頭道：「你不可太意氣用事，好在她對我尚無加害之意，還是暫且忍耐……」

古浪搖頭打斷了她的話，說道：「不行！我怎能忍受下這口氣……?」

才說到這裏，面色微微一變，說道：「且慢！有人來了，我先看看是誰，妳還像剛才那樣躺着好了。」

說罷之後，他身如飛箭一般，閃電般的退了回來，躲在一株大梅樹之後。

就在古浪躲下不久，山頭之上，飄飄落下一人。

古浪定睛看時，不禁怒火中燒！眞個不是怨家不聚頭，來人正是古浪恨之入骨的桑燕!

她穿着一身翠綠的長衣，嬌美如花，身輕似燕，一路飛縱而來。

古浪心中忖道：「桑家堡怎會出這種不肖的女人!」

桑燕的速度很快，不一會工功夫就來到近前，她折向了石屋之後，就着圓孔向內張望。

靜靜的看了一陣，只見她發出一兩聲輕佻的笑容，用着嬌甜的聲音說道：「童姑娘，這兩天的時間妳可曾想清楚了?」

童石紅並未回答，桑燕發出了一聲輕笑，接道：「看來我要好好與妳談談!」

古浪忖道：「他媽的，妳若是敢折磨童石紅，看我不宰了妳!」

以古浪的脾氣，本就忍不住要衝出來給她一陣毒打，可是他暫且忍耐着，爲的是要看清楚，桑燕如何啓門入房。

這時桑燕由身上取出了一把光亮的小刀，把身子貼在石牆上，用小刀在石縫之中撥弄。

雖然古浪伸長了頸子，但是由於桑燕的身子擋着，所以看不見她在弄些什麼。

古浪正想偷偷的換到側面去觀察，就在他還未移動的一霎那，只是一大石一反，整個的翻了一個面，而在室外的桑燕，竟不知如何隨着這塊大石翻到了房內。

古浪大爲驚訝，怔怔的望着那座石屋發呆，室中已經傳出了桑燕的聲音：「童姑娘，我已經進來了。」

古浪忖道：「只要知道她怎麼進去的，少時就好弄了!」

他身形一展，撲到石窗以外，只聽童石紅冷冷的問道：「妳來作什麼?」

桑燕冷笑一聲，說道：「我們約好了今日談判，難道你忘記了?」

童石紅冷冷笑道：「與你沒有什麼好談的!」

桑燕輕笑一聲，說道：「童姑娘，對古浪你還是一成不改麼?」

童石紅提高了聲音，罵道：「無恥賤人！我與他已有百年之約，妳趁早還是死了這顆心！」

室外的古浪聞言忖道：「罵得好！」

意外的，桑燕並未憤怒，室中傳來她一連串的笑聲，並言道：「童姑娘，妳這鐵石之心，很是叫我佩服，只可惜你平白多情了！」

童石紅問道：「妳此言何意？」

古浪也把耳朶湊近了些，聽得桑燕說道：「我本不願告訴你，不過事情既已如此，也用不着瞞妳，雖然妳對古浪有金石之心，他却未必……」

古浪心中暗笑，忖道：「我且看她造些什麼謠！」

童石紅未曾答言，桑燕又接着說道：「他昨天見過了我姑婆，已經答應與我結親了。」

聽到這種話，古浪眞個氣笑不得，忖道：「這丫頭眞個無恥之極！」

童石紅冷笑道：「哼！桑姑娘，妳把我當作了三兩歲的孩子了，這些話豈能騙我？」

桑燕緊接着說道：「古浪此番是爲『春秋筆』而來，難道你以爲妳比『春秋筆』還重要不成？」

童石紅冷笑道：「既然如此，妳還把我關在這裏作什麼？」

桑燕沉吟了一下，說道：「古浪不願來見妳，要我帶話給妳，如果妳答應從此離開，我立時送妳還鄉，否則只好讓妳終老於此了！」

童石紅冷冷說道：「謝謝你，我看我還是終老此間的好！」

童石紅此言似乎不出桑燕意料之外，她那裏知道古浪剛剛來過，自己扯了一個天大漏洞的慌！

但是她並未生氣，冷冷道：「好吧，看樣子要他自己來妳才能死心，明天此時我請他來好了。」

古浪知道她要離開，身形一幌，又隱在了剛才那株樹後。

他這裏身形才藏好，石板一翻，桑燕已出了石屋。

她面上有一層盛怒，靜靜的站着。

古浪忖道：「初見她時，我還愛上了她，誰知她竟是這等人物，眞是叫人難以置信！」

他同時也在懷疑，不知道自己什麼地方打動了她，以至於她這麼痴心的愛上了自己。

桑燕靜靜的站了一陣，然後一扭身，以極快的速度向來路而去。

她去的甚快，等到桑燕的身影消失之後，古浪立時向小石屋撲去！

古浪才到了窗下，童石紅立時迎了上來，說道：「剛才她說的話，你都聽到了吧？」

古浪點點頭，說道：「眞是無恥！想不到她會說出這種話來，即使她長得天仙化人，也是一錢不値了！」

古浪感嘆了幾句，說道：「我去設法把妳放出來。」

他說着，由身上取出了一隻小刀，學着桑燕的樣，在石縫之中探索。

但是他把這一片石頭整個的敲擊一遍，却是沒有絲毫反應。

古浪漸漸的有些耐不住氣了，他雙掌抵着石牆，用盡全身之力，拚命的推去。

可是那石壁堅硬如鐵，仍然紋絲不動，古浪不禁急道：「咦！這是怎麼回事？方才桑燕輕而易擧的就推開了，我怎麼推他不動？」

童石紅也顯得有些焦急，說道：「你多找些地方試試看！」

一言提醒了古浪，他沿着這座小石屋把四週的牆壁，都推遍了，仍然毫無所得。

童石紅皺着眉頭道：「怎麼樣？怎麼樣？……該死的桑燕！」

古浪思忖了一下，說道：「妳不要急，我就住在山頭那面，與我同住的，有一個桑家堡的小孩，他在桑家堡內住了十幾年，找他來或許有些用處。」

童石紅忙道：「那你快些找他來！不然桑燕又有花樣了！」

話才說完，突聽一個嘹亮的口音傳來道：「你好大胆！」

古浪及童石紅同時一驚，轉身看時，三丈以外的大樹之後，站着一個身軀健壯的黑衣少年，正是浦兒。

浦兒的突然現身，使古浪又驚又喜，連忙迎了上去，說道：「浦兒，你來得好，我正要去找你！」

浦兒笑道：「莫非你要我帮你拆房子麼？」

古浪道：「不要胡說了，我有個朋友被困在這裏，看你是否帮我救她出來？」

浦兒笑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古浪見他稚氣未脫，氣笑不得，放低了聲音道：「是未婚妻子……」

浦兒笑了笑，說道：「怪不得你這麼急呢！」

古浪由他說笑了幾句，然後道：「你到底能不能帮忙呀？」

浦兒緩緩的走到石屋之旁，笑道：「這座小屋，是我建造的，我怎麼會不能帮忙？」

古浪聞言大喜，拉着他的手道：「好兄弟，你快把門打開！」

浦兒却有些猶豫說道：「若是桑姑娘知道了……」

提到桑燕，古浪就是滿頭火，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必顧忌她，一切有我承當！」

浦兒笑一笑道：「其實，我也不是怕她……」

他說着走近了石牆，伸手摸索了一陣，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然後輕輕一推，立時推開了半人高一塊大石。

古浪又驚又喜，說道：「啊！果然是你不同凡響……石紅，快出來！」

童石紅由石孔中出來，浦兒把手一放，那塊大石又合攏了上去，嚴絲合縫，看不出絲毫痕跡來。

古浪指着浦兒道：「石紅，這是浦兒弟，快謝謝他！」

童石紅施禮道：「多謝浦少俠……」

浦兒慌得連忙讓開，說道：「童姑娘快莫如此……」

由於童石紅在石室中困居了兩日，所以形態狼狽，浦兒打量了一下，說道：「童姑娘需要些衣服來換，待我去取！你們先回『南樓』去，省得有人看見了又是麻煩。」

古浪等道了勞，翻過了這座山頭，回到「南樓」，所幸這一帶極爲隱僻，所以一個人也未碰着。

上樓之後，二人各述經過，童石紅雖然只不過在小石屋中待了兩天，但是兩天來，桑燕却是不勝其擾，千方百計的要她放棄對古浪的愛。

古浪聞言忖道：「想不到她對我竟有這番深情，只可惜緣份不够！」

不一時浦兒回來，帶了幾件女人衣服，童石紅沐浴更換，入房休息。

古浪及浦兒閒談着，心中浮而不定，想着未來之事，很是傷神。

但是能够找着童石紅，把她安排在這裏，總算了却一椿心事。

古浪問道：「桑魯歌今天來不來？對於我的事，他們到底準備怎麼樣？」

浦兒道：「好像聽說他今天要來，對於你這件事，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呢？」

古浪站了起來，氣道：「我倒要看看他們對我如何處置！」

話才說完，突聽一陣淩空之聲，緊接着竹樓之上一片吱呀。

浦兒霍然而起，說道：「啊，來了外人啦！」

說罷便要出外觀察，却聽得一陣大笑，由高處傳了下來，緊接着一個蒼老的口音說道：「古浪，尋得你好苦，你却在此隱居了！」

浦兒望了古浪一眼，說道：「你認識他？」

古浪已經由口音中，聽出是婁弓，點了點頭，說道：「那羣孤魂怨鬼，總是糾纏不清。」

浦兒雙眉一揚道：「他在北面，我們過去……」

古浪攔住了他，說道：「他既然來此，不會馬上就走，何必急着尋他？」

這時婁弓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古浪，你可聽見我說話！」

古浪提高了聲音道：「婁老師，別來無恙，房上風大，何不下來好生談談？」

說罷之後，一條灰影由頂上翻過，落在了走廊之上，是一襲灰衣的婁弓。

古浪拱了拱手，說道：「婁老師好精神，萬里迢迢追我至此，眞叫我有點不明白！」

婁弓笑了笑，說道：「你裝糊塗的功夫倒是高人一等，事到如今，我們倒要好好談談。」

古浪點點頭，說道：「好吧！」

婁弓冷笑一聲說道：「好，我也不多嚕嗦，你是『春秋筆』的這一代傳人，我已經知道了！」

古浪冷冷說道：「知道的人太多了，何用你說？」

婁弓面色一變，喝道：「好！那麼『春秋筆』到底藏在那裏，這桑家堡是些什麼樣的人物？」

古浪雙目烱烱，注視着婁弓，說道：「桑家堡儘是奇人，你自己慢慢的看吧，至於『春秋筆』……」

說到這裏，古浪提高了聲音，用手拍着腰際，朗聲道：「『春秋筆』就在我身上，婁老師，你意欲何爲？」

婁弓氣得面色煞白，喝道：「小子，且看我收拾你！」

說着，一雙蒲扇大的手掌，向古浪胸前抓來，掌風虎虎，甚是驚人。

一旁的浦兒挺身便要迎上，古浪喝道：「浦兒讓開！」

話才出口，人如疾風迎了上去，一雙虎掌舒展而出。

就在這四掌將接觸之時，古浪倏的收了回來，身子一個大擺，已然到了婁弓左側。

他毫不遲緩，右掌閃電下沉，向婁弓的腰眼猛擊過來。

婁弓方才那一招也不過是投石問路，所以他幾乎是在同時收回了雙掌，這時古浪右掌擊到，力激掌快，不可輕視。

婁弓冷笑一聲，大袖一擺，身如旋風閃了開去，他長臂猛吐，疾如閃電般，大張五指，向古浪的頭頂抓到。

古浪正欲閃躲，突聽一聲悖人長笑傳至耳際！

古浪等同時一驚，一齊住手閃開，只見十餘丈外，一株突出的老樹之上，坐着一個白髮老人。

他嘻笑着說道：「古浪，這是我的靶子！」

這白髮老人的突然出現，使衆人同時吃了一驚，古浪及浦兒一眼看出，此人正是金旭光。

婁弓自然不認識他，但是也感覺出他是一個極度不凡的人物。

他望了金旭光兩眼，喝道：「他可是桑家堡的人？」

金旭光搖着白頭笑道：「桑家堡內沒有我這一號，你可是叫婁弓，外號是『萬手琵琶』？」

婁弓大怒，喝道：「老畜牲，既知我大名，你又是什麼人物？」

金旭光仍然笑道：「我記得你是個出家的道士，什麼時候換了這身打扮，莫非是犯了清規，被逐出門牆了？」

婁弓聞言一驚，因爲他原是道士，却不知金旭光爲何如此清楚，當下大喝道：「他是誰？」

金旭光不理會他，繼續說道：「想當年你火焚『大清觀』，弒師殺兄，犯下了滔天大罪，老夫有渡你之心，却是找你不着，今天得遇，眞是天網恢恢了！」

婁弓面色煞白，他數十年前的罪狀，被金旭光宣佈出來，怎不使他面白心冷！

他用着顫抖的聲音說道：「你……你到底是誰？你這老畜牲！」

金旭光雙手一按樹枝，說道：「今天我要爲『大清觀』清清門戶了！」

一語甫畢，身起如隼，凌空飛渡過來，一身長衣，兩隻大袖，在空中發出了呼嚕嚕的聲響。

他身手如電，就在衆人驚詫的刹那，金旭光已如一朶烏雲般落在了走廊上。

雖然這座竹樓編織得如此精巧，但是金旭光落入之時，却沒有發出絲毫聲音。

看到金旭光這等身手，婁弓已經嚇掉了魂，他心中忖道：「罷了，看來今天我是凶多吉少了！」

金旭光落下之後，收斂了嬉笑之色，面上如同罩上了一層寒霜，使人看來不寒而慄！

這時的空氣，似乎是被冰凍起來了，顯得空前的寧靜。

金旭光望了古浪一眼，說道：「古浪，這外面的事交給我，你不用管了！」

古浪應道：「金老！他是專來找我的呀——」

金旭光大聲喝斷了他的話，說道：「那天巳經講好了，一切外擾由我應付，再說……」

說着目光在婁弓身上一掃，用着嚴峻冰冷的聲音接道：「這位婁老師與我還有些過節，我要好好的與他談談！」

在他們談話之間，婁弓巳經神色數變，他知道這是自己的生死關頭。

他轉過了身，對金旭光道：「好吧，既然你知道這麼多，我可不能讓你活着離開我了。」

金旭光聞言笑了起來，說道：「哈哈！好厲害，不愧是『大清觀』的弟子，你們觀中之人，均被你謀弒一空，只有我這方外之交，代他們清清門戶了！」

婁弓似知末日巳到，神情黯然，冷冷的向金旭光拱了一下手，說道：「既然你與『大清觀』有關，請你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人物？」

金旭光點點頭，說道：「自然要告訴你……也許你太健忘了，我於數十年前曾在『大清觀』作客……」

說到這裏，婁弓面上霍然變色，說道：「啊，你就是……」

老旭光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知道就好，只要記在心裏，不必說出來。」

說到這裏，轉身對古浪及浦兒說道：「這類江湖中的醜事，我實在不願意讓你們看見，古浪，你不要離開，少時會有人來。」

他又對婁弓說道：「這件事我們還是找你地方去談談吧！」

婁弓似知逃不過這一關，狠狠的跺了一脚，說道：「好吧，凡事終須有個了結的！」

說罷之後，凌空而起，越上了那株大樹，再一幌身，巳經失去了踪跡。

金旭光向古浪等說道：「我去去就回來！」

說畢一幌而去，急似閃電，兩條灰影，在寒風之中，很快的消失。

古浪望空而嘆，說道：「想不到婁弓竟是這麼罪惡滔天之人！」

浦兒說道：「他這一去，是必死無疑了！」

古浪一驚，問道：「怎麼？你怎麼知道？」

浦兒道：「每次我師爺要殺人的時候，我都看得出來。」

古浪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也是他作惡多端，自食其果！」

二人等了一陣，不見金旭光回來，也聽不見任何聲息。

古浪忖道：「方才金老說有人要來，却不知是誰？」

才想到這裏，突聽浦兒「啊！」了一聲，撲向欄杆向遠處張望。

古浪連忙問道：「怎麼回事？」

浦兒用手指向遠方說道：「九娘在召喚我，不知有何事？」

古浪順着他的手勢望去，只見遠處有一縷粉紅色的烟霧，冉冉而起。

浦兒接道：「九娘每次找我，都是這個樣子！」

古浪笑道：「這倒是稀奇的法兒？」

浦兒道：「我要去了，你少時告訴童姑娘，無論誰來都不要出房！」

說罷之後，很快的轉身而去！

古浪覺得奇怪，觀望了一陣，然後跑到童石紅房外，輕聲喚道：「石紅，妳醒了麼？」

童石紅答應了一聲。古浪道：「不必起床，少時無論誰來，妳不要出房，也不要出聲，知道麼？」

童石紅答應了一聲，說道：「知道了，出了什麼事嗎？」

古浪道：「沒有什麼事，只是浦兒如此關照，說是少時有人前來。」

童石紅嗯了一聲，又道：「剛才是什麼人在此呵？」

古浪怕她關心，便道：「只是堡中的一個老人，不關事的，妳好好的休息，吃飯時我再叫妳！」

童石紅不再說話，又沉沉睡去。

古浪坐在走廊之中，靜靜等候。

半晌過去，金旭光及浦兒均未回來，古浪等得有些不耐煩，忖道：「怎麼回事，怎麼一個人都不來？」

他瞭望遠方，那粉紅色的烟霧，巳經消盡，也看不出有什麼動靜。

古浪正在納悶，突見一條黑影，閃電也似，由極遠的地方飛馳而來。

古浪目力甚佳，一眼便看出，來的人正是浦兒，由於相隔太遠，不便招呼。

看到那種慌張的樣子，古浪很是詫異，忖道：「莫非發生了什麼事？」

片刻工夫，浦兒巳經跑到了對岸，他爬上了那株大樹，大聲叫道：「九娘要來了！」

古浪聞言又驚又喜，說道：「怎麼，她要來？」

這時浦兒巳經用繩索蕩了過來，他跑得甚快，所以喘個不住。

古浪急不可待，連聲的催問道：「到底怎麼回事？你話說清楚呀！」

浦兒盡力吐了兩口氣，說道：「九娘問了我許多話，突然說要來見你，所以我特別回來準備！」

說完奔回一間小房間，古浪追問道：「她怎麼突然要來？奇怪……」

浦兒道：「我也不清楚，你不要吵我，我要忙着準備呢？」

說着拖出了一堆桌椅器皿，均是罕世古物。

古浪暗忖道：「她好像王母娘娘似的哩……」

想到「春秋筆」之事，可以作一交待，不禁又是緊張，又是高興。

浦兒見古浪一直追着自己問長問短，實在有些不耐煩，笑道：「你儘管跟着我作什麼？我要忙着作點心，你快去外面等着接駕吧！」

古浪笑道：「眞看不出，你還會作點

心！」

說着走到前廊，抬目望去，只見遠處山徑上，簇擁着來了好幾個人。

由於兩下相隔很遠，所以看不清是些什麼人物，只見有騎馬的，也有坐轎的，一羣人湧擠着而來。

浦兒抬出一張紫木桌，擺了四把椅子的。

古浪見那紫木桌，鑲着大理石，極爲珍貴，笑道：「桑九娘那裏來的這些珍貴木器？」

浦兒笑道：「多着呢！九娘富可敵國，有很多珍貴的玩藝兒，連皇宮裏都沒有呢！」

古浪聞言越發稱奇。

浦兒笑道：「她們巳快到了，你別儘跟我說話。」

說着又急匆匆的轉向後面去了，古浪回頭遙望，果然那一羣相距巳然不遠。

古浪見這一行約有十餘人，包括桑魯歌及桑燕在內，他們都騎馬當先，而後面則是一乘大轎，有圍簾遮着。

看見這種情形，古浪心中很是詫異，忖道：「九娘突然來訪，又帶了這麼多人，眞不知是何緣故？」

「莫非她是就這麼輕易的打消了成見麼？」

「難道桑姑娘不再恨我了？……」

這一連串的問題，湧在古浪的腦際，使他有一種不知禍福的感覺。

那一羣人終於接近了，四個壯漢把轎子放了下來，桑魯歌等也是一起下了馬，垂手立於轎前，神態極是恭敬。

古浪心中忖道：「這個老婆婆眞是來頭不小……」

一念未畢，桑燕巳經趨前把轎簾掀開，一個白髮的老太太，彎身走了出來。

古浪見她一身黑衣，髮白如霜，右手握住一根碧色的拐杖，仙風道骨，神采奕奕。

雖然兩下相隔頗遠，但是古浪彷彿由她身上感覺出一股厭力，忖道：「桑九娘果然有幾分懾人之威！」

桑九娘似乎向桑魯歌問了幾句話，然後吩咐了幾句，桑燕及桑魯歌連連的點着頭。

只見桑九娘在桑燕的攙扶之下，沿着一條小路走了下去，很快的消失了。

桑魯歌則回身吩咐了幾句，那些抬轎子和騎馬的人，都躬身的答應着，然後退倒了林中。

古浪見狀忖道：「如此看來，這『南樓』必然另有通道！」

桑魯歌却未隨桑九娘而去，仍然向崖頂走來，想是要用凌空之技飛越過來。

古浪轉回了身，浦兒巳經將方洗刷干淨的四色鮮果擺上，有的切成了小片，用牙籤刺着。

涌兒問道：「怎麼樣啦？他們快到了麼？」

古浪點點頭，說道：「巳經到啦！」

浦兒「啊唷！」一聲，說道：「我得趕快去準備點心去！」

說着匆匆的跑到後面去，古浪暗笑道：「看來今天倒是『南樓盛會』了！」

一語方畢，竹樓呼然一震，桑魯歌巳然落在了走廊上。

古浪迎了上去，笑道：「魯歌，你來得好不驚人！」

桑魯歌笑道：「算是你運氣不錯，九娘竟會於昨日回來了，聽說你巳到此，立即就來看你！」

古浪也弄不清他們心意爲何，一笑說道：「原該我去拜望九娘，怎麼敢勞動她老人家的大駕呢？」

桑魯歌笑道：「看來也許你與九娘有緣分，以往，不論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她老人家都一概不見，更不要說是親自過訪了！」

古浪道：「那我眞的太榮幸了！」

說到這裏，後樓一陣脚步之聲，桑魯歌道：「九娘巳經來了！」

古浪雖然日夕盼望，能够早日晤見桑九娘，但是這一天來臨時，他又顯得緊張異常。

桑魯歌望他兩眼，說道：「我們到後面去迎接一下吧！」

古浪點點頭，隨在他的身後，沿着走廊，才轉了一個彎，便見一白髮老婆婆，手執竹杖，姍姍而來。

古浪連忙躬身爲禮，說道：「晚輩古浪拜見桑老前輩！」

桑九娘望了古浪兩眼，用着很平靜的聲音說道：「不必多禮！」

說過之後，逕自由古浪身旁走過，在桑魯歌的引導下，就坐在那張方桌之前。

古浪跟了過去，桑九娘擺了擺手，說道：「你們也坐下。」

古浪恭敬的施了一禮，說道：「晚輩告坐！」

說着與桑魯歌同時坐下，兩下相距甚近，古浪見桑九娘年歲巳在八旬以外，白髮白眉，雙目奕奕有神，那兩道不算太細的白眉，微微向上揚着，顯示出一種堅強的性格。

她的面色很好，面現紅潤，皺紋也不多，或許是由於保養得法之故。

桑九娘的目光，並不射在古浪的臉上，她緩緩的說道：「以後不要叫我老前輩，江湖上一般人，無論識我不識我，都稱我九娘，你也這麼叫好了。」

古浪點頭答應，這時才注意到，她身後拖有三條丈餘長的彩帶，上綴金珠珍寶，光華燦爛。

這時桑九娘才把目光抬了起來，射在古浪臉上，靜靜的觀看着。

古浪被她看得有些不太自然，又聽九娘道：「你把頭抬正！」

古浪雖然有些不樂意，却也無可奈何，把頭仰了起來，二人目光相對。

古浪這才感覺，桑九娘的目光好不凌厲，幾乎使人不敢逼視。

但是，他鎭定着，保持着他平視的視綫。

桑九娘看了他半天，點了點頭，似乎是用着喟嗟的口氣道：「唔——果是一表人材，仙風道骨，阿難子總算沒有看走了眼！」

桑魯歌及古浪均是一言不發，桑九娘目光轉了回來，說道：「春秋筆在你身上麼？」

古浪肅然答道：「是的！」

桑九娘點了點頭，又道：「阿難子要你來此之時，可還有什麼交待沒有？」

古浪這時猛然想起，阿難子曾經留了一封信，這一段日子來，由於忙亂給忘記了。

這時被桑九娘一言提醒，不禁暗罵道：「該死！這麼重要的事，我怎麼忘記了呢？」

他連忙由身上取出了書信，雙手遞予了桑九娘。

桑九娘尖尖手指接了過來，把書信拆閱後，放在了袖筒中，問道：「除了書信外，還有什麼信物沒有？」

古浪心中一驚，忖道：「那粒紅珠我已經借給了丁老，這怎麼辦？」

古浪不敢遲疑，怕桑九娘看出自己心意，所以只得搖搖頭道：「除了這封書信，沒有別的了。」

桑九娘一雙白眉，微微的皺起，思忖道：「這就怪了，莫非他把它給了別人不成？」

她自語了一陣，突然說道：「你把『春秋筆』請出來吧！」

古浪一驚，點頭答應。

這一段日子來，古浪全力維護着這支「春秋筆」，已經自然的養成了一種警戒性。

即使是現在，在桑九娘的面前，古浪要把這支「春秋筆」取出來，也是有些驚疑不決。

桑九娘見狀笑道：「在我面前還拘謹什麼？」

古浪站了起來，由身上取出了「春秋筆」的盒子。

桑九娘及桑魯歌同時站了起來，桑九娘面色頗為激動，但也顯得極度的嚴肅。

她必恭必敬的，雙手接過「春秋筆」，然後用着微顫的手，朝筆盒打開。

立時，一蓬金色的光華散了開來，照映着雪白的眉髮！

這支威震武林的「春秋筆」，把桑九娘帶入了回憶，使她的臉上湧上了一層濃厚的傷感。

這三個人的面色都極度的嚴肅，桑魯歌更是初見這支名筆，滿面的羨慕之色，很想湊近去看個分明，但是他却抑制着。

桑九娘凝視了良久，才輕嘆了一聲，說道：「眞難爲你！這一路護着這件至寶，竟能不出差錯！」

說着，她把「春秋筆」放在了桌案上，深深一拜，古浪及桑魯歌也只好跟着她一拜。

拜過之後，桑九娘把盒子蓋上，然後坐了下來，說道：「好了！你們現在可以坐下了。」

古浪及桑魯歌同時坐下，古浪眼望着「春秋筆」放在桌上，桑九娘沒有說話，自己也不好收回，心中很是担心。

因爲這是他接受「春秋筆」之後，第一次把它公開在衆人之前。

桑九娘等坐下之後，浦兒獻上了茶，桑九娘道：「浦兒，你到後面去，我有事自會喚你。」

浦兒答應而去，桑九娘喝了一盃香茶，說道：「本來外人要見我，不是這麼容易的事，可是我今天自動來看你，有三個原因。」

說到這裏，作了個手勢，古浪端起細瓷茶碗，喝了一口，不禁讚了一聲：「好茶！」

桑九娘微微一笑，接着說道：「第一個原因是，我想看看，阿難子所選的到底是什麼傑出的人物！」

古浪面上一紅，桑九娘接道：「第二個原因是，我思念故物，很想看一看這支『春秋筆』，因爲此筆曾追隨先夫二十餘年！」

說到這裏，面上有一種傷感和得意之色，用手輕輕的撫摸着小盒子，又道：「第三個原因的，聽說你這一路下來，引起不少江湖罪孽的覬覦，萬里追踪，竟敢追到我桑家堡來，所以我要問問你，到底是些什麼人物！」

她的語聲低沉而堅定，有一種很大的威力，使人感覺到她是一個非凡的人物。

這時，桑九娘突然側耳向旁，少頃，臉上掛上一絲不可理解的笑容，低聲說道：「大胆的孽障，果然來了！」

古浪均知來了外人，一念未畢，一條龐大的身影，如同狂風一般掃了過來，兩隻巨大的手掌抓向桌上的「春秋筆」，古浪不禁大驚！

這人來得如同疾風暴雨，好不驚人，那一雙慘白色的手，眼看就要抓到「春秋筆」。

古浪受驚非淺，大喝一聲，雙掌向來人的脅下推去！

但是，緊接着一聲大喝，古浪眼前一陣愰動，自己的雙掌撲了個空，而桌上的「春秋筆」及桑九娘都不知去向！

古浪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目光一轉，見桑九娘立於自己身後五尺以外，左手托着「春秋筆」，這才把一顆倒提着的心放了下來。

在走廊的遠處，站着另一個白髮老人，正是久不露面的琴先生！

古浪又驚又怒，冷笑道：「哼！原來是琴先生……」

才說到這裏，桑九娘已經搖手止住了他，用着冰冷的聲音說道：「古浪把『春秋筆』收起來！」

古浪連忙接了過來，心中一塊石頭落地，慌忙把「春秋筆」收入懷中。

桑九娘望了琴先生兩眼，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她語氣嚴峻，態度傲慢，使人很是難堪。

琴先生冷笑着道：「若是道上朋友，不知道我的可就太少了……」

話未說完，桑九娘已經不耐煩的說道：「什麼道上不道上，我沒有時間聽你嚕嗦，快把名字告訴我！」

桑九娘的話，氣得琴先生面色發白——他由袖筒中取出了那隻竹笛迎風一揚，桑九娘又道：「近數十年來，江湖上使用這等兵器的名人，我沒有不認識的，却從沒有見過你，我看你還是把名字報出來，省得我生氣！」

琴先生聞言氣得微微發抖，怒喝道：「好狂的老嫗，難道連我琴先生的大名都不知道麼？」

——未完——

新夢



他婦女雜誌從未見過
最夠份量的
專欄·特寫
"新夢"可以看到
全新世界
美夢成真
你最熟悉的明星與偶像
以你想像不到的姿態出現
使你驚奇·使你喜愛
新風號
大製作

千錘百鍊·即將出版